武俠世界

抽不盡的絲

（山貓王森故事之十二）　王一龍・著

　　賈大存六十大壽，樂極生悲暴卒，本也尋常，但一位市長却越俎代庖，認爲死因可疑，苦苦追查，但結果他自己却神秘失踪，留下無數疑團，最後請王森出馬，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遠赴上海調查，才水落石出。



$4.00

第26年

47

編者話 ﹂抽不盡的絲﹁是今期刋出的山貓王森故事，是一篇很富偵探性的武俠小說，內容相當精采，講述山東省一個富翁發跡的經過，曲折離奇。然而，在他六十大壽的當夕，竟然暴斃在妻妾床上，耐人尋味，當地市長是個清廉之士，事覺蹺蹊，越俎代庖，插手偵查，竟然也不明不白地遇害身亡，演變成一宗連環命案！留下無數疑團。最後由王森親自出馬，遠赴上海調查，將案情抽絲剝繭分析一番，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告水落石出，欲知整個故事眞相，請參閱今期本刋。

*　　*　　*

﹂金笛劍客﹁故事今期已告終結，情節發展高潮迭起，總結一句是：邪不勝正，瓦解魔教收場。

馬雲先生的千門奇俠故事﹂美人計﹁今期接着刋出。老千鬥法，招式新奇，保証令你歎爲觀止。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神兵動干戈﹁，由馬行空執筆。講述一個俠義少年，秉承上代遺志、行俠仗義，懲惡除奸，那知道因此竟然引起了一連串事端，險遭滅門之禍！過程相當精采，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侠世界

第26年
第47期
（總號133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山貓王森故事之十二

王一龍・文
可飛・圖

抽不盡的絲

賈善人大擺壽宴

棗莊是座大鎮，在山東省南端，距離江蘇省不過百餘里路，地勢平坦，又近微山湖，物產十分豐富，連帶鎮裏的商業也十分繁盛，實際上它雖然只是一座鎮，却具有城市的規模。

棗莊既然有其殊殊環境，因此鎮上的富翁富戶不計其數，但若論到財產和聲名，賈大存謙稱第二，無人敢稱第一！

賈大存早年的環境並非很佳，但發財之後，立品行善，鎮上的公益事業，他不甘後人，所以別的富翁，人皆稱爲大爺，但却以善人稱呼賈大存。

仲春二月，樹梢巳抽出新芽，天氣也逐漸回暖，鎮上的小商小販忽然增多，而外鄉人也突然增多，鎮上的人都知道，二月二十一日，是賈善人的六十大壽！

大名鼎鼎的賈善人六十大壽，自然引起哄動，來道賀的，除了親戚之外，還有生意上有來往的，慕名而來，遠方之客和鎮上的近隣。

賈公館是鎮上最大的建築物，壽筵就擺在他家裏，筵開百席，尙未至二十一日，鎮上便熱鬧起來，賓客川流不息，賈大存一個人做大壽，却像是過新年般，全鎮的人都高興起來，甚至官府的人也一早將賀禮送去，這情況敎其他富翁心中極不舒服。

賈大存不想在二十一日有乞丐上門，因此在二十日便着人先送錢給鎮上的乞丐，而由鎮外來的乞丐也人手一份，絕不落空，鎮上一座收留孤苦老弱傷殘的善堂，也澤及恩惠，在二十一日加幾個菜！

× × ×

二月二十一日，清晨的風依然叫人難受，但天上沒一絲雲彩，晨曦一早便光臨棗莊鎮，好一個晴朗的天氣，連老天爺也來道賀似的！

賈公館內外早巳佈置妥當，一對大紅燈籠在風中搖晃，大門外一早巳站着好些衣着新淨劃一的僕人，準備迎賓。

賈大存本人自然也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一早下床，盥洗更衣，丫頭便捧上香茗，遞上旱烟，這兩件事是賈大存每天早上必做的事，就算天塌下來，也得等他喝了茶，抽了烟再說，今日自然也不會例外！

他呷了一口清茶，銜上烟嘴，丫頭立即劃火替他點烟，他長長吸了一口，再由鼻孔噴出一股白烟，眼前烟霧迷漫，內廳內的一切在烟霧中，也似更加華麗誘人了，酸枝架上的古董也吐新姿，賈大存感到一股從未有過的滿足。

丫頭見他那鍋烟巳抽得差不多，才敢道：「老爺，奶奶說，叫您完了之後去吃壽麵，少爺跟少奶奶們都準備先向老爺拜壽！」這也是賈大存的規矩，抽了烟才去吃早飯，以前的壽辰也是如此。

不過這次賈大存忽然不滿意了，烟桿狠狠在几上一敲，怒道：「今日是甚麼日子？叫奶奶先過來！」賈大存是一家之主，他家內的一妻二妾，平素都很怕他，那些子子孫孫就更不用說！

丫頭不敢吭一聲，向他行禮道：「奴婢這就去請三位奶奶過來！」

「等等，再替我裝一鍋烟！」

丫頭替他裝烟點火，然後出去，過了一陣，三個穿着紅綢襖子，襟上插花，臉上塗着胭脂的女人，那年紀較大的周氏道：「大存，你今日改變主意？」

「今日是什麼日子？」

賈大存的小妾潘氏道：「老爺，你這是明知故問！百里之內，有誰不知道今日是您的六十大壽？」

「知道就好，那有要老夫出去接受下輩的祝賀，叫他們進來，他們不懂規矩，連你們三個也不懂，簡直豈有此理！」

大妾祝氏忙道：「旣然這樣，咱們便去叫他們進來！」

「不用！」賈大存拍拍身邊的位子，道：「你們都坐着，叫他們進來！」

周氏連忙吩咐丫頭出去，隨即坐在賈大存的身旁，她掏出一大包紅封包來，道：「都替你準備好了！」

潘氏道：「老爺，咱們三姐妹趁現在先向你祝壽吧！」

潘氏年紀最輕，也最嬌俏，深得賈大存喜愛，賈大存笑道：「小乖乖，今天晚上你們再爲我祝壽吧！今兒晚上，俺要一龍跨三鳳！」

周氏白了他一眼：「老不正經，都一把年紀了，還不懂得愛惜身子！」

「翠娘，你怕老夫應付不了你們三個？」賈大存轉頭在祝氏耳邊道：「告訴你們，大前天楚總管由上海替俺捎來了幾件寶貝！」

潘氏笑着問：「是甚麼寶貝？」

「秘密，晚上才告訴你們，但那瓶龍鳳酒可眞的頂用，俺喝了兩晚，今早巳差點把褲子撑破！」賈大存老尙風流，說至高興處，言詞越來越粗俗。

這時候，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周氏連忙示意噤聲，賈大存三個老婆，每人都替他養了幾個兒女，那幾個大的男的娶妻，女的也都嫁人去了，不過那三個出嫁後的女兒，這幾天都巳帶着丈夫回娘家。

當下兒孫媳婦，由大兒子賈慶國率領，他們一個個輪流上前拜壽，賈大存每人都派一封紅包，當最後一個小孫兒拜了壽，賈大存才笑呵呵地道：「好吧，大家都出去吃壽麵！」

他看着那滿堂的兒孫，念着龐大蓬勃的事業，覺得以前的努力、奮鬥、掙扎，完全是值得的，他要讓賈家永鎭棗莊！

賈大存除了愛財，愛女人之外，還十分注重名聲，所以他選了國家民族、强大

興旺、千秋萬歲三句，替他的兒子取名，而女兒則以賢慧嫻淑、百里知名取名。

賈大存除了有良田萬頃外，在鎭上還有許多生意，甚至他的生意遠在外省，他到底有多少生意，外人不得而知，而其財產，恐怕連他自己也數不清楚。

× × ×

長長的鞭炮爆响之後，大廳裏瀰漫着硝烟的氣味，硝烟中，每一張臉龐都綻開笑容，賈大存更加笑得闔不攏嘴來，今日不但是他的大喜日子，也是他檢閱實力的一天，看到那一大羣有頭有臉的賀客，他便看到自己今時今日的地位和實力！

楚總管忽然叫道：「鎭長到！」

賈大存長身走出大廳，口中說道：「有迎！」

話音剛落，鎭長已走了進來，道：「不敢勞煩善人！」

賈大存道：「請鎭長上座！」

「魏老闆到！」

賈大存又走下石階迎接，那位魏先生穿着西服，一把頭髮梳得油光滑亮，濃眉大眼，蓄着一撇濃密的短髭，襟上插着一方白色的絲手絹，袋錶的鍊子，耀眼生輝，與金絲眼鏡同樣令人注眼，背後還跟着兩位衣着同樣西化的漢子，在座的賓客都覺得此人十分陌生！

魏先生脫下帽子，彎腰道：「小弟來遲，請恕罪！」

他一開口，賓客們便知道他來自上海，果然賈大存道：「魏老闆千里迢迢來替小弟臉上塗金，賈某不勝榮幸！請上廳，來人，替魏老闆泡一壺好茶！」

魏老闆道：「且慢，小弟還未爲您拜壽哩！祝你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年年有今朝，歲歲有今日！」

賈大存大笑。「多謝老弟！」他拉着魏老闆的手上廳，對他背後那個人，只點頭爲禮。「來，賈某替大家介紹一下，魏老闆是上海的大亨，數一數二的大人物，他由上海趕來棗莊給我拜壽，那是賈某三生之幸！」

魏老闆沒有凌人的盛氣，和靄有禮地向廳上賓客拱手，賈大存又爲他介紹棗莊鎭鎭長齊聲遠！

廳上賓客中的富豪，自魏老闆出現之後，都交頭接耳起來，因爲他們雖然未見過魏老闆，但也知道上海有位棉布大王魏雲，魏雲肯由上海特地來山東給賈大存拜壽，不但是給他的面子，也間接說明賈大存的實力，起碼他在上海的生意也必十分可觀！

魏雲的出現，賈大存在棗莊富豪心目中的地位也突然抬高，以前縱還有對他不服的，現在也口服心服！

自魏雲出現之後，賈大存便只陪着他說話，偶爾有「大人物」到，他也只是長身與之點點頭而已，這也難怪，環顧在塲諸豪，有誰能及得上魏雲一半？

快要入席之時，外面又有人喝道：「朱市長駕到！」

這次賈大存可不敢托大了，忙道：「這是濟寧城的市長，老弟，你先坐一坐，等下再爲您介紹！」

魏雲一把拉住賈大存，輕輕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賈大存連連點頭，隨即下廳向大門走去，走了幾步又回頭叫道：「國兒家兒，你倆也隨爲父出去迎接！」

濟寧城市長朱眞志，五十左右的年紀，身材瘦長，但滿臉紅光，長衫布鞋，只在上身加了件馬褂，帶着一個衛兵，輕裝而至。

賈大存抱拳道：「賈某壽筵竟然驚動市長，實在不敢當！」

朱眞志道：「濟寧與棗莊相隔不遠，而朱某也正好在附近巡視一下，公私兩便也！」

「市長政務繁忙，抽空蒞臨，賈某一家上下，沒齒難忘！」

朱眞志笑道：「賈善人不甘後人，地方上的紳民無不讚譽有加，値此盛會，朱某能不來乎？小賀，將禮物呈上！」

賈大存不敢接。「市長親臨，蓬蓽生輝，怎還敢收禮物，就怕菜蔬酒劣，委屈了市長！」

朱眞志道：「朱某來此，是敬你這個善人，你不用客氣，就將我當作常人，不可特別招呼！這點意思你若不收，我還敢進去嗎？」

「那賈某就大胆收下了，市長請進！」賈大存親自帶路，廳上的賓客見市長來到，都站了起來。

朱眞志道：「眞是盛會也，朱某來遲了！」

霎時間，大廳裏响起一片拍馬奉承之諂詞，朱眞志忙道：「諸位請坐下，今日的主角是咱們的壽星公賈善人！」

一個富翁說道：「市長和靄可親，沒一點官架子，眞所謂官民一家親了，爲官的，若都能跟市長一樣，就是天下百姓之福！」

「不敢當！」朱眞志拱手道：「假如天下富人能多幾個像賈壽星那樣的善人，咱們做官的也輕鬆許多！」

衆賓客都一齊閉上了嘴，賈大存請朱眞志上座，朱眞志推辭了一番，才在魏雲身旁坐下，賈大存道：「魏老闆，這位是濟寧城的朱市長！」

魏雲長身伸手，說道：「朱市長，幸會！」

賈大存忙又道：「市長，這位魏老闆是上海的棉布大王，特地由上海來給小弟賀壽，盛情令人感動！」

朱眞志伸手與魏雲一握，說道：「魏老闆千里迢迢來此，這份友情眞敎人感動，想來魏老闆也跟賈善人一樣是性情中人了！」

魏雲道：「賈老闆對魏某帮助甚大，他六十大壽，我如果不來，那便不夠朋友了！」

「魏老闆沒一絲大富之豪的脾氣，叫人意外！」

「請坐！」魏雲遞上一根雪茄，「不知市長抽過呂宋烟沒有？請嚐試一下！」

朱眞志含笑道：「朱某曾點過一根，這烟雖然名貴，但朱某天生勞碌薄命，抽後反覺不對勁，謝謝您的好意，俺有烟！」他自身上掏出一包土烟來。

魏雲收起雪茄，笑道：「魏某自十六歲開始，抽了二十多年的烟，還未抽過山東的烟……」

朱眞志敬他一根，又遞向魏雲的手下

，兩人很快便熟絡起來，半晌，朱眞志忽然大笑起來：「魏老闆辦廠救國的理想令人欽佩！」

魏雲也道：「朱市長平易近人，爲國爲民，鞠躬盡瘁的精神，更令人敬佩，上海爲甚麼沒像你這樣的好官！」聽兩人的話，大有相見恨晚之勢！

再一陣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响起，賈大存往正中那張太師椅一坐，賓客們輪流上前拜壽。

今日來此的賀客，在一千之數，能夠坐上大廳的，只有五分之一，其他賀客有些甚至連賈大存的臉也見不到，便被安排在中院，內廳則坐着女家的親戚。

鞭炮聲一止，禮樂聲又起，賈大存父子招呼賓客入席。賈大存有很多生意都放手給最大的那四個兒子打理，他們在棗莊地界也出了名，因此也有些朋友和生意上的主顧。

壽筵的菜分三等，大廳的是頭等菜，內廳二等，其他的則是三等，頭等的菜，說不盡的珍貴的山珍海錯，每瓶酒都是陳年佳釀，十六道菜，無一不美，就連三等菜色的，也叫人聞到香氣便垂涎三尺！

杯斛交錯，歡笑聲此起彼落，賈大存覺得就算做皇帝，也不過如此！人生多麼美好啊，往後的日子還會更好哩！他現在最大的希望便是永保健康，活它一百歲！要不他可不甘心！

這一頓酒足足吃了三個鐘頭，賓客才酒飽飯足，挺着肚子，靠着椅背直喘氣，有幾個酒量較淺的，早巳醉倒被下人扶進客房休息。

朱眞志道：「賈善人，幸好朱某來，要不今生可吃不到這樣好的東西！」

魏雲接道：「不錯，就算在上海，也不一定能吃得到！」

賈大存呵呵笑道：「兩位替小弟臉上貼金！」

一個姓古的老頭，在棗莊的家財僅次于賈大存，聞言立道：「賈兄，這些菜的材料，固然難以搜集，但更難得的是烹飪的手法，府上厨師的手藝兒，眞敎人大開眼界，想當年大內御厨也不過如此！」

賈大存笑道：「古兄你有所不知了，負責烹飪的厨師，不是舍下的厨子，是特地到各地大酒家聘請來的！」

「難怪！像這樣的大手筆，也只有賈兄才開得出！」

其他人也都乘機奉承起來：「要不是賈善人豪氣，咱們這一生都無機會，一口氣吃得齊各地的名菜！」

賈大存笑道：「諸位盛情可嘉，賈某敢不略盡寸意！今晚還有一頓，務請諸位留下來盡歡！」

能夠留下來的賓客，自然不多，除去大廳跟內廳那三百個人，餘者在宴後都紛紛告辭了。有資格留下來赴晚宴的，除了少數住得太遠幾家中有事的，無不欣然從命。

賈大存心知午飯賓客都吃得很飽，所以飯後奉上濃茶、瓜果，晚宴則至七時半後才排上來，魏雲自然也留下來，難得的是朱眞志在賈大存的挽留下也答應留下。

賈大存對他倆另眼相看，下午安排他們在書房內弈棋，打發時間，他則挺着大肚子周旋在賓客之中。

晚宴的菜色，跟中午的又不一樣，精美之處，則更有過之，詳細情況不必一一細表。

宴會之後，夜巳深，賓客紛紛告辭。由于能赴晚宴的人不是至親，便是有頭有臉的人，所以賈大存親自率領妻妾兒子在大門口送客。

有一點出人意外的是朱眞志，竟然婉拒賈大存之請，不肯留在賈家過夜，而魏雲與他的兩位保鏢則留下來。

賓客去後，賈公館一片寂靜，賈家上下勞累了一天，都疲倦欲死。賈大存親自送魏雲進客房，便回去休息了。餘下後事，便交由他幾個兒子處理。只是他幾位妻妾仍陪娘家親戚閑話家常。

燈火輝煌的賈公館，跟其他的一樣，也陷于黑暗中，只有門外那兩盞紅燈籠，仍發出鮮血似的光芒，但這時候紅光並沒有令人與喜事扯上關係，而是令人聯想到危險！

最豪華的壽筵，最有意義的一天，賈家上下的興奮，棗莊鎭居民最熱鬧的一天，都隨着黑暗的降臨而消逝！

明天呢？明天的日子又是否仍有歡樂的遺跡？

樂極生悲

賈大存進房之後，未洗澡便先喝了一口龍鳳酒，還送了一包藥散，然後叫丫頭送水進房，他躺在大木盆裏，只覺丹田裏升起一股熱氣，透進白茫茫的水蒸氣，他清楚地看到身體上的變化！

賈大存心中喜不自勝：「他奶奶的，楚總管跟俺十多年，這次辦事最得力！嘿嘿，今晚就叫那三個婆娘，知道老夫的厲害！」

他無心細洗，匆匆洗好澡，便到龍鳳房中等候。賈大存頗懂得享福，他與妻妾間，除了她們各有一間小房之外，尙闢了一間大房，安着一張大床，方便他大善人興起時，可以與三個妻妾大被同眠！這也難怪，善人始終是人，也有人的缺點，賈大存自然不能例外，有了錢之後，他最有興趣的便是女人！

丫頭在房內燒紅了火爐，被褥也巳弄好，房內溫暖如春。賈大存揮手道：「出去吧，叫你們奶奶早點進房！」

丫頭應了一聲出去，順手將門帶上，賈大存脫了衣服，只剩一條內袴才鑽進被窩。他等了好一陣，不見妻妾進來，心中覺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不由暗道：「這些婆娘故意吊老夫的胃口，好，老夫今夜要好好地懲罰她們！」他知道他妻妾絕對不會逆他的意思，尤其今日是他六十壽辰！

賈大存雖然好色一點，但他也有一點好處，絕不到外面拈花惹草，只和妻妾風流，而且雨露均勻，所以妻妾之間，相處倒也頗爲融洽。

賈大存等得不耐煩，又跳下床，服了一包藥散，再回到床上。他三個老婆洗了澡進房，已是四十分鐘過後了。

賈大存一見她們進來，便道：「三隻騷蹄子，你們聯合起來作弄老夫？」他跳下床來，伸手便向潘氏摟去。「一定是你這小狐狸精出的餿主意！」

潘氏躺在他懷中，雙脚輕輕亂踢。「老爺，你寃枉我的！」

「是寃枉也好，不是寃枉也好，總之，你們三個今晚不好好服侍老夫，便都得罰！」

沈氏問道：「罰什麼？」

「罰你們現在立即把衣服脫光！」賈大存把潘氏抛在床上，自己三扒兩撥將內袴脫了下來，叫道：「你們看看老夫的威風！」

周氏要去吹燈，却被賈大存喝道：「不要熄燈，今晚讓老夫高興一下！」他將妻妾全都趕上床，他爬了上去。

潘氏已首先脫得精光，賈大存笑道：「老夫便先懲罰你！」說着便壓在她的身上。

蠟燭已燒盡，但房內春光不盡。喘息聲與嬌喘聲，此起彼伏。

周氏道：「老爺，夠啦，歇歇吧，改天再陪你。」

「夠？還差得遠呢！」

祝氏問道：「老爺，你到底吃了什麼藥，今晚好像有使不盡的氣力！」

「誰說老夫吃藥？呸，老夫全憑眞本事！」

嬌喘聲再起，忽然周氏尖叫一聲：「老爺，老爺，你怎麼啦？」

祝氏也叫了起來：「啊！老爺全身冰冷！」

周氏忙將丈夫自身上推開，叫道：「快叫人！」

潘氏道：「別忙，咱們先穿好衣服再說！」

祝氏道：「我去點燈！」她跳下床，摸到油燈，劃亮火柴，將油燈點燃，捧着燈走到床前，只見賈大存睜大一對眼睛，嘴巴也睜得老大，神色好像十分痛苦，全身經已僵硬！

三個女人一齊發出驚呼，「叮」的一聲，油燈跌落在地上，房內重陷于黑暗中，房外却傳來一陣脚步聲……

× × ×

天剛亮，賈公館大門上的一對紅燈籠已換了白燈籠，這消息不脛而走，傳遍棗莊鎭！

棗莊鎭都沸騰起來，哄動的情況，更甚于昨日！

鎭上的居民都不知道賈大存是因何而死的，議論紛紛，有人認爲他在辦了大壽才死，非常「値得」，算是皇天「有眼」；有人則認爲皇天「無眼」，因爲這種的大善人，竟然只活了六十歲，實在不算公道！

但不論公道不公道，賈大存已經死亡，這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樣的人故世，不但賈家上下哀慟，鎭上被他照顧過的孤寡老弱、貧寒之士，也略有垂淚。他們都湧去賈公館，可是公館大門緊閉，不見一個客，這些人居然就在賈公館門外痛哭！

昨天的歡笑，今日的哀傷；昨天躊躇滿志，今日已長眠，這個變化，令人難以接受，也更相信蒼狗白雲，人有旦夕之禍福的事實！

× × ×

內堂賈大存的妻妾、子孫、媳婦都在痛哭，外面的下人也都搖頭嘆息，但幾個管事都忙碌異常。

賈家的楚總管辦事得力，一向得到賈家上下的讚賞，這時候他又表現出他的能力來，換過一身衣服，走到內堂，用力咳嗽一聲。

賈慶國抬頭問道：「楚總管，外面的事由你負責，都將他們推辭掉吧！」

楚總管咳了一聲，道：「這只是一時之計，明天再不開門，只怕會生謠言，對老爺的聲譽可有影响！」

賈慶國道：「行了，咱們先商量一下，然後通知你！」

「我已叫人去訂了一副上好的棺木。還有要不要找個大夫來？」

賈慶國一瞪眼，道：「人都死了才要找大夫？」

「要免人生疑，一定要有大夫作證！」

潘氏說道：「說得好，楚總管，你立即去找常大夫來，用轎子悄悄由後門送進來！」

周氏道：「周大夫的名氣較大，爲啥不請他？」

「大姐！這你就有所不知了，人人均知道周大夫是您的堂兄，這時候他說的話，別人會相信嗎？」

楚總管道：「三奶奶的話雖然有道理，但不請周大夫同樣也會使人生疑！」

潘氏淡淡道：「那你就瞧着辦吧！」

就在這時候，一個管事進來稟報：「三位奶奶，魏老闆說要來向老爺行禮！」

「就告訴他，說一切準備未就緒，明天才行禮！」周氏道：「派人守住走廊，不許外人進來！」

管事又道：「他還問老爺是患什麼病過世的？」

「告訴他大夫還未檢查出來！」

管事去後，內堂又一片愁雲慘霧，尤其是賈大存的幾個兒子，哭得比女人還凄慘！

× × ×

楚總管索性把周大夫和常大夫都請來。兩頂轎子費盡千辛萬苦，才避過外間的耳目，來至賈公館附近的一棟平房。那是賈家一位管事的家，他令兩位大夫換了衣服，塗汚臉孔，推板車由後門進入賈公館的。

兩位大夫一進賈公館，便至內堂的書房，楚總管道：「兩位請坐一下，楚某請少爺跟奶奶出來！」

常大夫問道：「屍體放在那裏？」

楚總管不答，快步去了，不久他便帶了賈大存的三個老婆以及大少爺二少爺來，他知機地退至房去，順手將門關上。

賈慶國將兩包大洋放在周大夫和常大夫的面前，說道：「小小意思請兩位收起來！」

常大夫道：「老漢無功不敢受祿，等檢查之後再說吧！」

周大夫則道：「七妹，自家人不用客氣，用得着愚兄的，但請開口！」

賈慶國乾咳一聲，道：「就是有點小事要舅舅跟常大夫帮個忙！」

常大夫忙道：「大少爺請說！」

「等下兩位由前門出去，若有人問起家父故世的事，便說先父是因興奮過度而引起心臟病過世的！」

周大夫與常大夫互望了一眼，周氏道：「我也知道兩位都是有醫德的人，這樣的要求，是難爲你們，不過請兩位念在先夫生前所做的事，委屈一下！」

常大夫道：「這個問題不大，鎭上居民得到賈老爺的好處的，不計其數，老漢就算委屈一點又算得了什麼？」

賈慶國喜道：「這就好了，多謝兩位，這點小意思請收下！」

「些少事情請勿掛懷，這包錢請你們收起來，算是老漢對賈善人的一點敬意！」常大夫道：「但你們可以透露一點口風嗎？昨日老漢也來，匆匆看到他幾面，覺得他精神十分健旺，不像是有病在身，怎會突然問逝世？」

賈慶國道：「先父死因無可疑之處，只是……咳咳，不太方便說！」

「這樣老漢也就不問了。」常大夫道：「府上今日一定極忙，如果沒有別的事，老漢便先走了。」

賈慶國把大洋給他懷內塞去，常大夫幾番推辭不掉，只好接受，兩人提起藥箱離開賈公館，一出門果然被人截停詢問死因，常大夫和周大夫依賈慶國之言轉述一番，衆人都唏噓不已，人羣也逐漸散掉。

× × ×

傍晚，管事忽然進來報告：「朱市長駕到！」

賈慶國只好率領弟弟迎接，朱眞志一見面便問道：「賈善人怎會突然撒手逝世的？」

賈慶國垂淚道：「今早大夫檢驗過，說家父是興奮過度引致心臟病發的！」

「哦，賈善人以前有心臟病？」

「是的，」賈慶家只好說道：「不過很輕微，想不到他老人家剛過了六十壽辰便……」

朱眞志搖搖頭道：「眞是皇天無眼，這樣的好人，竟然這般短命，大公子，朱某因無暇久留，想先向他遺體行禮，方便嗎？」

「嗯……家父去得倉猝，一切不曾準備，尚未穿壽衣，不太方便，市長有此心，先父泉下有知，也必感激不盡！」

朱眞志道：「出殯那天朱某如果無空到臨，也會派人來示意。」

「謝謝！」

× × ×

賈大存的遺體是在七天之後才安葬的，出殯時又哄動了棗莊鎭，送殯的人羣像一條長龍，看不到盡頭，整座棗莊鎭都沉緬在悲傷中。

魏雲和他的保鏢一直留至今天，出了殯之後才轉到旅館居住。

送殯的人雖多，但大多是親戚和那些貧苦的人，六十壽筵那天去賈公館出現的大人物，在今天再出現的，只寥寥幾個，由此可見人情比紙薄。

幸而鎭長齊聲遠，十分落力，不但親自送葬，還組織了保安隊伍維持秩序！

齊聲遠能連任鎭長，與賈大存的支持有莫大的關係，今日賈大存雖死，他就算不念交情，也要賣個賬給賈家，因爲賈家的財產和勢力，暫時不會因賈大存之死而改變，他還想得到賈家的支持。

一座墳墓終於壘成，賈大存遺孀在墓前拜祭一番，便在兒媳的攙扶下，返回賈公館。

連日疲累，但至此還有親戚要打發，不能休息，晚飯還是開了二三十席，又有一番榮哀。好不容易等到來帮忙的人和親戚都紛紛告辭，周氏等人以爲可以歇息了，不料楚總管忽然來報朱眞志到。

周氏等人都是一怔，不過也感到榮耀，賈慶國連忙道：「快打開大門！」他帶着幾個弟弟親自出迎。

跟隨朱眞志而來的，竟還有三四個人，賈慶國雖然有點奇怪，却不敢多問，恭恭敬敬請他們進廳。

周氏道：「市長深夜蒞臨，不但未亡人感激，相信先夫亦含笑九泉？」

朱眞志道：「深夜上門打擾，朱某頗覺遺憾，但念在賈善人生前的善舉，又不能不來。」

周氏忙道：「市長客氣。」

朱眞志轉頭問道：「朱某有點事要躭誤大公子的休息，請大公子原諒，朱某自知這是不情之請，不過，仍要請大公子原諒。」

賈慶國看了三位母親和弟弟們一眼，萬分詫異地問：「不知市長有何指敎？」

朱眞志道：「大公子，可否借個清靜的地方說話？」

賈慶國想了一下，道：「請市長跟我到先父的書房去，丫頭送茶。」

朱眞志謝了一聲，又向周氏等人點頭爲禮，帶着同來的人，隨着賈慶國穿堂入舍，賈慶家眉頭深鎖，喃喃地道：「他神秘兮兮把大哥叫去，不知是爲了什麼！」

潘氏冷哼一聲，道：「那還用問，九成是來打秋風的！」

賈慶民道：「三位母親先進房休息吧，這裏有孩兒們料理。」

周氏担憂地道：「不，我看情況有點不對頭，還是等他們出來再說！」

熱心的市長

賈慶國帶朱眞志到賈大存生前的書房，朱眞志將帶來的人留在外面，愼重交代道：「你們小心，不許讓任何人靠近！」他隨即將房門關上。

賈慶國不由緊張起來，問道：「市長找俺來，到底有什麼指敎！」

朱眞志走到木架前，抓起一隻清朝的青花瓷碗，看了幾眼，問道：「這眞的是康熙年代的產品。」

賈慶國乾咳一聲：「市長，您還是先把來意說了吧！」

朱眞志毫不着急，放下瓷碗，又抓起一隻玉獅子觀賞，慢條斯理地道：「你不是已吩咐丫頭送茶請我嗎？」

話音剛落，外面便傳來了個聲音：「市長，丫頭送茶來！」

朱眞志立即道：「讓她進來。」

丫頭進來，送上茶具，待要斟茶，却爲朱眞志所止：「得了，你出去吧。」他替賈慶國斟茶，賈慶國神魂不附，竟然坐着生受了，朱眞志估計丫頭已經去遠，便問：「大公子，令尊是因何逝世的？」

賈慶國道：「那天市長垂詢過，俺還

記得已經將原因告訴了你！」

朱眞志呷了一口茶，又掏出烟來，這次他的烟却是英國烟，他遞了一根給賈慶國，又爲他點上火，道：「大公子，我記性不好，想再聽一遍！」

賈慶國耐着性子道：「他老人家是因興奮過度，引起心臟病發而逝世的！」

朱眞志噴出一口濃烟，道：「對了，我記起了，你還說他以前還有心臟病！」

賈慶國見他問的是這件事，暗中放下一塊心頭大石，道：「市長記性眞好！」

「不過，你還沒有對我說出眞實的話呢！」

賈慶國心房又揪緊了。「市長這樣說，俺就不明白了，難道我會騙您不行？」

朱眞志微微一笑，道：「你可能不知道，十多年前我是攪偵緝的！告訴你，我曾經查問過鎭上的十多位大夫，他們都不知道令尊以前有心臟病！」

賈慶國問道：「市長，你可有問過周大夫？」

「問過了，但他的話作不了準！」朱眞志直截了當地道：「我懷疑令尊不是死於心臟病的，假如他是因此病而死，那麼該是在日間，而不該在壽宴之後，你說我的懷疑有沒有道理？」

賈慶國又輕鬆起來了：「那市長之見，先父是死於何種病？」

「他沒有病，我是在懷疑他可能死於謀殺！」

此言一出，賈慶國不由大笑起來。「市長你太敏感了，假如先父是死於謀殺，咱們早就告到衙門裏去了！」

朱眞志眨眨眼，道：「這可不一定，謀殺手法有千萬種，有明的也有暗的，你們未必看得出來！」

賈慶國被他說得心頭一動，不由沉思起來，朱眞志道：「我要的是令尊眞實的死亡情況。」

賈慶國又沉吟了一下才道：「先父是患馬上風仙遊的！」

「哦？」朱眞志頗覺意外，想了一下才問：「是在令堂房內？」

「不錯，先父絕不到外面拈花惹草，市長若不相信，可以去調查！」

「那大公子爲何要騙朱某？」

「這種事傳了出去，有損先父的形象和聲譽……也請市長念在先父生前做過不少有益桑梓的事的份上，包涵一二，寒舍上下無不感激！」

朱眞志道：「這個大公子可以放心，我也很景仰令尊的爲人，否則也不會關心這件事！」他頓了一頓又問：「雖然令尊是患馬上風仙遊，但便沒有無可懷疑的地方嗎？所謂馬上風，就是男人在敦倫時，受刺激過甚，使心臟不勝負荷，引致死亡，按說三位令堂入門都超過十年，不致於如此吧？」

「三媽入門也已十七年！」

「對呀，那又是爲什麼？」

「俺也不清楚！」實際上賈慶國的確不清楚，他三位母親也不可能將詳情在兒子面前宣佈。他恐朱眞志生疑，是故又道：「眞的！市長，俺不騙你！」

不料他這樣說，朱眞志更認定必有內情，忖道：「莫非是頭房的人怕家產給其他兩房搶去，所以才……」當下再問：「令尊是死在令堂的房中？」

賈慶國含糊地應了一聲，朱眞志捺熄烟蒂，站了起來，道：「大公子，今晚咱們的說話到此爲止！」

賈慶國在禮貌上不得不道：「寒舍隨時歡迎市長光臨！」他替朱眞志拉開了房門。

誰料朱眞志回頭含笑道：「有你這句話，我便放心了！」一行人到大廳，周氏他們坐在等候，朱眞志道：「諸位還不休息？」

賈慶家道：「市長光臨，咱們怎敢失禮！」

朱眞志道：「這就好了，祝夫人還不睏吧，朱某跟你私自談談！」

祝氏驚慌地望了一望周氏，問道：「市長大人有什麼話要跟未亡人說的，在廳上說不是較方便嗎？」

朱眞志道：「廳上說話不方便，夫人若怕有瓜田李下之嫌的，我派手下在塲！請！」他伸手指一指書房的方向，祝氏沒奈何只好跟他們進去。

周氏急問道：「國兒，他找你談些什麼？」

「問爹身亡的原因！」

潘氏急問：「你都告訴他了？」

「他不相信，孩兒只好說出實話！」

潘氏怒道：「這人怎地這般的管閑事？又沒人告到官府裏去！說不定他有什麼陰謀！」

賈慶族道：「那麼咱們可得要小心一點！」

潘氏白了他一眼：「怕什麼？咱們又沒什麼把柄被他們拿住！人家閨房內的事，他也要問，人說他是清官，我看『清』也有限得很！」

周氏道：「算啦，別說了！反正他是無事生事，咱們最多麻煩一點，不要跟做官的嘔氣！」

「大姐就是脾氣太好！」

賈慶民道：「我看他是要錢，咱們借個機會送筆錢給他就是！」

賈慶國忙道：「不可魯莽，弄個不好，反讓他思疑咱們賄賂他！那就更加麻煩了！」

周氏道：「你們別再說了，等你們二娘出來再商量！」

潘氏道：「要是他找老娘談，老娘就沒好臉色給他看！他做官又怎樣，深夜入民宅，盤問這種事，可沒聽過有這個規矩，而且他只是市長，可不是辦案的！」

周氏忙又道：「三妹，你就少說兩句，提防隔牆有耳！」

周氏可沒說錯，朱眞志眞的留下一個手下在暗廊處偷聽，他們說的話，一字不漏都進入他的耳朵！

× × ×

祝氏面對一個陌生人，而且又是個市長，神態頗不自然，一直垂着頭。朱眞志也依言在房內安了一個手下。

「祝夫人，尊夫死在周氏房中，你一直沒有生疑？」

祝氏一怔，抬頭道：「外子斷氣時，未亡人在塲！」

這次輪到朱眞志愕然。「什麼？當時

你也在塲？」

「這有什麼奇怪，我們是夫妻，晚上住在一起不行嗎？三妹也在塲哩！」祝氏因身份與賈慶國不同，說話比較少顧忌：「市長，你認爲這是傷風敗德的事嗎？」

「這個……當然不是……」

「那你還有什麼好問的？」

「賈善人經常跟……跟他三位妻妾同房？」

「也不一定，那要看他的興趣，那天是他的六十大壽，他將咱們三個全叫去，咱們一來是夫妻，而且又不是頭一遭，二來那天是他的好日子，咱們不想逆他，也不敢敗他的興！」

這個結果大出朱眞志的意料，呆了半响才再問：「你認爲他的死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當然沒有，當時咱們三個都在塲，要是有可疑的，早就告到官府去了！」祝氏道：「也許那天他太高興，因爲連市長也來捧他的塲，給足了他的面子，而且也喝了很多酒，所以才會支持不住！」

朱眞志仍在思索，祝氏已長身道：「市長，夜深了，假如沒有急事，請恕未亡人失陪！」

「好，您請！」朱眞志道：「請叫潘夫人進來一下，朱某也有幾句話問她！」

祝氏去後不久，潘氏便進來了，她先發制人：「市長已問了許多，還有什麼要問的，是不是要未亡人將咱們夫婦間的事都告訴你？」

朱眞志知道遇上厲害的對手，他一扳臉孔，道：「潘夫人，請你自重一些，朱某是在辦案，不是無事找事做！」

做官的到底有其官威，潘氏氣燄稍降，便在椅子上坐下來道：「市長有何指敎的，請開口！」

「朱某想知道一件事，賈善人多久叫你們三個一齊去陪他。」

「以前多一點，現在年紀大了些，就比較少了。」

「那天爲什麼他又有這種興趣？」

潘氏冷笑一聲：「市長，你很少跟市長夫人親熱嗎？未亡人也想問你一句，你多久跟你夫人親熱一次？」

朱眞志臉上沒一絲笑容：「夫人，朱某尊重你，也請妳自重！」

潘氏道：「你要知道的也不過是咱們夫婦床第間的事，好，我就告訴你，外子先跟我親熱，然後是二姐，最後才是大姐，他是死在大姐身上的！大姐是元配夫人，外子死在她身上，老天爺可公道得很，要是死在二姐跟我身上，可就沒這般安靜！外子他好命，子孫也有福，幸虧那天咱們三姐妹都一齊陪他，要不他的兒孫也少不免有了猜忌！」

她一口氣說來，連珠彈發，最後再「將軍」一句：「我是位未亡人，市長深夜跟我討論這種風流韻事，傳出去就算不影响你的官譽，也會影响未亡人的清譽，對不起，假如你還有事，那就請去白天才來吧，最好帶你夫人一齊來，避免下人知道閒言閒語！市長，我說的可有道理？」

朱眞志那還能說出話來，當下道：「夫人息怒，朱某是因尊夫是個大善人，才費神過問一下，完全沒有別的原因！」

潘氏冷笑一聲：「沒有別的原因，那就最好了，市長，您大人大量，請讓咱們一家老少早點休息吧！」

這女人可十分厲害，說得朱眞志不能應一聲，她長身把門拉開，朱眞志只好脫帽道：「朱某不打擾了，晚安！」

潘氏大聲叫道：「國兒家兒，你們快來送客！」

朱眞志忙道：「不用客氣！」接着快步走出前廳。

賈慶國已立在階下，道：「夜深路黑，市長慢走！」

賈家上下都在趕他走，朱眞志臉皮再厚也不敢再躭下去，匆匆向廳上衆人點個頭，便跨出門去。

朱眞志三個手下一個姓洪，一個姓柳，一個姓賀，那姓賀的便是剛才陪他在書房中的，一出門便道：「這姓潘的女人可眞厲害，也不知道賈善人以前如何治得住她！」

姓洪的是負責到暗廊偷聽周氏他們說話的，當下將剛才的情況述了一次。「市長，這姓潘的有點可疑，那個賈慶民說要送錢給你，假如賈善人是死於非命的，這兩個人的嫌疑最重！」

朱眞志眉頭一皺，道：「你剛才爲什麼不先進來報告？要不我便不會無還手之力了！」

姓柳的道：「咱們現在還可以進去的呀！」

「不，現在再進去，更爲棘手！」朱眞志喃喃地道：「賈善人身子一向很好，這樣死，實在有點蹊蹺，老天爺會這樣不公平嗎？」

姓洪的道：「不如咱們通知局子裏的人，叫他們插手吧！」

「不，這件事要由咱們辦！」

姓柳的問道：「市長，今晚咱們去那裏？」

「鎭上最大的那家旅館！」

疑點

一連幾天，賈家都十分寧靜，賈大存幾個大兒子也都出去料理生意了，賈大存之死，鎭上雖然還有人議論，但到底已告一段落。

可是朱眞志還未死心，他返回濟寧工作，却把手下留在棗莊明查暗訪，他堅持一個信念，賈大存的死一定有其他原因，他一定要親自將眞相揭出來。

這幾天，他無論上班或下班都在想着這件事，奇怪的是他大可以將這件事交給黃揚義辦，但他並不這樣做。

一直到第八天，小洪才回來，小洪也曾在濟南分局的偵緝隊工作過，後來被朱眞志看中，所以提拔他作爲自己的衛兵隊長。

朱眞志一見到他就關上辦公室的門，問道：「是不是有好消息？」

「正是，果然不出市長所料，賈善人死得有點蹊蹺！」

朱眞志遞了一根香烟給他，自己也銜上一根，急問：「怎樣個蹊蹺法，快說出來！」

「咱們從賈家的一位姓任的管事口中，知道賈家總管楚老實剛從上海回來不久

，聽說他爲賈善人買了好些藥呢！」小洪壓低聲音說道：「這種藥是專門應付女人的！」

朱眞志一拍桌子，道：「這就難怪他會患馬上風！」一頓又問：「那姓任的管事，怎會知道？」

小洪噴了一口烟，笑道：「說來好笑，這任管事還不到四十的年紀，幹那件事，已經力不從心，老婆經常借故吵鬧，但最近對人却眉開眼笑，後來才對人說楚老頭替他做了一件好事，這個秘密也是從他口中掏出來的！」

朱眞志道：「小洪，眞有你的，再說下去！」

「他說楚老實還替賈善人買了一大堆，是賈善人託楚老實到上海買的！」

朱眞志用力捺熄烟蒂，道：「楚老實其實不老實，一定是那些藥有問題！」

「咱們商量過後也覺得是這樣，所以我留下他們兩個繼續調查，先回來向您報告！」

朱眞志又接上一根香烟，問道：「賈公館之內，誰跟楚老實關係最好？」

小洪道：「屬下查明了，楚老實是潘氏的表哥，也是她推薦他到賈公館的！」

「賈善人的姨太太？」

「不錯，就是那個快嘴的女人！」

朱眞志目光一亮，喃喃地道：「難道潘氏欲霸佔家財？」

小洪道：「不過有一點屬下想不通，賈善人最疼愛的，便是潘氏，賈善人死後對她並無好處！」

「好處便落在楚老實身上，這人掌管賈公館一切，賈大存一死，嘿嘿，大權便要落在他身上了！」朱眞志見小洪仍有不豫之色，又道：「你不相信，試想想賈善人再活幾年，好處也輪不到潘氏，因爲她的兒女都還小，但假如大權落在楚老實身上，效果便完全不一樣了！」

「但賈大存的兒女衆多，賈公館的大權未必會落在楚老實手中，市長，俺看還是讓黃局長處理這件事吧，省得出了紕漏，您難以下台……」

朱眞志不悅地道：「你認爲我沒辦法查清這件事？」

「屬下不是這個意思，俺也是爲了市長着想，反正查出來，對您也沒好處！」

朱眞志正色地道：「咱們身爲父母官，對自己有益的事才做，還對得起鄉親父老嗎？假如這件事完全沒有問題，咱們貿貿然交給黃揚義，那才更加笑話！」

小洪不敢再說，半晌才問：「那麼市長還有什麼吩咐？」

「你明天便再回棗莊去，繼續去調查，尤其要注意楚老實的行動，我一有空便會趕去棗莊，一定不能讓楚老實的陰謀得逞！」

「是！」

×　×　×

小洪重新回到棗莊，小賀跟小柳對他說道：「這兩天賈公館十分平靜，咱們已收買了任管事，他說楚老實跟以前沒有異樣！」

小洪道：「也許市長太過敏感了！」

小柳道：「也不知市長爲什麼對這件事這般熱心！」

小賀笑道：「說不定賈善人給了他什麼好處？」

「他以前跟賈善人並沒有什麼來往！」小洪笑道：「那天他陪他去喝壽酒，他有沒有給市長好處，你最清楚！」

「市長是頭號嘉賓，在大廳陪賈大存，俺只能蹲到後花園，怎知道？」

小柳忽然問道：「市長那天送什麼禮物給他？」

小賀道：「很簡單，是兩條魯山牌的香烟！」

小洪訝然道：「奇怪！爲什麼不送泰山牌的？魯山牌烟差得很！」

小賀道：「魯山牌的便宜得多，而且你也知道市長清廉得很，那來的錢去送厚禮？」

小柳道：「管他送什麼？總之咱們照他的指示辦事，便穩保飯碗，別說些廢話了！」

晚上，他們三個就在旅館裏吃飯，小二剛收碗出來，那姓任的賈家管事忽然閃了進來，小賀忙問：「任管事，有新情況嗎？」

任管事說：「俺剛才見楚總管去收拾行李，好像要離開似的！」

「今夜就離開？」

任管事想了一下，道：「好像不是，大概明天吧！」

「他是辭職不幹，還是出差？」

「他負責內務，很少出差的！」

「那就是辭職不幹了？」

任管事又想了一下，搖頭道：「可又沒聽人說他辭職！」

小洪問：「還有什麼事嗎？」

「俺見潘奶奶去找過他，兩人關在房裏……」

小柳急問：「關在房裏做什麼？」

「俺不敢走近去看！」

小柳罵道：「胆小鬼！」

小賀道：「九成是奸夫淫婦，咱們怎辦？」

小洪對任管事道：「你好好地替咱們辦事，將來賈家總管便是你的了！朱市長一定會替你說好話！」

任管事說道：「那就要你們多多栽培了！」

「如果沒有其他事，你回去吧！」

任管事道：「一有事，俺就算抽不了身，也會叫我女人來通知你們！」他乖巧地向他們鞠了一個躬，才溜出去。

小賀關上門，道：「要不要去通知市長？」

小柳道：「那瘟生明天就要走，那裏來得及？」

小洪想了一下，道：「到鎮公所打電話，無論如何都得請示他一下，他來不來可不關咱們的事！」

小賀道：「說得有理，這件事就由你去辦！」

小洪也不推辭，立即跑到鎮公所借電話，掛到濟寧市政府辦公廳，可是朱眞志已經下班，於是小洪叫人去朱家找市長，叫朱眞志掛電話到鎮公所。他收了電話，便一直坐在鎮公所裏面等候。

半個小時之後，朱眞志便有電話來了，他聽了報告之後，便作了一番指示，小

洪唯唯諾諾聽令。

×　×　×

任管事沒有再來，但天還未亮，小洪和小柳便一個監視着賈公館的前門，一個監視着後門。賈公館開始有人出來了，但却不見楚老實，一直等到九點鐘過後，才見一輛馬車駛去賈公館，停在大門外。

小洪心想：「來了！」繞路去後門通知小柳，再來前門，那馬車還未開走，大約過了十多分鐘，才見楚老實上了馬車。

車夫「呀」地叫了一聲，策馬拉車，向鎮北的方向駛去，小洪立即快步跟上去，小賀早找了一輛脚踏車遠遠地吊着。

馬車一直駛出棗莊，出了鎮，車速加快，小賀的車也快了。大約駛了五里路，他雙脚發力，越過馬車，大聲叫道：「停車！」

車夫問道：「啥事兒？」

小賀道：「請問車上坐的可是賈公館的楚總管？」

楚老實撥開車帘，探頭出來，道：「誰找俺？」

小賀笑道：「大總管好，料你還認得俺！」

「嗯！你那天好像是跟朱市長一齊來的！」

「不錯，你記性眞好，市長有事要請你下車！」

楚老實十分沉着，反問：「朱市長在那裏？他找俺有什麼事？」

「他找你有什麼事，咱們做下人的可不大清楚，不過你最好識相一點！」

楚老實沉聲說道：「我問你市長在那裏？」

小賀指一指遠處的一座村落，道：「市長在那裏等你！」

楚老實冷哼一聲：「那裏好像不是市政府！」

「市長要見你一定要在市政府裏嗎？他到那裏視察！」

「俺有事要趕路，可不可以回來再去見他？」

小賀怒道：「他媽的，你是什麼東西？要市長等你？假如你要去一年才回來，難道也要市長等你一年嗎？」

說着小洪和小柳也趕了上來，楚老實認得他們，心想再反對也沒有用處，便道：「好吧，我跟你們去就是！馬老大，煩你駛去那條村子！」

車夫應了一聲，慢慢將車駛上岔道。由于路窄，馬車不敢駛快，那條路足足走了二十分鐘，車子才停止在一座小院前。

小洪叫車夫把馬車停在門外等候，帶着楚老實進去。

看那座院子的規模，便知道主人家有點家財，一個年輕的長工走了出來，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朱市長叫咱們來打擾你家老爺一下的！莊老爺呢？請他出來一下！」

長工問道：「那一位市長？」

「濟寧城朱市長，你也不知道嗎？」

楚老實叫了起來：「什麼？朱市長不在這裏？你們……你們是強盜！」

小洪喝道：「你胡嚷什麼，你明知道咱們是朱市長的衛兵的！」

楚老實冷冷地道：「以前可能是，現在誰知道？」

小柳掏出槍來，道：「你不認識咱們，俺手上的傢伙也不認識你！」

楚老實頓時軟了下來，不一刻，裏面走出幾個人來，當先那個年紀已頗老邁，拄着拐杖，一邊走一邊問道：「朱市長在那裏？」

小洪示意小柳收起槍來，踏前一步道：「市長就快到，他老人家叫咱們押這個人到府上等他！」

那老頭看了楚老實幾眼，吃驚地道：「這不是楚總管嗎？」

「是的，朱市長有話要問他！」

那老頭大概十分景仰朱眞志，也可能朱眞志對他有恩，聽小洪這樣說，便道：「請到裏面靜室坐一下！」

「謝謝您老人家！」

×　×　×

朱眞志天未大亮便乘吉甫車趕去棗莊，小洪的行動當然是受他指揮的，是以他直趨那座小村莊。

當車子停在莊家大門外，小柳聽見車聲已迎了出來，莊老頭也拄着拐子走出門外，高興莫名地道：「朱市長，老漢終於把你盼望來了！」

朱眞志笑道：「因爲政務繁忙，一直抽不出空來，大爺身子可好？」

「託你的福，還算粗安！自從去年您替老漢爭回那十畝地，老漢便想好好答謝您……」

朱眞志截口道：「大爺不用記在心上，這是朱某應該做的！」

「老漢已叫他們準備好酒菜，皇帝不差餓兵，先吃飽再辦公事吧！」

朱眞志笑道：「看來朱某不能推辭了！」莊老頭吩咐家人擺酒菜，朱眞志則將小洪拉到一旁去，詳細問了情況，然後問道：「他態度怎樣？」

「當然不服氣！」

朱眞志略一沉吟，道：「叫人送一碗飯給他，這叫做先禮後兵！」

旁邊的莊老頭聽見，不用他吩咐，又叫人去辦。「市長，請入座！」

朱眞志拉着莊老頭的手，一齊入座，小洪三人也相繼入席。同桌的還有莊老頭的兩個兒子。莊老頭示意兒子斟酒，正要敬朱眞志一杯，忽然那個去送飯的長工跑過來，叫道：「老爺，楚總管跑掉了！」

朱眞志急問：「他怎跑得掉？」

「由窗子爬出去！」

小洪與小賀早已離座，一陣風般冲進房去，只見窗柱已被折斷，楚老實由此逃跑當無疑問。當下兩人也立即由窗口跳出去。朱眞志大聲叫道：「小洪，要生擒！」他命令小柳由前門追。

小洪與小賀跑出村莊，便見到楚老實在田基上奔跑，兩人立即追下去，並向天開槍示警！

「楚老實停住，要不便開槍！」

楚老實那裏肯聽，不但不停，而且跑得更快！

小賀道：「他奶奶的，想不到他跑得這般快！」

小洪跑在小賀前面，他拚命追趕，可是却不能將距離縮短。他忍不住又開了一槍，這一槍只是恫嚇性質，子彈在楚老實

頭頂飛過，他下意識地縮一縮身子，不料却一跤摔倒，跌在田裏！

小洪與小賀大喜過望，跑得更快！楚老實從田裏爬了上來，繼續奔跑，看看巳快到大路，小賀大聲叫道：「捉賊呀，捉拿大盜！」

楚老實一跳上大路，只見迎面奔來一位大漢，張開雙臂，攔腰向他跑來，楚老實沒有提防，被他抱個正着，那漢子叫道：「俺抓住大盜了！」

楚老實用力一掙，抽出一條胳臂來，一拳飛起，繫在那漢子的太陽穴上！

那漢子「啊」地叫了一聲，腦海一片空白，但雙臂仍緊緊地摟住！楚老實再猛地掙扎，却掙扎不開，他一急之下，提起膝頭一撞，那漢子登時暈倒！

楚老實幾乎被他扳倒，他用力扳開他雙臂，小洪和小賀巳趕至！小賀撲前向他後腰摟去！

楚老實標前一步，後脚蹴起，小賀胸口着了一記，頓時退後！

小洪在偵緝隊裏混過，不但技擊過得去，而且比較機警，當小賀動手時，他即時兜過去，截住楚老實！

「停手！」小洪的槍對着楚老實，但楚老實好像瘋了一般，上身向後一仰，一脚飛起，踢中小洪的手腕，掌中手槍飛起老高！

小洪的反應也快，顧不得去搶槍，一拳擊出，正中楚老實的胸膛！

「蓬」的一聲，楚老實退後一步，小洪第二拳又打出，這次却讓楚老實揮臂格開！小洪發覺對方「橋手」異常堅硬，叫道：「哈，原來你也練過拳！」

楚老實一邊還手，一邊叫道：「你們沒理由來抓俺！」

「那該抓誰？」小賀從背後偷襲，但又被楚老實閃開。他以一對一，有把握打贏，但小洪與小賀是市長的衛兵，當然起碼也有兩下子，兩人一前一後夾擊，楚老實便難以還手了！

「蓬」的一聲，楚老實後背中了小賀一拳，緊接着，小洪迎面又來一拳，他急怒攻心，不顧背後的小賀，擧臂格住小洪的拳頭，飛起一脚，向小洪的下陰踢去！

小洪不敢攖其鋒，忙不迭後退，楚老實見他退開，便轉身向旁掠去，不料小賀早料到他有此一着，右脚貼地伸出，用力一絆，楚老實便應聲倒地！

小賀大喜，標前抬足向其後背踩去。楚老實眼明手快，抓住他的足踝，和身一滾，小賀也跌倒地上！

楚老實正想翻起身來，後腦巳中了一記沉重的，只覺眼冒金星，身子軟軟垂下，一時間巳失去知覺。

當楚老實清醒過來時，人仍在公路上，但手脚巳被繩索縛住，小柳與小賀把他抬起，走落田梗。

春藥有問題

楚老實被送到莊家，朱眞志巳經吃飽了飯，楚老實放在馬車上的東西，他巳檢查過了，車廂裏不但有很多布匹金器，還有一大包錢！

朱眞志冷笑一聲：「楚總管，賈善人對你不錯呀，他屍骨未寒，你便做出這種事來，簡直豬狗不如！」

楚老實冷哼一聲：「朱市長，你身爲市長，不分青紅皂白，將我捉來，還敢亂加我的罪名？我到省裏告你！」

朱眞志哈哈笑道：「給天你做胆，你也不敢去，快老實招來！」

「車上的東西是潘奶奶託我送給她父母的，不相信你可以派人去問她！」

「哼，她跟你的關係誰不知道！」

「你既然知道咱們是表兄妹，便不該無理取鬧！」

朱眞志忽然厲聲喝問：「除了表兄妹之外，還有什麼關係？」

楚老實毫不思索道：「主僕關係！」

「你倒能言會道！」小賀罵道：「他媽的，賈善人剛死，你便跟她私通，紙包不住火，你以爲無人知道嗎？」

「放屁！我楚老實頂天立地，會做出這種事來嗎？假如我跟表妹有私情的，何必等到現在？大可以在她未嫁與賈老爺前，便與她成親了！」

「這種事可難說得很！」

朱眞志道：「這件事且不去說他，我問你，你爲什麼下藥弄死賈善人？」

楚老實臉色大變，道：「你們做官的，可不能胡亂罪名冤枉良民！」

莊老頭插腔道：「楚總管，朱市長是個好官，他不是那種人！」

「以前可能不是，但現在正是一位胡塗官！」

朱眞志怒道：「你還狡辯？賈善人是服了你買給他的藥，才心臟病發過世的，這件事可是眞的？」

「老爺叫我到上海順便替他買藥，這是事實，但他的死未必跟那些藥有關，而且就算有關，也與我無涉，因爲藥不是我煉的！」

「也許你在藥散之中，再下一種什麼藥！」

楚老實瞪着眼道：「賈老爺對我很好，我爲啥要這樣做！」

「理由有一百種！」朱眞志沉着臉道：「朱某相信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主意，你快將同謀供出來！」

「我無話可說！」

「那是默認？」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小賀冷笑道：「楚大總管，謀殺罪可不輕鬆！」

楚老實吃吃笑道：「可惜你們不是皇帝，就算現在將我送進監牢，賈家也會爲我出頭！」他忽然反問一句：「朱市長，你越俎代庖，加罪予我，到底是有何用心呢？」

朱眞志臉色微微一變，頓了頓才道：「你放心，假如你是無罪的，一定還你清白之身，而且我還會向你道歉！」

「這倒便宜！」

小洪喝道：「你還嘴硬，要不是市長大量，你現在早巳遍體鱗傷！」

「俺百分之百相信，做官的若不會兩面手法，金交椅還坐得穩當嗎？」

朱眞志道：「朱某不跟你分辯，屆時自然會令你口服心服！」他轉身對莊老頭道：「大爺打擾你了，咱們要告辭了！」

「哎，您好歹也得在舍下過一夜？」

「公事在身，不得不走，大爺的好意俺心領了，下次路過一定來探望你！」朱眞志道：「把他抬上車去！」

莊老頭見狀也不便强留，小柳和小賀將楚老實抬上吉甫車，朱眞志則吩咐小洪取馬車，連車夫也帶走。

司機問道：「市長，咱們回濟寧？」

「不，去棗莊！」

× × ×

車子進了棗莊之後，並非停在賈公館門外，而是停在鎭上最大的旅館——齊魯旅店之外。朱眞志先下車，叫人將楚老實抬進房去。

掌櫃認得楚老實，但幸而朱眞志、小賀和小柳也在這裏住過，他眼尖，同樣認得出來，不敢多問，連忙吩咐跑堂開門。朱眞志對他道：「這是公事，也是秘密，不許洩漏出去！」

掌櫃不停地打躬作揖，連聲道：「市長放心，老漢記得！」

朱眞志進了房之後，便叫小賀去賈公館，請潘氏來一趟，小賀去後，很快便獨自回來，朱眞志驚問道：「潘氏巳逃離賈家？」

「不，她不肯來！」

朱眞志怒道：「眞是潑婦，她竟敢抗令？你沒告訴她，說是我傳她的嗎？」

「有，屬下說了！她說她一無犯罪，二來不方便到旅店那種地方去，假如您宣她去衙門，她一定去！」

朱眞志咬牙道：「好厲害的一個婆娘，你別以爲這樣，老子便拿你沒法！」他含了一根烟，狠狠地抽着，在房內急速地踱着方步。

就在這時候，小洪押着馬車到旅舍，朱眞志拿定了主意，道：「全部帶去賈公館，我親自登門，看她見不見我！」

一行人來到賈公館，裏面的人早就知道，迎了出來。賈慶國和賈慶家不在家，賈慶民問道：「市長，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朱眞志笑道：「暫時不能告訴你們，等下自有分曉！你三媽呢？」

「在家裏。」

朱眞志大步走前，道：「朱某跟她單獨談一談！」

賈慶民驚惶不定，低聲道：「市長可否先透露一點口風？」

朱眞志道：「能說的，我自然會告訴你，書房內有人嗎？方不方便？」

「那就請你移玉到書房！」

賈慶民帶着朱眞志到書房，道：「您請坐一會兒，俺去叫三媽！」

「等等！」朱眞志遞一根泰山牌香烟給他，「你是祝氏所出？」

「是的。」

「你知道你父親死亡的那天晚上，服了楚老實買給他的藥？」

賈慶民一怔，道：「俺眞的不知道，母親沒有提及，市長，那是什麼藥？」

「我可以告訴你，那是春藥！」朱眞志微微一笑：「也許還夾有其他藥！」

賈慶民臉色大變，急問：「這是楚總管說的？」

「朱某到目前只能告訴你這樣多！現在你可以去請你三媽來了！嗯，慢，你三媽跟楚老實的關係怎樣？」

「楚總管是三媽的表弟，不過是很疏的，他們相處頗好！」

「如何個好法？」

賈慶民臉色再一變，澀聲問道：「市長，您這是什麼意思？」

「我先讓你想一想，不過千萬不可將這些話告訴潘氏，假如讓我知道，你可也脫不了嫌疑！」

賈慶民這才覺得事情的嚴重性，大出自己的想像，當下三步併作兩步走出書房，不久潘氏便到了，一身素衣，三十六七的年紀，看來仍很俏麗。「市長又有什麼指教？」

「三夫人請先坐下，指敎兩字實在不敢當，朱某有兩件事要請敎您！」

「這是我的家，不用你請，我自己也會坐下，我倒也有一件事要請敎您，請問市長爲什麼將我表哥抓起來？」

「可否等朱某先問你？」

「好呀，小女子早巳洗耳恭聽！」

「你知不知楚老實要去那裏？」

潘氏雙臂繞在胸前，使得胸前的兩團軟肉，更覺飽滿。「怎會不知道，是小女子派他送東西去我娘家的。」

「車上的東西全是你的？」

「這個當然了！」

朱眞志見她神態輕佻，更加認定她跟楚老實有私情，當下再問：「是些什麼東西？」

「布匹、金器和大洋！」

「每項數量各有多少？」

潘氏不悅地道：「我怎記得這許多，市長，你這是故意刁難我！」

「東西既然都是你的，怎會不知道？除非你有心替他隱瞞！」

潘氏道：「當時我沒仔細清點，忘記了有什麼奇怪？」

「奇怪！」朱眞志沉聲道：「希望你想一想！」他掏出一根烟點上。

潘氏故意裝作思索，半晌才道：「記不起了，我表哥爲人老實可靠，他絕對不會私吞，所以我根本不會去清點數量！」

朱眞志一拍桌子，道：「狡辯！分明是有心替楚老實隱瞞，你可知道這是串謀罪嗎？」

「知道，但表哥根本沒有犯罪，那又算得了什麼？」潘氏反客爲主，「市長要審問我，也該先說明我表哥犯了什麼王法呀？」

朱眞志想了一下才道：「我懷疑他偷了賈家的財物，借故運回家裏！」

潘氏哈哈笑道：「這也犯得你躭誤公事，咱們可沒告到官府裏去！」

「只要是偷東西，有沒有人告發，都是有罪的！」

「就算他有罪，跟我也沒關係！」潘氏冷冷地道：「市長，你不要以爲咱們女人都是好欺侮的，哼，假如我丈夫未死，諒你也不敢這樣放肆！」

「放肆！」朱眞志怒火塡膺，但仍忍住，他連噴幾口烟才道：「這件事我暫且不再問下去，再問你第二件事，賈大存六十大壽那天，他是不是服了什麼藥？」

「我沒看見，不知道！」

朱眞志大聲叫道：「小洪，帶她出去

，不許她走開，傳周氏進來！」

小洪帶潘氏出去，潘氏態度還十分輕鬆，不久周氏也進來了，朱眞志寒喧兩句，便直接問：「大夫人，你覺得楚老實爲人怎樣？」

「很好……」

「怎樣個好法？」

「辦事認眞，又有責任心，外子在生時，不時都在咱們面前稱讚他，還說他兒孫如果有人像他這樣，他便放心了！」

「大夫人知道他今日要去那裏嗎？」

「他一年有二十天假期，由今日開始，所以回家去，每年都是這樣的！」

「他載了很多東西離開，你又是否知道？」

「他每次回家，三妹都託他帶東西到她娘家去，因爲她姪女快要出嫁了，當然也有他自己的，咱們一家上下都對他很滿意！」

周氏的答覆又使朱眞志有點意外。他沉吟了一下，再問：「聽說楚老實自上海回來，買了很多藥給你丈夫？」

周氏老臉一紅，說道：「好像有這回事……」

「爲什麼說好像，而不敢肯定？」

「因爲我不大清楚……」

「六十大壽那天，你沒見尊夫服藥？」朱眞志道：「我懷疑賈善人是因爲服了春藥才患馬上風的！」

周氏臉色更紅。「這個我不大清楚：…而且藥是外子叫他買的……」

「你錯了！那些藥可能有問題，而且可能還夾有其他藥物在裏面！」朱眞志見她態度較好，所以說話也比較大胆：「大夫人，可有想到，也許有人要藉此謀殺賈善人，而搶奪他的財產？」

周氏臉色一變，道：「不會吧……」

朱眞志再說下去：「首先你是否能肯定尊夫那天有否服藥！」

周氏想了一下，道：「應該有……而且那天早上拙夫也提過這件事……」

「當時潘氏是否在場？」

「咱們三個女人都在！」

「可惡！她對我說不知道！」

周氏猶豫一下道：「這種事，咱們婦道人家不好開口……」

「那些藥還有嗎？」

「有，我都收起來了！」

「大夫人，我想將藥帶回去檢驗，可以嗎？」

「當然可以，我這就去拿！」

× × ×

朱眞志得到那一大堆藥，沉吟了一下，便放了楚老實，却警告他不許離開賈公館，而那些東西則封了起來，寄放在鎭公所。

朱眞志仍將三個衞兵留在棗莊，監視賈公館的行動，獨自乘馬車回去。

那些藥的化驗報告已出來了，藥散之內有西藥西班牙蒼蠅在內，那是一種强烈的春藥，朱眞志取到報告之後，立即掛一個電話到上海，請求那邊的市政府協助調查。

兩天之後，上海有電話來了，說那種藥散在上海公開發售，但他們抽樣檢驗過，並沒有西班牙蒼蠅的成份。

朱眞志得到這個消息，高興得幾乎睡不着覺，果然讓他搜到綫索，問題便出現在那些春藥上！於是他告了幾天假，乘車直赴棗莊。

寧願公了

朱眞志仍到齊魯旅店去，他很快便找到三個衞兵：「賈公館這些天來有什麼動靜？」

小洪道：「一切都顯得正常，楚老實也沒離開過棗莊一步！」

小賀道：「不過有幾個賈家的親戚上門，其中一個是楚老實的弟弟楚誠實！」

朱眞志立即緊張起來，「他是什麼時候來的？找楚老實什麼事？」

「根據任管事的情報，楚誠實一年中總來三次的，每次都在賈公館住幾天才回去，他是前天才到的，還未離開！」

小柳接說道：「至於他這次來賈公館何事，任管事也不知道，不過九成是爲了這件事來的！市長，那些藥的化驗結果如何？」

「那些春藥其中一種藥散有問題，這次總讓咱們抓到證據！」

小洪也興奮地道：「有什麼問題？」

朱眞志將結果說了，然後道：「那些西班牙蒼蠅一定是楚老實悄悄放進去的，那種藥很强烈，年紀大或者身體本質差的，服食過量，便有生命之虞！」

小柳也興奮地搓着雙手說道：「那些藥一定不會有別人經手，絕對是楚老實放的！」

朱眞志點上烟，含笑道：「我還查過，山東省沒有這種藥，一定是楚老實從上海帶來的！」

小柳道：「咱們現在將他抓起來，他便沒話可說了！」

「慢一點也不怕，咱們再攪清楚幾個問題。」朱眞志吸了一口烟才道：「楚老實的家庭情況，咱們還不知道！」

小洪道：「市長放心，咱們已叫任管事查過了，楚老實上有一個老母，下有一妻三女，還有一位親弟弟，他弟弟在濟南當木匠，老婆女兒則在家裏，他大女兒今年才十二歲！」

朱眞志「哦」了一聲。「楚老實今年也有四十了吧？他女兒才十二歲？」

「楚老實今年四十一，他二十九歲才成親，聽說還是看相的叫他二十九之前一定要成親了，否則三十那年便有災難！他弟弟今年二十六歲，也還未成親！」

朱眞志又「哦」了一聲：「他遲婚是不是因爲難忘他的表妹？他們以前就有私情？」

小洪續道：「潘氏出嫁那年是二十歲，聽說楚家曾向潘家提過親，不過潘家嫌楚家窮，沒答應，却情願送女兒到賈家當姨太太！」

朱眞志一拍大腿，道：「這就對了！藥是楚老實買的，但下藥的却是潘氏！」

小賀道：「現在咱們去抓人便師出有名了！」

朱眞志道：「慢慢來！」他在房內踱了一陣子方步，然後道：「先不要驚動他們……嗯，小洪，你去鎭公所領回那包布四和金器，然後咱們一齊上賈公館！」

× × ×

朱眞志來到賈公館，並非找楚老實，而是找周氏，祝氏以及賈大存的幾位大兒子。

會面的地點，仍在書房內。這書房面積頗大，五個人在裏面，仍毫無擠迫的感覺。

朱眞志將東西打開，道：「請你們看看！」

周氏等人都十分奇怪，不過都依言仔細觀看，朱眞志一對利眼，在他們四張臉上轉來轉去。「這些東西有那件是你們認得的？」

祝氏臉色剛一動，朱眞志立即問：「二夫人，那一件您認得的？」

祝氏指一指一枝鳳釵，道：「這枝金釵好像是我去年不見的！」

朱眞志將鳳釵拿起，心中大喜，道：「還有沒有？」

可惜其他人都沒有表示。

朱眞志這才叫小洪押楚老實進來，取起鳳釵問道：「楚老實，這枝鳳釵你從那裏偷來的？」

楚老實神色不變地道：「這是我表妹給我的！」

朱眞志叫小洪拉他出去，再着人去叫潘氏，同時叫周氏和祝氏把身上的金器剝下來，混在那些金飾之中。不久，潘氏來了，朱眞志道：「潘夫人，桌上這些東西，全是你託楚老實帶回娘家的？」

潘氏看了一眼便道：「不錯！」

朱眞志道：「請您看仔細一點！」

潘氏道：「我的東西，難道連我也不認得嗎？」

朱眞志哈哈笑道：「大夫人，二夫人，請將你們的金器收起來！」

周氏和祝氏收起身上的金飾之後，朱眞志抬起那枝鳳釵問道：「這根鳳釵你從那裏得到的？」

「買的！」

「在那一家金舖買的？」

「怎記得這許多！」潘氏中了一記「暗招」，心中暗暗吃驚，但嘴上依然很硬。「市長，你爲啥不將我送去局子裏？這種小事根本犯不着你抽空來辦！」

朱眞志厲聲道：「這是祝夫人失去之物，我且問你，你一共偷了多少東西？」

「有啥證據？」

朱眞志示意祝氏開腔，祝氏道：「三妹，這枝鳳釵的確是愚姐的，是愚姐去年夏天到明德金舖打的，單子我還有哩！」

「去年小妹見你這枝鳳釵式樣很好看，所以也到明德叫他們替我打一根！」

朱眞志緊問一句：「單子呢？」

「取了齊釵，便順手丢掉了！」

祝氏道：「三妹，這根鳳釵我根本未拿出來用過，也沒給你看過，你怎……」

潘氏花容失色，朱眞志冷笑一聲，道：「現在你還有甚麼好說的？」

潘氏轉頭問道：「二姐，老爺一死，你便落井下石，你要告我嗎？」

祝氏忙道：「三妹你如果喜歡的，盡管拿去就是，一枝鳳釵值得多少錢，愚姐怎會告你！」

潘氏冷冷地道：「大市長，你聽到了沒有？是二姐要送給我的！」

形勢突變，朱眞志有點意外，不過他仍未「敗陣」，沉聲道：「這枝鳳釵根本不是你偷的，而是楚老實偷的！」

「二姐要送給他妻子，行不行？」

「不行！」朱眞志厲聲道：「我老實告訴你們，今日上門不是爲了這件小事，而是爲了楚老實從上海買來的那些藥！」

此言一出，書房內的幾個人都靜了下來，朱眞志目光在他們臉上掃過，道：「藥已檢驗過，在藥散之內，被人下了一種叫西班牙蒼蠅的强烈春藥，服食過量會引致死亡！」

潘氏冷笑一聲：「那麼市長應該去上海抓人才對呀！」

「朱某已跟上海市政府聯絡過，該藥廠並沒有滲這種藥，因爲這種藥是外國貨，十分昂貴，也太過霸道，不許公開發售！而藥是楚老實買來的！換言之，賈善人是死於非命！有人要害死他，要達到謀奪財產的目的！」

書房內的人，臉色全變了。「藥是楚老實買來的，嫌疑最重的就是他！潘夫人，這件事你敢再替他强出頭嗎？這可是串謀罪？」

周氏、祝氏、賈慶國和賈慶家都轉頭望着潘氏，潘氏臉白如紙，心慌意亂地道：「你胡說……」

「胡說？」朱眞志道：「我可有化驗所的報告！」

「也許下藥的是……」

朱眞志冷冷地道：「你是不是想說，下藥的是賈善人自己？你枉費心機了，山東省並沒有這種藥，只有在上海那種十里洋場才有，那是外國人來華時携來的！還有，藥散中的西班牙蒼蠅份量極重，即使是青壯的外國人也不敢用這樣多的份量，因爲很容易變成風流鬼！我相信藥假如是賈善人自己下的，他下的份量也不會這般重！」

潘氏無話可說，朱眞志轉頭望着其他人，道：「相信這絕不是楚老實一個人的主意，一定還有同謀，他只是一隻棋子而已，人家動口，他出手！」

賈慶國咳了一聲，問道：「市長，那您認爲這是誰要謀奪家父的財產？」

朱眞志反問：「你們知道嗎？」房內沒人答他，朱眞志又道：「所以我要帶走楚老實，慢慢審問！由於朱某十分景仰賈善人的爲人，所以不想將這件案子交給局子的人辦，因爲傳出去，會影响賈公館的聲譽！」

賈慶國問道：「那麼，市長準備怎樣辦？」

「我會將調查所得結果告訴你們，再由你們決定！」朱眞志道：「朱某暫時仍住在齊魯旅店，有事你們便去找我！還有，我要帶走楚老實，潘夫人有意見嗎？」

潘氏神魂不屬地道：「咱們小百姓能改變市長的主意嗎？」

× × ×

朱眞志在齊魯旅館裏開了三個房，他住在中間，左邊那間是小洪和楚老實，右邊那間則是小柳、小賀和司機。

晚上吃過晚飯，小洪便將房門關上，楚老實呆呆地坐在桌前，以手支頤，這幾天他明顯地消瘦了，雖然朱眞志清廉，但

精神上的折磨，比肉體上的折磨，更能損人。

小洪遞了一根烟給他，楚老實無動於中，小洪道：「他媽的，他裝甚麼蒜！咱們都是下人，有甚麼寃仇的，你連這個面子也不給我，咱們以後還能相處嗎？」

楚老實這才接了烟，小洪又替他點火，道：「其實你也眞可憐，做人的代罪羔羊，可眞可悲呀！」

楚老實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大聲道：「俺是寃枉的，那些藥我買了之後，根本未解開過就交給老爺！」

「輕聲一點，你要讓全鎭的人都知道嗎？」小洪道：「假如你是寃枉的，咱們自然會放你回去，不過你也得協助咱們調查！賈公館上下，你認為誰下毒的可能性最大？」

楚老實想了一下，說道：「我想不出來。」

「那你叫咱們怎樣替你洗寃？老實呀，你腦筋得靈活一點哩！」

「沒有證據，我不能够亂說，免得害人！」

小洪把臉一板。「楚老實，謀殺罪是要槍斃的！」

楚老實道：「這個俺知道！」

「那你還這個態度？」

楚老實將烟蒂捺熄，道：「我無話可說，唯一可說的只有兩個字：寃枉！」

小洪又拋一根烟給他。「奇怪，三奶奶為啥沒來替你說項？」

「這種事她管得了嗎？」楚老實緊張地抓起火柴，將烟點上，「又不是她叫我下藥的！」

「那是你自己下的了！」

「俺可沒這樣說過！」

小洪嘆了一口氣，說道：「其實你表妹也眞沒義氣，眼看着你受罪，也不來救你！依我看市長念着賈善人昔日的德行，也不想將這件事擴大，假如賈家沒人告你，只要拿些錢出來使使，大概便可以大事化小事！」

楚老實眼珠子一動，問道：「原來市長是要錢？」

小洪忙道：「俺可沒這樣說過，這只是我的看法……其實那些錢也不是市長要的，賈家錢多的是，拿些出來救濟貧寒，也算是一件大功德！」

「人家沒做過這種事，又怎會拿錢出來！」

小洪神秘地笑笑，說道：「楚老實，俺也不知道你是老實還是呆子，還是硬裝出來的！告訴你，這件事最後一定會是私了！」

「私了？」楚老實聽得一怔，反問道：「你的意思是認為賈公館肯出錢贖我出去？」

小洪哈哈一笑：「你值得多少錢？賈家才不會這般重視你！」

「那俺就不明白了！」

小洪和衣在床上一躺，道：「你不明白的事還多着了！呆鳥！」

楚老實喃喃地道：「我却寧願公了，好過私了，免得別人懷疑！」

「好啦，跟你說等於跟頭牛說，吹燈上床吧！」

事態急變

一連過了幾天，無論用甚麼辦法，楚老實的答覆來來去去只有三句話：俺不知道、不是俺幹的、俺是寃枉的。連朱眞志也拿他沒辦法。

不但如此，賈公館對這件事也不聞不問，好像他們對這件事完全無關係似的。小洪他們都沉不住氣了，反而朱眞志道：「有時候時間和沉默便是最好的策略！」

第四天，果然不出朱眞志所料，賈家派了一位姓林的管事來問話。「市長，我家奶奶和少爺請俺來討個訊兒，不知道這件事您查得怎樣？」

朱眞志嘆了一口氣，道：「你回去告訴你們少爺，就說這件事連我也感到很棘手！」

林管事問道：「楚總管一絲口風也不透露？」

「錯了，他說得實在太多了，我本來是念着你老爺昔日的善行，所以强出頭，要為他伸寃報仇，那知……唉，早知有這個樣子……現在朱某也不知道該怎樣辦才好！」

林管事奇怪地道：「市長，你說的話，俺怎地一句也聽不懂？」

「朱某自言自語，本來就沒想要讓你知道！」朱眞志揮揮手。「你回去吧，有了决定我會派人去賈公館，眞沒辦法的話，只好交給局子裏辦，反正對朱某也沒一絲好處！」

林管事向他鞠躬道：「那俺走了！」朱眞志忽然又把他喚住：「慢，那天你們老爺六十大壽，朱某送給他的禮物，你們少爺折了沒有？」

「咱們做下人的，可不可能知道！」

「沒事了，你走吧！」

林管事走後，小賀立即將門關上，朱眞志銜上一根烟，冷笑道：「我還以為他們眞能沉得住氣，要比耐力跟俺可還差一截！」

小柳奉承地道：「剛才市長您說沉默就是最好的策略，果然沒錯！」

小賀問道：「市長，其實這件事咱們根本不用等，直接到賈公館，將他們鬧個天翻地覆，那怕兇手不露出馬脚？」

朱眞志白了他一眼，冷哼一聲：「小伙子，你們懂得什麼？假如那是好辦法，還用得你來教我嗎？」

小賀唯唯喏喏，但看神色，分明還是一頭霧水，小洪改口問道：「市長，您看他們什麼時候會再派人來？」

「快者今天晚上，慢者明天上午！」朱眞志躊躇滿志地噴了一口烟。「今天晚上我加菜，小賀，去買一瓶高粱來，咱們預祝一下！」

小賀不知他為什麼這般高興，不過也不敢多問，立即出房準備晚飯和酒，這些天來，他們都在旅店裏吃飯，朱眞志怕會出事，還嚴令禁酒，害得他們酒虫蠕蠕而動，今日開戒，到底是件値得高興的事！

×　×　×

令朱眞志十分光火的事是他的預測竟然落空了，賈公館不但當晚沒派人來，連第二天晚上也沒人來問一聲，他煩躁地在房裏急促踱起步。

小柳道：「市長，他們不來，咱們就來個直搗黃龍吧！」

朱眞志厲聲道：「你給我閉嘴！」他從未發過這麼大的脾氣，小柳吃了一驚，有點不知所措，小洪忙向他打了個眼色。

房內寂靜，只聽到朱眞志的步履聲，良久他忽然道：「賈公館難道沒個聰明人，操他娘的皮，他們看到我送的禮物還不知道，要是賈大存沒死，就不用這般痲煩了！他媽的，算我倒霉！」

小柳小賀都不知道他說些什麼，朱眞志忽然轉頭問道：「小洪，你說他們是不明白俺的意思，還是有所恃而來個不瞅不睬？還是另有高招？」

小洪顯然亦不知道他話中之意，只好答道：「如果連市長也不知道，咱們又怎能曉得？」

朱眞志臉上忽然露出一個奸笑，「好吧，俺就再等他們一天，再不來，就來個『一拍兩散』！讓他們賈家，從此一蹶不振！」

可惜朱眞志的希望又熄滅了，再等一天，賈公館還是沒派人來，而根據任管事的情報，賈公館上下一切如常，好像沒發生過任何事般，而且也沒幾個人提及楚總管的事！

朱眞志的假期巳屆滿，再聽到這個消息，便決定回濟寧城。他故意叫司機開車去鎭上兜了一圈，然後出鎭，當然他把楚老實的「贓物」也帶上車。

車子出了鎭，道路不平坦，顚簸得很厲害，加上多了一個楚老實，坐得極不舒服，朱眞志便叫小賀下車，另想辦法回濟寧城。

小賀暗嘆倒霉，他在路上彳亍地走着，過了好一陣，才遇到一輛運菜去濟寧城販賣的牛車，說好話歹，車夫才讓他坐上去。

×　×　×

牛車走得慢，小賀到濟寧城巳是第二天的晚上，車上沒好位坐，兩天下來，腰酸骨痛，他本想回家睡大覺，沒料到在街上遇到一位舊同學兪飛。

兪飛家裏有點錢，帮他父親做生意，以前兩人感情頗好，而且常有來往，但自從兪飛到濟南帮他父親做生意之後，兩人便很少見面了。

兪飛一見到小賀便一把將他拉住，道：「小賀，你她媽的，死去那裏，俺去你家裏跑了幾趟，都找不到你！」

「出差去棗莊，你回來幾天了？」

「來了幾天了，吃過飯沒有？」

「剛剛到，他媽的，兩天還沒吃過一頓好飯，累得要死！」

兪飛道：「俺請客，明天俺就走，這天晚上無論如何，你都得陪我！」

「吃頓飯就行，其他的恕俺不能奉陪了！」

「他媽的，眞不夠意思！你今晚如果半途溜掉，以後便別再跟我交朋友！」兪飛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拉他到一家館子裏去，他叫了三四個小菜，還有一瓶高粱酒，「小賀，你在政府機關裏面工作，得意嗎？不得意的話，乾脆辭掉，跟我到濟南去！」

「你們店子要請人？」

「還欠個人，不過你別那麼不長進，濟南是個大城市，遍地泉水，遍地黃金，做人家的小夥計，有甚麼出息！」

「瞧你的，俺爸爸死得早，沒你的命好，不做小夥計，那來的本錢做生意！」

「這話也對，先做夥計攢點錢，以後再做老闆！」

小賀也覺得自己在政府機關裏面，很難升上去，奔頭不大，聽了這話心頭有點活動，於是問道：「做夥計每日能賺多少？俺雖然沒有老婆，可還要養老母！」

兪飛想了一下，道：「做夥計賺的當然不多，不過俺準備離開我爸爸，自己開一家醬園！你替我當掌櫃，俺還記得，你的算術是全班最棒的！」

「當然！」小賀自豪地道：「你的算術功課一直是俺教你做的！」

「好啦，別揭俺的瘡疤了，一句話，你肯不肯辭掉政府那份差事？」

「你爸爸肯讓你離開他？」

「他同意的，而且醬園就在咱那爿雜貨店斜對面，俺兩邊跑，所以醬園方面還差一個掌櫃，你的工作就是記帳找錢，簡單得很，不過俺信得過你哩，至于其他的，你邊做邊學，難不倒你的！怎麼樣，這是一個機會！」

小賀搓搓手，道：「你爸爸肯讓俺充當掌櫃嗎？」

「俺得先得到你的答覆，才跟他商量，九成沒有問題，就算當不了掌櫃，你在家裏也可以學做生意嘛，强過你老是跟在人家的屁股後面跑，說得好聽點叫衞兵，不好聽的叫狗！」

「他媽的，你拐彎罵人！」

「你還未答覆我！」

「好吧，俺明天一上班就向市長請辭，但要一個月後才能離職！」

「一個月？那剛好，你一離職，就去濟南，到時候，俺那家兪記醬園也差不多開張了！」兪飛舉杯道：「來，祝咱倆都前途似錦！乾杯！」

小賀也興奮起來，一口將酒喝乾，一個人有了新希望，體力也好像充沛起來，那些勞累疲勞，巳全被拋到東海去了，「小兪，啊，不，兪老闆，吃了飯咱們去那裏？」

兪飛壓低聲音：「當然是找女人，俺在濟南爸爸看得緊，老是吃素，現在回來，還不玩個夠，喂！你有什麼門路？總之錢包在俺身上！」

小賀哈哈笑道：「有你這句話，還怕找不到漂亮的女人嗎？這就走吧！」

×　×　×

小賀拖着一身勞累上班，同事跟他打招呼，他還打着呵欠，他伸手去敲市長的門，一個同事道：「市長還沒上班！」

小賀抬頭看看牆上的掛鐘，道：「市長一向準時上班，今天為甚麼還未到？他有沒有交代過，說去那裏嗎？」

那同事道：「你不知道他請假嗎？」

小賀一怔，道：「他前天假期就屆滿，昨天就該上班了，怎麼還沒到？」

同事嘲弄地道：「老賀，你他媽的緊張什麼？敢情想領功！」

「去你的，俺一直跟他在一起，不過他前天乘吉甫車回來，俺乘牛車，昨晚半

夜才到，你看俺累得直不起腰來！」

「哈哈，俺還以爲你是讓女人扭壞了腰的，等一等吧，說不定等下就到！」

市長室外面有一排椅子，小賀一坐下來，疲勞便襲上心頭，剛閉上眼睛便睡着了，昨晚那個小紅實在厲害，幾乎連他的骨髓也吸乾！

當他醒來時，巳是一個鐘頭後的事了，他吃了一驚，胡亂擧袖擦一把臉，又去敲市長辦公室的門，可是敲了好一陣都沒人應。小賀十分奇怪，跑出去問：「喂，你們有沒有看見市長？」

「還沒上班。」

「沒理由啊！喂，小洪、小柳和司機老劉來了沒有？」

「也不見他們，老劉是跟市長出差去的！」

忽然一個年青的同事走過來，道：「小賀，衛副市長找你！」

小賀謝了一聲，跟他到副市長辦公室裏，衛副市長才四十多歲的年紀，少年得志，却沒有飛揚跋扈的壞作風，聞說他是燕京大學的高材生，很有點才情。

「小賀，你坐吧！」

小賀忙問道：「副市長，你找俺有事嗎？」

「你這幾天是跟市長在一起的吧？」

「不錯，咱們到棗莊去，不過前天就回來，市長跟小洪小柳他們坐吉甫車，前天下午就該到，而我却因坐牛車，到昨天半夜才到！」

「我不是問你們的事，但是市長前天假期就滿，昨天就該上班，但到現在還未來上班，是不是他家裏有事？」

「不會吧，市長太太身體一向很好，而且小洪他們也沒上班，也許他們半路有事，臨時拐到別的地方去了。」

「無論如何他也應該打電話來，市長的工作作風一向良好，是咱們的模範，他不會……小賀，我看你也累了，回去休息一下吧，下午再上班。不過你跟市長家距離不遠，順路到他家看看，還有，替我給市長太太買點水果去！」

「知道了！」小賀向他行了一禮。「副市長不交代，我也打算去他家看看！」

× × ×

小賀依言到朱眞志家拜訪他太太，朱太太跟他蠻熟，見他提着一籃水果，笑問道：「小賀，老朱又痲煩你了，他也眞是，晚上回家再携回來不也可以！」

小賀一呆，反問道：「市長太太，您……您的意思是市長還沒回家？」

朱太太也是一怔，道：「怎麼？不是他叫你携水果回來的嗎？」

「這是副市長叫我給他送來的，他跟俺都以爲市長到家了，是你身體欠和，所以他才沒上班！」

朱太太着急地道：「你不是一直跟他在一起的嗎？怎會不知道！」

小賀將情況說了一遍，然後安慰她：「大概是路上遇到什麼寃情，他去處理一下，太太放心，他身邊還有小洪，小柳和老劉，不會有問題！」

朱太太稍稍安心，她要去爲小賀倒茶，小賀忙道：「市長太太您別忙，俺要回去看我娘了，改天再來看您！」

朱太太道：「老朱一上班你就叫他派個人來通知一下！」

小賀滿口答應轉回家去，心中暗忖道：「也好，讓我休息一下，想不到副市長也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往後倒也得看着他一點！哎……算了吧，憑我這個料子，能夠混得上去嗎？反正俺要辭職了，管他娘的！」

他快步而行，很快便到他家裏那條小巷，接着伸手去拍門。「娘，開門，俺回來了！」

門開了，一個五十左右的婦人眉開眼笑地說道：「你回來啦？娘替你燒水洗澡吧！」

小賀道：「俺累得很，不洗了先睡一下，下午才叫我。」他掏出兩個大洋放在桌上，「這給您！」說着走進房去。

他娘收起了錢，道：「你睡吧，趁現在菜市塲還沒收，去給你買隻鷄來熬湯！」她出去順手將門帶上。

小賀一躺下床便睡着了，過了一陣，忽然給一陣拍門聲吵醒，他嘟噥一聲：「怎麼不帶鑰匙出去！」

小賀拉開大門，以爲他娘回來，那知道一開門，兩個彪形大漢衝了進來，當先那個伸手便是一拳，背後那個連忙將門關上。

小賀猝不及防，胸膛着了一拳，他還摸不着頭腦，又中了一腿，隨即便跌倒地上，這刹那，他睡意巳消，頭腦一清，連忙滾開，大聲喝道：「你們是誰？」

兩個大漢頭上都戴着毡帽，衣服整齊，當先一個留着一撮小鬍子，後面那個臉色青白，好像鴉片鬼似的！「鴉片鬼」冷冷地道：「咱們是閻羅王派來的拘魂使者！」他從身上拔出一柄利刀，向地上的小賀刺去！

小賀急切間，抄起一張板櫈一格，蓄鬚大漢橫裏伸出一手，抓住板櫈，順勢又給他一脚！

「鴉片鬼」連人帶刀向小賀撲去！小賀知道這兩位是殺手，自己的性命就在頃刻間，不暇稍思，一扯桌脚，那張桌便罩了下來！

「篤」的一聲，刺刀插在桌背上，小賀雙脚一直，乘機將他踢開！

蓄鬚大漢橫飛一脚，將桌子踢開，撞到門板上，發出「蓬」的一聲巨响！

「鴉片鬼」忽然撲上去，壓住小賀，小賀大聲叫道：「救命呀！」同時雙脚用力一撐，「鴉片鬼」被踢開！

他還未顧得及喘一口氣，蓄鬚漢也抽出刺刀，一刀刺下，小賀扭腰一滾，仍慢了半步，讓刺刀插在胸上近肩胛處！

他在生死一髮之間，用力掙扎，蓄鬚漢剛拔出刺刀，小賀不顧一切地爬了上來，大聲呼救！

「蓬」的又一聲，「鴉片鬼」又給了他一拳！就在此刻，門板忽然「砰砰」地响了起來，有個男人的聲音叫道：「快撞門，有人要殺小賀！」

小賀忍痛帶血衝進灶房，可是窻子關着，蓄鬍漢子一步搶前，一刀插向小賀後背！

小賀有意識地抄起鐵鍋向後一抄，蓄鬚漢連忙縮手，但刀子仍刺進後背，小賀登時撲在灶台上！

這時候大門又被人撞得震天價响，「鴉片鬼」跳上灶台，用力推開窻子，喝道：「快走！」

兩人跳出窻子，大門也被撞破，當先一個衝進來的，赫然是兪飛！

「小賀，小賀！」兪飛循血跡奔至灶房，大叫一聲：「快來，他受傷了！」

隣居的幾位男人一齊進灶房，把小賀抬出來，兪飛嚇得臉無人色，忙道：「快將他送進醫院！」

× × ×

小賀遇刺被送進醫院的消息，迅速傳遍市政府，衛副市長一面派人到醫院慰問，一面通知黃揚義！

濟寧分局局長黃揚義接到消息之後，立即派老偵緝員顏超雄和小李到醫院問口訊！可惜小賀尙在手術室裏未出來。

顏超雄終於等到主治醫生出來，忙拉着他問道：「大夫，俺是局子裏偵緝隊的，請問小賀有生命危險嗎？」

大夫鬆了一口氣，說道：「他傷勢雖重，但幸而不是要害，又搶救及時，沒有生命危險！不過傷者失血甚多，身子瘦弱，不宜說話，你們明天晚上或者後天才來吧！」

顏超雄謝了一聲，道：「小李，你守在這裏，負責他的安全，不許外人接近他！我下去查一查！」他到掛號處查詢，知道送小賀進醫院的是小賀的隣居，他們都巳回家，於是顏超雄火速離開醫院！

小賀的隣居異口同聲說是聽到兪飛的呼叫聲才去撞門的，顏超雄馬不停蹄趕去兪飛家，可是她母親却說兪飛早巳去火車站了。

顏超雄趕到火車站，火車經巳開去，他沒奈何只好回去復命！

小賀的被刺，兪飛事後立即離開濟寧，引起分局裏的一片猜測，現在只能等小賀精神稍復才可進行調查了！

但市政府裏的官員却比局子裏的人更加緊張，因爲第三天上午朱眞志還未上班，他跟他的手下就像一陣輕烟般消失了。

衛副市長立即派人乘車沿途搜索，但車子一直駛至棗莊都沒有朱眞志幾個人和吉甫車的踪影！

小賀受傷的第二天晚上，市政府接到消息，在石家村附近的一座小樹林裏，發現一輛無人的吉甫車！石家村遠離由棗莊到濟寧城的公路，衛副市長覺得有蹊蹺，於是通知分局，漏夜派人去石家村。

帶隊出發的是顏超雄，他巳負責起這件案子。但他們在午夜趕到石家村外那座樹林裏時，吉甫車上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絲異狀，到後面才發覺車後有個彈洞！

吉甫車機件仍然完好，當顏超雄返回濟寧城，巳是破曉時分！

× × ×

顏超雄交了差，便伏在案上打瞌睡，不久市長失踪的消息巳傳遍濟寧城。黃揚義跟衛副市長商量過後，决定請求軍隊協助，沿途搜查朱眞志失踪的綫索！

正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賈慶國忽然陪着潘氏到政府裏，要求知道楚老實的下落。

有關部門查過紀錄，並無此人被控被關押，潘氏便道出楚老實被朱眞志帶走的事來！

黃揚義在電話中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又驚又喜，一邊派人將潘氏和賈慶國接來分局，一邊又派顏超雄去醫院調查小賀。

小賀身子雖仍虛弱，但精神還不錯，他本來還想將朱眞志到賈公館調查賈大存死亡的事隱瞞，因爲這是朱眞志對他再三叮嚀的，可是顏超雄道出潘氏和賈慶國向市政府要人的事來，他沒奈何和盤託出！

× × ×

顏超雄盤問了將近一個鐘頭，在大夫的再三催促下才離開醫院，他望着那滿佈陰霾的天空，心頭也極之沉重，知道這是宗棘手的案件！

這件案子的複雜性，很可能會難倒他，他將會有一段日子會失眠！

當他將經過向黃揚義轉述後，黃揚義也覺得事情絕不簡單，因爲朱眞志跟他的關係一向不錯，假如賈大存死得有蹊蹺，他應該通知自己，由分局處理這件事，他不這樣做，說明另有內情！而事情之嚴重，可能自己這個分局長也兜不住！

他一口氣抽了兩根香烟，毅然作出决定：「老顏，你先回家睡幾個小時，等搜索隊回來再說！」他匆匆收起小賀的口供紀錄，離開分局，直趨市政府。

震動省政府

衛副市長的辦公室內，燈火通明。房內坐着五個人，這五個人全部是濟寧城的要人。他們會巳開了兩個鐘頭，桌子的兩隻烟盔缸，亦巳裝滿了烟蒂。

烟霧迷漫，房內的氣氛却十分沉悶，靜悄悄的，沒人開腔，只有偶爾的幾聲乾咳。

一個尖腮的男人道：「朱市長一定有其原因！」

黃揚義看了他一眼，說道：「宋秘書，你這句話我巳經聽了不下十次了，而咱們都同意，問題是朱市長這樣做的原因何在！」

另一位財經部長道：「依小弟之見，賈大存的死因，以及朱市長私自調查的原因，咱們可以暫時擱下，現在還是先查他失踪的原因！」

宋秘書道：「我相信朱市長失踪，和小賀遇刺這兩宗案子，可能都與他私查賈公館的事有關連！」

衛副市長側頭問道：「黃局長，你的看法呢？」

黃揚義捺熄烟蒂，道：「現在還不能下結論……」

宋秘書快口道：「現在沒人要您下結論，大家都只是推測而巳！」

黃揚義又接上一根烟，道：「依黃某辦事多年的經驗，這宗案子十分複雜，以本市的力量，可能沒法勝任！」

衛副市長笑問道：「工作尙未展開，黃局長便巳沒信心？」

黃揚義嘆了一口氣：「這不單是信心的問題，而是市長的身份，有些事，咱們職位比他低的不方便辦理！」

衛副市長是個大學生，一點就透，立即頷首道：「黃局長說得也有道理！這件事牽涉到市長，無論怎樣掩蓋，也沒法遮

得住，上峯始終會知道，而且也應該通知他們，等省裏有了指示，咱們再研究！」

黃揚義第一個讚成：「我的意思與副市長，不謀而合！」其他三人見他們說得有理，也都沒有異議。

衞副市長道：「先由我打電話給省政府，詳細情況再由黃局長向上面報告！」

「好的，這是屬下的職責所在，理該如此！」

× × ×

省政府接到衞副市長的電話，如湖水中起了一陣漣漪，省長立即召開會議，要通知周而勇赴會。

會議進行得很順利，一致讚成由周而勇負責調查這件案子。周而勇接到任務之後，返回總局又立即下令將偵緝大隊的幹部召回。

黃昏，偵緝大隊的幹部已齊集在周而勇的辦公室。周而勇將有關朱眞志失踪的情況說了一遍，然後道：「這宗案子由你們負全責調查，事關重大，不惜任何人力物力，都要盡速破案！」

王森問道：「總局長，上面可有限期嗎？」

「沒有。」周而勇反問：「你認爲要多久的時間？」

王森皺着眉道：「很難說，看來案子絕不簡單，也許還會案中有案，可得費不少功夫！」

「明天你們就得出發了，不過一有綫索就得通知我，還有，需要人分物力支援的，隨時打電話來，省裏已經答應全力支持！」

王森道：「我先打個電話給黃分局長，了解了情況再作決定！」

周而勇道：「我不反對，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的就散會！還有，車子我已派人替你準備妥當，隨時可以出發！」這個會議前後只開了十五分鐘，是從未有過的簡短，由此看出上峯要求盡速破案的精神。

出了會議室，王森立即道：「小虎子，你先帶一部分人乘大卡車趕赴濟寧，老胡隨我隨後出發！」總局裏一片忙碌，王森立即掛電話到濟寧分局。

由於發生這樣的大案，黃揚義還不敢下班，電話接通之後，他認出王森的聲音，心頭一陣興奮。「王隊長，省裏批准由你負責此案？」

「不錯！老黃，這一定是你的『照顧』，咱們兄弟都十分感激！」王森半開玩笑，半帶挖苦的語氣道。

黃揚義苦笑一聲：「我手下無將無兵，不得不請您出馬，您就辛苦一下，我這裏準備替你洗塵，你什麼時候出發？」

「我是開玩笑的！公事公辦，誰能怪您！」王森道：「坐車的時間可不短，你可以把這宗案子，就你們所掌握到的資料先說一下嗎？好讓俺在車上思考思考！」

「樂意之至，你等等！」黃揚義的叫聲在話筒裏傳來：「老顏，快把紀錄拿過來！」

王森乘機點上一根香烟，不久話筒裏又傳來黃揚義的聲音：「喂，老王，您聽着！」他一五一十將所知告訴王森，王森用心地聽着。

「咱們知道的只是這些！」

「小賀還在醫院裏嗎？不要讓外人接觸他！」

「咱們早已派專人保護他了！」

王森道：「俞飛既然來到濟南城，我先查問了他就上車去您那裏！」

「恭候大駕！」

× × ×

王森與胡平原找到俞記雜貨店，店門已關上，他們拍了一陣子門，才有個夥計應門，王森表明身份，道明來意，那夥計請他們進去，原來俞飛與他父親睡在閣樓上，這時候兩人剛吃了晚飯，在討論醬園開張的事務，聽見夥計的叫喚，忙走下樓梯。

王森迎前問：「您是俞飛先生？俺是省裏的偵緝大隊王森！」

俞父吃了一驚，忙鞠躬道：「王隊長登門，不知有什麼指敎？」

「不敢，有點事兒要問令郎。」

俞飛隱約猜到他的來意，拍拍他父親的肩膊，叫老父放心。「隊長請問，俞飛一定把所知告訴你！」

「先謝謝你的合作！」王森順手拉了一張板櫈坐下，又掏烟出來，遞給俞氏父子。

俞父乾笑着說道：「瞧我，都忘了禮敎！」

幾個人都點上烟之後，王森便問：「俞飛，你認識小賀？」

「是的，我和小賀小學到初中，不但是同學，而且一直同桌而坐，是同學也是好朋友。」

「你回濟寧見到他？可以把那晚的事說一說？」

俞飛自然樂意說，只是碍着老父在塲，略去妓院宿娼的細節。「第二天，我臨出門時，心想他不知道辭了職沒有，所以去機關裏找他，他同事說他回家，因此俺又趕去他家！到了巷口，我見到有兩個大漢推門進小賀家，起初還以爲是小賀的朋友，跟他鬧着玩的，後來我走過去，聽見裏面有打鬥聲和小賀的呼叫聲，我不動聲息，去通知小賀的隣居，咱們一齊撞門進去，小賀巳受傷倒在灶房！」他一口氣說出經過。

俞父「啊」地叫了一聲，怪他道：「小飛，你怎沒告訴我？」

「他好像沒生命危險，休養一個月應該便能痊癒！」俞飛問道：「王隊長，小賀沒事吧？」

「在康復中，據說他是因爲受傷的地方不是要害，而且救援及時，所以才保得住一條命！俞飛，俺得先多謝你，要不是你，他的命可就完蛋了！」

俞飛噴了一口烟，道：「這能謝？別說他是我的同學，就算是別人，能援手的也該援手！」

俞父忙說道：「隊長，俺這個兒子，雖然沒什麼出息，但爲人很有義氣，又熱心！」

王森點點頭，道：「俺說的不是這個，在小賀身上可能牽涉到一宗大案，只是可能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假如他一死，咱們便毫無綫索了，俞飛，你還知道些什麼？小賀有告訴你，他爲什麼要辭掉那份職嗎？」

俞飛道：「他認爲混不上去，老實說，其實是我大力游說的，相信辭職跟其他方面沒有關連！」

「你可有看見那兩個大漢的臉孔？」

「沒有，只看到其中一個的側面，好像唇上蓄着一撇短髭，兩個人都戴着毡帽，一個穿藍布唐裝，一個穿的則是灰色的，身材都很高大！」

王森十分滿意，因爲他的提供，跟小賀告訴顏超雄的，基本上脗合。於是他續問：「你再想想，還有什麼可以提供的？小賀跟你見面時，除了討論醬園的事，還有說到其他的嗎？」

「公事方面以及他私人的都沒有，咱們說的都是些往事，和其他同學的近況，隊長，如果我知道的，一定會毫無保留地告訴你，小賀是我的好朋友，將來還要跟我合作攪生意，我也希望政府能盡早捉到兇手，他才可以安心工作！」

「好，謝謝你，不打擾了，告辭！」

王森離開俞記醬園，對胡平原道：「回去之後，叫人暗中保護俞氏父子，提防對方殺人滅口。」

× × ×

當王森與胡平原返到總局，周而勇便立即問道：「事情又有了新發展，楚老實的弟弟楚誠實，來省裏告朱眞志濫用職權，說他越俎代庖，寃枉好人！」

「哦？楚誠實現在何處？」

「省裏將這件事交由咱們處理，現在他在我會議室裏，我只跟他談了幾句話，正等你回來問吧！」

王森道：「我問後再向您報告！嗯，他吃了飯沒有？老胡，你去問一問！」

胡平原問後再來報告：「他還未吃晚飯！」

王森道：「今日咱們改變一下審問的方式，總局長，咱也還沒吃吧？叫幾個飯菜來，咱們跟楚誠實一齊吃！」

周而勇笑道：「這倒新鮮，好，就這樣辦！」

王森吩咐手下暗中保護俞氏父子，將俞飛的提供，向周而勇簡述了一次。周而勇道：「咱們跟楚誠實談了話後，再研究一下！」

飯菜開在會議室裏，三菜一湯放在桌中間，左邊是周而勇跟胡平原，右邊是王森和楚誠實。

王森道：「楚誠實，你不是犯人，不用緊張，咱們一邊吃一邊談，說不定你會帮助我們！」王森替他滿滿地裝了一碗飯，放在他面前。

楚誠實傻了眼，他聽人說局子裏的人不好應付，但想不到面前這幾個人，却這般和藹可親，他有點受寵若驚地道：「俺能够帮助你們什麼……俺是來求你們帮忙的！」

王森替他挾了一塊紅燒豬肉，道：「不要客氣，吃吧！」楚誠實還是不敢舉箸，王森只好解釋：「你說你哥哥是寃枉的，對不對？假如你提供的資料，足以說明他是無辜的，這不是帮了咱們一個忙嗎？起碼政府可以挽回聲譽，你說對不對？」

楚誠實眨眨眼，好像有點懂，這才放心吃飯，但他到底是老實人，只顧吃飯，不敢挾菜，周而勇也替他挾了一條鷄腿，放在他碗中，柔聲問道：「楚老實是你的親哥哥？你家有幾個兄弟？」

「俺只有一個哥哥，便是老實，他人跟名字一樣，老實得很。」

「賈大存的姨太太潘氏是你的表姐？什麼表的？」

「潘珠娘是咱們姨母的表姪女，跟咱們是一條村子的，娘家在黑石堡！」

王森問：「哦！你大哥以前跟她有感情？」

楚誠實有點尷尬地點點頭：「好像是的，不過表姐父母不同意，不久便將她嫁到賈家！」

「潘珠娘本身願不願意？」

楚誠實想一下，道：「我聽大哥說，她好像不太同意，也許嫌自己家窮吧，我哥哥是老實人，又不懂得討女人高興！」

「是她推薦你哥哥到楚家去做總管的嗎？」

「是的。」楚誠實態度逐漸自然。「起初只是做長工，一年後便提升他做管事，後來原來的總管退休，賈老爺又升他當總管了！」

「這是你表姐的功勞？」胡平原忍不住問了一句。

「聽我哥哥說，是賈老爺看中他辦事細心，又肯負責任，所以才提升他的！」

胡平原道：「老實人當得上賈公館的總管，倒也奇怪！」

楚誠實怒道：「老實不等於愚蠢！我哥哥見到我沒口地讚賈老爺，說要爲他鞠躬……鞠躬什麼的……」

王森道：「是不是鞠躬盡瘁？」

「對對，俺讀的書少，不懂，不過這總是句好話吧？」楚誠實續道：「大哥說如果不是賈老爺，咱一家不可能有今天！這是眞話，要不咱家三年前也建不到新房子！」

「錢是賈老爺給他的？」

「建房子的錢是大哥攢下來，其中也有俺的一部份積蓄，另外賈老爺還格外補賞他二十個大洋，作爲賀禮！」楚誠實反問：「你們說，賈老爺對我大哥這般好，他有可能昧着良心下藥害他嗎？這還是人幹的嗎？」他口吻跟一般老實的莊稼漢一模一樣！

王森替他裝第二碗飯。「這可難說呀，人心難足哩！」

楚誠實大聲說道：「我大哥可不是這種人！」

周而勇忙道：「你別激動，慢慢地說，要不咱們可是帮不了你！」

胡平原插腔問道：「你到省政府呼寃，是你的意思，還是別人唆使的，是不是潘珠娘叫你來的？」

楚誠實斬釘截鐵地道：「不是！是俺的主意，因爲俺最近在濟南幹活，今日剛好判頭有事，休息一天，所以俺立即去省政府！」

周而勇問道：「假如你不是休息，便不呼寃了？」

「不會的，我跟我大哥情同手足，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假如今日不休息，我會向判頭請假，然後才去省府那裏！」

王森又問：「誠實，聽說你最近去了一趟棗莊，你找你大哥什麼事？」

「俺已半年來未見過大哥，所以去看看他，俺根本不知道賈公館發生了這許多事！」

「你哥哥有跟你提及這件事嗎？」

「有的，但他說沒有事的，因爲他沒做過壞事，還叫俺千萬不可衝動！」

「你哥哥被朱市長帶走，爲什麼你不立即替他想辦法？」

「俺不知道該不該說……」楚誠實道：「俺本來想立即告到省政府的，但表姐不讚成，她說朱市長是好官，將來大哥一定會平安回家，假如俺太過緊張，人家反會思疑咱們作賊心虛！」

周而勇等三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都覺得有點奇怪。楚誠實又道：「俺是知道朱市長將我大哥押走才離開棗莊的！想來想去，覺得還是到省政府裏『告御狀』，比較穩當一點！」

周而勇道：「楚誠實，你提出的這些，在法律上，完全沒法替你大哥洗脫罪名！嗯，我再問你，你表姐跟賈大存的感情怎樣？」

「應該很好吧？賈老爺又有錢，她又是最年輕的，賈老爺一定很疼他！」

「賈大存疼她，不等於她會愛他！」

「怎不會愛他？賈大存人又好，又有錢，那個女人不愛他！」

看來此人對男女間的感情一竅不通，周而勇三人都幾乎噴飯。王森提醒他：「正因爲你表姐年紀輕，她可能會嫌賈大存年紀太大！」

楚誠實一呆，道：「這個俺便不懂得了！其實表姐出嫁前也知道賈老爺年紀比她大很多的！」

「你大哥可有對你提及這件事嗎？」

「沒有沒有，大哥從來沒提及表姐的事！」

看來要從楚誠實口中再挖出什麼來，難比登天，周而勇便安慰他一番，要結束這次的談話。忽然王森大聲問道：「楚誠實，我告訴你，你大哥打死朱市長，逃跑了！」

楚誠實呆了一呆，大聲叫道：「你們亂說，大哥不是這種人，一定是你們打死我大哥，反咬一口！」

周而勇道：「你冷靜一點！實際上是朱市長和他的兩個衞兵以及你大哥，一齊不見了！你知道這消息嗎？」

楚誠實整個人都傻了，搖頭喃喃地道：「我大哥一定是給朱市長害死了，局長，你要替我大哥報仇！」

「這件事咱們已在全力調查和搜索。楚誠實，假如你要救你大哥的，一有什麼消息，便得來通知咱們，跟咱們合作！」

王森接道：「也許朱市長也是受害人，你不能夠到外面胡說八道，否則有什麼不良的效果，就要你負責！老胡，送他出去！」

胡平原應聲帶他出去，周而勇立即問：「小王，你看他說的話能相信嗎？」

「這人老實，看來可以相信，不過他對賈公館所知有限，而且他大哥也可能沒告訴他，所以有些話也不能作準！」

周而勇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說得是，你準備怎樣調查這件案子？」

「現在屬下也茫無頭緒，到濟寧城再說吧！」王森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對啦，局長，派人暗中監視楚誠實，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周而勇大笑。「我正在等你這句話！楚誠實不一定能做出什麼事來，但可能會有人來找他，那可能便是一條最有用的綫索！」

王森笑道：「局長，這邊的事就拜託你了，俺走了！」

「祝你順利！」周而勇又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王森向他敬了一禮，立即與胡平原跳上吉甫車，車上已坐着兩位司機，胡平原笑道：「局長倒想得周到！」話音未落，吉甫車已駛出總局。

「自行消失」

由於有兩位司機，可以輪流駕駛，因此吉甫車一路不停，向濟寧城駛去。王森用最短的時間抵達濟寧城，那時候才是第二天的傍晚，比小虎子他們還快！

吉甫車停在市政府機關外，王森進內向衞副市長打了個招呼，十分鐘之後又返回吉甫車，道：「去分局！」

車子「吱」的一聲，在分局內的小廣場上停住，黃揚義早已得到消息，親自出迎，他見車上只跳下王森和胡平原，微微一怔，脫口問道：「老王，怎地只你們兩個來？嘿，俺還訂了兩桌酒菜，要替你們洗塵哩！也好，你們一人負責一桌！」

王森笑道：「別緊張，他們最多再過兩個小時便到！有沒有新情況？」

黃揚義遞了一根烟給他，順手也給了胡平原一根，道：「還沒有朱市長的消息！眞奇怪，他們好像插翅飛掉了！」

胡平原笑道：「插翅飛天倒好，就怕借土遁掉！」

黃揚義聽得一怔，說道：「有這個可能嗎？」

王森瞪了胡平原一眼道：「老黃，你別聽他的！他意思是怕他們被埋掉了！」

黃揚義笑容一歛，道：「這個可能性並非沒有！」

王森道：「俺想先到醫院探望小賀，今晚再見！」

「我叫老顏陪你們去。還有，晚上俺在狀元樓二樓包了一個廳，你直接到那裏去，衞副市長和宋秘書也會到！」

× × ×

顏超雄帶王森和胡平原到醫院時，小賀正好在吃飯，一個護士正在餵他，小李就坐在門旁打呵欠，見到顏超雄立即站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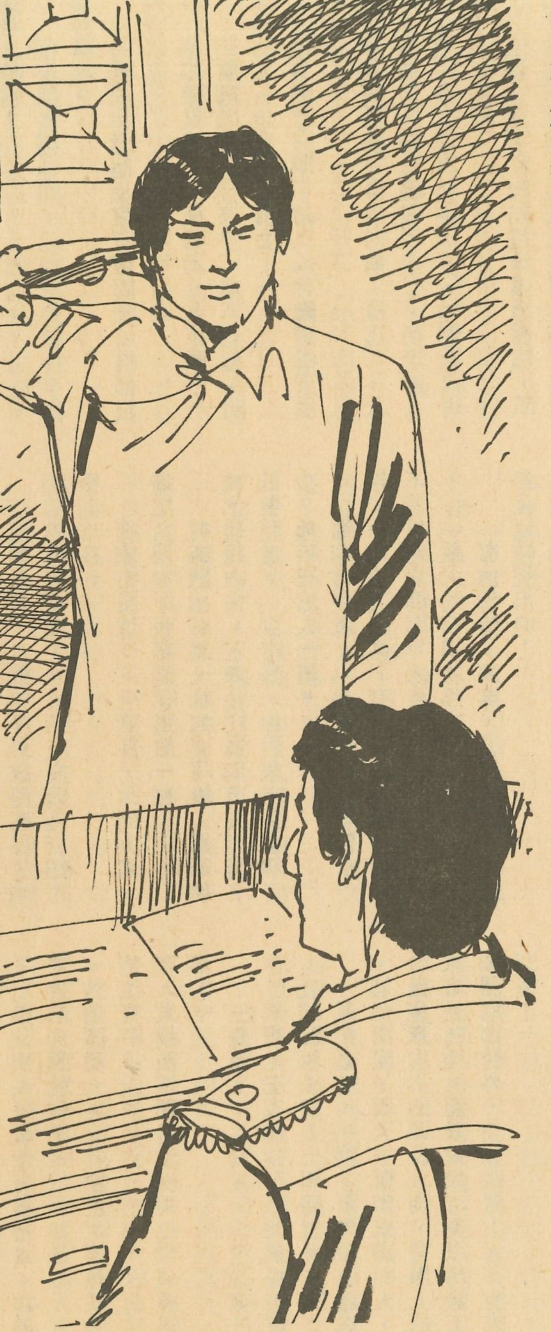
顏超雄道：「小李，你先去吃飯！」他帶王森跟胡平原進病房，小賀要招呼他們，王森忙說道：「小賀，你先吃飽飯再說！」

吃了飯，護士又餵他喝湯，道：「這鷄湯是你娘熬的，快趁熱喝！」

小賀尷尬地笑笑，道：「你把碗端來吧，俺一口氣喝下去就是！」

女護士依言把碗端到他嘴角，待他喝完便收拾出去，胡平原順手將門關上。顏超雄笑道：「小賀，你這是因禍得福呀！這姑娘對你不錯呀！」

小賀紅着臉道：「顏大哥你別笑我，



山貓王森向總局長行禮退去。

這兩位是……」

王森走前道：「小賀，您身子怎樣？兪飛很關心您！」

顏超雄忙道：「這是省裏的偵緝大隊長王森，這位是中隊長胡平原！」

小賀要掙扎起來，却讓王森按住。「不要動，咱們是來跟你研究一些問題的，就怕你精神熬不住！」

小賀道：「誰說不行，大夫說我復原得極快哩！過兩天便可以拆綫了！」

「那好，我今天要跟你仔細談談，請你由頭說起……由朱市長第一次到賈公館開始吧！」

小賀道：「市長以前有沒有去過賈公館，俺不知道。不過俺跟他去的那趟，正好是賈大存的六十壽辰……」

「好，就由這此說起！」

「其實那天我跟他接觸的機會很少，因爲他在大廳裏，我在後花園……」小賀將當天的情況說了一遍。

王森問道：「那晚你也在賈公館吃飯吧？」

「是的，雖然大家都在大廳上吃，但俺的桌子跟他相隔很遠！」

「你想想，那天有什麼特別一點的事發生嗎？」

「沒有呀！」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注目的人？」

小賀笑道：「那天的人實在太多，我也不知道那些入注目，那些人不注目，反正赴宴的人，非富即貴。」他頓了一頓，又道：「嗯，我記起了，當日棗莊鎮的鎮長齊聲遠也在座，他在棗莊做了十年的鎮長，人面熟，您去問他，可能會有滿意的答覆！」

王森立即轉頭道：「老顏，請你掛個電話給黃局長，要他給電話齊聲遠，問問這件事！」顏超雄去後，王森又道：「小賀，你繼續說下去：第二次你跟朱市長去賈公館是啥時候？」

「那是在賈大存死後的第二天，但咱們只在賈公館內，逗留了十多分鐘就離開了！」

王森眉頭一皺。「第二天……你們一直留在鎮上？」

「不，那天晚上市長跟我到齊魯旅館歇宿第二天早上市長便帶我去王家莊視察，因爲聽說最近那裏發生一次集體打架事件，是爲了爭一塊墓地而引起的。後來，市長一聽到賈大存暴斃，便立即帶我趕回棗莊！」

王森插腔問道：「慢，朱市長聽到賈大存死亡的消息，有什麼表現？」

小賀想了一陣，道：「他整個呆了，喃喃地道：『他怎會死的？不可能，這是謠言！小賀，快跟我回棗庄！』他也不跟王村長告辭便走了！」

「只是這樣？」

小賀沉吟了一陣，又再問道：「他神情很複雜……當時的情景連我也覺得很意外！」

「爲啥？」

「反應太劇烈了，市長跟他又無親戚關係，照說不應該有那種反應……」小賀低頭回憶當時的情景：「他好像是非常失望！」

「哦？」王森沉思一下，道：「再有一個問題，那天晚上去齊魯旅館內，他可有跟你說過什麼？」

小賀苦笑一下。「那天我酒喝得多，一躺下便睡着了……不過市長好像很遲才上床……因爲我曾經醒過來，見他在房內踱步，好像有什麼重大的事情難以下決定似的！」

「唔……第三次到賈公館又是什麼時候？」

「是賈善人出殯那天，市長在賈公館調查死因……」小賀將當晚的情況仔細說了。「後來咱們又到齊魯旅館歇宿！」

「這一晚他也沒有跟你說過什麼話麼？」

「由于旅館只剩下一間房，所以咱們四個人都擠在一間房裏，不過他叫咱們先睡，却出房去。咱們等了一陣，不見他回

來，出房找他又找不到，大概過了四十分鐘他才回房！」

胡平原緊張地問：「他有對這件事作出解釋嗎？」

「俺記得當時小柳曾經問他，但他沒說！」

胡平原又問：「他是不是上茅厠？」

「茅厠咱們全找過了，都不見他，問旅館的人，也說他沒出去！」

王森唔了一聲，道：「你繼續說下去吧。」

小賀又將後來發生的事，複述了一次，王森看看時間已經差不多了，便說道：「小賀，今天不再打擾你了，咱們改天再談！」

王森、胡平原與顏超雄離開醫院，顏超雄便忍不住問：「大隊長，你聽了小賀的話之後，有什麼重要發現？」

王森反問：「我想問，你一共聽了兩次了吧？你自己有什麼發現？」

「我覺得朱市長跟賈公館之間有一條綫串連，但我却看不清這是條什麼綫，而可能這條綫跟賈大存之死也連得上！」

王森道：「你說得不錯，不過現在我也暫時只能看到這些！」

顏超雄衷心地道：「說眞的，俺今天在您身上學到不少寶貴的東西！」

王森忙道：「你太客氣了！」

「俺不是奉承您，是眞的！最低限度，我當時便沒有問他，他們到旅館後的事。現在起碼便多挖出一條綫索來！」

王森道：「這也沒什麼，不過仔細一點罷了！」三人說說笑笑到了狀元樓。到了樓上，已坐滿了三張桌。

黃揚義道：「老王，你來得正好，咱們都等得不耐煩了！」他長身爲他介紹了衛副市長和宋秘書。

衛副市長道：「王隊長，你的大名，衛某久聞矣，想不到你這般年輕！」

王森謙虛一番，大家坐下後，酒菜便流水般送上來。王森坐在衛副市長旁邊，低聲問道：「副市長，你對朱市長了解多少？他平日爲人如何？」

衛副市長道：「朱市長任此職已十一年，一向表現甚佳，有口皆碑！隊長如果不相信可以問問別人。」

「最大的表現在那方面？」

「體恤民情，廉潔，沒有官架子，這都是比較突出的！」

「他家裏也沒有事？」

衛副市長道：「他太太身體很好，兩個兒子都在唸大學，一個唸燕京，一個到東洋留學，房子是自己建的，人生至此亦無所求矣！而且他太太很勤儉樸素，朱市長生活也很簡單，如果不是這樣，根本維持不了兩個兒子唸大學！」

「他是個嫉惡如仇的人？」

這次衛副市長想了好一陣，才說道：「無疑他是位正派的人仕，但從性格上看，他不是那種人，倒像是個循循善誘的長者！」

「朱市長今年幾歲？」

「他爲人樂觀，看來比較年青，其實今年已五十五歲！不過健康情況頗佳，再幹十年八年，絕對無問題！」

王森問最後一個問題：「副市長可知道市長有什麼仇家嗎？」

衛副市長好像十分驚奇：「如果是公事上的，那就難說，但假如是私人方面的，像他那種人，只有朋友，不應該有仇人的！」

黃揚義舉杯道：「兩位別只顧談話，忘記吃飯！」

×　×　×

飯後，王森與胡平原到黃揚義家過夜，夜雖已深，三人仍無倦意。

黃揚義道：「剛才跟齊聲遠通過電話，據他所說，那天去賈家祝壽的人，大部份是生意場上的頭臉人物，官場上的只有朱市長跟他，而據知朱市長以前除了去些公開的場合外，並無跟賈大人存有來往或交情！」

王森眉頭深鎖，忍不住再問一句：「這消息確實？」

「你有懷疑的，咱們可以再查！」黃揚義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對啦，那次壽筵，還出現了一個很特殊的人物，他是上海的棉布大王魏雲！這人你聽過沒有？」

「略有所聞。」王森問道：「賈大存在上海有生意？」

「這點是肯定的，不過有沒有做棉布生意就不知道！聽說當時賈大存表現得很興奮，僅次于朱市長駕臨！」

王森想了一陣，又問了些有關朱眞志的情況，得到的跟衛副市長所說的不同小異。

「老王，這宗案子十分棘手，估計牽涉必多，你準備怎樣調查？」

王森嘆了一口氣，道：「嗯……現在還沒有方案，我打算明天去棗莊，不過會留下一部分人，在附近搜索朱市長失踪的綫索！」

「假如朱市長的失踪是別人所幹的，手法之乾淨俐落，實在駭人聽聞！」

王森心頭一跳，問道：「局長的意思是……」

黃揚義吸了一口烟，道：「我一直不敢這樣推測，但又不能不作這樣的假設，也許失踪是市長自願的！」

胡平原一直都沉默不語，坐在一旁靜靜地聽着，這是他習慣，也是他的性格，但這時候也忍不住問道：「局長，您的意思是這一切都是朱市長佈下的疑陣？」

「不，我只是指他失踪這件事，換言之，除非是他『自行消失』，要不沒可能會突然不見。」

「假如是遇到『謀害』賈大存的凶手，買凶襲擊呢？你莫忘記小賀也因此遇襲！他是坐牛車才僥倖逃過一命的！」

「假如遇襲，在公路上，不可能沒人看見！偏偏車上有個彈孔，但咱們查了幾天，竟沒人在公路兩側聽到槍聲！所以我認爲那個彈孔也是他故意弄上去的，目的便是要迷惑咱們！」

王森道：「您越說，我越糊塗了！」

黃揚義忙道：「希望我這種『妄測』，對你不會產生影响！」

王森說道：「您請放心，不過我要反問你一句，朱市長有『自行消失』的原因嗎？」

黃揚笑了一聲：「我就是找不到原因，所以才認爲這是妄測！」

「我去了棗莊之後，請您盡力保護小賀，要醫院用最好的藥物，說不定還用得到他！」王森也點上一根烟。「我要他重回棗莊的可能性極大！」

胡平原又問了一句：「局長，賈家『乾淨』嗎？」

「你指的是他們的身世和家財？」黃揚義道：「賈大存的父親死後只留下一爿小小的雜貨店，生意也不好，他就由這家雜貨店起家的，後來兼營大米高梁，因眼光準，進了一大批貨，次年發生旱災，讓他大賺一筆之後便一帆風順，買田收租，開布莊、押店，生意做到烟台青島去，聽說上海也有生意，不過據所知，手法倒是很『乾淨』的，沒有欺詐的行爲，所做的也都是正當行業！」

王森道：「做正常生意能像他發大財的，並不多見！」

「聽齊聲遠說，賈大存主要原因是看了幾次相，信相士指點，他囤積糧食和白糖，很賺了一些，故此，本錢多了，做什麼生意也就容易了！」

王森苦笑一聲，說道：「唉！那俺就更加摸不着頭腦了，每一項資料，都是一個謎團。」

「老弟，慢慢來！到了棗庄，可能你會有突破性的發現！」

王森道：「這也是俺目前唯一的希望，這件案子如果能順利查清，倒要好好地慶祝一下！」

黃揚義笑道：「到時別忘記請我！好吧，你們都得睡覺了，昨晚在車上渡過，今晚要好好補一補！」

調查工作由頭做起

王森、胡平原、林五嶺和楊鎭，加上司機廖本明乘車到達棗莊鎭時，才上午十一點零五分。吉甫車就停在鎭公所外面，王森與胡平原跳下車，廖本明又開車將林五嶺和楊鎭送去齊魯旅館。

齊聲遠態度殷勤熱情之至，有問必答，可惜這人是位官場老手，說話圓滑，而又常是模稜兩可，王森與胡平原根本沒法自他口中，掏出新鮮的材料。

齊聲遠對朱眞志的清廉，賈家的樂善好施，則大大地描繪了一番，王森是什麼人？一聽便知道此人必定得到賈家的好處。當下轉個話題：「鎭長，齊魯旅館的老闆是誰？」

「是鎭上的富翁古厚道開的，已有十多年的歷史。」

胡平原問道：「古厚道跟賈家的關係怎樣？」

「馬馬虎虎，說壞不壞，說好不好，大家都是生意人嘛，而且古家也賣糧食，生意有競爭，表面上和氣得很，骨子裏怎樣，咱們外人便很難知道的了！」

王森道：「鎭長，俺來棗莊的事，請不要告訴任何人，告辭了！」

齊聲遠一邊滿口答應，一邊又問：「鎭長要去那裏？齊某對鎭上一切都熟悉，等我陪你去！」

「不必了！」王森拒絕他的好意，與胡平原跳上吉甫車，但拐過街角，他便叫胡平原下車。「老胡，你暫時監視他的行動！」

胡平原下車之後，吉甫車便停在齊魯旅館處。林五嶺道：「隊長，咱們已將朱市長幾次投宿當晚的住客名單拿到！」

王森跟去帳房內，看看住客名單，當他看第二張時，目光忽然停在兩個字上：魏雲！魏雲那天也住在這裏，那麼朱眞志「失踪」四十分鐘是不是到他房中找他？

魏南是上海的大亨，朱眞志跟他有交情嗎？假如有交情的話，應該由魏雲過去拜訪他才對，這其中有什麼奧妙？

王森不由對着那份名單發怔。他又想到一個問題，假如朱眞志純粹是去拜訪魏雲的，他大可以告訴衛兵。現在他瞞騙手下，到底是爲了什麼？他與魏雲之間有什麼秘密？他倆是不是暗中進行一種交易！

想到這裏，王森的心便熱了起來，魏雲這人非找到不可！

「小林，你去鎭公所附近替回老胡，叫老胡打探一下古厚道的地址，然後通知我，小楊你去賈公館附近走一圈，不要打草驚蛇！」

×　×　×

古厚道這時候正在家裏吃中飯，王森與胡平原不揣冒昧，在這時候登門拜訪，他道明了身份，古厚道驚詫地親自迎接。

王森道：「打擾古翁，不好意思！」

「隊長的大名，古某如雷貫耳，光臨寒舍，蓬蓽生輝，請進！」

古厚道飯也不吃，便叫人送茶到內廳，賓主坐下，胡平原先抽烟請古厚道，古厚道未知來意，有點忐忑，推辭了一下才取了一根。「王隊長突然光臨，不知有何指教？」

「指教兩字不敢當，王某今次是有點事來請教古翁的！」

「請說！」

王森正色道：「賈大存已死，你應該知道，所以我今日問你的話，你要照實說，以免錯誤引導政府工作人員！換而言之，古翁應該知無不言，言無不實！你的話，咱們只會作爲考慮，不會作爲一種證供，所以你大可以放心！」

有關楚老實被朱眞志帶走，以及朱眞志失踪的事，古厚道自然知道，隱約覺得賈大存之死有點蹺蹊，他多年來與賈大存表面上是朋友，暗中把賈大存恨個半死，因爲什麼便宜都會讓賈大存佔去了！

當下古厚道道：「既然是政府的事，古某是良民，一定會與政府合作，隊長，請問！」

王森第一個問題便敎他難以回答：「古翁，你估計賈大存生前財產有多少？」

古厚道呆了一呆，半晌才道：「只怕這點連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大約呢？」

古厚道苦笑道：「古某實在難以答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他是方圓百里之內，財產最多的，王隊長，說句令你難受的話，咱們做生意的，有些人表面上看來十分風光，骨子裏有苦自知，有些看來寒傖，實際上家財雄厚……」

胡平原問道：「爲何會這樣？」

「因爲有些生意看來客似雲來，但眞正的利潤不大，有些生意利潤豐厚，他根本不用有太多的主顧，但賈大存絕不會是表面風光，實際拮据的人，否則他的六十

大壽那天的排場，便不可能那麼豪華了，老實說，古某明年六十歲，自然也要做大壽，但排場一定不及他，那不是花不起，而是不合算！」

王森問道：「賈大存花得起，是因爲他認爲合算？」

古厚道道：「對他來說，這筆錢不算得什麼，就不存在合不合算的問題，俺估計扣掉收回去的禮物，他還得『虧』一二萬個大洋！」

胡平原吃驚地問：「要這般多？」

「因爲他事先規定送禮不許用厚禮，不許超過五個大洋，否則事後原物奉回！這還不包括他在六十大壽那天送給乞丐和救濟善堂內的貧苦！」

胡平原道：「現在一担谷才二個大洋多一點，這樣說來，他豈不是要花一萬担谷？」

古厚道笑道：「換言之，他今年收回來的田租也不夠花！」

王森道：「好，咱們談第二個問題，賈大存財產爲什麼會這麼多？」

古厚道一怔，道：「隊長不知道他有很多生意嗎？」

「所有的生意都能賺大錢？」

「這就難說，不過他做的生意，好像都是正當的！」

胡平原忙問：「爲何說是好像？」

「因爲照古某知道的，沒有一項是不正當的，實際如何，就不知道。」

王森又問道：「你認識魏雲嗎？上海棉布大王！」

「那天他來給賈大存拜壽才見到的，以前只聞名而未見過，聽說賈大存在上海也有生意？」

「賈家的事，你知道多少，他幾個兒子有沒有爭權奪利的事？」

「這個倒沒有聽到。」

胡平原忽然問道：「賈大存在外地雖然有很多生意，由誰負責？」

古厚道想了一下道：「大多數由他的兩個大兒子負責！」他也發覺疑點，又道：「但奇怪得很，他兩個兒子大多數在鎭上……嗯，除非外地的生意有心腹處理，但又沒聽到人家提及！」

三人再談了一陣，王森與胡平原便告辭離開，然後到飯館裏吃飯。

× × ×

飯後，兩個人便一齊到賈公館，他們被迎進大廳，林管事問道：「王隊長，您要見誰？」

「你們大公子在嗎？」

「大公子跟二公子都不在鎭上。」

「請三公子和大夫人。」

× × ×

又是在賈大存生前的那間書房。王森首先將朱眞志跟楚老實失踪的事說了一遍，反問他們有什麼看法。

賈慶民道：「這是政府的事，假如楚總管眞是的毒死我父親的，政府方面怎樣處置他，咱們不但沒有意見，而且還非常感激！」

楊鎭反問道：「假如楚老實不是兇手呢？」

賈慶民道：「我相信政府會給咱一個交代，我三媽已到城裏備案！」

王森問道：「你不覺得朱市長接手這件事，有點奇怪嗎？」

周氏道：「咱們全家上下都奇怪，不過民不與官鬥，又有什麼辦法？」

「朱市長這樣做，你們有想到其原因嗎？」

賈慶民道：「誰知道！」

胡平原道：「聽說你以爲他是來打秋風的？」

「不錯，起初是這樣想，但他一直沒有表示，咱們也不敢貿貿然從事！」

「經常有官員來府上打秋風嗎？」

賈慶民有點尷尬地點點頭。「不過，我不方便多說！」

王森忙安慰他：「你放心，咱們不是爲這件事而來的！嗯，你家在外地還有什麼生意，可否告訴我？」

賈慶民看了周氏一眼，說道：「咱們在青島有家麵粉廠，在烟台有家買包子的小店，在上海則有一家餐室，兼營西式麵包！」

「這都是小店，何必勞師動衆到外面去辦？」

「這是我父親生前的意思，主要是先有麵粉廠，產品銷到別的城市，包括上海。後來見生意發展不太好，所以去烟台賣包點麵包的小店，不想生意還不錯，所以又到上海開！」

「在上海只做那一點生意，爲何魏雲會認識令尊？」

「家父曾去上海呆過幾個月，魏老闆常到餐室裏吃飯，所以認識上了，後來還做了朋友。」

胡平原道：「這也不足以令他遠赴棗莊祝壽！因爲棗莊跟上海之間的交通並不方便！」

賈慶民對答如流。「主要是因爲前年魏老闆因一批貨不合格，資金周轉不靈，向我父親挪了一筆錢，解決了他的困難，這個交情還大，他就不得不來！」

王森接問：「還有一個問題，在上海青島和烟台的生意，你們好像沒派人去料理！」

賈慶民道：「都有可靠的人料理，大哥跟二哥隔一段時間才去看帳。」

胡平原又問：「楚老實爲何去上海，他一向不負責生意的！」

「他是爲了籌備先父之六十壽辰而去，主要的任務是去採辦壽筵要用的材料！他辦事細心，有責任心，又老實可靠，先父很信任他！」

「至於令尊因服春藥而死的事，你們有什麼看法？」

周氏答應：「現在也不敢肯定先夫是不是服食那種藥而致死的……都怪咱們沒請大夫來驗屍……因爲他那種死法，傳出去很會影響聲譽！」

「據知朱市長巳有了藥物的化驗報告，夫人還懷疑什麼？」

周氏道：「也許有人在事後才在藥散中加進西班牙蒼蠅，因爲當時外子剛過世，我只順手將那些藥放在桌上！」

這個觀點頗爲新鮮，王森與胡平原都是一呆，胡平原咳了一聲：「說句難聽一點的話，尊夫有沒有服藥，當時你們跟他……在一起，一定會知道……到底跟往常

是否一樣，你們一定知道！」

周氏老臉一熱，訕訕地道：「這個當然知道，但誰分得出這是原本的『二龍散』的功效，還是西班牙蒼蠅的功效？」

她再度提到西班牙蒼蠅，令得王森心頭一跳，改口問道：「夫人，三公子，府上還有誰在以前見過魏老闆？」

賈慶民道：「除了先父之外，只有大哥跟二哥有可能見過，因爲他倆去過上海收帳，也許楚總管也見過！」

王森長身道：「今天咱們便談到這裏爲止，以後可能還會來打擾你們！」

賈慶民道：「像隊長這樣的態度舍下隨時都歡迎，也會跟你們合作的！不過朱市長跟楚總管失踪的事可能另原因吧？」

王森忙道：「這個當然，咱們並無認定是府上行爲的，三公子請寬心，不過他既然在賈莊逗留了很長的時間，王某就不得不來這裏了解一下！何況楚誠實還到省裏向咱們要人哩！」

賈慶民臉色微微一變，道：「哦，有這種事？」

胡平原緊緊「咬」住。「三公子認爲他不該去嗎？」

「不是這個意思！」賈慶民急道：「因爲他當時在舍下並沒有提到，所以有點奇怪而已！」

王森忽然道：「三公子，俺可以跟你二媽和三媽見個面嗎？」

「可以，她們都在家裏！」

祝氏跟潘氏落落大方，王森問了潘珠娘幾句話，她答得很得體，可惜小賀不在，否則他們會感覺到潘珠娘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

王森忽然把楚誠實到省裏「告御狀」的事，對潘珠娘說了，潘珠娘的反應跟賈慶民一樣，王森與胡平原都看在眼內。

× × ×

出了賈公館，胡平原便道：「楚誠實這件事有蹊蹺，値得推敲！」

「不錯，不過賈公館上下早有了準備，不容易打開缺口！」

楊鎭問道：「難道隊長另有良策？」

「不錯，」王森道：「我的策略便是先到外圍去，因爲那邊的防守不會像這般嚴密！」

林五嶺問道：「外圍是那裏？」

王森笑道：「你們猜猜看！」

胡平原道：「隊長，您不是要去上海嗎？」

「讓你猜着了！俺想去辦兩件事，第一件是查魏雲，第二是查賈家的餐室！」

楊鎭問道：「魏雲有什麼値得咱們勞師動衆的？」

「有兩個原因。第一，他那天跟朱眞志在齊魯旅館內：第二，賈大存做大壽那天，只有他由上海回來，別忘記西班牙蒼蠅！假如他沒有問題的，剩下來的，便只有賈慶國和賈慶家了，因爲他們也去過上海！但以魏雲的嫌疑最大，因爲那種藥不是隨便可以買得到的！」

楊鎭笑問道：「隊長，您帶不帶咱們去？」

「當然要帶了，俺一個人辦得了什麼事？」

林五嶺接說道：「是啊，人生路不熟嘛！」

「不，我曾經在上海呆過兩年，不過那巳是多年前的事了！」王森雙眼露出回憶的神色。「那時候，我跟師父到那裏賣藝，也結識了幾位朋友，不知他們是否還健在！還有，咱們要帶一個人去！」

「誰？」

「本來最佳的人選是小賀，但他尚未復原，只能帶齊聲遠去了，不過先別通知他！」王森道：「現在咱們先到鎭公所掛個電話給周局長！」

「魏雲」不是魏雲

王森申請去上海，很快便得到批准。周而勇在電話中道：「我巳知會了上海有關當局，到那裏，你們先去找卜局長，他會給你們方便！」

「謝謝您的安排！」

「記着早點回來，上面在催促了！」

「告訴他們，咱們比他們還着急！」

× × ×

王森重踏上繁華的南京路，心頭頗有感觸，一切對他來說，既陌生又熟悉。

他們先找到卜局長，卜局長十分熱情給了他們幾張證明書，可以携槍在身辦事，同時還道：「王隊長，阿拉跟周局長是老朋友，你們對阿拉也不用客氣，有什麼需要的話，即管開口！」

王森道：「局長，咱們想跟魏雲見個面！」

卜局長有點奇怪，但他並沒多問，却傳來一位中年漢子，這漢子穿着西裝，戴着毡帽，風度翩翩。「這位是沙處長，他平常的工作便是跟社會上名流、報界和電台聯絡的。上海的一草一木，他都瞭如指掌，這幾天他便作你們的响導吧！」卜局長又道：「有關魏雲的事，沙處長可以替你們安排見面！」

沙處長問道：「王隊長，你們住在什麼地方？」

「國際大厦十七樓！」

沙處長道：「現在你們第一步便是改穿西裝，才不會太過引人注目，這件事便包在阿拉身上！」

× × ×

沙處長果然是個有辦法的人，他弄來了五套西裝，然後用車子送他們到國際飯店。王森在那裏開了三個房間，他住一間，林五嶺跟楊鎭住一間，另一間則是胡平原和齊聲遠。

沙處長在房內打電話給魏雲，電話等了很久才接道，他倆顯然十分熟絡，說了一陣子笑才談到正題，沙處長約他今晚七時在國際大厦頂樓吃飯，魏雲一口答應，沙處長道：「魏老闆，今天晚上我介紹幾個朋友給你認識……啊，這是秘密，今晚才見！」他「叮」的一聲收了綫。

王森立即熱情地遞一根烟給他，沙處長見那是土烟，有點不高興，但還是伸手接了，道：「老王，大家是同行，也算是自己人囉，我說句不好聽的話，請您別介懷！」

王森忙道：「沙處長是老上海，您請指教！」

「到上海跟山東不一樣，這烟嘛要抽

外國的，你們是要跟大老闆接觸嘛！」

王森忙道：「說得對，等下咱們就去罷！」

「還有什麼事可以帮忙的嗎？」

「請問溫莎餐廳在那裏？」

「哦，很近，就在南京路上，你知道永安公司嗎？由永安公司那裏大概走二十多間店子就到，霓虹光管招牌是天藍色的，很容易認，那裏吃的是西餐！」

「顧客都是些甚麼人？」

沙處長顯然有點看不起這些土包子，表情十分誇張。「什麼人都得吃飯嘛！」

「不，我是說像魏老闆這種身份的人，會去那裏嗎？」

「溫莎雖然也算高級，但主要的顧客都是些小老闆、大學生或者是外國來華的經理、工程師，像魏老闆這種身份的人，可能偶爾會去，但要『聯絡』嘛，那種地方不適合！」

「生意好嗎？」

「還不錯，麵包做得好！」沙處長問道：「您問這個幹啥？」

「聽人說過，所以問問。」王森對他也不感「興趣」，長身道：「沙處長，你時間寶貴，咱們也不敢躭誤你，今晚再請教吧！」

沙處長點點頭道：「也好，今晚阿拉六點半到，先跟你談談外國的禮節！」

沙處長一離開，林五嶺與楊鎮都咕噥起來，王森說道：「別這樣，人家看不起咱們，有啥了不起？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信心！」

× × ×

沙處長果然十分守時，他在六點半到達王森房中，叫他們五個人穿好西裝皮鞋，又教他們吃飯時的禮節，吃西餐如何使用刀叉等等。差不多七點的時候，沙處長便帶他們到頂樓去。

那裏的男女侍應，全部穿着制服，頭頂上的風扇，教人疑在海邊，涼風陣陣。餐廳裏的人雖多，但十分清靜，偶爾聽到一兩聲，刀叉碰碟的聲音。

沙處長早巳訂好了座位，侍應替他們拉椅，楊鎮等人直如劉姥姥初入大觀園般，不時轉頭打量周圍的環境，王森到底在上海呆過，去過的地方也多，加上以前曾經吃過西餐，所以態度比較自然。

衆人抽了一根烟，沙處長忽然站了起來，迎前道：「魏老闆，你眞準時！」

只見一位中年男人走過來，不斷跟熟人點頭，一身西裝筆挺合身，穿在他身上，眞是相得益彰，背後還跟着一位保鏢！

沙處長請他入座，他保鏢坐在背後的一張小桌去，王森忙叫楊鎮和林五嶺過去陪他。

沙處長替他們作了個介紹，魏雲有點詫異，含笑道：「處長，今天請客，該不是你，而是這位王隊長吧！」

王森道：「魏老闆，王某知道你時間寶貴，不過有件事十分重要，所以才不得不勞動你一下，王某先代表山東政府謝謝你！」

魏雲說道：「想不到阿拉還驚動山東政府，眞有受寵若驚之感！」

沙處長道：「先點了菜再慢慢說！」

魏雲要了一客黑椒牛柳，又叫了一杯法國紅酒，其他人也都叫了菜，他便有點急不及待地道：「處長老是吊阿拉的胃口，王隊長，你可以替我釋疑了吧？不是你們山東政府要請魏雲來吃『長飯』吧！」

王森忙道：「魏老闆眞風趣！」他頓了一頓才問道：「魏老闆，你認識溫莎餐廳的老闆嗎？」

魏雲搖搖頭，但隨即道：「也許我忘記了，他叫什麼名！」

「賈大存！是山東省的富翁！」

魏雲想了一下，道：「這個名字好像聽見……他很少來上海吧？」

胡平原問道：「他的二位兒子，賈慶國和賈慶家你認識嗎？」

「也不認識，王隊長，你今天找我就是爲了這件事！」

王森臉上帶着笑意，但語氣巳比較嚴峻。「魏老闆，咱們沒有要對你不利的事，請你說實話！」

魏雲不悅地道：「我魏雲在上海有很多人認識，我做的都是正當的生意，山東省政府可以隨便對我不利嗎？沙處長對我的一切，了解得很，你大可以問他！」

「魏老闆，你別生氣，咱們只是在求證……」

「我不知道你們要求證什麼？」

王森只好直接了當地問：「賈大存上個月六十大壽，在賈家設下百席大筵，你曾經去拜壽？這怎能說你認識他？」

魏雲一怔，道：「誰說我曾去給他拜壽？」

「上千個賓客看見！」

「他們是否見鬼！」魏雲道：「姓賈的六十大壽是什麼時候？」

「上個月二十一日！」

魏雲笑道：「沙處長，山東人辦事實在差勁，這種話也敢說……我上月去日本接洽生意，到廿五日才回上海！你們不相信可以去船公司調查！」

王森那裏肯相信，冷笑一聲道：「但上千個賓客在賈公館見到你，這又怎樣解釋？」

侍應捧菜上來，沙處長忙道：「慢慢談，咱們一邊吃一邊研究，魏老闆，這顯然是個誤會，凡是誤會一定會有澄清的一天，你慢慢解釋嘛！」

五個人都拿起刀叉，開始進餐，沙處長道：「王隊長，您把那天的情況告訴魏老闆！」

「那天魏老闆大概在上午十一點十五分到賈公館，後來您一直住在他家裏，直至賈大存出殯那天你才離開賈公館，住在齊魯旅館裏，第二天才離開棗莊！」

「我一個人去？」

「不，還帶了兩個保鏢！」

「阿陳，你轉過頭來！」魏雲大聲對他保鏢下令，由於餐廳清靜，他這一叫，使得其他食客都轉頭望過來，魏雲却不理，待他保鏢轉過頭來時，又道：「王隊長，你看清楚，是不是他？」

王森望向齊聲遠，齊聲遠搖搖頭。「魏老闆，您只有這位保鏢？」

「我是有兩位保鏢，都跟了我三四年，另外一個回南通省親去了，我這兩個保鏢，沙處長都認識！」

保鏢可以隨時更換，甚至可以在去山

東時才另僱兩個，十分省事，王森自然不相信，可是齊聲遠忽然拉拉王森的衣袖，示意他離座。

魏雲冷冷地道：「如果你們當我魏雲是朋友的，有話就當着面說！」

王森說道：「鎮長，您有話就坐着說吧！」

齊聲遠囁嚅地道：「王隊長，俺覺得這個魏雲跟那個魏雲，好像有點不同！」

「什麼？」王森身子一震，脫口道：「你再看清楚！」

「俺巳暗中留意很久了，那個魏雲的鬍子比較濃密，年紀也較輕一點，還有他的牙比較黑，那是抽烟太多的原故！」

第一點和第二點，比較有說服力，最後那一點當然可以作虛。魏雲巳哈哈笑道：「現在終於澄清了，王隊長，如果您還不相信的話，我明天就把船票送給沙處長，這就可以證明我是清白的！」

「對不起，是咱們孟浪，使魏老闆生氣！」王森長身向他鞠了一躬，「王某向你道歉！」

魏雲頗有海派作風，一揮手道：「我接受你的道歉，這件事一筆勾銷！」

胡平原問道：「魏老闆，再問你一個問題，您有兄弟嗎？」

魏雲笑道：「上海有誰不知道我是獨子！眞不幸，現在我也只有一個兒子，三個女兒遲早是人家的！」

沙處長說道：「不錯，魏老闆是獨生子！」

胡平原鍥而不捨。「那麼魏老闆有沒有堂兄弟？」

「很疏的是有……」魏雲神態巳沒有剛才的飛揚。「不過魏某跟他們沒來往，他們也不是在上海，都在南通！其實我家原籍也是南通，到我父親這一代才遷到上海！」

王森覺得這方面有必要再調查下去，接問：「魏老闆，你堂兄弟之中，有誰長得跟你比較相像的？」

「魏某跟他們巳多年不見，怎會知道呢？」

「魏老闆，你發了財，他們沒來投靠您？」

魏雲冷哼一聲：「我父親在生的時候，巳跟他們鬧翻了！」

「他們住在那裏，您也該知道吧？」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魏雲道：「王隊長，如果有關我的，魏某一定跟你們合作，但別人的事，你們應該去調查當事人！」

王森見他把「門門上」，便改了一個話題：「魏老闆，您去過溫莎餐廳吃過飯沒有？」

「去年陪一位朋友去過，那裏的菜只過得去而巳，麵包倒還做得不錯！」魏雲忽然改問賈大存的事，王森只好將經過告訴他，魏雲笑道：「這人倒是風流鬼！說眞的，我也想弄點西班牙蒼蠅來試試！」

胡平原問道：「魏老闆您沒試過？」

「買不到！外灘那裏也許會有，不過也不好找！」

× × ×

這頓晚飯，王森吃得不知其味，他們送魏雲坐上轎車之後，又返回房中，沙處長埋怨地道：「王隊長這個臉丟得可大，你怎能不調查清楚，就貿貿然找人家！」

王森也覺得自己失算，轉問：「齊鎮長，你眞的沒有看錯？」

「越看越不像！」齊聲遠道：「當天賈善人介紹他給我認識，而我也一直與他同席，我有八成把握不會看錯！」

沙處長十分不悅，長身道：「王隊長，沙某告辭了，有事您再打電話給卜局長吧！」

又輸一招

沙處長去後，房內一片沉默，大家心裏都不好受，王森忙道：「你們幹什麼？人是丟了，但咱們是來調查的，還要完成任務，像你們這樣，以後還能工作嗎？」

胡平原抽着烟問道：「隊長，下一步咱們怎辦？」

王森也銜上烟，狠狠地抽着，半晌才道：「這次來上海也不是沒有收獲，起碼知道在賈公館出現的那個魏雲是假的！你們猜猜看，賈大存爲什麼要弄個假魏雲來呢？」

這一提，衆人的勁頭又來了，楊鎮長首先道：「賈大存是爲了自抬身份？」

齊聲遠道：「不會，他的身份還不夠高？」

楊鎮白了他一眼：「你只會拍他的馬屁，懂得什麼？」

齊聲遠十分尷尬，王森連忙斥道：「小楊，你這個態度不對，齊鎮長說得有道理！」

林五嶺道：「這樣說假魏雲是自己來找他的？」

胡平原道：「你們說的這些，都不是問題的癥結，關鍵是假魏雲是幹什麼的？他到賈公館的目的又是什麼？賈大存知不知道他是個西貝貨？」

王森道：「不錯，還是老胡行，大家研究一下！」

林五嶺道：「我相信賈大存是知道他是假魏雲！」

王森問道：「理由何在？」

「他跟假魏雲有交情，怎會不知道他的底細？」

「這可不一定，也許假魏雲手段高明，而賈大存又未見過眞魏雲，上當並不奇怪！」胡平原道：「何況賈善人雖然讀過幾年書，生意也做得大，但長年蟄居鄉中，跟上海的大鱷一比，便相形見拙了！」

王森又轉頭問：「齊鎮長，你聽假魏雲的口音是不是上海人？」

「他說話的聲音比眞魏雲的高，可是聲音比較『散』，但不管如何，一定是個上海人，那種架勢和氣派，不是山東人可以冒充的，如果不是這樣，也早就有人懷疑！」齊聲遠道：「還有，他的衣服，金絲眼鏡，金袋錶，手上翡翠嵌金大戒指，都說明他的財產！」

王森又接上一根香烟，在房內踱起步來：「假如這人是來自上海，那麼西班牙蒼蠅便可能是他帶去的了，假如連眞魏雲也找不到西班牙蒼蠅，那麼楚老實也不一定找得到！」

林五嶺幾乎跳了起來：「那麼下藥便是假魏雲或者是他的保鏢了，他去拜壽是

假的，要殺賈善人才是眞的！」

齊聲遠與楊鎭也同意他這個看法，道：「剛才丟人雖然是壞事，但現在看來又是好事了！」

胡平原嘆息一聲道：「用這種手法來殺人，不但新鮮，而且十分聰明，如果不是朱市長插上一脚，這件事便不可能揭出來了！」

王森道：「還有一個問題要先弄清楚，假魏雲是『殺手』，受僱於人，還是這是他本身的目的？」

胡平原道：「我認爲以後者的可能性較大！」

王森點點頭：「從賈大存對假魏雲的態度來看，證明假魏雲是個大人物，而且賈大存不知道他的眞實身份的可能性也很大！」

胡平原吸了一口氣，道：「假如西班牙蒼蠅極不容易得到，那麼此人可能幹的是見不得光的事，在上海外灘，應該有一定的勢力！」

王森却繼續他的推論。「假魏雲使用那種手法殺人，很可能是當楚老實到上海時，找他替賈大存買春藥，讓假魏雲找到『空子』，換言之，楚老實是認識假魏雲的，說不定賈大存叫他到上海時去找假魏雲，可惜楚老實現在失踪了！」

胡平原道：「不過咱們還是有『綫』可跟，就由溫莎餐廳那方面下手！」

王森同意他的見解，頷首道：「不錯，明天咱們便單獨去溫莎餐廳調查！」

楊鎭道：「正該如此，給點顏色讓那姓沙的瞧瞧！」

× × ×

第二天，王森他們吃過早餐，便準備出發，他們依然穿着西裝，王森决定放下齊聲遠：「齊鎭長，你在房裏休息吧，如果卜局長和沙處長有電話來，你替咱們接聽一下，中午之後我會打電話給你！」

四人很快便找到溫莎餐廳，王森將楊鎭和林五嶺留在外面，便與胡平原走進餐廳，裏面的顧客並不很多，大概上海人一般還沒有喝西式早餐的習慣吧！

兩人找了一個卡位坐下，叫了兩杯咖啡，餐廳裏的侍應都是女的，搽脂蕩粉，穿西式裙子，頗覺新鮮，咖啡十分香濃，兩人邊喝邊打量。

收錢的櫃台坐着一位衣着時髦，打扮斯文的中年漢子，顧客付欵時，不斷露出笑容。

王森離座走到櫃台，那漢子問道：「先生，您要付帳？」

王森取出卜局長給他的證明書來，道：「請問這家餐廳是由誰打理的？」

那人十分機智，反問：「請問你找咱們的經理有什麼事？」

「有點事跟他商量，見面後我自然會告訴他！」

「您是來自山東？」

王森道：「這是公事，希望你能夠合作！」

「請您等等，咱們經理不在，我去找他！」

「將地址給我，我去找他！」

那漢子道：「上海局子裏的人就比你們有規矩得多了，咱們經理跟人家談生意，你這一去，咱們經理以後還能在上海混嗎？請您等等！阿芳，你替我收錢，我去一去就來！」

王森灰溜溜地返回座位，輕聲跟胡平原說了幾句，胡平原立即走出餐廳，對楊鎭和林五嶺交代了幾句話，楊鎭與林五嶺望着那漢子的後背，悄悄跟了下去，胡平原則重返餐廳。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那漢子才帶了一個胖子過來，那胖子滿臉紅光，頭髮梳得油光滑亮，他自我介紹：「我叫王百福，是溫莎餐廳的經理！」

王森長身道：「俺也是姓王，王森，山東省偵緝大隊隊長，王經理請坐！」

王百福邊坐下邊問：「王隊長由山東來上海，是專誠來找我的？」

王森不答反問道：「王經理，你是受僱了賈大存的吧？你可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嗎？」

王百福道：「這個當然知道，棗莊那邊有信來！」

「你是上海人吧？跟賈大存有什麼關係？他怎會把店子交給你？」

「王隊長，這家餐廳阿拉也是股東，而且我幹這一行已很多年，他爲什麼不把生意交給我，我以前在青島一家餐廳做部長，賈老闆就跟我很熟，起碼他只想賣麵包，是阿拉提議兼營餐廳的，他死了可沒什麼影响，因爲他還有兒子，而我也不會私吞公欵，做人要誠實嘛，尤其是個生意人！」

「王經理，你認識魏雲嗎？」

「棉布大王？王某地位低微，高攀不上！」

胡平原插腔道：「但賈慶民却說他常來你們餐廳吃飯，所以跟賈老闆很熟！」

「哦？是這樣的嗎？我經常不在店裏，也許他來時，我剛好不在！」

「賈老闆還借一筆錢給魏雲周轉！」

「這種事只有當事人才知道，咱們是外人，不可能知道，這是實話！」

「賈慶國和賈慶家可有來上海？」

「以前來過，最近沒來，信上說過一段時間會來。」

王森接又問道：「楚老實來過上海找你？」

「他新春時來的，主要是爲了採辦些賈老闆六十大壽應用的東西，呆了半個月就回去了。」

「是你招呼他的？爲啥賈大存六十大壽，你不去拜壽？他可是你的伙伴！」

「我本來也想去的，不過生意太忙走不開。」王百福侃侃而談。「楚老實來時，我只陪他幾天，帶他認識購貨的門路，以後他便自己去闖，想不到這人還十分能幹！」

「這家餐廳的生意很忙？」

「阿拉最近還跟朋友合資攪一些進出口公司！」

王百福雖然滔滔不絕，但王森與胡平原都覺得他說的，實在不盡不實，可是賈慶民不在，又無從捉他們當面對證。

「王隊長，你們遠來上海，到底是爲了什麼？」

「咱們是來遊玩，聽賈三公子說你們餐廳攪得很好，所以來見識一下！」

王百福顯然是大老狐狸，聽了這話之後，依然笑容可掬。「三公子給阿拉面子，你們要吃什麼，請隨便，阿拉請客！」

就在這時候，林五嶺的腦袋自門隙中探了進來，向王森眨眨眼，王森忙道：「王經理時間寶貴，咱們也不再打擾了！」

「沒啥，吃了東西才走吧！」

「咱們吃過了，改天再來嘗試！」王森要付帳，却讓王百福婉拒了，他不知道林五嶺有什麼發現，也不勉强，便與胡平原走出餐廳。

林五嶺的腦袋在遠處的騎樓底下的柱子探了出來。王森與胡平原連忙走過去。

「小林，有啥發現？」

「剛才俺跟小楊跟踪那個男子，他去了不久，便走進一棟小樓的樓上，過了好一陣才跟那個胖子下來，於是小楊跟他回餐廳，俺留在小樓那裏，不久便見到窻口上露出一張臉來，那人的臉龐跟賈慶民很相像，但年紀比他大得多，相信是賈慶國或者賈慶家……」

王森眉頭一跳，忙道：「後來呢？」

「俺不敢貿貿然離開，等小楊回來，俺才回來報訊，現在小楊還去那裏！」

這是個大發現，假如能找到賈慶國，再逼他當面與王百福對證，一定可挖出很多綫索來，是故王森忙道：「快帶路！」

× × ×

他們跑到那棟三合土小樓附近，已見到楊鎭垂頭喪氣地迎了上來。林五嶺着急地道：「小楊，不是出了意外吧？」

楊鎭沒好氣地道：「他媽的！讓那小子溜掉了！」

林五嶺怒道：「能找到他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你不會追嗎？」

王森道：「別急，讓他慢慢說！」

楊鎭先帶他們到那棟小樓前，那是在一條頗爲乾淨的里弄，他指着上面的窻子道：「小林離開不久，上面又有人探頭出來觀察……」

胡平原插嘴問道：「他相貌如何？」

「一望便知是賈慶民的兄弟，是大哥還是二哥咱們就不知道了！」楊鎭續道：「那人看到俺，便立即縮回去。俺想一定是被他發現了，所以走到門口，却聽到裏面的樓梯傳出一陣輕快的脚步聲……」

林五嶺截口問道：「他直接衝出來的嗎？」

王森道：「沒時間，你別打岔！」

楊鎭喘了一口氣才繼續說下去。「俺也以爲他要衝出來，那知等了一陣仍沒有動靜，所以俺便跑到後門去，果然見他跳上一輛小轎車，俺等了一陣才找到一輛三輪車，但追了兩條街便追失了，只好返回來這裏等你們！」

王森道：「到後門看看！」

那棟小樓的後門竟然靠近一條大街，街上人車如流水，川流不息。林五嶺問道：「現在怎樣辦？」

胡平原道：「賈慶國溜掉，說明賈家可能有問題！」

楊鎭問道：「有啥問題？」

「一就是他們的生意有些見不得光；二是賈大存之死，極可能另有內情，而賈慶國可能參與其事！」

楊鎭罵道：「他媽的，賈慶國大逆不道呀！」

「輕聲一點！」王森道：「老胡，對面有兩個電話亭，你去打個電話給齊鎭長，說咱們就回去！」

胡平原去後，林五嶺道：「隊長，咱們不繼續偵查？」

王森道：「吃過飯之後，俺要去找幾位舊朋友，上海這般大，憑咱們幾個人，根本成不了事，而且有時循正道進行也不行！」

楊鎭興奮地道：「這就好！咱們總不能空手而返！」

胡平原道：「回去吧！」四人返回國際飯店，在櫃台上拿到鑰匙，證明齊聲遠離開飯店。他們到房中，找到齊聲遠片言隻語。

林五嶺罵道：「他媽的，這老子不是去找女人吧？半天都呆不住？」

四人等了一陣，仍不見齊聲遠回來，王森心頭不快，道：「留張紙條，說咱們到樓下的中菜館等他！」

× × ×

四個人叫了三個小菜一個湯，邊吃邊等齊聲遠，當那頓飯快吃完時，齊聲遠還沒回來，林五嶺便道：「也許他在上海有親戚，趁機去探親！」

楊鎭道：「無論如何他也應該交代一聲，等他回來，俺一定給他點顏色看！」

就在這個時候，一位侍應擧着一塊黑木牌走了過來，胡平原見黑牌上面寫着幾個字：請王森先生聽電話！他忙示意王森看，王森以爲是齊聲遠回來了，便問侍應。「俺是王森，請問打電話來的是姓齊的嗎？」

「不，他說他是沙處長，有急事要找你！」

王森連忙過去聽電話，當他收了綫之後，一張臉全變了，快步回來道：「快會帳！」

楊鎭問道：「隊長，有新情況？」

王森捏着拳頭說道：「咱們又輸了一招！」

四人出了國際飯店，王森向對面飛跑過去。胡平原問道：「隊長，咱們要去那裏？」

「剛才沙處長打電話來，說發現齊聲遠的屍體在跑馬廳外！」王森邊跑邊將情況說了。

此言一出，胡平原三人全都驚呼一聲：「誰幹的！」

强龍不及地頭蛇

王森當然沒辦法答覆他們，就連沙處長也皺起眉頭。

跑馬廳圍牆外面的行人路上，有一排濃密的大樹，其中一棵樹旁圍滿了局子裏的人。沙處長指着樹上道：「死者的屍體被藏在樹枝上的！」

王森問道：「是誰發現的？」

「分局接到一個匿名電話，說看見樹上有人血滴下來，他們派人來證實，便發現了，報到總局，我一接到消息便趕來了！」沙處長又爲他介紹：「王隊長，這便是咱們的偵察科長張耀邦，這位是分局便衣組長鄭明，老張老鄭這位是山東省鼎鼎大名的山貓王森，偵緝大隊隊長，屢破奇

案，是咱們這行的奇材！」

王森連忙歉虛幾句，雙方寒暄了一番，張耀邦便道：「王隊長，死者跟你是什麼關係？」

「他是咱們山東的一位鎮長，陪咱們四個來上海辦一點事。」

鄭明接問：「請問你們來上海辦什麼事？」

王森正在猶疑，沙處長忙道：「這件事等下到局子裏才說！」

鄭明走到樹下，只見那裏躺着一個人，上面却蓋着一張白布，白布血跡斑斑，色彩鮮明，他揭開白布，道：「王隊長，請你認一認！」

王森走前蹲下，說道：「不錯，他便是齊聲遠！」只見齊聲遠的頸部有瘀痕，致命之處却是胸膛上的一個傷口，傷口還滲着血水，「他死亡的時間不會超過半小時！」

「不錯，咱們也這般斷定！」鄭明道：「可惜咱們在附近搜索了一番，找不到什麼綫索！」

「死者是被殺之後才被放在樹上的，但是沒有路人看見嗎？」

「這個當然！」鄭明語氣十分自信，「不過咱們還未找到目擊證人，這附近不跑馬的時候，是很少人來往，只有在晚上，一些大學生來這裏談情說愛，貪它清靜嘛！」

張耀邦道：「還有一點，屍體是藏在一隻大蔴包袋子裏的！」

沙處長道：「請鄭組長在這裏繼續搜索，張科長，王隊長，咱們到局子裏才詳談吧！」

王森道：「不，俺想先回飯店調查一下。」張耀邦也讚成，於是一行七人便一齊到國際飯店。

× × ×

盤口的地點，是在國際飯店的一間沒有客人住的套房。國際飯店的尤經理、電話接綫生和管鑰匙的櫃台員都被請來了。

王森首先發問：「死者什麼時候離開飯店的？」

櫃台員道：「大概是十點半左右。」

王森看一看袋錶，現在的時間是十二點三十五分，估計胡平原打電話回來的時候是十一點左右，難怪沒人接聽電話。

張耀邦接問：「今早有沒有人打電話到一七〇八號房？」

電話接綫生不假思索地道：「有，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你還記得是什麼時候嗎？」

這次電話接綫生想了一陣才道：「大概是十點鐘，也許遲一點……」

王森道：「你今早負責接駁的電話，當有數十個吧？爲啥會記得！」

張耀邦看了王森一眼，暗讚他反應敏銳，有一丁點問題都不會輕易放過。

接綫生又道：「因爲那男人的聲音十分特別……」

王森道：「怎樣個特別法？」

「聲音低沉又模糊，憑我的經驗，他一定是在話筒上加了一塊手絹或是毛巾才說話。由于這樣，所以第一次我聽錯了，以爲是一四〇八號房，第二次他再打來，把我罵了一頓！因此我印象較深！」

「還有沒有別人打來？」

「沒有了。不過他曾經打過電話出去，說了大概五分鐘，却不知道打給誰。」

他們再輪流問了一陣，不得要領，王森道：「咱們再回房搜查一下！」

七人到一七〇八號房，胡平原與楊鎮不斷搜索着，王森到自己房間一七〇九號房，門一打開，便見到地上有一張紙，他速忙拾了起來觀看。

只見上面寫着一行字：王隊長，有個親戚找我，我出去一下，十二點鐘回來。齊聲遠。

王森將字條給張耀邦看，張耀邦立即撥電話給接綫生：「一七〇八號房是在啥時候打電話出去的？」

接綫生想了一下才道：「大約是九點鐘，他叫我替他接外綫。」

張耀邦收了綫之後問道：「王隊長，齊聲遠在上海有什麼親戚朋友？」

「完全沒聽他說過！」

沙處長說道：「好啦，咱們到總局去吧！」

× × ×

當他們從總局出來時已接近黃昏，本來卜局長要請他們吃飯的，但却爲王森婉拒。

王森他們匆匆吃了晚飯，返回國際飯店換了唐裝布鞋，又離開飯店。出飯店時，他向四周看了一陣，然後才跳上一輛三輪車。

三輪車停在大世界外面，這時候，外面有很多江湖藝人在擺地攤，王森逐攤觀看，終於停在一個要猴戲的檔前。鑼鼓敲得正緊，一隻只有幾寸長的尾巴的猴子，穿着戲服，要着一柄特製的大刀。打鑼的那位老頭，不斷大聲吆喝，猴子以「大刀」一點地，猛打筋斗，觀衆大聲喝采。

那老頭止住鑼，把鑼子反了過來，走到人羣面前，說道：「諸位大爺，咱們老孫今天還沒吃飯，請賞個銅板請牠吃頓好飯，等下牠還會爲大爺們表演更精采的節目！」

看猴戲的觀衆跑了大半，只有幾個人把銅板拋在鑼背上，老頭猛打躬作揖。王森拋了幾個銅板過去，問道：「老蔡，你這猴子是新的吧？」

「不，牠今年已經七歲，訓練了好幾年才能賺錢！」

「俺說的是跟十年前的『齊天大聖』比！」

老蔡猛地抬起頭來，上下看着王森，道：「大爺您以前就來看過？」

「還同台表演過！」

老蔡臉色一變，王森說道：「俺是王森！」

「王森？是蘇師父的那個小森子？」

「就是我，您總算認出我了！」

老蔡十分高興，把銅板退給觀衆，道：「謝謝您們關照，我老蔡今日遇到故人之徒，歇業一天，明晚請早！」他又不停地向觀衆打揖致歉。

王森道：「老蔡，你今晚的損失，我付給您！」

老蔡收起旗，把「老孫」放在肩上，道：「您這是瞧不起我老蔡！嗯，想起以前的事，十年的時間，就像是一天二天似

的！對啦，你師父呢？」

「八年前在天津去世了！」

「唉，那你現在幹那一行的？」

「老蔡，咱們先找個地方再慢慢說好嗎？」

× × ×

老蔡住的地方眞的是「蝸居」，他自然不敢招呼王森，只是把要猴戲的行當拿回來。然後帶他到另一處地方，那是一間倉庫，他的義子馬大雄在裏面當管理員。

四碗菜兩瓶酒就擺在地上，王森將來上海後發生的事說了一遍。老蔡道：「原來你現在吃這一行飯，有甚麼要咱們帮忙的嗎？」

王森把賈慶國出現的那棟小樓的地址告訴馬大雄。「請馬大哥替咱們打探一下。另者，你們知道王百福的底細嗎？」

馬大雄道：「不瞞王隊長，我是上海青紅帮的一位香主，這件事便包在俺的身上。」

王森又將假魏雲的事告訴他。「能夠替我找到這個人嗎？」

「沒名沒姓比較困難一點，不過有特徵，也許可以。我叫人替你留意一下，有消息就通知你們！」

王森跟他倆談了個多鐘頭，便告辭，老蔡道：「怎不多坐一下？」

王森道：「改天再見！」

馬大雄說道：「我叫人送你們回飯店去！」

「不用，咱們認得路！」

× × ×

由貨倉到南京路，要穿過幾條小巷，他們四個人分成兩隊，一前一後走着。昏暗的街燈，把人影拖得長長的，布鞋踩在街上，發出沙沙聲。

王森忽然心生警惕，低聲道：「大家小心，留意周圍，快走！」四人的速度立即加快。王森的眼睛像利刃一般，在黑暗中亂刺。他自小便像他義父，也是師父蘇師傅嚴格訓練，練成一對異乎常人的夜眼，他山貓的外號，也有一部分是因此而得到的。

忽然王森發現一棟舊樓的梯口露出一管槍來，他一邊掏槍，一邊將前面的楊鎮推開，同時叫道：「快閃！」

話音剛落，「砰砰」兩聲，兩顆子彈在他們身旁掠過。四個人立即分散，王森道：「小心還有別人！」他食指一扣，發出一顆子彈，左邊梯口那人立即縮了進去，但右邊忽然衝出一個人來，手上提着一柄快慢機，向他們開火！

胡平原年紀雖然最大，但他的經驗也最豐富，當王森向左邊梯口發槍，他的槍便向着右邊！

「砰砰砰」巷裏响起一陣猛烈的槍聲，子彈橫飛，王森四人立即找地方躲藏，那人起初幾槍是向着人射去的，但當胡平原的子彈射進他胸膛後，他上身後仰，後面的子彈便都射到天上去了。

王森自地上爬起來，道：「快跑！」他一馬當先，衝前小巷，到了另一條橫街，就在此刻，對面小樓的露台也有人舉起槍來。

這次王森比對方還快，「砰砰」兩槍射去，那漢子身子一震，仰天跌倒，手上的槍也飛了下來。

胡平原等人也衝了過來，道：「隊長，小楊掛了彩！」

王森忙問：「嚴重嗎？」

楊鎮在後面說道：「上臂擦傷外皮而已！」

王森道：「小森，你快扶着他！」他辨別了一下方向，當先向左跑去。剛跑過一個巷口，忽然一批漢子跑了過來，手上抓着木棍，叫道：「快捉拿大盜！」

胡平原叫道：「咱們不是大盜！」

「放下槍來，咱們才相信！」

王森一邊示意手下後退，一邊向天發槍，叫道：「咱們是局子裏的人，來這裏辦案，快散開！」

一個大漢叫道：「喂，兄弟，你們相信嗎？」

「就算是局子裏的人，也不能隨便開槍的呀，一定是大盜，來呀，快來打大盜啊！」

王森這時候已肯定這些入跟剛才那幾個殺手有關，於是立即示意手下快跑，自己押後，大聲喝道：「你們再來，俺便開槍了！」

那些漢子一湧而上，王森可不敢開槍，這種場面他從未經歷過，心慌意亂之下，也轉身快奔起來，同時叫道：「小心前面還有槍手！」

四人見路便鑽，背後的人不斷地呼叫，把他們迫向一條小巷。王森滿頭大汗，知道進入小巷一定有危險，他忽然收起槍，一個轉身，一拳擊在爲首那個大漢的臉上！

這一拳力道之猛，無以復加，那大漢中拳之後，立即失去知覺，仰身向後翻倒，旁邊的幾個大漢立即衝過來，王森身子半斜，左脚一蹬，踢在一個漢子的小腹上，那漢子一口氣喘不過來，癱倒地上。

另一位大漢却讓胡平原截住，其他人尚未衝前，王森已快速地俯身一抓，抓住爲首那位大漢的足踝，用力一拉，將他拉了過來，幾個漢子衝過來，又被楊鎮和林五嶺頂住。

王森將那大漢拉了起來，槍管抵在其太陽穴上，喝道：「停手！要不，俺便開槍了！」

那些大漢果然停手，王森退後幾步，後背靠在牆上，道：「你們都退後！」

大漢大聲道：「咱們退後你們放不放人？」

「你們退到對面那個巷口，咱們便放人！」

大漢道：「假如不放人，咱們還能追得上！大家退後！」

那些大漢退至巷口，王森果然放人，道：「快跑！」他們向來路奔去，這是他聰明的地方，因爲假如對方有埋伏的話，一定是在前面路上！

四人一口氣奔至南京路上。上海是座不夜城，這時候，街道上燈火輝煌，王森見楊鎮手上的血仍滴個不停，便道：「咱們去醫院！」

× × ×

王森到醫院之後，立即打電話到卜局長家，將情況告訴他。

卜局長聽後十分緊張，表示立即派人

去調查，並派人送他們回飯店。

楊鎭敷了藥便可出院，裹好了傷，卜局長派來的人與車亦已到醫院外。

汽車之後，還有一輛吉甫車，上面有五六個便衣，到了國際飯店，那些便衣埋伏在各個崗位。

王森等人打開房門見沒有異狀，才放下一塊心頭大石，這晚胡平原搬到一七〇九號房，與王森同房。

朱眞志在黃浦江

由於一到上海便接連發生事故，所以他們輪流值夜，也因此他們一直睡至日上三竿。

王森醒來之後，頭一件事便點上一根香烟，胡平原到隣房將楊鎭和林五嶺叫過來。

林五嶺問道：「隊長，今早咱們又去那裏調查？」

「先休息及研究一下，等有了進一步的消息才行動！」

胡平原打電話叫飯店送早點進來，又叫林五嶺在門外等，不要讓人進來。

楊鎭問道：「昨晚那些人是誰指使的呢？」

王森回答道：「不是假魏雲便是王百福！」

「王百福？咱們跟他可沒衝突！」

「假如賈公館或者賈慶國有問題，王百福要殺死咱們便不足爲奇了！」王森道：「問題是齊聲遠被誰殺的！」

胡平原道：「我看可能是假魏雲，因爲咱們這些人之中，只有齊聲遠跟他朝過相！」

「假如是假魏雲殺的，那麼齊聲遠昨早打電話給誰？」王森道：「我却有個大胆的設想，人是賈家派來殺的！」

楊鎭跳了起來：「他跟賈家的關係很好！」

「正因爲很好，所以齊聲遠昨早打電話通知他們！」

胡平原道：「有可能！如果他不是打電話到溫莎飯店，便是直接打給賈慶國或者賈慶家！」

王森道：「房裏有電話簿，他大概是打到溫莎飯店，後來賈慶國再打給他，約他回去傾談，大概談不合攏，所以被他們殺死了！」

胡平原道：「問題是他們殺死齊聲遠有什麼目的？」

王森又接上一根香烟，沉思了一陣道：「也有可能是齊聲遠跟賈慶國見面後回來，讓假魏雲殺死的！」

胡平原又道：「假魏雲一定一直在注視溫莎餐廳的動靜，這個可能性很大！」

房門被敲响，原來是林五嶺拿着早點進來，四人邊吃邊談，胡平原咬了一口肉包子，道：「現在咱們已經可肯定賈公館蘊藏着很多外人不知道的秘密！但……朱市長爲何會失踪？」

林五嶺道：「這還用說，一定是賈公館幹的！」

王森搖頭道：「未必，如果這樣，賈氏兄弟便太愚蠢了！我認定賈大存的兒子不會這般低下，所以才不在賈公館內花太多的時間！」

胡平原嘆了一口氣：「我相信朱市長是知道眞相的，可惜掌握到很多綫索的人，全部都失踪了！」

王森道：「你用失踪兩字來形容，我十分讚成……我一直懷疑朱眞志不是被人綁架，或者打死的！假如這樣的話，一定有人看見，或者聽見槍聲！」

胡平原道：「假如朱市長是自行失踪的，那麼小賀遇刺豈不是……不對，這中間還有一個問題，他爲啥不讓小賀坐上吉甫車？」

「有兩個可能，第一，這可能是他在半路才臨時决定的；第二，是故意安排的，假如小賀死了，咱們一定會到賈公館追查，借咱們的力量給賈家一點壓力，好讓他行事！」

胡平原的烟癮不大，不過這時候也衘上一根，邊踱步邊道：「所以小賀身上一定可以再找出一些綫索，只是未被咱們發現而已！」

王森捺熄烟蒂，道：「現在咱們應該先打個電話到山東給周局長，起碼齊聲遠這件事也該告訴他！」他走到電話旁，尙未抓起電話筒，電話却响了起來。

王森提起話筒，喂了一聲，那邊便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王隊長？我是馬大雄！」

「馬大哥您早！」

「告訴你，咱們已替你查過了，去找王百福的是賈家大公子，他今早已乘船回青島，而王百福也不知去了那裏，大概躲起來，咱們會再找他！」

王森謝了他一番，又問：「假魏雲找到了沒有！」

「還未找到，我問過手下，有人說外灘有個青獅帮的帮主樣子跟魏雲有點相像，他眞姓名還未查到，一般人都稱他小四哥！也許在家裏是排行第四的！」

就在這時候，一七〇八號房的電話也响了起來，王森向胡平原打了個手勢，示意他去接聽，隨即問道：「這小四哥幹些什麼行當？」

「表面上是開船務公司，但他公司下面的船不多，又小，生意似乎不大好，也有幾艘漁船租給漁夫，不過他手下包娼庇賭，有錢孝敬他，他根本不在乎船公司有沒有生意！」

「那麼溫莎餐廳的王百福的底細，你知道嗎？」

「只打聽到一點。」馬大雄在電話中道：「這傢伙由山東回來大約只有五六年，一回來便籌備溫莎餐廳。他好像很吃得開，正邪兩道，各方人馬他都似乎有點交情！但除了溫莎餐廳之外，他還有什麼生意，我就不知道了！」

「多謝您馬大哥，改天一定送一份厚禮給您！」

馬大雄笑道：「我替你辦事，是爲了交你這個朋友，不是爲了禮物或物質報酬！有新的消息我會再通知你！再見！」

電話「叮」的一聲擱下，王森還未放下話筒，胡平原便匆匆跑進來，道：「隊長，又有新情况了！剛才是分局長打電話來的，今早有漁船在黃浦江上發現一具屍體，撈上岸，無人認識，報到局子裏去，有人看後懷疑是朱眞志！分局長叫咱們立即去看看！」

王森放下話筒，掖起手槍，道：「快去！」

× × ×

卜局長借王森使用的小轎車，仍然停在國際飯店附近。衆人跳上車後，小轎車便向公衆殮房駛去。

卜局長和沙處長沒有在場，但張耀邦却在，他揭開覆在一具屍體上面的白布，道：「王隊長，請您認一認！」

王森還未看清楚，林五嶺已叫了起來：「隊長，眞的是朱市長，俺見過他幾次，錯不了！」

王森也認得他，對張耀邦道：「他正是山東省濟寧城的市長朱眞志！」

張耀邦放下白布，道：「想不到山東省的市長，會死在黃浦江上！」

王森不由咀嚼他的話中是否有含意，問道：「屍體可有傷痕？」

「剛驗過，沒有傷痕，像是遇水溺斃的！」

楊鎭脫口道：「他一定是被人拋下海的！」

張耀邦反問：「你怎會知道？」

楊鎭抓抓頭皮：「俺推測的……」

王森道：「除了這具屍體，還有沒有別的？」

「暫時還沒有發現！」

王森道：「咱們到總局再談吧！」

× × ×

卜局長的辦公室內，烟霧迷漫，房內有七八個人。

卜局長推開一扇窗子，透了一口氣，然後道：「想不到山東省的罪犯跟上海也有關係，看來咱們上海也得插手！」

王森道：「假如有上海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相信水落石出之期，一定不會很遠。」

卜局長道：「問題發生在上海，咱們自然不能坐視！」

王森道：「局長，我可以打個電話到山東嗎？」

卜局長道：「歡迎之至！」

王森立即抓起他桌上的電話，掛到山東找周而勇。電話在十五分鐘後才接通。王森首先向他報告發現齊聲遠和朱眞志屍體的過程，接着又將到上海後的遭遇仔細報告。「局長，賈慶國乘船回青島，請派人去『迎接』他，可能在他身上可以挖到寶貴的綫索！」

周而勇道：「這可不一定，他家聲譽好，咱們在沒有把握之前，不方便動他！就算動他，也不敢使什麼手段，那就不一定有作用了！」

「小賀呢？」

「據知他身體恢復得很快，過兩天便可出院了，不過我暫時不准他離開醫院，以免再生危險！」

王森續問：「楚誠實還有來嗎？有沒有人欲對他不利？兪氏父子是否安全？」

「最麻煩的便是楚誠實，不時來囉嗦，兪氏父子和他都沒事，也沒人去找他們的麻煩！」

「局長，卜局長有意思跟咱們合作，你跟他談談好嗎？」

周而勇喜道：「快請他聽電話！」

卜局長跟周而勇談了十分鐘，又道：「王隊長，周局長請你聽！」

王森接過電話，道：「局長，您還有什麼指示？」

「你那邊的事交代清楚之後，就立即回山東，路上小心，要秘密，最好是走旱路！」

「是！過一兩天我就回去！」

「花點腦筋推蔽朱市長屍體在黃浦江上發現的問題！」周而勇道：「就這樣吧，有情况再給我電話，祝你順利！」

王森收了綫後，卜局長又道：「王隊長，請你再把這幾件案子說一遍！」

王森自然樂意，他說了半個鐘頭，總算把過程說清楚，卜局長又問：「對這件案子你有什麼看法？」

「我相信在賈家出現的魏雲是假的，聽上海朋友說過，外灘青獅帮帮主小四哥的相貌跟魏老闆差不多，我更相信他與本案有關，請你們多多留意他跟王百福！」

卜局長向張耀邦下命令，又道：「假如順利的話，很快便會有消息！」

王森道：「可惜咱們不知道朱市長有沒有到達上海？」

沙處長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假如他是在來滬途中遇溺，則有可能是失足，假如他到了上海再打算回去，則會不會是遭『暗殺』！」

卜局長道：「相信他不會循正途入境的，咱們查船公司也沒作用！」他搓搓雙手。「我最大的希望，是希望能找到楚老實，或者小洪和小柳！」

中午午飯是卜局長請的客，飯後王森便到街上買了份禮物，親自與胡平原送去給馬大雄，而林五嶺則陪着楊鎭到醫院換藥。

× × ×

王森在第二天便跟卜局長商量回山東的事，卜局長道：「我用車子送你們到山東省，以後如果有消息，我會打電話通知周局長！」

王森向他敬了一禮，道：「我代表山東總局向您致謝！」

卜局長哈哈一笑。「你再客氣，便當我是外人了！久聞你的大名，很可惜沒機會跟你進一步合作，也好讓我的手下向你學習！」

王森連忙謙虛一番。「局長這樣便要敎我汗顏了，其實分局長手下猛將如雲，我也想跟他們學習一下！」

「你這般謙虛我更加歡喜！」卜局長含笑說道：「你回去告訴老周，叫他小心一點，說不定我會向中央要人，把你調來上呢海！」

「局長眞會開玩笑！」

「好，閑話不說了，你準備幾時回山東？」卜局長見手下的臉色都不甚好看，連忙收篷。

「明天一早！」

「車子一早就到國際飯店接你！」

出了總局，胡平原道：「隊長，咱們還有半天，幹些什麼？」

王森道：「我帶你們去逛街，還有，打個電話到國際飯店的中菜館訂座，今天晚上咱們要答謝他們！」

× × ×

王森帶手下去南京路和西藏路一帶閑蕩，雖然就說逛街，實際上四個人都十分緊張，生怕昨天的事，再度上演。

他們先到永安百貨公司走了一圈，只見裏面人頭湧湧，貨物架上，百貨雜陳，琳瑯滿目，使胡平原三人大開眼界。

小楊嘆道：「這次來上海，雖然掛彩，可是還是值得的，單這家百貨店便夠瞧的了，難怪上海人罵咱們是土包子！」

林五嶺笑道：「上海的舞廳你還未去過，要是去了，回到山東，你連父親姓什麼也忘掉了！」

小楊搥了他一拳，罵道：「去你的，敢情你自己想去！」

他們笑笑鬧鬧，消遣了半天，忘掉連日來的緊張，王森一直怕有殺手出現，幸而平安無事。到了五點半才回飯店洗澡，準備七點鐘迎接上海總局的幹部。

重回山東

兩輛吉甫車一前一後在公路上飛馳着，前面那輛，乘坐着王森等四人，後面那輛載的則是分局長派來的神槍手！

王森本來婉拒分局長的好意，但他執意要派人保護，說這是責任問題，萬一有問題，他可向周而勇交代不了，王森最後只好同意。

車上一片沉默，這次來上海沒有什麼收穫，而且損兵折將，空手回去，實有愧見山東父老之感。不過王森却不是這樣想，他認爲「仗」還未打完，現在雖然輸了幾招，但也不能說一無所穫！

齊聲遠與朱眞志之死，使重重的迷霧，露出一絲曙光。

雖然王森設想不周到，致令齊聲遠犧牲，但對方同樣沉不住氣，出手殺人，也使他們暴露！

要是他們身上沒有不乾淨的東西，會這般急不及待地跳出來嗎？

王森在車上不斷沉思，他作了這樣的推想：假魏雲與賈大存在某種「生意」上，即使不是伙伴，也曾經合作過，不過事情做得十分秘密，因此外人得不到一絲的風聲。

大概最近他們之間出現了裂痕，假魏雲懷恨在心，但賈大存以爲自己手法高明，對方尚蒙在鼓中，一直沒有提防。

假魏雲從楚老頭口中，知道賈大存要找壯陽藥，便訂下一計，乘賈大存六十大壽，借拜壽爲名，到賈公館將春藥下在楚老實原先買去的藥散之中，巧妙地殺死賈大存，神不知鬼不覺。

朱眞志對賈大存早另有企圖（他有什麼企圖，還推不出來），他一定在某方面抓到賈大存的痛脚，打算以此威脅之。

那料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假魏雲的殺人計劃，把他的步驟全都打亂，在沒奈何之下，他只好以調查賈大存之死，從中混水摸魚，但却引來殺身之禍，屍體幾乎給黃浦江的魚兒裹腹。

即使這個推論接近事實，但還有很多謎未曾揭開。

賈大存跟假魏雲合作幹什麼勾當，朱眞志如何知道？朱眞志一向廉潔，聲譽頗佳，爲何會在這個時候，做出有違他平日作風的事來。

朱眞志去上海找誰？他是被誰推落海中的（這時候，王森完全排除他失足落水遇溺的可能性）。

齊聲遠對賈大存的勾當是否知道？他打電話給誰？又是誰打電話給他的？是假魏雲殺死他的，還是賈慶國殺的？

齊聲遠被殺之後，屍體爲何被掛在樹上？對方是以此恫嚇自己嗎？

再細思一下，假如對方也要殺死自己，但似乎他們還未盡全力，是他們的疏忽，還是另有原因？

胡平原忽然打斷他的思路。「隊長，賈慶國急急回靑島去，靑島那邊可能有問題！」

王森道：「周局長既然已經知道，自然會派人監視他的行動，這一點倒不用咱們担心！」他想了一下，反問：「老胡，依你看賈大存假如有不乾淨的生意，會是那一方面？」

胡平原道：「最大的可能性是私運鴉片！」

「但他的生意沒一次跟船有關！」

「那就是販賣，他是幕後主持人，再不便是與非法組織有關係！」

「私運軍火，印僞鈔，這些也有可能，他是非法組織的首腦，這個可能反而較小。」

楊鎭掙腔問道：「咱們回山東後，從那方面下手？」

「到山東之後，收集了資料再訂計劃！」現在王森的確沒有計劃，因爲案件十分複雜，事態發展又快，謎團多，絲頭又多，每一根綫都抽得動，但又抽之不盡，令你永遠沒有辦法接觸到中心點！

忽然王森大聲道：「這次到上海眞的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只有胡平原了解他這句話隱含的意思，林五嶺與楊鎭則有摸不着頭腦之感！

× × ×

車子不停在棗莊，而是直駛濟寧分局外面，車子一停，王森便跳下車，道：「小楊小林，你倆先招呼上海的朋友！」他轉頭對司機道：「老繆，今天晚上我請客，你們務須在山東躭幾天才回去！」

一位便衣道：「多謝王隊長，不過咱們要趕着回去復命！」

「我替你們打電話！」

「上海那方面怕有工作要做！」

「好，我也不勉强，你們就在這裏過兩個晚上，起碼也得恢復一下疲勞。」

胡平原拍拍車子。「人不疲勞，車子也累了。」

黃揚義已聽見聲音，帶着顏超雄迎出來：「老王回來，一定有好消息！」他習慣地遞上一根泰山牌的香烟。

王森接過香烟，笑道：「你老是給我加壓力，進去再談吧！」他忙又將卜局長派人送他回山東的事，簡略說了一下。

黃揚義忙道：「老顏，你先帶他們到招待所洗個熱水澡，今晚再送他們到狀元樓！」

王森一到黃揚義的辦公室便道：「老黃，咱們的話等下再敍，俺得先打兩個電話！」

黃揚義笑道：「我早料到你會吊我的胃口了！快打吧！」

王森第一個電話是打給卜局長的，他抽了兩根烟電話才接通。「卜局長，謝謝您的護送隊，咱們已經平安到達濟寧城，俺有一件小事要請你批准！」

卜局長顯然大出意外，聲音十分詫異：「奇怪，你爲甚麼不找周局長？」

「你的『護送大隊』一路辛苦，我想請他們在山東休息幾天，他們說要趕着回去工作，但我想替他們請假，準後天早上放人。」

卜局長以笑聲透過電話聽筒，震得王森耳膜隱隱生痛。「我還以爲是什麼事，行，照准不誤！喂，你可別寵壞他們！」

雙方打趣了一番，王森便進入正題：「局長，這幾天上海有什麼動靜？」

「王百福還沒找到，連他的老婆也不知道他去那裏。還有那假魏雲也『失踪』了！」

「失踪？是遇害嗎？」

「不是，可能溜出上海，也可能是躲起來，他手下十分緊張，這幾天都在外灘結集，不過沒有不良的行動，看樣子好像是在防止有人襲擊似的！」卜局長一向以來，在介紹了情況後，便立即問對方的看法，今次也不例外。「王隊長，你看這是怎麼樣的情況？」

「大概他身份被揭穿之後，怕有後患，所以防範於未然！」

卜局長笑着道：「這好像不是你說的話！」

王森笑道：「也可能是他殺死賈大存的事被揭發了，怕被賈家的人報復，所以要準備一下！」

「不錯，咱們的看法也是一樣。賈家在上海雖然沒有勢力，但他們有錢，大可以僱人行凶，何況賈慶國曾經在上海出現過！」

「卜局長，楚老實、小洪和小柳三人有否在上海出現？」

「沒有……你們去得匆忙，沒有留下畫像，就算他們出現，咱們也找不到！」

「這是個遺憾，局長，我向你提個意見，假魏雲假如就是小四哥的話，那麼你該注意他名下船務公司的船隻！」

「已經這樣做了，事情一有發展，我會直接跟周局長聯系！」

卜局長收綫之後，王森又掛了個電話到濟南總局找周而勇，周而勇劈頭便道：「小王，你來得正好，賈慶國昨天已經到靑島了，咱們立即派人暗中監視，他一直在麵粉廠裏！」

王森道：「注意出入廠房的貨物！」

「昨天和今天都沒有貨物出入！」周而勇咳了一聲，道：「賈慶家原來在烟台，現在正趕去靑島，大概是去跟他大哥會合！」

「棗莊這幾天有什麼動靜？」

「小虎子帶了十個人在那裏暗中調查和監視，你最好到那裏看看！」

「是！我打算明早便去棗莊賈公館走一趟！」

「小王，今早上面又在催促了，這件案子涉及市長，你一定要加快速度，拿出你山貓的本色來！」

「局長放心，我一定會盡力！」

周而勇大概覺得語氣太强，忙安慰他：「我一向了解你，不過這件案子上面實在催得緊！」

王森收了綫之後，有點悶悶不樂，黃揚義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來，咱們一齊研究一下，希望總是在人間的！」

× × ×

昨晚的歡樂，使王森有點勞累，他在去棗莊的車上，索性睡起覺來，直至汽車停在鎭公所外才醒來。

他還未下車，小虎子已從鎭公所走出來，替他拉開車門。「隊長您好！」

王森應了一聲，走進所裏，找了塊毛巾，洗了個臉，銜着一根烟問道：「小虎子，這些天來你都在鎭上，賈家有什麼動靜？」

「沒有發現什麼引人注目的事，不過經過調查，鎭上居民覺得賈公館裏的人很少進出，他們却說不清是因爲賈大存故世，或者是楚老實被抓的原因！」

「賈家的公子小姐，也沒離開？」

「那就有，賈家的四公子五公子，常到鎭上的店舖巡視看賬！」

「三公子呢？」

「一直不見，因爲周局長有命令，不許打草驚蛇，所以我不敢帶人去查問！」

王森點點頭，道：「吃過午飯之後，你隨我到賈家走走！」

「隊長，齊聲遠跟朱市長的事，到底是怎樣的？」

王森叫胡平原將在上海發生的事，簡述了一遍，朱國明道：「看來楚老實九成也死了，無論是賈家也好，假魏雲也好，都不會放過他！」

王森神色十分沉重道：「假如他死了，對咱們的工作就要增加更多的困難！」

黃成道：「先吃了飯再說，鎭公所裏的厨子，手藝兒還不賴哩，尤其是王隊長最愛吃的紅燒五花肉，更有一手！」

王森精神一振，道：「很久沒跟你們一齊吃飯，今天要好好地吃一頓！」

× × ×

賈公館的人大多有午睡的習慣，所以當王森帶着小虎子和胡平原抵達時，屋子裏還是靜悄悄的。林管事道：「三位請等一等，夫人和公子都在午睡，待我去喚醒他們！」

一個小丫頭捧着茶上前，替他們各斟一杯，然後垂手走去旁邊，小虎子想伸手去拿茶盅，却被王森的眼色止住！

狗急會跳牆，要賈公館值此山雨欲來之時，說不定會使出厲害手段來，不得不提防一點。

大約過了五分鐘，林管事才出廳，陪他們閒聊。「奶奶們就要更衣梳粧，請三位再稍候！」

「不打緊，咱們不知道府上的人有午睡的習慣，要不就後一點才來拜訪！」

林管事遞過一包美國幸運牌香烟，却爲王森婉拒。「謝謝，咱們抽慣土烟！」

「請問隊長這次登門有何指教？」小虎子問道：「林管事，這是你們奶奶叫你來問的嗎？」

林管事連忙否認，便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着，又過了十多分鐘，內堂才走出三個婦人來，王森連忙起身道：「又來打擾

，王某甚感不安！」

潘珠娘道：「隊長為舍下的事，奔波勞碌，咱們還未多謝呢，怎麼說這種客氣話！」

「令郎呢？」

周氏道：「賈家子孫昌盛，隊長問的是那一位？」

「夫人可以把年紀較大的，叫幾位出來嗎？」

祝氏問道：「已經通知他們了！隊長，上次在書房談話，那裏的環境你還滿意嗎？」

「很好，就到那裏吧！」

六個人全擠在書房裏，竟不用添位，看來賈大存這書房是有名無實，主要是用來接見熟朋友。

祝氏問道：「隊長今日登門，不知又有什麼見教？」

「等令郎來了再說！」

一忽，賈慶族便走了進來。王森問道：「大公子他們呢？」

賈慶族道：「家裏三位兄長都因生意而出外了！」

王森看了小虎子一眼，問道：「可以告知王某，他們去那裏嗎？」

周氏道：「他們常去烟台、青島和上海跑，有時因洽談生意也會去蘇州、天津的，可難說！」

「是嗎？他們離開棗莊之後，便不來信？」

三位女人一齊搖頭，看來她們在內堂已一早商量好對付的辦法了！王森道：「他們離家時可有說要去那裏？」

周氏道：「一向都沒有！」

潘珠娘反問：「王隊長，未亡人素聞您的大名，我倒要請問一句，我表哥的下落查到了沒有？」

王森不答，故意慢吞吞地點上一根烟，沉吟了好一陣才抬頭道：「王某今日到府上，主要是要找賈慶民，另外還可告訴你們幾件事！」

周氏有點慌張，道：「隊長請說！」

「第一件，賈慶國去上海，住在三門巷七號，最近乘船回青島，賈慶家正由烟台趕去青島跟他會合！」

周氏臉色大變，緊張得說不出聲來，還是潘珠娘這婆娘鎮定工夫厲害，「哦」了一聲，漫不經心地問：「隊長眞是神人，您怎會知道的？瞧，連咱們的大姐也不知道哩！」

王森道：「因為我在上海見到他，後來他由後門溜掉，乘轎車跑了！」

周氏再也忍不住：「王隊長您去上海？是辦何事？」

王森道：「辦的事，當然與最近發生的事有關，其實你們也知道！」

祝氏道：「咱們是婦道人家，深居簡出，怎會知道！」

王森也不揭穿，繼續道：「第二件事要告訴你們的，是當日來為賈善人拜壽的魏雲是假的，他是上海灘上的一位流氓頭子，眞的我也見過！」

潘珠娘道：「唉！老爺眞是有眼無珠了！」

「第三件事，朱眞志和齊聲遠已經死了，朱市長的屍體在黃浦江上找到，齊聲遠的屍體則被人掛在樹上！」

潘珠娘嘆息道：「眞是可惜！」

「這句話說來很好聽，可惜却有貓哭耗子的味道！」胡平原忍不住道：「殺害政府人員的罪名可不輕！」

潘珠娘冷冷地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胡平原冷靜地道：「紙是包不住火的，終有一日會露出尾巴來！」

王森道：「現在咱們要找賈慶民，希望你們合作，說出他的下落！」

周氏道：「咱們眞的不知道！」

潘珠娘却問：「我却想知道，您找他有什麼事？」

王森回答道：「他當日向我說的，全部是假的，我很想知道，他騙我的原因何在！」

祝氏道：「慶民是個好孩子，他不會騙您的，一定是你聽錯的！」

王森微微一笑，道：「他人既然不在，我也不想跟你們分辯，不過他跑不出山東的！」

潘珠娘道：「咱們又沒犯法，王隊長，你這話是甚麼意思？難道咱們不能離開山東省？」

「暫時不能，因為你們一家跟幾件案子都有牽連！」

王森捺熄烟蒂，又道：「不但這樣，而且現在賈公館上下的人，一個也不准離開棗莊！」

潘珠娘霍地站了起來，大聲道：「這是甚麼王法？」

王森冷冷地道：「再潑辣和兇狠的女人，我也見過不少，你大聲呼喝也沒用！等下咱們會派人到你們家登記，將來你們每天都要到鎮公所報到一次！」

潘珠娘一屁股坐下，雙臂繞在胸前，冷冷道：「隊長，咱們要被軟禁多久。」

「七天！」王森拉開房門，道：「七天之後，也許你們會恢復自由，也許……總之會改變環境！」

七天這數字不但胡平原與小虎子感到驚奇，連潘珠娘等人臉上也現出難以置信的神色，可是王森已大步離開。

賀壽禮物

王森等人一踏出賈公館，小虎子便問道：「隊長，你有把握在七天內破案？」

王森抬頭望天，喃喃地道：「就算再多幾天破不了案，賈家是積善之家，咱們也不能胡亂動他們！」

「但你可以不給期限他們？」

王森道：「我當然不想自縛手脚，但是上面追得緊，七天在他們心中，已經太長了。」

衆人到鎮公所，王森立即掛了個電話到濟寧，跟黃揚義談了一下，收綫後便道：「老胡、小虎子，這裏的事便交由你們處理，我到濟寧一下！」

楊鎭問道：「隊長您一個人去？」

「你臂傷未好，留下來協助老胡，小林、小黃和小朱陪我去！」

胡平原道：「隊長，明早再走吧！」

「老頭子昨天在電話催得緊，不能再躭誤！」王森道：「你們大家要小心，不能讓賈公館的人溜掉！上次讓賈慶民溜掉，要推敲一下，他們可能還有『門路』離開！」

胡平原道：「這又未必，可能他還躲在家中！」

「對！」王森喜道：「如果能找到他，相信作用極大！」

×　×　×

吉甫車到濟寧城時，正是晚飯時刻，王森這次不去分局，而是直接到醫院去。顏超雄和小李一早已接到命令，在小賀病房外等候。

「隊長，小賀在吃飯！」顏超雄將門推開。只見那女護士在餵小賀吃飯。

小賀見到王森，有點不好意思地道：「隊長，您請坐！」

王森問道：「小賀，你健康還未復原嗎？」

這一次輪到那護士不好意思，紅着臉把飯碗塞在小賀的手中，扭身出房。小賀傻乎乎地笑道：「隊長，俺已經可以出院了！」

「如果要你坐車到棗莊，你支持得來嗎？」

小賀不假思索地道：「當然可以，剛才我還到樓下花園練了一會兒拳哩，不太用力的話，完全沒有問題！隊長，您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是的，想請你到棗莊去。」

小賀三扒兩撥將那碗飯吃完，高興地問：「隊長，案子到了最後的階段了？找到朱市長沒有？」

王森在上海發生的事，簡單地說了幾句，然後道：「我希望你能把與朱市長去賈公館的經過，再說一次，慢慢地說，最好能夠一絲不漏！」

小賀首先想了一下，然後由頭說起，剛說了幾句，王森便截口問道：「你知道朱市長送甚麼禮物，作為賀禮嗎？」

「當然知道，是俺去買的！」小賀道：「是兩條魯山牌香烟！」

「兩條魯山牌的香烟？要不要一個大洋？」

「一個大洋可以買十條！」

王森又問：「朱市長平時是吸魯山牌的香烟？」

「不，他大多數是吸泰山牌的，有時也吸外國香烟，不過那香烟都是別人送給他的！」

「既然如此，他為何要送那種低劣的烟？」

「俺也不知道……市長一向廉潔，大概是手頭不便！」

「不成理由！他自己吸泰山牌香烟，怎會送魯山牌的？堂堂一位市長，也不該送那麼薄的禮！」

小賀道：「當時俺也問過了，但市長說照他的意思做就是！」

「誰有魯山牌香烟在身？」

小李連忙道：「隊長，俺是抽魯山牌的！」

「拿給我看看！」

小李把烟包遞給王森，王森看了幾眼，倒出一根點上，只抽了一口，便嗆咳起來，小李忙說道：「這烟不好，您抽不慣的！」

王森道：「這裏面有文章，大家想一

想！」

病房內一陣沉默，王森不斷玩弄着那包烟，忽然他的眼光落在烟包上。烟包是用低劣粗紙糊的，上面四個大字：魯山香烟，寫得頗爲美觀，但字却是印黑色的，書信是用墨寫的，黑色字很平常，但在裝璜上使用黑色却極爲少見！

王森雙眼露出奇光，忽然問道：「鴉片鬼一般怎樣稱鴉片？」

衆人都是吃偵緝的飯，對這種事熟得不得了，當下亦都是一怔，但又不能不答。半晌，林五嶺才道：「大多數的都叫『大烟』，也叫『黑烟』！」

王森將烟包往床上一丟，道：「這是暗示『黑烟』！」

小李道：「不錯，也有人叫這牌子的烟爲『小黑烟』！」

王森神情更是愉快，「這就對了！朱市長用魯山牌香烟作爲賈大存的壽禮，是有含意……」

小賀截口說道：「俺記起了！那天咱們在齊魯旅館等得不耐煩的時候，賈家的林管事來了，朱市長曾經問他：我送的賀禮，你們公子拆了沒有？林管事答稱不知道……」

王森霍地站了起來：「現在事情已經很明顯了！朱市長不知從那裏知道賈家與『黑烟』生意沾上邊緣，所以他才送了兩條烟……」

小賀又截口問：「市長這樣做，有甚麼含意？」

「他當然有他的目的！」王森自他身上掏出一包泰山牌的香烟來，抽出一根銜在嘴上。「假如我沒有猜錯的話，朱市長是要以此『點醒』賈大存，希望賈大存給他點好處，作爲『掩蓋費』，可惜他萬萬料不到，賈大存當天晚上便暴卒！」

小賀大聲道：「朱市長一向廉潔，他不是這種人！」

「這問題以後再求證！」王森繼續說下去：「正因爲如此，所以當朱眞志一聽見賈大存的死訊後，才會有那麼强烈的反應，才會有失望之色！小賀，你說我這個看法，有沒有道理？」

小賀沉默了一陣才說道：「但打死我，也不能相信朱市長是這樣的一個『雙面人』！」

「賈大存死後，朱眞志大概估計到魏雲跟他的生意來往，是這一方面的，所以他想轉移目標，打魏雲的主意！」王森轉頭望向小賀：「也因此那天晚上他在齊魯旅館裏，失踪了四十分鐘，又不讓你們知道原因！」

這次小賀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朱眞志一向以來，在他心目中的形象都很高大，現在聽到這番話，他心中雖然認爲「荒謬」，但又不得不承認，王森的分析合情合理。

這個打擊對他來說實在太大了。

「朱眞志當然不知道對方是假魏雲，要不他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了，他以爲假魏雲會顧全身份，在被他點醒之後，會自動給他好處！俺不知道假魏雲有沒有對他暗示過甚麼，但朱眞志又借調查死因，緊抓不放……」

王森目光從房內衆人的臉上掃過，見他們都全神傾聽，於是續道：「實際上他也看出賈大存死得蹊蹺，結果眞的讓他找到破綻，他認爲賈公館之內，必有假魏雲的內應，當他的調查有成績之後，一定有人送錢給他，可是賈公館沒有人表示，他一怒之下，便要來個公事公辦，不料半途却改變主意！」

顏超雄問道：「他爲甚麼會改變主意呢？」

「假如我推測沒錯的話，朱眞志也是急需一筆錢，他在去濟寧城途中，一定是想到假魏雲，所以改變了主意，要去勒索假魏雲！」

「那他爲甚麼會死在黃浦江上？」

「大概是楚老實帶他到溫莎餐廳。假魏雲既然跟賈大存合作做『黑烟』的生意，餐廳之內自然有他的耳目。而假魏雲跟眞魏雲的身份有天淵之別，當他聽了朱眞志的話後，便動了殺機，於是一邊穩住他，一邊設計。

「大概他送朱眞志上船，叫人在途中推他到海內去。因爲潮張的關係，他的屍體便被潮水冲到黃浦江裏了！當然那些錢不會隨他落水！」

林五嶺道：「這樣說來，楚老實跟小洪他們也危險了！」

「假魏雲既然『殺』了朱眞志，自然不在乎多害幾條人命，他們當然也有危險，只是屍體不冲進黃浦江罷了！」

林五嶺道：「那麼齊聲遠是誰殺？」

「大概是賈慶國叫人殺的，可能他後來也猜到玄虛，又知道魏雲是假的，於是爲了請功打電話通知賈慶國，那知道賈慶國爲了保全賈家，便殺他滅口了！」

黃成道：「鬧了這些日子，到此終於眞相大白了！」

林五嶺嘆了一口氣道：「更想不到的是咱們在這裏揭開謎團，而關鍵還在那兩條香烟上面！假如一早知道，也不用跑這許多冤枉路了！」

「不然？假如不是在上海發生了這麼多事，到今日咱們仍沒法想通其中關節了！」王森問道：「現在你該知道我當日說到上海收獲很大的意思了吧？」

顏超雄由衷地道：「但如果不是隊長您神明，換做是俺，想破腦袋，也揭不開這個謎！」

「那是因爲這件案子的絲頭太多的關係！」

小賀忽然說道：「隊長，俺還有一點不明白，剛才你說朱市長是半途改變主意的，那車子的子彈洞，當然也是他故佈的疑雲了，那麼，那兩個來殺我的大漢，是不是……」

「不錯，他倆九成是受僱於朱眞志來殺你滅口的，因爲他認爲你知道很多事，對他很不利，他幹了這許多年，加上小洪幹過偵緝的，自然可以找到『殺手』！」

小賀再也受不住這打擊，霍地撲倒在床上，幾乎想痛哭一場！

王森道：「我常說……」

朱國明快口道：「隊長常說，有時候壞事也會變好事！比喻沒有上海之行的『失敗』，便換不回今日的成功；不是發生這件事，便揭發不了賈家僞善和朱眞志僞清廉的眞相，讓這種人繼續欺騙政府和百

姓，實在是件極危險的事！」

王森瞪了他一眼，怪他自作聰明。「還有一句是我常掛在嘴邊的：天下間並無天衣無縫的計劃！賈大存認爲他有大量正常生意作掩飾，又樂善好施，絕對不會被人知道他的底細，但還是讓朱眞志找到破綻，而朱眞志也以爲他的計劃巧奪天工，但一包烟便致他的計劃於死命！不過咱們現在還要了解一件事；朱眞志爲甚麼會晚節不保！」

小李道：「俺也想知道，他到底是爲甚麼！」

王森道：「小賀，你暫時仍留在醫院裏，需要你出去的，我會通知你！」

出了醫院，林五嶺問道：「隊長，咱們還未吃晚飯……」

「現在還不是吃晚飯的時候！還得辦兩件事！」

× × ×

王森要辦的兩件事，第一件是將「結果」告訴黃揚義，並徵求他的意思。

黃揚義聽後，用力在他肩上拍了一下，由衷地讚道：「老弟，到今日俺才眞眞正正對你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對你的推論，舉脚讚成！」

王森道：「你別忙着送高帽給我戴，現在還未經證實，假如你沒有意見，咱們現在便打電話給周局長！」

× × ×

周而勇聽了王森的報告之後，顯然亦十分興奮，道：「小王，我果然沒有看錯你！看來再過一兩天，我便可以睡個安穩覺了！你也累了，今晚早點休息吧，我會立即跟上峯聯絡，並命令青島分局採取行動！」

「俺的任務已經完成？」

「明天早上我打電話給你，同時我還也得跟卜局長聯絡一下！」

王森收了電話，可放下心頭一塊大石。黃揚義道：「老弟，你還沒吃飯吧！來，我請客！」

王森道：「俺正等你這句話！」

王森不是聽周而勇的命令，而是他的確太累了，無論是身體或者是精神，自從接到任務以來，所承受的壓力，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他一吃飽飯，便到黃揚義家睡大覺。

收網

壁上掛鐘的時針剛指在九點鐘，黃揚義辦公桌上的電話便响起來了。

他趕快抓起電話，喊了一聲「喂」，聽筒裏使飄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小王，昨晚睡得好嗎？」王森心中如通過一道暖流，說不出的舒服，先前幾天的委屈，一掃而空。

「很好，局長您呢？」

周而勇用一陣笑聲代替他的答覆。「上峯對你的表現，極爲滿意，準備頒給你嘉獎令！」

王森道：「謝謝，您知道俺不是爲獎章而工作！局長，下一步的行動，還請您指示！」

「現在我也不能給你指示，因爲青島那裏還沒有電話來，假如我沒電話給你，兩個小時之後，你再打電話給我，我要跟卜局長聯系了！」

王森收了綫，心想兩個鐘頭並不短，便與手下到茶館去打發時間。

可是他們只坐了一個鐘頭，顏超雄便氣喘吁吁地找上門來。「隊長，周局長有電話，請你立即去！」

王森三步併作兩步，趕回分局，抓起電話來，未得他開口，那邊已傳來周而勇的聲音：「小王，剛才青島來電話，失去賈慶國和賈慶家的踪跡！」

王森一顆心幾乎從口腔跳了出來，粗着聲道：「青島分局是怎樣辦事的，甕中之鼈也會讓他們歸大海！」

「別急！碼頭各地早已有人把守，另者我已通知上海天津等地，估計他倆可能是潛回棗莊，你立即趕去棗莊，現在是收網的時候了！」

王森再問：「上海那邊有沒有什麼消息？」

「假魏雲果然就是小四哥，但他還未落網。不過楚老實、小洪和小柳已在廣州被捕，現在在押解途中！」

王森頗覺意外，問道：「他們怎會在廣州？」

周而勇說道：「經過簡短的審問，楚老實在此之前的確不知道賈家的事，這只有小洪一個知道。朱眞志迫他們去上海的時候才告訴他們的！小王，這次連我也不得不稱讚你一句，你的推論跟事實，幾乎是一模一樣！」他用開玩笑的口吻說道：「要不是我熟悉你，還以爲你也參與其中哩！」

王森有點飄飄然，忙問：「局長，你還未答覆我，他們爲何會去廣州，這點我却猜想不到！」

「他們跟朱眞志一齊在東海被推下海，朱眞志不懂游泳，在大海中必死無疑，但其餘三人都懂水性，他們落水之後，順水潛泳，後來露出水面之後，互相扶持在大海中求生。由於是在深夜，又游出輪船一段距離，船上的人沒有發現。

「天亮之後，他們遇到一艘歸航的漁船，被救上船，並跟船到汕頭。由於他們知道很難在山東混下去，所以決定偷渡去香港，誰知在廣州火車站偷錢，準備買車票時，被車站內的糾察員逮住，後來才揭出身份，那還是楚老實『老實』，露出的口風！」

王森道：「他們也算時運不濟了！」

「上峯有指示，對賈家不能用霹靂手段，處理手法要靈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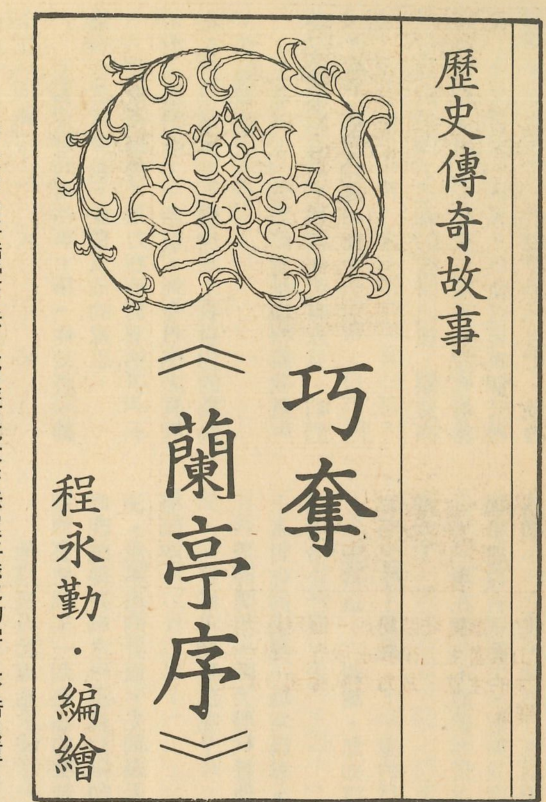
「他們可有說出朱眞志這樣做的目的和原因嗎？」

「根據小洪供稱，朱眞志估計自己市長之位即將被衞副市長取代，換言之即將退休，而他在日本留學的兒子，因爭風打傷了一位日本同學，被法庭判罰巨欵，假如他短期之內，籌不到一筆錢，他兒子便要在日本坐牢了！」

王森恍然大悟。「哦！原來還有這個原因！」

「上峯的確有意讓他退休，因爲他雖然清廉，但是辦事比較保守，不符合新社會新時代的要求，大概他是聽到了一點風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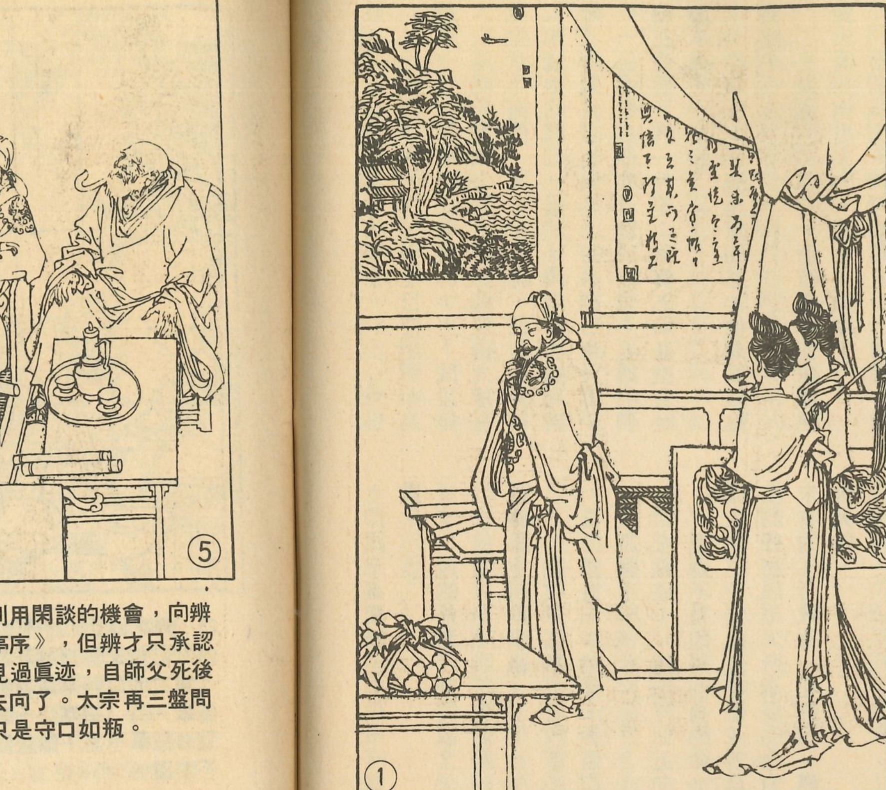
（以下轉入第6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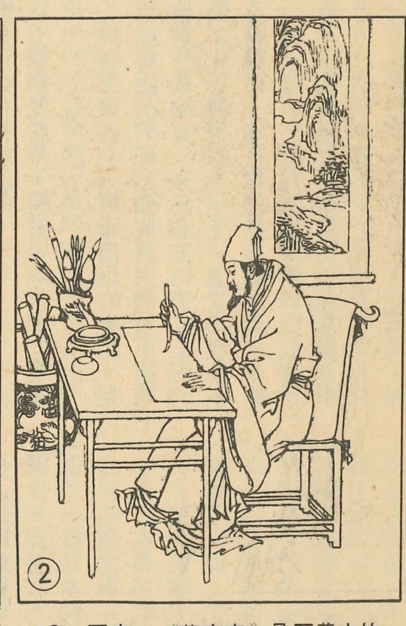
歷史傳奇故事

巧奪《蘭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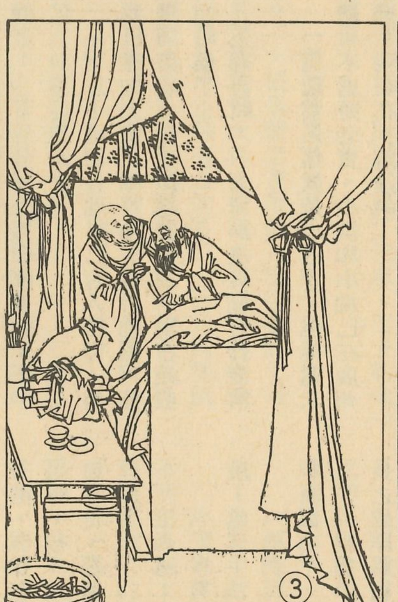
程永勤・編繪



1 唐太宗晚年酷愛書法，尤其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字，不惜以重金購買其書帖，共得兩千兩百餘卷。但他得不到夢寐以求的《蘭亭序》，為此常怏怏不樂。



2 原來，《蘭亭序》是王羲之的傑作，字字寫得遒媚勁健，婀娜多姿。文中二十多個"之"字，形態各異。它成為書法史上一大奇葩，被後世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王羲之也因此被稱為"書聖"。



3 王羲之自己也非常愛重這本《蘭亭序》，把它作為珍寶傳給子孫，至七代孫智永和尚。智永臨死，又鄭重地傳給自己心愛的弟子、越州（今浙江紹興）永欣寺的和尚辨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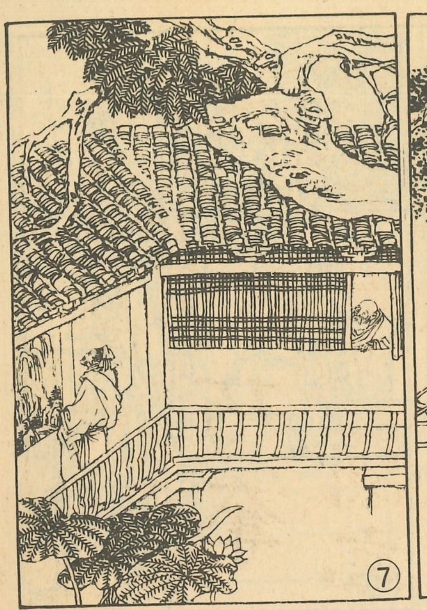
4 唐太宗派人四處尋訪《蘭亭序》眞迹，若干年後終於得知此物下落，於是下令把辨才召進後宮講經場當僧官，給以優厚待遇。



5 唐太宗利用閑談的機會，向辨才問起《蘭亭序》，但辨才只承認曾在智永處見過眞迹，自師父死後，就不知其去向了。太宗再三盤問追索，辨才只是守口如瓶。



6 太宗只好把辨才放回永欣寺，但又派監察御史蕭翼去設法取《蘭亭序》。蕭翼狡黠多詐，提出兩個要求：一是不要公開派他去；二是請皇上借給他幾個王羲之的眞迹書帖。太宗欣然應允。



7 蕭翼喬裝扮成一個窮困潦倒的山東書生，來到永欣寺。為引起辨才的注意，故意在廟廊裏仔細觀賞壁畫。



8 善良的辨才一見落魄書生，果然起了憐憫之心，上前攀談。蕭翼自稱北方人，帶蠶種到南方來賣。辨才見他溫文爾雅學識豐富，很是敬重，當夜便留他在廟裏。兩人一道下棋彈琴，評詩繪畫，很是投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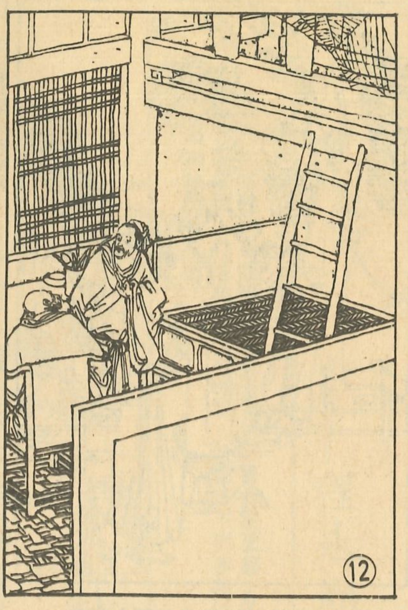
9 半個月後，一天兩人又在一起飲酒做詩，蕭翼故意把梁元帝寫的《職貢圖》拿給辨才看，因而順便談及書法。蕭翼說："我一向學寫二王筆法，如今還隨身帶着數帖王羲之的眞迹呢！"辨才高興地說："明日帶來讓我看看。"



10 第二天，蕭翼果然帶來了王羲之的字帖。辨才仔細觀玩後說："這幾卷确是右軍眞迹，但不算是最好的。我有一眞迹，可非同一般！"蕭翼不經意地問道："是什麼帖？"辨才毫無戒備地答道："是《蘭亭 。"



11　蕭翼故意哈哈大笑說："數經離亂，《蘭亭》早已化爲烏有，哪來的《蘭亭》眞迹？想必是後人的贋品吧！"忠厚的辨才敘述了亡師臨終時傳給他《蘭亭》的經過，約蕭翼一同進寢房去看。



12　辨才對《蘭亭》珍惜如命，煞費苦心，在自己寢房的樑上挖了一個凹形的槽，把它藏在裏面。蕭翼看到這件稀世之寶，不動聲色，却故意挑毛病，不承認它是眞迹。辨才爲此終日和他爭論不休。



13　辨才雖已八十有餘，因酷愛書法，仍每天堅持臨摹數遍《蘭亭》。這次他又將蕭翼帶來的幾卷字帖借來，與《蘭亭》一起放在案頭，整日觀摹不息。蕭翼假裝慷慨，並不索回。



14　一天，辨才到山下一施主家吃飯，蕭翼乘虛而入，對小和尚說："我的手帕遺失在房間裏。"因蕭翼經常出入辨才的房間，小和尚對他毫不生疑，便打開房門讓他進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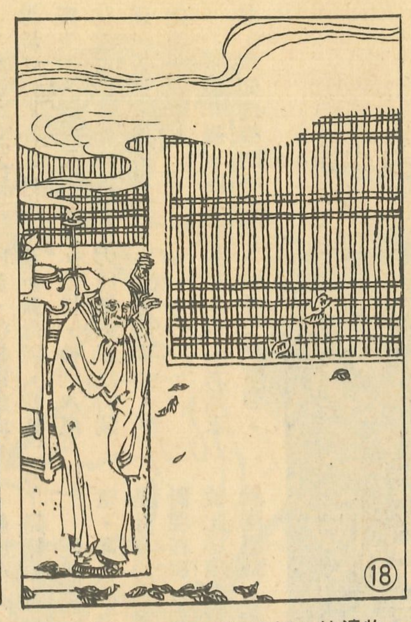
15　蕭翼進屋，將桌面上的《蘭亭》和自己帶來的字帖一起席捲而去。



16　蕭翼來到驛站，說明自己的身份，越州都督趕快跑來拜謁。蕭翼把自己來越州的使命告訴他，叫他召辨才來見。



17　辨才忽然受召去見監察御史，心中狐疑。他一見那御史就是蕭翼，大吃一驚。蕭翼得意地說："我奉皇上之命來取《蘭亭》，今已到手。特地和你告別一聲。"可憐老和尚一聽此語，立刻昏倒在地。



18　辨才由於沒有保住師父的遺物，悔恨交加，積鬱成疾，不到一年光景，飲恨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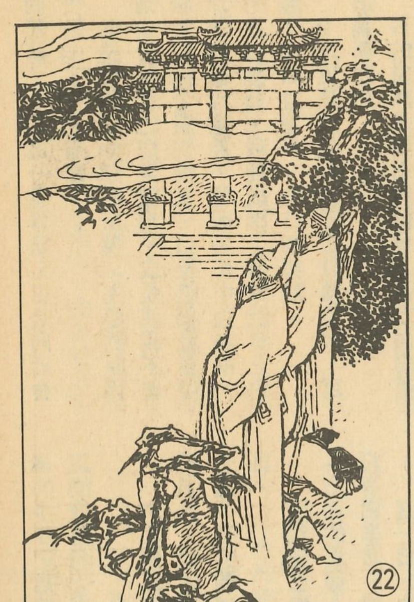
19　太宗得到《蘭亭序》，欣喜若狂，擢升蕭翼爲員外郎，把他由八品官晉升至五品，還賞賜給他許多貴重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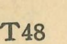
20　太宗將《蘭亭》放在座旁，朝夕觀賞，又令人臨摹數本，賜給太子、諸王和大臣。



21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６２７年），太宗病危，臨死前叮囑其子(高宗李治）要把《蘭亭序》帶進棺柩。李治遵從父命，果然用玉匣裝着《蘭亭序》葬在太宗的昭陵墓中。



22　五代時，（公元907-960 年），一個名叫溫韜的人發掘了昭陵。從此，《蘭亭序》這件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珍品，便失去下落了……



龍虎雙傑傳奇

問題少年

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邊緣少女 走上岐途

卡凡整理着手上的稿紙，心中却感慨叢生，目光定定地，注視着手上那一叠稿紙。

手上這一叠稿紙記錄的，就是在他昨日到少年感化院採訪一位問題少年，記錄下來的一篇專訪，準備登刊在明天的社會版上的。

那少年只不過才十四歲，但却因爲向母親要錢不遂，竟然操刀斬傷母親，簡直喪失了人性，令人震驚，結果，被判入感化院管教三年，這還是因爲他未成年的關係，否則，便會被判監，一生的前途，從此亦斷送了。

一個年僅十四歲的少年，本是天眞未泯，求知向學的好年華，但却一反常態，兇殘暴戾，竟然向自己的母親行兇，這怎麼不教人唏噓感嘆，人性之泯滅，一至於斯。

卡凡這篇專訪，正是探討造成那少年行兇傷母的原因，好讓做父母的知所警惕，加强管敎自己的兒女，也引起社會上各有關團體人士的關注，正視這個大都市中，經已存在，且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之——問題少年。

絕無疑問，青少年乃是社會上最有希望，最具活力的一羣，他們是接班人，亦是社會的未來主人，他們的是好是壞，是對現在與未來的社會構成極大的影响的，故此必須要加以重視，而社會上各方面的社團組織，政府有關機構，亦已日漸關注這個問題，卡凡這一篇專訪，正是向社會人士敲响了一記警鐘。

而造成問題少年的出現，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父母的寵愛縱容，或是漠視不理，疏於管敎，誤交損友，以及這個社會中充斥着的暴行事件，電視電影中血淋淋的暴力血腥鏡頭，種種成因，令到社會上的問題少年日益增多，也日益嚴重。

卡凡正是有見於此，才自動請纓，寫出這篇專訪來。

目的當然是要引起社會上各方面的團體及人士，還有那些做父母的，能夠正視這一個問題。

這是關係到整個社會的大問題，因此，卡凡任職的這間報館的總編輯，不但贊成他這個提議，也全力支持他。

譬如，卡凡能夠到感化院中，向那名少年訪問，正有那位總編輯通過與有關方面的聯絡而達成的。

至於那少年之所以變得那樣乖張暴戾，據卡凡採訪所得，乃是由於那少年的父母平日過於寵愛，幾乎是有求必應，但却疏於管敎，而他又不愼交上一班本質極壞，終日遊蕩，打架鬧事，有些甚至是黑社會人物的少年，在耳濡目染之下，正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加上電視電影與及不良刋物的渲染，很快便變壞了，由於一向以來，皆是有求必應的，那一次，恰巧做母親的搓麻雀輸了錢，心情不好，拒絕了他要錢的請求，他在一怒之下，怒從心上起，便拿刀斬傷母親，他却還以爲，那是一種「想做就做」的英雄行徑。

卡凡却聽得悚慄驚心，一個年僅十四歲的少年，居然會做出這種兇殘的事來，這到底是誰之過？

× × ×

卡凡那篇專訪在報紙上發表之後，反應很大，從連日來市面上有不少報紙皆刋登這一類的報導文章及讀者來信，可見一班。

看到自己提出的這個社會問題，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卡凡自是感到高興，總算沒有白辛苦一番。

這一日，中午十二時四十一分，卡凡正準備去吃午飯的時候，却接到了一個電話。

電話是一個婦人打來的。

那婦人在電話中劈頭就問：「喂，先生，請問卡凡先生……」

卡凡很自然隨口答道：「唏，我就是，請問你是那一位？」

對方說道：「我姓王，是貴報的讀者，前兩天你在貴報刋登的那篇關於那位斬傷母親的報導，我拜讀過後，不禁悚慄心驚，故此，我有一事想求你帮忙。」

卡凡這兩天來，接過不少讀者打來的電話，當然說的都是有關那名問題少年的事情，如今他聽到這個打電話來的婦人，說起的又是這個問題，還以爲這位婦人不過想他帮忙解答一些有關這方面的問題，於是便樂意地道：「王女士麼，你有什麼事，請說出來，我好樂意能夠帮忙的。也會盡量帮忙。」

那位王女士在電話中迭聲道：「卡凡先生，我先多謝你答應帮忙我，我這件事在電話中可能會說不清楚，可否請你抽點時間，咱們見面再詳細說一下，好麼？」

卡凡想了一下，有點爲難地道：「我這時候正上班，不方便啊。」

那位王女士「噢」了一聲，一會又試探着說道：「卡凡先生，你總要吃午飯的啊？」

卡凡這才省起，自己正在準備去吃午飯，望一下腕上的錶，長短針巳指着十二時五十分，於是道：「是啊，我正想去吃午飯。」

王女士急急道：「那咱們就在這段時間，見面談一下好麼？」

卡凡遲疑了一下，不好意思拒絕，只好道：「好啊，但你方便麼？吃完午飯，我還要上班，所以，咱們只能在報館附近一帶的食肆見面。」

王女士在電話中應道：「沒問題，我住的地方距離貴報館不太遠，請你說出見面的地點，我立刻就坐車趕來。」

卡凡想了一下，說道：「王女士，你知道在我工作的報館那條街口，那間叫愛斯的餐廳麼？」

「知道，」王女士說：「那一帶我很熟。」

「那咱們就在那家餐廳見面吧。」卡凡道。

「好！」王女士說着便想收綫。「卡凡先生，等一會見……」

卡凡急急道：「唏，王女士，請別收綫，你我互不相識，怎樣……」

王女士在電話中「啊」了一聲，急忙說道：「對不起，卡凡先生，我差點忘了，你說吧！」

卡凡一時間却想不出怎樣才能令到雙方一見面便認出對方來，一眼瞥到寫字枱上放着一份當日的報紙，靈機一觸，忙說道：「王女士，這樣吧，我肯定比你先到，我在座位的枱面上，放一份我工作的這間報館今日出的報紙，報紙的第一版在上面向外，那便是你要找的我了，好麼？」

王女士迭聲道：「好，好，卡凡先生，我這就趕來。再見。」

「嗒」地一聲，掛上了電話。

放下了話筒，卡凡吁口氣，心中暗自在問：「那位王女士不知找我帮忙什麼事，非要當面說不可，不要是我辦不來的事吧。」

目光一瞥腕錶，巳經是十二時五十七分了，忙站起來，到洗手間去洗手，外出吃午飯。

× × ×

卡凡趕到愛斯餐廳時，才只不過一時零五分，他在餐廳到處張望了一下，找到一張靠着牆角的枱子坐下來，將那份日報放在枱面上。

他估計那位王女士起碼也要十多二十分鐘才能趕到來，爲了節省時間，他忙要了一客午餐，吃起來。

他料得不差，在他吃完那客午餐，喝了一口水的時候，便有一位年約三十六七的女子入來，目光四下張望着，似乎是在找人。

幸好卡凡坐的位置正好對着門口，進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到他，而他也一眼看到進來的人。

在他的直覺中，他感到那女子就是那

位打電話找他的王女士，所以，他目不轉睛地望着那女子。

那女士一眼看到他放在枱面上的報紙，再看他一眼，便向他走過來，目光落在枱面那份報紙上，便馬上驚喜地道：「先生，請問你是否就是在××報館工作的卡凡先生？」

卡凡一聽，知道對方就是王女士，忙站起來道：「對，你就是王女士吧？快請坐。」

那女子邊點頭邊坐下來。

卡凡接說道：「王女士，你吃了飯沒有？」

王女士上下打量了卡凡一眼，笑着說道：「卡凡先生，多謝你，我已經吃了午飯。」

「那麼，就叫一杯什麼喝吧。」卡凡亦展露出笑容來。「王女士，請你不要客氣。」

王女士帶笑道：「卡凡先生，我若是客氣，也不會冒昧打電話找你了。」

說完，便招手招來侍者，叫了一杯冷飲。

待侍者走開後，她才帶着歉意地說道：「卡凡先生，眞對不起，打擾了你吃午飯。」

卡凡忙說道：「王女士，請別再說客氣話了，請問你到底有什麼事要我帮忙的呢？」

王女士馬上收歛了臉上的笑意，微微嘆口氣，才戚然道：「卡凡先生，我一個女兒，有些問題，想你帮忙一下。」

卡凡望着那婦人，見那婦人衣着頗爲趣時，談吐也不俗氣，不像是低下階層的家庭主婦，薄施淡粧的臉上，有一種成熟婦人的風韻，仍有一股吸引力，他喝口水，微蹙着眉頭道：「王女士，請你說明白一點，可以麼？」

王女士正想開口，侍者恰好將冷飲迭來，只好閉上咀巴，待那侍者走開後，她啜了一口冷飲，才吁口氣說道：「事情是這樣的，我有一個女兒，今年才十五歲，本來是讀中三的，但却因爲成績操行太差，結果，被學校開除了，我怎樣說她，她也不聽，仍然與那些學壞了的不良少年混在一起，還學會了吸烟，每晚不到午夜不回家，有時甚至不回家，我責罵她，她却當作耳邊風，最近，更加變本加厲，居然連續幾天不回家，就是回家，也是背着我，乘我不在家時，才偷偷回來，而我每日有十個小時是在外面的，近十日來，根本就沒有見過她一面，我眞是担心她變壞到不可藥救的地步，前兩天，我在貴報上閱讀到你寫的那篇專訪，從而得知，你是一位關心社會問題的新聞工作者，故此不揣冒昧，致電找你，請你想個辦法，救救我那個女兒，我只有她一個女兒，我不想失去她的。」

王女士說完後，求助地看着卡凡，拿着那根飲管，一個勁地攪動着。

卡凡聽了王女士的這番話，雖然心中很同情她，但他一來不是社會工作者，二來，他也沒有那種經驗，更沒有時間，他可是愛莫能助，故此，他只好歉然地道：「王女士，我好了解你的心情，我也很想帮你，但我一來不是經過專業訓練的社會工作者，你何不請求政府特設的有關部門帮助呢？」

王女子聽他這樣說，顯得頗爲失望。「卡凡先生，我女兒在未被學校開除前，那些駐校的『社工』經已對她進行過輔導與教育，可惜，却一點也不收效，若是你不肯帮我，我實在不知向誰求助好了，唯有看着她像你那篇專訪中報導的那名少年那樣，被關進感化所了。」

王女士說時，神情悲戚起來，眼中濕濕地。

卡凡看到她那樣子，心中頗爲難過，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遲疑了一下，說道：「王女士，你想我怎樣帮你？」

王女士乍聽卡凡肯帮她忙，驚喜得睜大了雙眼，感激地望着卡凡，激動地道：「卡凡先生，你答應帮我？」

卡凡點點頭。「不過，王女士，對於這種社會上的問題少年，我可是一點經驗也沒有的，故此，我不敢肯定，可不可以帮得了妳那位女兒改過，但我會盡量去做的。」

「多謝你，眞多謝你。」王女士激動得連聲音也變了，「卡凡先生，我想你帮我找到她，用你那篇專訪中所提到的那名少年的事例來教導她，令到她悔悟，不至於越陷越深，而至走入岐途。」

卡凡望一眼王女士，忽然道：「王女士，你是否很愛你的女兒？」

王女士重重地點了一下頭。「當然了，我只得她一個女兒，她是我在這個世上唯一最親的人，我全部的希望，皆放在她的身上，所以，我不能失去她。」

從王女士說話時的神情和語氣，卡凡深切地體會到，父母愛子女之心，可謂「入心入肺」，令人感動。

「王女士，請恕我冒昧，妳先生（亦即丈夫）……」卡凡見王女士在談話中，一直沒有提及她的丈夫，這時再也忍不住，好奇地問。

王女士却一點也不介意，爽快地道：「卡凡先生，不瞞你說，在八年前，我經巳與他因意見不合而離了婚，而他在五年前，亦巳移居外國，並與當地的一名女子結了婚，爲了女兒，我沒有再婚。」

卡凡聽王女士這樣說，不由對她油然生敬，一個女子爲了不致令到女兒會受委屈，因而不再結婚，這犧牲也實在太大了，特別是現今這種思想開放的社會，那確是難得。

「王女士，你不會介意我想請問你有沒有工作麼？」卡凡誠意地問。

「卡凡先生，我怎會介意呢，請你別再那麼客氣了，況且，那根本不是什麼秘密。」

一頓，接說道：「我自己開設了一間專賣女裝內衣褲及首飾擺設的小店子，由於要照料店子的生意，所以，每天起碼有十個小時是在店裏，很多時候，我晚上關店後回到家中，我女兒巳睡了，唉，我一個人要養活兩個人，只好早出晚歸，我何嘗不想多些陪伴女兒，這大概亦是我女兒得不到管教，放學回家後，只能夠孤零零一個人，在孤寂之下，感到缺少溫暖，也感到不被重視……在委屈與孤獨之下，便生出叛逆之心，想在外面找尋到在家中得

不到的東西，但却誤交了壞人，至令到她變成如今這個樣子，說起來，這都是我不好，我若是能夠在家中多些時間陪着她，管敎她，她就不會變成這樣了，是我害了她。」

王女士說時，臉上露出自責自疚的痛苦神色。

卡凡聽了王女士這番話，心頭有點沉重，他知道，這是不能完全歸咎於王女士的，試問，一個女子，既要養活自己，又要養活女兒，那巳經是非常之艱難的事，又怎有時間在家陪伴女兒呢？說起來，社會上的不少壞風氣，是造成這些不良少年的主要成因。

而父母的疏於敎導，只不過是次要的原因。

「王女士，妳別太責怪自己，」卡凡由衷地說：「像你這樣，爲了養活自己與女兒，巳經不簡單了。」

忽然間，他省起還要上班，忙住口不說，望一眼腕上的手錶，經巳是一時五十七分了，他只好抱歉地道：「王女士，很對不起，我要上班了，這樣吧，咱們明天在這個時間仍然在此見面再談如何？」

王女士這才省覺到，忙迭聲道：「卡凡先生，眞不好意思，阻了你上班的時間，你快走吧，待我會鈔便成了。」

卡凡却道：「王女士，怎好意思要你會鈔，還是我來吧。」說着。招手示意侍者會賬。

王女士却搶着要會賬，但却快不過卡凡，只好邊離座邊道：「卡凡先生，多謝你了，明天這個時候，仍然在此見面再說吧。」

走出餐廳門外，兩人同時說聲再見，卡凡便急忙趕回報館。

× × ×

「卡凡，你怎麼了，像頭呆鵝一樣，不是有什麼心事吧？」泰迪放下那又重又大的啤酒杯，望着他的老友——卡凡，有點奇怪地說道：「喂，可不可以說出來聽一下。」

泰迪與卡凡不但是老友，簡直情逾手足，也合作協助警方破獲不少罪案，故此，有都市雙傑之稱。

卡凡吁一口氣，搖搖頭道：「泰迪，你帮不上忙的。」

泰迪好奇地道：「卡凡，到底是什麼事？不是有人找你的麻煩吧？」

卡凡不由好笑地說道：「若是有人找我麻煩，那就好辦了，我也不會說你帮不了忙。泰迪……」

「卡凡，快說，到底是什麼事！」泰迪心急地打斷了卡凡的話。

卡凡喝了一大口啤酒，這才拿眼瞧瞧泰迪，說道：「泰迪，你有沒有受過『社工』的專職訓練？」

泰迪被卡凡這句話弄得怔了一下，不解地道：「卡凡，你在攪什麼鬼？我又不是『社工』，怎會受過那種專業教育？」

卡凡又喝了口啤酒，才道：「那麼，我說出來，你也是帮不了我的忙的！」

泰迪却堅持道：「不管帮不帮得了忙，你也要說出來聽聽，否則，我今晚一定會纏住你！」

「眞是好管閒事！」卡凡笑望泰迪一眼。「泰迪，你有沒有看過我數天前那篇專訪報導？」

泰迪連忙點頭，眼中却露出疑惑之色。「卡凡，若非就是那篇報導，惹出了麻煩？」

卡凡點點頭：「可以這樣說。」

「有人找你……」泰迪緊張地盯着卡凡。

卡凡忙搖搖手：「泰迪，別緊張，不是有人因此找我麻煩，而是有一個女子，找我帮忙，要我救救她的女兒！」

泰迪鬆口氣，一拳擂在卡凡的肩膀上，笑罵道：「卡凡你這傢伙——」陡地語聲一止，訝異地瞧着卡凡，說道：「卡凡，你說有個女子要你帮她救她的女兒，你幾時變成了救世主？」

卡凡嘆口氣。「泰迪，我若是救世主就好了，起碼不用傷腦筋，不知怎樣，才能帮那女子的女兒規勸得改過向好。」

泰迪心急地道：「卡凡，你還未說出來，那是怎麼回事。」

卡凡只好將那位王女士找他帮忙的事，對泰迪說出來。

泰迪聽完後，雙眉也不禁皺了起來。「卡凡，這種事情，確是只有那些『社工』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不是靠拳頭，或是運氣可以解決的，那位王女士怎不去找『社工』帮忙，却來找你？」

「那是她看了我那篇報導後，認爲我對這方面的問題，有一定的認識與了解，而她的女兒在學校時，曾受過駐校『社工』的輔導教育，可惜不見效，而且變本加厲，她在無法可想之下，才來找我這個『盲炳』，當時，我看到她那種樣子，實在不忍心拒絕她，便硬着頭皮，答應盡可能帮她，但我却有言在先，不保證可以將她的女兒勸導回頭。」

「那你準備怎樣着手？」

「我要是想得出，不用發呆了！」卡凡苦惱地攤攤手。

「這種問題少年的形成，是有多方面的因素的，這個問題，連政府也感到頭痛，才會設立專門輔導教育那些問題少年的社工處，那些社工，都是受過專業教育的，對於那些問題少年的心理及成因，有深刻的了解，你雖然寫出那篇專訪報導，相信也是一知半解，你根本就沒有那種經驗與時間，照我說，你這一次肯定是吃力不討好！」泰迪悲觀地說道。

但卡凡却道：「不管怎樣，看在那位王女士對女兒的關懷愛護，我也要去試一下！」

泰迪道：「你準備怎樣去勸導那位走上歧途的羔羊？」

卡凡沉思了一下，苦笑道：「我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一時間，也想不出一個可行的辦法。」

喝口啤酒，吁口氣，卡凡接說道：「不過，首先要找到她，否則，說什麼也白費。」

泰迪眨眨眼，說道：「這一點，我倒贊成你。」

瞟一眼卡凡，再說道：「要不要我帮忙？」

卡凡道：「你肯帮忙我，當然是最好了，這幾天，我的工作很忙，起碼要到大

後天，才空閒一些，泰迪，你這幾天有空閒麼？」

泰迪道：「明天還要拍一組戲，若是後天沒有接到別的通告，那就有幾天的空閒。」

卡凡大喜。「泰迪，那就煩你先帮我找到那『羔羊』，先了解一下，她的朋友都是一些什麼人，先有一個大概的了解，才能夠想出辦法來。」

泰迪笑道：「那我就姑且客串一下做『社工』，看看個中滋味如何。」

一頓接道：「不過，你要將那頭『羔羊』的資料說一下，讓我知道才成，以便找尋她。」

「她姓方，名叫詩嘉，今年十五歲，中等身材，這是她的照片，你仔細看一下，記下來吧。」卡凡說着，從袋中掏出一張3R大的彩色風景照片來，遞到泰迪的面前。

那張照片中，只有一位女孩子，不用說，就是王女士的女兒方詩嘉了，泰迪接在手中，仔細地端詳起照片中的人來。

照片中的女孩子樣子頗爲甜美，但臉上巳沒有了少年男女那種應有的純稚氣息，過份地顯露出與年紀不相稱的成熟與造作，她站着的那個姿勢，簡直就是搔首弄姿，泰迪看着，也不禁搖頭爲之嘆息。「卡凡，如今的少年男女，眞是早熟得令人吃不消，你看看這位方詩嘉，她的眼神、姿態，以及那挑逗的笑容，簡直就不像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眞不明白，她們爲何要急不及待地扮成熟，裝大人，這種心態，不知是好還是壞。」

卡凡亦搖頭嘆道：「他們這種心態，是多方面的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家庭，別一方面是社會上那種蔚然成風的壞風氣，再加上豐富的物質以及我也說不出來的種種成因，於是乎，便產生了這些文明社會中不可避免的問題，這應說是文明社會的後遺症吧，就連世界上最先進的歐美諸國，對於這些社會問題，也束手無策，想不出解決的辦法！」

「卡凡，你還記得麼，咱們當年像她這個年紀，天眞純稚得連與女孩子說話也會口吃，那像現在的少年男女，穿着校服，背着書包，却手拖手，相偎相倚的，儼然一雙小情侶，有些更放肆到在公衆地方，打情罵俏，令人看不入眼，莫非現在的少年男女，眞的這般早熟？」

卡凡拍拍泰迪的肩頭，笑笑說道：「泰迪，社會風氣如此，這是很難改變的，這還不算什麼，我聽一位同事說，他曾經有一次陪太太到醫院中檢查身孕，看到一雙還穿着校服的男女少年，抱着一個初生嬰兒在等候檢查！」

泰迪感觸地搖搖頭，忽然改變話題道：「唉，別盡說這些掃興的話了，咱們今晚本是來輕鬆一下的，來，咱們不要再談論那個問題了，喝個痛快吧！」

卡凡馬上拿起杯子。「好，乾了這一杯！」

泰迪馬上拿起還有半杯左右的啤酒杯，與卡凡的杯子碰了一下，兩個人仰着脖子，「咕嘟嘟」地，一口氣將杯中的啤酒喝個清光。

× × ×

泰迪吃罷午飯，便一個人乘車，來到一處廉租屋邨的遊樂場。

根據卡凡給他的資料，方詩嘉經常是會在這裏出現，與屋邨內的那些不良少年——油脂飛，曱甴妹，混在一起的。

這些資料，當然是那位王女士提供給卡凡的了。

遊樂場內，不但有小孩子玩耍的滑板及鞦韆轉輪，也有供青少年作運動之用的籃球場與羽毛球場。

泰迪才走到遊樂場的門口，便看到有一羣年紀由十三四到十八九歲的青年，人數在八九名之間，霸佔了那個供兒童玩樂的旋轉輪，嘻嘻哈哈地，有些坐在輪上，有些則在推着，其中有幾個男女嘴上叨着香烟，每一個的髮型及衣着，都是目前最流行的「崩」型打扮，顯得怪裏流氣的，泰迪一看就知道，這班青少年，都是令到社會工作者頭痛的問題人物。

而他們也鬧得實在不像話，在旋輪轉上的幾名男女，你推我擁地摟作一團，難怪那些經過的屋邨居民，有不少男女露出不以爲然，以及卑視的樣子。

泰迪看着，也不禁搖搖頭。

他雖然絕對不是一個頭腦守舊的人，而且跟得上社會潮流，但對於這班還未成年的青少年，他仍然有點看不入眼。

皺了一下眉頭，他還是走入去，朝那班青少年走去。

那班青少年肆無顧忌地高聲大叫着，簡直罔顧公德，在遊樂場內其他地方玩耍的兒童，就像躲避怪獸般，遠離那個旋轉輪，不敢走近一步。

泰迪邊走過去，邊逐個打量那些青少年，對於這班「失落」了的青少年，他是既惋惜又感慨的。

他還未走近那班青少年，那班青少年巳懷着敵意，將目光集中在泰迪的身上！

而他們也停止了推動那個旋轉輪！

泰迪不由暗中加了小心。

因爲他知道，這些青少年，都是具有叛逆及憤世嫉俗的性格，對於一般的人，都具有敵視之意的，他雖然不怕他們，但却不想鬧僵，以免白來一趟。

泰迪在那班青少年的敵視目光之下，忙擠出一絲不自然的笑意，以減輕對方的敵視之意。

那些男的青少年目不轉睛地望着泰迪，那幾個年紀最大不超過十六歲的女孩子，却輕佻放肆地，上下打量着泰迪，輕聲地品評起來。

泰迪却詐作看不到，走到那個旋轉輪面前，先對那些青少年笑了一笑，才故作輕鬆地，說道：「唏，你們都玩得很高興啊……」

「我們玩得高興不高興，關你什麼事？」一個髮脚剪得短短的，頂上却留得頗長，並且染成靛藍色。乍看起來有點像非洲某一個部落的土人髮式的青年人，充滿着敵意地粗聲道：「你是什麼人？我們不歡迎你！」

泰迪對那「崩」型青年的口氣態度不滿，却沒有生氣，依舊笑着道：「我叫泰迪，是來向你們打聽一個人。」

「你是雜差（警探）？」一個穿着一條牛仔布迷你裙，上身穿一件鬆身魚網背

心，頭髮剪得短短的，雙耳戴了一對大大的金屬耳環，咀唇搽得紅紅的，眼臉上搽上又深又濃眼蓋膏，看年紀最多不超過十五歲，但她的打扮却像個小妖精！

泰迪望着那拚命要扮成熟的女孩子，在心裏嘆了口氣，「你們很怕警探的麼？我聲明，我不是警探，你們不要慌！」

「哼，我們才不怕那些差佬呢！」一個瘦高個子的少年充英雄地挺着胸說：「他們有什麼了不起？我們又沒有做出什麼違法的事來！」

說完，很夠「氣勢」地將手上的烟蒂用力擲在地上。

「隨地丟垃圾，你巳經犯了法例，我要是警探，你就有麻煩了！」泰迪仍然笑着。

突然之間，他的腿肚上挨了一脚，那條腿不由一彎，幾乎站不穩，跌向地上。

那些少年男女一下子哄笑起來。

泰迪忍着痛，沒有發作，擰轉身，看一下到底是哪一個惡作劇在作弄他。

豈料，他才擰轉身，腦後驀地又被人打了一巴掌，腰上被人打了一拳，接又被人在背上推了一下！

而那些少年男女，則嘻哈哄叫起來，看他們的神情。就像耍猴子一樣，在耍弄泰迪。

泰迪這一次可發火了，猛地擰回身，恰好瞥到一個少年起脚踢向他的屁股，急忙伸手一抄，一把將那個少年的腿脚抄捏住！

那少年被他一手抄住脚腿，身體失去平衡，上身猛晃了一下，便向後仰倒。

但立刻有一個少年伸手扶住了那個同伙。

而泰迪還未採取進一步的行動，身後巳接連挨了幾下，下手頗重的，隱隱生痛，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怒喝一聲，身形倏地一矮，掃出一脚。

只聽「啪啪」「哎喲」連聲，起碼有三個少年被他掃倒，痛得叫出聲來。

泰迪用力一推，將那腿脚被他抓住的少年推得跌倒在旋轉輪上，連那個扶着同伴的少年也被推倒，那幾個女孩子驚呼尖叫起來，泰迪正想竄起來的刹那，却猛地感覺到腦後生風，心頭一凜，急不迭側身滾倒在地上。

「呼」地一聲，一道棍影從他的頭上掃過。

泰迪暗呼一聲：「好險！」剛想跳起身來，那些「油脂仔」，「曱甴妹」，忽然間呼嘯一聲，作鳥獸散！

泰迪跳起身來，才發現到那些不良少年四散奔竄的原因。

原來，正有一名作例行巡邏的軍裝警員，巡邏到附近，發覺到遊樂場內，那些「油脂飛」「曱甴妹」在生事毆打一個人，急忙奔趕過來，那些少年男女警覺之下，自然飛奔不迭了，以免被警察捉到，那就有麻煩了。

泰迪本想追上去，抓住一個少年的，但想一下，他還是站着不動，以免引起那名警員的誤會。

那名軍裝警員是負責巡邏這一區的，對那羣不良少年男女，自然頗爲熟悉了解，他離遠見泰迪被「打倒」在地，還以爲那羣青少年欺負泰迪是單身一個人，起了不良之意，而事實上，這一區，曾經發生過「油脂飛」「曱甴妹」搶奪單身行人錢包物品的事情，可惜却找不到人，是以，他奔入遊樂場後，馬上關注地朝正在拍打衣服的泰迪道：「喂！先生，你有沒有受傷，可有損失了財物？」

而那些少年男女，經巳逃得沒有了影踪。

泰迪苦笑一下，對那年青的警員道：「阿ＳＩＲ，沒有什麼，他們沒有搶去我東西……」

那名警員氣虎虎地道：「他們眞是越來越不像話。居然明目張胆地毆打你，若是讓我捉到他們，非要好好地教訓一下他們不可！」

但隨即又嘆口氣道：「唉，捉到他們又如何，碍於法例，根本就不能對付他們加以起訴，頂多，警誡他們一番。最重也只是將他們關入感化院，出來之後，還不是劣性不改。」

泰迪揉一下腰骨發痛的地方，對那警員道：「阿ＳＩＲ，幸好你及時趕來……」

那警員插口道：「先生，你有沒有被打傷？要不要到醫院檢驗一下？」

見泰迪搖頭，他又說道：「先生，請問貴姓，他們爲何會打你？」

泰迪又苦笑道：「阿ＳＩＲ，我叫泰迪，我向他們打聽一個八，他們却忽然動手打我……」

泰迪將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

那警員聽完之後，連連搖頭。「這一羣不良少年眞難攪，也令八頭痛，泰迪先生，你以後千萬不要招惹那些人，有時候，我們不會那樣巧巡邏經過看到的，那你就有苦頭吃了，他們在這一區，是出了名的，有時候，連我們也怕了他們幾分。」

泰迪知道那警員說的是實話，也是一番好意，他只好唯唯應道：「阿ＳＩＲ，這種小事不用跟你返警局落口供吧？」

那警員看一眼泰迪，才搖搖頭道：「既然你沒有什麼事，那就算了，你也不想麻煩的吧？」

泰迪自然不想麻煩了，連聲道：「多謝阿ＳＩＲ，我可以走了麼？」

那警員點頭道：「當然可以走，不過我提醒你一句，不要再在這一帶逗留，以免遇上他們，那就——」

下面的話他忽然打住，向泰迪做了個會心的表情，便向那些「油脂仔」、「曱甴妹」逃逸的屋邨那邊走去。

泰迪站了一會，才走出遊樂場，離開這個「紅番區」。

× × ×

「泰迪，打聽到那位方詩嘉的下落麼？」卡凡在電話中，焦急地問。

泰迪斜倚在梳化上，下意識地按一下被踢瘀的腿肚，苦笑道：「今日我沒有被那些『油脂』臭飛打傷，巳是萬幸。」

卡凡從聽筒中，聽出不對，馬上插口道：「泰迪，發生了什麼事？」

泰迪吐口氣，將日間發生的事，向卡凡說了一遍。「卡凡，我想不到那些『臭飛』是那樣難相與的，他們年紀不大，但却好兇啊！」

卡凡在電話中道：「那你今日是一無

所獲了？」

泰迪道：「那還用說！」

「你明天還去不去？」卡凡問。

「去！」泰迪對着話筒說。「我非要打聽出來不可。也要給他們一些教訓！」

「泰迪，你千萬不可亂來，別忘記，他們都是未成年的啊，攪出事就麻煩了！」卡凡急急道。

泰迪「哈」地笑了一聲。「卡凡，你放心，我自有分寸的，我不是白痴！」

卡凡吁口氣。「可惜我明天無法抽出時間，不然，我與你一齊去。」

「卡凡，你不相信我？」泰迪不滿地說。

「不是……」卡凡在電話中急急道：「多一個人照應一下，總是好的！」

泰迪道：「卡凡，你担不用心，我會小心的了。」

「那我祝你馬到功成！」卡凡哈地笑了一聲。「泰迪，你身上挨了幾下，還痛不痛？」

泰迪邊揉着那瘀黑了一塊的腿肚，邊道：「那幾下算得了什麼，你放心，現在已經沒有事了。」

「嗯，那你早點休息吧，拜拜。」卡凡說完，收了綫。

泰迪放下話筒，躺倒在梳化上，望着天花板，不知在想着什麼。

× × ×

泰迪跟着一名「油脂仔」，來到屋邨後面的一處山脚下。

這名「油脂仔」他認出是昨天在遊樂場中那羣少年男女的其中一個，這一次他學乖了，決定不惹他們成羣結隊的，而是單獨找一個來問一下。

這樣，比較好應付一些，也不怕再會被羣毆！

那一處地點是頗爲偏僻的地方，泰迪猜不出那「油脂仔」來這裏幹甚麼。

那名「油脂仔」却沒有發覺他，一直走到山脚下一塊山石的另一邊，四下打量一下，這才坐下來，嘀咕了一聲，從衣袋中掏出一包香烟來，「揀」出一支烟來，划着火柴，點燃了，抽了一口，微仰着頭，極之悠然地緩緩將烟吐出來。

看他那種悠然神往，彷似登仙的神態，不用說，他吸的不是眞正的香烟，而是大麻之類的毒品。

就在他一口烟還未吐盡的時候，泰迪驀地從石後閃了出來，劈手一把將那『油脂仔』手上的那支烟奪去！

那「油脂仔」霍然張開眼來，咀裏剛叫了聲：「喂，玩什麼，快……」下面的話，戛然而止，顯然，這個地方是他們經常來的地方，也因此，他誤會了泰迪是他的同伴中的一個，及至他看清楚，奪去他的「香烟」的，不是自己人，而是一個陌生人後，他不由驚駭得愕住了，瞪大一雙眼，望着泰迪。

泰迪一眼就看出，奪過來的那支烟，根本就不是眞正的香烟，而是大麻，也不知道「油脂仔」是怎樣弄到手的，當下哼了一聲，目注那年紀只有十五六歲的少年，嚴厲地說道：「赫！你知不知道，藏有及吸食大麻，是犯法的？你好大胆啊！」

那少年這時也認出，眼前的人就是昨天在遊樂場被他們一伙人毆打的人，他雖然驚慌，但仍然惡聲惡氣地道：「喂，原來又是你，快將那支烟給回我！」說着，雙手一撑，從地上撲起來，一頭撞向泰迪的小腹，雙手却抓向泰迪手上拿着的那支「烟」！

泰迪知道這種兇頑成性的少年，若是不給一些厲害他看看，他是不會怕的，當下冷笑一聲，身形一側，橫閃開去，接一脚踢向他的腿膝側面！

「噗」一响，那少年一頭撞空，身形直衝出去，但却張口痛叫一聲，那挨了一脚的腿膝一軟，摔跪在地上。

泰迪冷然橫了那少年一眼。「你最好別動，否則，還有苦頭你吃！」

一頓，聲色俱厲地道：「哼！我若是將這支大麻及你送到附近的派出所，你知道後果會怎樣？」

那少年一聽，本已痛得白一陣紅一陣的臉上，刷地驚得有如白紙一樣，全身抖顫了一下，可憐巴巴地哀求道：「先生，求你放過我這一次，我以後不敢再吸食大麻了，你不要將我送去派出所，我不想被關入感化院。」

泰迪嚴厲地說道：「你知不知道，吸毒會毀了你一生的前途？」

那「油脂仔」俯首貼耳地說道：「先生，我知道了，我以後再也不會吸食的了，你放過我吧。」

泰迪注視着那慌恐驚駭的「油脂仔」，直恨不得代他的父母摑他兩巴掌，但到底還是忍住了。「你這樣做，難道不知道，你的父母會痛心失望的麼？你怎對得住辛苦將你養大的父母？」

那少年坐在地上，一直點着頭道：「我知道了，我知錯了，我發誓以後也不吸食了！」

泰迪却知道，這只是他爲求脫身才這樣說的，像這種已經學壞了的不良少年，又豈是三言兩語，可以教育得醒悟過來，改過自新的，要是那樣，政府就不需要那樣多的人力物力，以解決這個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了。

雖然，他大可以將這個少年送到警署，將他關入感化院，可能令到他重新做人。但他這一次來，目的不是在這方面，而是要打聽出那位問題少女方詩嘉的下落，所以，他只好放過這少年一次。「你若是眞的肯改過自新，從此不再吸食這種自毀前途的毒品，我可以放過你這一次！」

那少年一聽，如獲大赦，差一點沒有向泰迪叩頭，驚喜得急巴巴地道：「先生，多謝你，你眞好人……」

泰迪却擺擺手，打斷了他的話。「不過，我有一個條件的！」

那少年急忙接口道：「先生，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會答應你！」

泰迪目光一凝，注視着那少年好一會，才說道：「聽着，我要向你打聽一個人，一個叫方詩嘉的女孩子！」

那少年被泰迪銳利的目光注視得抬不起目光來，聽了泰迪的話，馬上抬起頭來說道：「方詩嘉？你是她的甚麼人？」

泰迪沉着聲道：「這你不用管，你只說，認不認識她？」

那少年眨了眨眼，點點頭道：「當然

認識，她以前經常與我們玩在一起的。」

「你既然認識她，應該知道她在甚麼地方吧？」泰迪板着臉問道。

「先生，這……我就不大清楚了，近來，她已沒有來找我們玩了。」那少年閃縮地說。

泰迪冷笑一聲。「哼！你說的是眞的麼？」

「我……說……」那少年囁嚅着，一副心虛的樣子。

這如何逃得過泰迪的雙眼，厲色地喝道：「你是否想我將你拉到警署？」

那少年一聽，馬上慌急地疾聲道：「先生，不要，不要！我求你不要拉我到警署去……」

「那你快說吧！」泰迪依舊將臉板起來，絲毫不假以詞色。

那少年不等泰迪說完話，便已急不迭地說道：「先生，方詩嘉在那裏，我確實不大清楚，不過，你可以去問一個叫丹尼仔的，他是她的老公仔！」

泰迪哼了一聲。「那位丹尼仔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就在附近那間波樓。」那少年說道。「他每天下午，大多數都會在那裏賭波的。」

「他有甚麼特別的地方？」泰迪追問道。

「丹尼仔長得很高大，黑黑實實的，看上去有點像雜種仔，你去波樓隨便向人問一下，就會找到他的。」那少年這時但求脫身，忙將知道的都說了出來。

「那間波樓叫甚麼名字？」

「世界桌球室。」

「沒有騙我？」

「我……我不敢！」

「哼，諒你也不敢騙我！」泰迪裝出惡狠狠的樣子：「我要是發現你騙我，我會再來找你的！」

說完；將手上那支大麻烟丢在地上，用鞋底磨成粉碎，再用脚用力撥洒開去，混入了泥土中，才再警告那少年一句：「吸食毒品，等於自毀前途，你若不想變成道友，以後不要再沾這種害人的東西了，知道麼？」

那少年慌不迭應道：「先生，我以後也不敢服食了！」

泰迪深看了那少年一眼，才走出石後，向那門世界桌球室走去。

迷途羔羊　改過向善

這時候經已是下午三時十二分了。

泰迪來到那間世界桌球室，正想走進去，恰好看到有三個作「油脂」打扮的青年走出來，他急忙朝那三個油脂青年道：「喂，請問丹尼仔在裏面麼？」

那三個油脂青年懷疑地上下打量了泰迪幾眼，大概看不出泰迪有甚麼值得懷疑的地方，其中一人開口道：「丹尼仔今日沒有來，不在裏面。」

泰迪故意嘀咕一句：「媽的，他昨晚約我來此打波的，他又點我（意即作弄他），待我入去看看。」

說完，推門走了入去。

那三個油脂青年自管自的走了。

室內燈光明亮，有不少青年在打波（桌球），也有不少人是在看的，泰迪一眼就看出，最少有三枱桌球是賭錢的，當然，也有一兩枱是眞正的消遣要樂的。

這種地方，泰迪以前經常流連的，所以，對於這種波樓的環境，他是很熟悉的，也知道這種地方，是些甚麼樣的人出入居多。

那些人一見泰迪走入來，包括在打枱波的人在內，馬上將目光射落在泰迪的身上，目光中含有警戒、思疑，以及敵意的成份。

泰迪朝那些人笑笑，朝一個肌肉扎實的青年招呼道：「喂，老友，丹尼仔今日有來麼？」

那青年思疑地上下打量着泰迪。「你找丹尼仔幹麼？」

「哈，他約我三點來這裏打波，一較高下，我入來不見他，所以問你一聲。他不會點我吧？」泰迪裝出一副輕鬆的樣子，說着，一直拿眼斜望着最近那張波枱上打波的情形。

那青年看不出泰迪有可疑的地方，這才道：「老友，往日這個時間，他已經來了的，不知今日爲何沒有來，他眞的約了你來打波？」

「當然是眞的了。否則我來幹麼？」泰迪笑着道：「我一向都是在四海那裏玩的。」

「嗯，你一定是高手了，你既然來了，丹尼仔又失約，咱們玩兩盤如何？」那青年忽然說道。

泰迪爲了不讓對方懷疑他的來意，而他實在也有點手癢，於是點點頭道：「高手不敢當，既然老友有興趣，那就玩兩盤吧。」

那青年馬上變得熱情起來。「老友，怎樣玩法？」

泰迪隨便地道：「你想怎樣玩呢？」

那青年爽快地道：「五十圓一盤（一局）如何？」

泰迪道：「隨便。」

「那就一言爲定。」那青年走向一張沒有人打的波枱。

「當然。」泰迪跟着走過去。「不過，先此聲明，不論勝敗，我只打三盤。」

「好！」那青年巳拿起了一支「Q」（桌球棒）。

泰迪也走過去，揀了一支。

那些沒有打波的人見有熱鬧可看，不少人走過來圍觀，看一下兩人的波技那一個高明。

泰迪雖然近來甚少打枱波，但他的技術却一點也沒有生疏退步，他可說是此道中的高手，而他也知道，那青年敢向他挑戰，必然不是庸手，所以，他一點也不敢輕敵。

因爲輸錢事小，面子事大，何況，他若是打贏這位對手，不但會令到這間波樓內的人對他另眼相看，也會對他產生出好感。

青年人的心理就是這樣的，對於英雄人物，有一種敬佩的心情。

那青年的波技確實高明，能夠從非常之刁鑽的角度，將枱波打入洞中；但泰迪表現出來的球技，更加高明，簡直有如變

戲法一樣，將不可能打入洞的球打入洞中，令到那些旁觀的人不禁發出讚嘆之聲。

不少人用敬佩的目光，望着泰迪。

結果，泰迪直落三盤贏了那個青年一百五十大圓。

那個青年可謂輸得心服口服，對泰迪超卓的球技，折服不已。

利那之間，桌球室內的人，都對泰迪親熱起來。

泰迪也很謙虛，對那青年道：「老友，你的球技也很高超啦，有機會再與你玩過，我要走了。」

說完，在那些讚佩的目光相送下，走出了那間波樓。

× × ×

「泰迪，那人與你賭波，眞是一名大笨蛋，簡直就是雙手捧錢給你。」卡凡笑望着泰迪，喝了一大口啤酒。

「卡凡，別說得那樣難聽，我可是憑技術勝他的。」泰迪也笑了起來。「雖然還未找到那位方詩嘉，這却是意外的收穫，你吃甚麼，只管叫吧，橫豎今晚這一餐是贏回來的。」

卡凡與泰迪這時候是在大牌檔的一張枱子坐着，在這種街邊大牌檔吃晚飯，二個人，一百五十圓，應該綽綽有餘了。

而這時是晚上八時多了。泰迪在卡凡未下班之前，打電話到報館，約卡凡在此晚膳的。

卡凡笑道：「那我就不專氣了。」說完，招來伙計，一口氣點了四個菜。

泰迪待那伙計走開，才說道：「卡凡，我感覺到，那位女士的女兒，可能幹上了不正經的勾當。」

卡凡眼一睜，驚詫地道：「你還未找到她，怎會說她幹上不正經的勾當？」

泰迪吁口氣道：「我是從那個吸食大麻的少年所說的那句：『他是她的老公仔』這句話，聯想到的，你想一下，兩個未成年的青少年混在一起，一點經濟基礎也沒有，又沒有工作，她離家出走之後，怎樣養活自己？唯一而又最容易賺錢的，我不說，你也應該明白。」

卡凡聽得點了點頭道：「嗯，說得有道理，但她只是個十四五歲的少女，連身份證也未有，那些舞廳與夜總會，也不會請她的啊……」

「但那些魚蛋檔（一種新興的色情場所），聽說有不少學生妹在幹啊！」

卡凡恍然道：「怎麼我一時間想不到，我也聽聞過，這種專門滿足一些人的手慾的色情場所，僱請了不少那些學壞了，或是貪圖虛榮的女學生，開設這種色情場所的人，眞是喪盡天良！」

泰迪喝口啤酒。「卡凡，你這麼氣憤幹麼？連政府也無法取締，你氣憤又有甚麼用？」

卡凡拿起杯子，一口氣將杯中的啤酒喝乾，才道：「但願那位方詩嘉不是幹這種醜業，否則，她的母親知道之後，不知怎樣難過。」

「卡凡，一個人若是變壞，那是無可奈何的事，我眞不明白，那些油脂飛、㞘由妹，爲何會自甘墮落。」泰迪感嘆地道：「難道社會越文明進步，那些青少年就越加容易受到誘惑，產生出這種問題少年來？」

「可以這麼說。」卡凡說道：「你想一下，咱們那個時代，何來甚麼問題少年？現在的那些問題少年，可說是現今社會的後遺產物，他們亦可說是失落的一羣，社會的受害者。」

「唉，別說了，越說！我越心煩。」泰迪舉杯道：「來，今晚有酒今晚醉，明天的事明天再說。再說，這種社會問題，也非你我之力，能夠解決得了的，而這亦是一個專門的問題，我們還未有那種水準去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只好用我們的方法，看看能不能帮那位王女士的忙。」

說完，一口氣將一大杯啤酒喝下肚。

「泰迪，明天下午我有空，我與你去找那位丹尼仔吧。」卡凡邊說邊替泰迪斟啤酒。

泰迪笑道：「最好不過。」

兩個人說着喝着，那些菜陸續送上來，兩人便吃喝起來，享受這一頓晚飯。

× × ×

卡凡才回到家中，電話便「鈴鈴鈴……」地响起來。

他忙拿起話筒，「喂」了一聲。

電筒中即時傳來話聲：「喂，你是卡凡先生麼？」

卡凡立刻聽出來是王女士的語聲。「是啊，王女士麼？有甚麼事？」

王女士在電話中說道：「卡凡先生，沒有甚麼事，我……你可已找到我的女兒麼？」

「還未找到。」卡凡接說：「不過，明天可能會找到你的女兒。你女兒沒有回過家麼？」

王女士有點悲傷地道：「沒有，我担心她出了甚麼事，所以打電話來問你一聲，很對不起，打擾了你的休息。」

「王女士，我很明白你的心情，妳放心，我一找到你的女兒的下落，便打電話通知你。」

「卡凡先生，我很感激你，不妨碍你休息了，拜拜。」

卡凡趕緊說一聲：「拜拜。」放下了話筒。

× × ×

卡凡與泰迪於下午二時五十分到達那間世界桌球室，卡凡却沒有進去，那是爲免引起不必要的敵視與猜疑，所以，仍由泰迪一個人走進去，找那位丹尼仔。

泰迪走入波樓內，只見昨日與他賭波的青年正在打波，其餘的人大部份都是昨天見過的，只有幾個是昨天沒有見過的，那些人見他走入來，都拿眼望着他，那個與他賭波的青年也只是望着他，沒有向他打招呼。

這就透着奇怪了。

「喂，老友！」泰迪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向那個青年招呼。

實則，他已經在心中嘀咕着，暗中加了小心。

因爲他知道，在這種地方，是甚麼事也可能發生的。

「喂，你是誰？」突然，一個人從一張波枱下冒起來，向泰迪走過去。「你找我幹麼？」

泰迪一眼看到那人，便認出，對方就

是那個丹尼仔，心頭跳動了一下，吸口氣，若無其事地道：「我叫泰迪，你就是丹尼仔？」

那人生得高大黑實，一身「崩」型打扮，髮型古怪惹笑，乍看之下，有如廣東人所說的「屎塔蓋」，四面的髮脚剪得短短的，頭頂那方圓的一部份，却留得頗長，有一撮染了色的頭髮，斜垂在左額眉眼上，要不是衣着新潮古怪，泰迪還以爲他是剛從大陸出來的「鄉下仔」。

因爲大陸的鄉下地方，不少兒童是剪他那種髮型的，不過前面不會還留着一撮斜垂到眉眼的頭髮。

看看這怪模樣的丹尼仔，泰迪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

幸好他還能夠忍得住。

丹尼仔上下打量着泰迪，語氣不善地道：「泰迪，我根本就不認識你，你吹什麼牛？說我昨天約你在此打波！你有何居心？」

這時，有三四個穿着與丹尼仔差不多的青少年，漸漸圍了上來，這自然逃不過泰迪的雙眼，他却夷然不懼。

「朋友，對不住，昨天我來找你，你不在，爲免引起誤會，我才那樣說，沒有別的意思的。」

這位丹尼仔雖然生得高大，但泰迪却看出，他的年齡不會超過十七歲。

「你找我有什麼事？」丹尼仔猜疑地直視着泰迪。

要不是想從他的口中，問出方詩嘉的下落，泰迪眞想揮拳痛擊在丹尼仔那可惡可卑的咀臉上，幸好，他忍住了，「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哈！你以爲我是什麼人？通天曉？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根本就不認識你，你走吧。」丹尼仔卑惡地揮着手。

泰迪按捺着，說道：「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問的是什麼人，却一口咬定不知道，這有點太過……」

「哼！我不喜歡與你說話，你咬得了我？」丹尼仔輕藐地朝泰迪藐藐咀。

「朋友，走吧，這裏不歡迎你來！」有兩個青少年不懷好意地左右走上前，接近泰迪。

泰迪仍然强捺着性子。「丹尼仔，你是不是作賊心虛了？不敢——」

「走吧！」那兩個青少年突然伸手推泰迪。

泰迪早已暗中留意那兩個青少年的動靜，自然不會被他們推動，身子忽然後退了一步，那兩個青少年便推了個空，身體向前踉蹌了一步。

泰迪若是在這時出手，那兩個青少年必定有苦頭吃，不過，他不想弄得太僵，也不想出事，所以，仍然忍住了。

丹尼仔見泰迪賴着不走，怒喝道：「你再不走，我就要你去找跌打醫生！」說時，握拳揮擊了一下。

這時，波樓內的其他人，見有熱鬧可看，紛紛停止了打枱波，走前來，等着看「戲」。

那個昨天輸了一百五十圓給泰迪的青年走上前，勸道：「朋友，你還是走吧，免得有麻煩。」

泰迪朝那青年望了一眼，說道：「老友，我根本不想惹麻煩，只想向他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那青年搖了搖頭，退開去，不再說什麼。

丹尼仔忽然道：「你要打聽什麼人的下落？說來聽聽。」

泰迪立刻道：「方詩嘉，你應該認識吧？」

丹尼仔的臉色微變了一下，猜疑地重新上下打量着泰迪。「我問你，你是她的什麼人？」

泰迪念頭一轉，謊說道：「我是她的一個遠房表親。」

他這樣說，是不想多作解釋，同時，也免得丹尼仔對他的身份有所思疑，因而加深敵意。

「我是詩嘉的母親要我找她回家的。」泰迪補充一句。

丹尼仔忽然朝那兩個曾動手推泰迪的青少年使了個眼色。「詩嘉這條女不錯我認識，但我却不知道她的下落。」

就這說話之際，那兩名年紀不會超過十八歲的青少年，突然揮拳擊向泰迪的身上。

泰迪早已有備，身形疾退的刹那，左手一架，恰好擋下乘機撲擊上來的丹尼仔向他胸腹的一拳，接右手一個反切，切在左邊那名青年的手臂上，痛得那油脂青年痛叫出聲，連退兩步，那條手臂垂下來，動不了。

丹尼仔却勇悍得很，身形一窒的刹那，飛脚踢向泰迪的小腹！

而在泰迪右邊的那名少年，居然一頭撞向泰迪的腰背，同時伸手抓抱向泰迪的雙腿。

泰迪自然不肯讓那人抱住，變成挨打的局面，身形再退，已退到門口，背脊已靠上了那扇彈簧門。

他手起掌落，切在那名一頭撞空，從他身前斜衝過去的少年的後頸上。

那少年悶哼了一聲，重重地撲跌在地上！

一脚踢空的丹尼仔，已一拳直搗向他的心窩。

泰迪吃驚之下，橫臂一格，擋住了那一拳。

不過，他的手臂却一陣劇痛。

丹尼仔的手勁很强。

「呼」地一下急响，一道棍影掃擊向泰迪的頭上。

泰迪急忙一矮身，同時腰背一躬，撞開那道彈簧門，閃退出去。

「呼」一聲响，那道棍影揮擊在門邊上，登時斷折。

泰迪不用看，也知道，有人用打枱波用的「Q」來襲擊他。

這間桌球室是在二樓的，所以，泰迪一退出去，便幾乎退到了梯口，這時候，他只要轉身飛奔下去，便可以走脫，但他却不想錯過這個機會，又要費時間找尋丹尼仔，而他也想給些厲害這些「油脂」臭飛嚐一下，好讓他們也嚐試一下，遭人痛擊的滋味，令到他們以後不敢輕易生事逞兇。

那彈回去的彈簧門猛地反彈開來，當先衝出一個人來，正是丹尼仔，他的手上

執了一根打枱波用的「Q」，兇猛地向泰迪的身上擊去。

緊接着，亦有兩個人衝了出來，手上亦執着球棒，棒影猛閃間，左右揮擊向泰迪的身上。

泰迪猛地向下一蹲，三道棒影從他的頭揮過，而他左右雙拳巳出，擊在丹尼仔與另一名在右邊的少年的腿膝上！

兩人怪叫一聲，痛得站不住，向地上跌坐下去，泰迪那刹那從地上竄躍起來，用肩頭撞向左邊那名青年，將那青年撞得身體打着轉，跌了開去。

驀地，一道棒影從彈簧門內閃擊出來，戳向泰迪的頸側！

泰迪眼角驚瞥之下，急忙將頭偏歪開去，只聽「颯」的一下急响，頸側上皮肉一痛，他知道頸側被擦傷了，身形順勢撲倒在地上。

一條人影自彈簧門內飛撲出來，棒影一閃，擊落泰迪的身上。

泰迪欲閃巳無餘地，只好橫臂一擋，硬挨一下。

「啪」一聲，泰迪手臂上挨了一下，痛得他叫出聲來，但他的一條腿却巳經疾撐了出去。

那一脚恰好撐在那人的大腿上，那裏站得住，飛躍向梯口那邊的牆上。

可是，另一條人影巳從地上翻撲起來，重重地壓在泰迪的身上。

泰迪一眼就看出，那壓在他身上的人，正是那名被他一肩頭撞倒的青年。

他被那青年一壓，幾乎將他胸腔內的氣也給擠壓出來，呼吸爲之一窒，人巳揮拳向他的頭臉上擊出！

泰迪急忙橫臂遮擋住頭臉，臂上挨了一拳，但他也一手叉住了那青年的下顎喉頭，接身形一翻，翻壓向那人的身上！

豈料，旁邊地上的丹尼仔，一下子跳了起來，飛起一脚，踢向泰迪的頭上！

這一脚又勁又疾，而丹尼仔穿的又是那種「油脂」皮鞋，鞋頭尖硬，泰迪若是被踢中，那就慘了。

而泰迪警覺的時候，巳來不及閃避了。眼看丹尼仔的一脚就要踢在泰迪的頭上，驀地，一條人影從樓梯口下面疾竄上來，雙手順勢猛推向丹尼仔的腰上！

丹尼仔在冷不及防之下，被那人推個正着，怪叫一聲，被推得橫跌出去。

而他踢向泰迪的那一脚，便因此而踢了個空，從泰迪的頭側擦過，他的人却重重地撞在彈簧門的牆邊上。

「卡凡，抓住他，他就是丹尼仔！」

泰迪捏把冷汗的刹那，巳經看清楚，從樓梯口竄上來，及時解救了他的人，正是卡凡！

原來，卡凡一直就站在樓下的梯口邊，而這個梯口，是專供那些到波樓打波的人上落的，他正等得不耐煩時，驟然聽到樓梯上面傳來叫聲，他立刻猜到，上面可能發生了事情，很可能是泰迪與波樓內的人發生了衝突，他馬上衝了上去，恰好看到丹尼仔一脚踢向泰迪的頭上，大驚之下，忙竄撲上去，雙手推開了丹尼仔。

× × ×

卡凡一聽泰迪那樣叫，馬上飛身一撲，撲落在丹尼仔的身上，一手叉住了丹尼仔的下顎！

丹尼仔被卡凡叉得氣爲之窒，剛想掙扎，卡凡巳一個肘撞，撞在他的腹腔上，撞得他全身挺了一下，腹腹內的空氣彷彿一下子被擠壓出去，但又被卡凡一手卡住了喉頭，擠不出去，令到他的胸腔內張塞發悶，眼前一黑，差一點沒有昏了過去。

泰迪這時巳將那名青年一拳擊暈過去，跳起身來，恰好看到那名少年正從地上跳起來，揮棒擊向卡凡的頭上。

他急忙一個箭步標前去，右拳猛擊向那名少年的左前臂！

「啪」一下，少年的左前臂中了泰迪一拳，手臂劇痛如折，那裏握得住那根球棒，痛叫一聲，橫退出兩步，那一棒自然亦「半途而廢」了。

泰迪却不再去理會那傢伙，搶到卡凡身旁，叫道：「卡凡，快將他扯起來，快走！」

說着，他巳伸手扯住了丹尼仔一條手臂，與卡凡將他推落樓下。

「你們聽着，你們若敢亂來，我就對他不客氣！」泰迪朝那三個欲追撲下來的「油脂仔」喝叫。

那三個「油脂仔」被喝得窒住了，不敢追下來。

幸好這段時間內，沒有警員走上來作例行的查看，否則，泰迪與卡凡勢必要到警署走一趟了。

泰迪只將丹尼仔推落樓梯中間，便停下來，將丹尼仔推在牆上，惡狠狠地說道：「丹尼仔，聽着，快說出方詩嘉的下落來！」

卡凡則仍然卡住丹尼仔的下顎，橫站在樓梯上，瞪着那三個不敢下來的「油脂仔」。

丹尼仔却只是「哼」了一聲，不理會泰迪的問話。

泰迪冷笑一聲，忽然一拳抽擊在丹尼仔的小腹上。

丹尼上身挺抽了一下，張口發出一聲悶叫，一張臉變白了，用力地喘息起來。

「我倒要看看，是你的肚皮硬，還是我的拳頭硬！」泰迪說着，作勢又握拳擊向丹尼的小腹！

丹尼仔大口地喘息了一口氣，連眼色也變了，急急道：「別……我說了……」

「快說！」泰迪低喝。

「詩嘉在南區的一家魚蛋檔中做……」丹尼啞着聲說，雙眼恐懼地望着泰迪。

泰迪咬着牙道：「是不是你逼她去做的？」

丹尼慌恐地道：「不……不是……她自願的……」

「你這個人渣！」泰迪恨不得一拳將丹尼的臉揍扁。「快說，在哪一間！」

丹尼仔巴巴地道：「在……迷人夜總會……」

「眞的？」卡凡狠狠地踢了丹尼仔一脚。

丹尼仔痛得叫出聲來。「眞的，我沒有騙你們！」

「你若是敢騙我們，我決不會放過你！」卡凡說着，又一拳抽擊在丹尼的小腹上！

丹尼這一次，連臉也青了，在卡凡與泰迪放開他後，他立刻雙手抱着小腹，無力把從牆上滑下去，縮成一團！

泰迪與卡凡巳經三步兩脚，急衝了下去。

那三個「油脂仔」這才敢從樓梯口上衝落去，將丹尼扶起來。

泰迪與卡凡經巳走出了老遠，在路邊截了一輛街車，吩咐街車司機駛向迷人夜總會。

那司機朝兩人古怪地一笑，開動車子，朝迷人夜總會駛去。

× × ×

上去迷人夜總會找方詩嘉的工作，仍由泰廸担當。

因爲在那種地方找人，人多也是沒有用的，必須扮成人客，那才能夠指名叫人，不會生出蔴煩。

卡凡則仍然在下面等，亦準備隨時接應泰廸。

像迷人夜總會這種色情場所，是不論日夜也營業的，有別於一般正宗的夜總會，而上去的客人，一般都是講求滿足一下手慾的，當然，你若想解決，也是有得商量的。

泰廸是第一次光顧這種色情場所，自不免抱有好奇之心。

推開門走進去，裏面黑黑暗暗的，僅可以依稀看到場內分隔成不少的「格子」——卡座，一點點的燭光從那些「格子」座內透出微弱的光來，人客就是在那些格子座內，與陪座的女郎幹那見不得光的勾當的。

難怪裏面這麼黑暗了。

「先生，請隨我來。」一個手上拿着電筒的「帶位」趨上前來，帶笑地對泰廸說。「有相熟的小姐麼？」

說着，巳帶着泰廸走向一個「格子」座。

泰廸雖然見識不少，但處身在這種地方，也感到有點不自在，跟着那「帶位」走去。

走過那些「格子座」時，他隱約看到，那自成一格的座位內，一雙雙的男女，正在依偎着，男的在女的身上摸捏着，泰廸聽得多了，這一次身歷其境，才眞正知道，這種色情場所，爲何被人戲稱作魚蛋檔了。

他有一種噁心的感覺。

這不是他假道學，而是這種場所太低級了，令到他無法接受。

幸好，他志不在此，否則，他眞會轉身就走。

那「帶位」將他帶到一個格子座，泰廸坐下來後，才對那帶位道：「請替我叫詩嘉。」

那「帶位」點點頭，便走開了。

未幾，帶了那位叫詩嘉的「魚蛋妹」來。

泰廸藉着那張小枱子上那根點燃的燭光，看清楚了那位「魚蛋妹」的樣貌。

而那魚蛋妹見泰廸沒有表示什麼，便挨着泰廸坐下來。

這種「格子座」，是只有一邊座位的，僅供兩個人坐，這是方便人客滿足手足之慾而特別設計的。

泰廸一眼便認出，這位「魚蛋妹」正是他要找的詩嘉。

這就省了他不少蔴煩。

詩嘉一坐下來，便將身子偎貼在泰廸的身上，露出慣性的笑容，嗲着聲道：「先生，你怎樣稱呼啊？」

泰廸不禁毛管直豎——她才只不過十四五歲啊，却自甘墮落，幹這種下賤的工作。

他挪了挪身子，却巳無處可挪，只好忍耐着道：「我叫泰廸。」

「泰廸，你喜歡我麼？」詩嘉肉蔴地道。

泰廸只好道：「我若不喜歡，怎會叫你。」

詩嘉可能從未見過像泰廸這樣「帥」的人客來「玩」，因此對他頗爲喜歡，將身子挨貼得更緊，雙眼瞟着泰廸，膩着聲說道：「泰廸，那你以後可要多些來找我啊。」

泰廸在心中嘆了口氣，暗道：「她的母親若是看到她這樣自甘下賤，不知會怎樣難過了。」隨口應道：「一定。」

泰廸一直沒有對她動手動脚，這可是大出詩嘉意料之外的，因爲，來這裏「玩」的人客，哪一個是規規矩矩地坐着的，都是一坐下來，便上下其手的了，而她看來也被泰廸的外貌吸引住了，居然主動起來。「泰廸，你怎麼只是說話……」邊說邊伸手捉住泰廸的一隻手，按在自己的乳房上。

泰廸那刹那就像被針刺了一下般，幾乎想將手抽回，但他馬上想到，這種地方，出賣的就是這種玩意兒，他若不「隨緣

」一下，那不免會令詩嘉起疑的了，吸口氣，他勉强忍着沒有將手抽回去。

而他的心中，却起了一陣感觸——她本來的環境是不錯的，有一個愛她的母親，她爲何要這樣自甘下賤，幹這種最下賤的出賣自己的勾當，而且還是年紀是這樣輕——還未成年！

詩嘉見泰廸沒有進一步的行動，輕噓說道：「喂！你怎麼哪？是不是你不喜歡我？」

泰廸深深地吸了口氣。「詩嘉，我好喜歡你，我想帶你出去。」

詩嘉似乎眞的很喜歡泰廸，聞言喜道：「眞的？」

泰廸只好肯定地點頭道：「眞的！」

詩嘉喜歡得在泰廸的臉上吻了一下，忽然道：「泰廸，我很喜歡你，這樣吧，你先走，在樓下那間茶餐廳等我，我一會就下來。」

泰廸知道詩嘉這樣做，是替他慳錢，因爲若是帶她出去，與一般的舞廳一樣，是要「買鐘」的，而這種「魚蛋檔」，是與舞廳一樣，是「計鐘」算錢的。

泰廸順勢縮回按在詩嘉乳房上的手，點了點頭，道：「那我先走了，在下面等你。」

詩嘉笑着朝他飛了個媚眼。

於是，泰廸便招手示意「帶位」「計鐘」會賬。

× × ×

泰廸走出門外，不禁長長吐了口氣，整個人感到輕鬆了不少。

落到樓下，一眼便見到卡凡正自不耐煩地在對面的行人道上走動着，一雙眼却盡往這邊望過來，他忙擧手向卡凡揚了一下。

卡凡立刻就看到他，馬上越過馬路，走到他的面前，埋怨地道：「上去這樣久，不是樂不思蜀吧？」

泰廸笑笑。「簡直是活受罪，我眞後悔不叫你上去。」

「怎樣……」

卡凡才張口說出這兩個字，却被泰廸截斷了。「來，咱們進去那間茶餐廳坐下來才說。」

說着，便拉着卡凡走入那間叫金寶的茶餐廳。

詩嘉正是叫他到那間茶餐廳等她。

在一個靠牆角的卡座上坐下來，兩人叫了飲品，卡凡便逼不及待地道：「泰廸，找到詩嘉麼？」

泰廸嘆了一口氣，低聲地說道：「找到了。」

卡凡有點難過地道：「那傢伙（丹尼仔）沒有騙我們！詩嘉一定是被他威迫幹這種下賤勾當的！」

「卡凡，依我看，她可能是自願的。」泰廸皺着眉頭說道：「等一會她下來找我，你快致電找王女士，約她到一個地方見面，我自會帶她來見王女士。」

卡凡答應了一聲，忙去撥電話找王女士。

一會，他走回來道：「我已約了王女士到東郊那間錦綉花園茶座見面，那裏地方比較清靜，方便說話……」

泰廸催促他道：「那你快去吧，免得她下來見到你，心中起疑，那時候就不妙了。」

卡凡答應一聲，馬上便走了出去，乘車趕往目的地。

泰廸喝光了那杯飲品，足足等了有三十分鐘，才見到方詩嘉推門走進來。

他忙站起來，招呼她過來坐下。

方詩嘉才坐下來，便露出嫵媚的笑容，瞟了泰廸一眼。「對不起，要你等這樣久。」

從那化妝得異常濃艷的臉上，可以看出，她對泰廸是頗爲喜歡的。

泰廸焉會看不出，他實在替這個女孩子可惜，本來，她是可以會有美好的前途的，但她却自己一手毀了，這到底爲的是什麼？

「不要緊。」泰廸搖搖頭道：「你吃些什麼？」

「不吃了。」方詩嘉有點急不及待的。「我們去什麼地方呢？」

說時，對泰廸展露出一抹誘惑曖昧的笑容。

泰廸早已成竹在胸，忙答道：「來吧，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包你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眞的？」方詩嘉挺一挺她那早熟飽滿的胸脯。「哪還不走！」

說着，她已當先離座，向外走去。

泰廸於是到收銀處會賬。

才走出茶餐廳門外，方詩嘉便親暱地挽着泰廸的手臂，緊偎着身子，令到泰廸幾乎吃不消，驚嘆她的「熱情奔放」。

泰廸渾身不舒服地趕緊招手截停了一部的士，向司機說了地點，車子便開動駛去。

× × ×

五時十一分，泰廸與方詩嘉來到了錦綉花園茶座。

這個茶座由於位處市郊，而且格調較高，環境確是清靜宜人，是一個會晤消遣的好地方。

茶座內這個時間說淡不淡，在那個寬大的露天茶座內，有六成以上的座位有人客。

詩嘉顯然料不到泰廸會帶她來的是這種地方（像她這種魚蛋妹，由於職業的關係，人客帶她出來，他自然想到的是闢室尋歡這回事上），詫訝地道：「泰廸，來這裏幹麼？我還以爲……」

泰廸截住她的話，說道：「當然是來消遣一下了，你以爲我會帶你到什麼地方？我不是說過，妳一定會驚詫的麼？這裏的環境不錯吧？」

方詩嘉白了泰廸一眼。「你帶我出來，就只要我陪你在這裏坐一下？」

泰廸故作神秘地說道：「當然不是了，等一會你就知！」

方詩嘉邪笑着道：「你不說，我也知道！」

泰廸只好苦笑一下，拉着她走入去。

方詩嘉却親熱地挽着他的手臂，將身子偎貼上去，令到泰廸渾身不自在的，但又無可奈何，硬着頭皮忍受那些茶客射過來的目光。

很快，他便看到卡凡與一個中年女子坐在一張最靠邊的枱子上，卡凡也看到了

他，朝他點頭。

泰廸便朝卡凡那邊走去。

方詩嘉似乎很陶醉那種偎貼在泰廸身上的感受，只是任由泰廸帶着她走，沒有發現泰廸帶她走向一張有人坐着的枱子。

而王女士在卡凡的示意下，經已看到女兒緊貼在一個青年的身上走來，雖然她早已從卡凡的口中，知道那青年是卡凡的好友泰廸，帮他找到方詩嘉的，但眼見女兒才只不過十四五歲，便做出這種「眼寃」的擧動來，心中不禁又生氣又難過。

特別是她看到女兒那種濃妝艷抹，穿着古怪暴露的新潮，她感到一陣痛心。

她眞不明白，女兒爲何會變成這個樣子。

盡管心中百般不順意，她還是忍不住叫了一聲：「詩嘉！」

詩嘉聞聲霍然抬頭一望，愕然望着王女士，微張着口，却沒有叫出聲來。

卡凡向泰廸招呼道：「泰廸，快過來坐下吧。」

詩嘉却站着不動，忽然含怒對泰廸叫道：「你騙我！故意騙我來這裏的！」

泰廸忙解釋，但王女士已急聲說道：「詩嘉，是我請求他們帮忙我找尋妳的，你怎可以怪泰廸先生。」

「詩嘉，別這樣，快過去坐下再說，你看看，那些人都望過來了。」

確實，那些茶客在聽到方詩嘉的叫聲後，都好奇地將目光射向這邊。

方詩嘉極不情願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泰廸亦坐下來。

王女士雙眼定定地看着她的女兒，含着淚道：「詩嘉，妳爲何要離家出走？你知道麼？阿媽……」

「妳只會忙着做生意，我不想一個人整天冷清清的，對着電視機，我要朋友，我要熱鬧，我不想再留在家中！」

方詩嘉激動地一口氣說出壓抑在她心中的話來。

王女士被女兒這一番話說得呆住了，好一會，她才吶吶地道：「詩嘉，你以爲我不想陪妳麼？你這麼大了，也該懂事啊，你以爲我想整天在那間小店舖內忙這忙那，不想整天陪着妳麼？但爲了要養活妳和我，我不得不這樣做的啊。」

王女士說時，神情哀苦。

「我不知，你從來也沒有這樣對我說過！」詩嘉仍然負氣地說。

「詩嘉，我怎樣對妳說啊，每天晚上我回家，你大多數巳經睡了，而我也疲倦得只想快些躺下來休息，但你要什麼，我也盡量滿足妳的啊，妳若想出去工作，若是正經的，我不會反對，妳爲何要幹那種被人恥笑，出賣自己的工作？」

方詩嘉憤憤地說道：「我這個年紀能夠幹得了什麼？我要養活自己，我不想再呆在那冷清清的家中，想找個人說句話也沒有，那種工作又容易做又賺得錢多，我不幹它幹什麼？」

王女士聽了女兒這番話，不禁痛心得低泣起來。

卡凡再也忍不住了。插口說道：「詩嘉，難道妳不知道，幹那種工作，是違法的麼？別忘記，妳今年還未夠十五歲，妳年紀這樣輕，豈不毀了妳自己一生的幸福與前途？而妳母親不能陪伴你，乃是有她不得已的苦衷的，妳應該要諒解她啊！」

方詩嘉却負氣地不出聲。

泰迪也開口道：「朋友是有很多種的，妳爲何要交上那些『油脂仔』？是不是那個丹尼仔逼妳到『魚蛋檔』做『魚蛋妹』的？」

方詩嘉帶着恨意地道：「他們什麼不好？與他們在一起，熱熱鬧鬧的，不愁寂寞，快樂得很，又自由自在，愛怎樣做就怎樣做。丹尼仔沒有逼我做『魚蛋妹』，是我自己自願的，不是有很多人說，笑貧不笑娼麼？我做『魚蛋妹』有什麼不好呢？又不是去搶去偷，哼！你兩個眞是多管閒事！」

卡凡與泰迪聽了方詩嘉這番話，不禁呆住了，震驚於這個只有十五歲的女孩子，居然說出這番不是她這個年紀能夠說出來的話，也震驚於她這樣輕的年紀，便受到社會上的不良影响，潛移默化，變得這樣自甘墮落，並且毫無悔意，這眞是令人悚然。

「詩嘉，你跟我回家吧，我不會怪妳的，只要妳以後學好，我……」王女士抹着眼淚，伸手抓住女兒的手，生怕女兒會忽然間失掉一樣。

方詩嘉却負氣地道：「我不回去，我不想一個人整日孤單單，冷清清的，我喜歡出來做，我不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我只知道只要我自己喜歡，快樂，我便去做，我要『想做就去做』！」

王女士却緊緊地抓住女兒的手不放，流着淚哀求道：「詩嘉，妳跟我回家吧，我不能夠失去妳，妳是我唯一的女兒，也是唯一的親人，妳難道這樣忍心……」

方詩嘉的神情起了一陣變化，顯得有點猶豫，默然不語。

卡凡趁機道：「詩嘉，妳母親以後會盡量陪妳的，趁這時候還未陷得太深，及早回頭吧，妳想一下，妳繼續那樣下去，是有害無益的，只會毀了妳自己，難道妳眞的願意一輩子幹這種見不得人的工作，難道你忍心令妳的母親悲傷失望，痛不欲生麼？」

方詩嘉慢慢地將頭垂下來，似巳有了悔悟之意。

卡凡正想再勸導方詩嘉一番，但却被突然衝進來的一羣人的擧動打擾了。

× × ×

忽然之間衝進露天茶座的，是八九名作「崩」型及「油脂」打扮的青少年，爲首之人，正是那個高大黑實的丹尼仔！

茶座內的人客見那幾名怪模怪樣的青少年衝進來，莫不驚疑地望着那些人，根據他們的經驗，知道必然會有事發生，有些人客巳慌急地招來侍應，算帳會鈔了。

而卡凡與泰迪亦發覺到那羣青少年是衝着他們來的，因爲他們一眼就認出了丹尼仔，他們若不是衝着他們來的，難道是巧合？

他們立刻站了起來，各自站在椅後，雙手執着椅背，同時示意詩嘉與王女士退到枱後，戒備地望着巳衝到近前的丹尼仔以及那些手上拿着像伙的青少年。

只看他們那種氣勢兇兇的樣子，就知

道他們來意不善！

丹尼仔首先惡狠狠地掃了卡凡泰迪兩人一眼，哼了一聲，才朝方詩嘉叫道：「詩嘉，快過來！」

詩嘉遲疑着想走過去，但却被王女士緊緊地拉着她，驚慌地道：「詩嘉，不要過去，他們都是衰人！」

泰迪喝道：「丹尼仔，你想怎樣？」

丹尼仔兇惡地叫道：「你們敢勾引我條女（即詩嘉），你們好大胆啊，我要你們知道我的厲害，知道死字怎樣寫！」

說完，揮手喝一聲：「動手！」他自己首先衝向泰迪！

看來，他是這一羣「油脂」少年的「大哥」。

那七八名青少年即時亮出手中的傢伙——牛肉刀、木棍與水喉通，湧撲上去，圍攻泰迪卡凡兩人。

而丹尼仔的手上，也執着一條用鋼環扣連的「皮帶」，摟頭蓋臉朝泰迪揮擊過去。

泰迪與卡凡兩人早已將那張椅子執起來，當作武器，擋格那些「油脂」少年的兇猛攻擊。

那些茶客早已嚇得臉青脚軟，慌不迭四散走避。

刹那之間，整個露天茶座之內，就只剩下打鬥着的丹尼仔那帮人以及泰迪卡凡，還有嚇得臉無人色，顫抖個不停的王女士與詩嘉。

而茶座內的侍應等人，亦走避清光，急急撥電報警。

碰上這樣兇險的場面，很少有人會見義勇爲的。

卡凡泰迪兩人一椅在手，揮擊遮擋，還能夠應付丹尼仔他們的兇猛攻擊，並且還擊傷了兩個。

那丹尼仔對泰迪含恨極深，而且顯然會兩手，一直纏着泰迪，看他的樣子，恨不得將泰迪的腦袋打爆，那才解恨。

幸好泰迪與卡凡對於國術有頗深的造詣，身手不凡，又有椅子作武器，否則，只怕很難應付。

不過，俗謂：雙拳難敵四手，蟻多咬死象，漸漸的，泰迪卡凡兩人在那些「油脂」少年的兇猛攻擊之下，險象頻生，泰迪的大腿側捱了一棍，卡凡也幾乎被一個油脂少年的水管通砸在腰上，幸他們避得快，但也被擦傷了腰側的皮肉。

丹尼仔與他的「弟兄」攻勢更猛烈，似乎非要將泰迪兩人打倒不可。

驀地，一聲疾喝傳來：「停手，放下手上的傢伙，我是警方人員！」

這一聲喝，無異晴天霹靂，令到那些「油脂」少年不由震慄得窒住了！

泰迪與卡凡喘口氣，看清楚了。一個軍裝警員，站在距他們約四五公尺遠的地方，雙手執着佩鎗，鎗咀指着這邊。

至此，他們總算鬆了一口氣。

丹尼仔臉色驟變之下，疾喝一聲：「快跑！」喝聲中，他巳當先向一邊斜竄。

那些「油脂」少年刹時間四散奔竄。

「站住！再跑就開鎗了！」那警員臉色微變之下，疾喝出聲。

但那些「油脂」少年都充耳不聞，發足奔竄，因爲他們却懼怕被捉住後，判入少年感化所。

×　×　×

丹尼仔才動，泰迪巳一個箭步標前，手上的椅子往前一送，撞向丹尼仔後背！

丹尼仔却很勇悍，反手將手上的鋼環帶朝後掃擊。

泰迪脚步一窒，閃避反掃過來的鋼環帶，但他手上的椅子却乘勢脫手飛出去。

丹尼仔料不到泰迪會來上這一手，冷不防之下，被那張飛撞過來的椅子重重地撞擊在後背上，發出一聲痛叫，被撞得向前猛仆跌在地上。

泰迪一個箭步標上去，不等丹尼從地上爬起來，巳一脚踏在他的身上，接一手執住他的一條手臂，反扭過來令到他不能掙扎反抗。

一陣警車急鳴聲傳來，接戛然而止，一輛警車刹停在茶座的大門前，接着五六名警員衝了入來。

而卡凡這時也制服了一名手持牛肉刀的少年。

那些警員則呼喝着，追捕那些竄逃的「油脂」少年。

經過一番追逐之後，那些「油脂」少年一個也逃不脫，全部就擒。

×　×　×

泰迪卡凡兩人陪着王女士母女從警局出來，經巳是晚上九時多了。

王女士對卡凡泰迪兩人不住地說着感激的話，令他們兩人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王女士，若你不想再失去女兒，今後，請你盡量抽些時間陪她，有時候，物質是不能填補精神上的空虛的，詩嘉這個年紀，最需要的就是親人的關懷與教導，否則，妳會再度失去她的。」卡凡懇切地對王女士說：「你不用多謝我與泰迪。」

詩嘉自經過在茶座內那一幕兇險的打鬥場面之後，怵目驚心之下，巳悔悟過來，願意跟她母親回家了。

這時，她正微含羞愧地看着泰迪，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

泰迪想到在「魚蛋檔」內的情景，感到有點尷尬。「詩嘉，現在還恨我麼？」

詩嘉赧然搖了搖頭。

「你若是覺得孤單寂寞，何不到你母親的店子中，帮忙做生意，那不但可以減輕你母親的工作，也可以陪着你母親，那不就一舉兩得了麼？」泰迪忽然向詩嘉提議。

王女士首先贊成，欣喜地道：「詩嘉，泰迪先生這個提議不錯啊，你就來店裏帮我吧，好麼？」

詩嘉點了一下頭，却望着泰迪說道：「泰迪，你不……會看不……起我吧？」

泰迪懇切地道：「只要你悔悟改過，我又怎看不起妳呢，一個人總會有做錯事的時候啊。」

「那你會當我是朋友麼？」詩嘉希冀地望着泰迪。

「我們既巳認識了，當然就是朋友了，還有卡凡！」泰迪笑着伸手拍一下卡凡的肩頭！

詩嘉終於笑了。

泰迪與卡凡也笑了起來。

王女士也笑了，是感激欣慰的笑。

（全文完）

抽不盡的絲

（本文承自第42頁）

×　×　×

吉甫車又停在棗庄鎮公所門外，王森跳下車便問：「小虎子，賈公館的情況如何？」

小虎子見到王森，十分高興，向他報告：「咱們找不到賈慶民，但其他倒十分聽話，每天早上都來報到！隊長，你那邊有新發展嗎？」

王森忙將一切告訴他跟胡平原，胡平原首次露出笑容。「這件案子可以了結了，其他的都是次要！」

王森道：「咱們還得去一趟棗莊！」

「什麼時候去？」

王森望一望窗外，道：「趁天色未晚，這就去！把所有的人都帶去！」

省裏的偵緝大隊和棗莊鎮的保安人員，守在賈公館外面，荷槍實彈，一派劍拔弩張之勢。王森只帶着胡平原、小虎子、林五嶺、朱國明、楊鎮和黃成進去。

賈公館內人丁雖然沒有減少，但却一片肅條，像末日巳至。

這次跟上次的氣氛完全不同，除了王森之外，其他人全部抽出槍來。小虎子大聲叫道：「所有賈公館的長工女傭聽着，你們全部到內堂去，沒有命令不許出來，否則槍彈無眼，只把三位奶奶和賈大存的兒女叫出來！快！」

賈公館擾攘了五六分鐘，前堂沒一個人，過了半晌，才見周氏、祝氏和潘珠娘都穿着孝服，帶着兒女出來。

這些孤寡站在大廳上，全部都低垂着頭。王森道：「你們家到上海運鴉片，在山東各地販賣的情況，政府巳經查得清清楚楚，現在你們還有什麼話好說？」

潘珠娘咬一咬牙，抬頭問道：「你們有什麼證據？」

王森道：「假魏雲魏小四巳在上海落網，楚老實則在廣州落網，他們巳經供出一切，另者青島方面也去振飛麵廠抓賈慶國和賈慶民！」

胡平原冷笑一聲：「潘夫人，你上次口氣硬得很，這次怕硬不起來了吧？政府很快便可以破獲你們的販毒機關，到那時候，要有多少證據，便有多少證據！只可惜賈大存做下的孽，要他很多無知的子孫受罪！」

周氏霍地跪下道：「隊長，您行行好，放過他們吧，咱們三姐妹願意受死！」

王森目光一掃，見周氏背後的人都是很年輕的，不由冷笑一聲：「年紀大的都不出來，他們以爲可以在賈公館裏躲藏一生一世嗎？笑話！」

周氏連忙示意祝氏和潘氏也跪下，叩頭道：「隊長，他們不知道眞相，所謂不知者無罪……」

王森冷冷地道：「將知情者收起來，把不知情者趕出來，你們以爲這種手法很高明嗎？假如政府接受你們一套，那麼還要國法作甚？」頓了一頓他又道：「有一個辦法，便是將在場的人全部繩之以法，否則如何平息受害者的憤恨？」

話音剛落，只見內堂衝出兩位二十多歲的青年來，他倆也穿着白衣白褲，跪在周氏背後，道：「大媽，你不用說了，你們只知道有這種事，完全沒有參與，還是由孩兒來承担吧！」

王森說道：「賈慶民，賈慶族，我早就料到你們是躱在家中了！快把他們都拿下！」

×　×　×

王森將賈家的周氏、祝氏、潘氏和賈慶民賈慶族兩兄弟，送到濟寧去，其他人則仍留在賈公館，不過却不准他們離開，一面又派人混進賈家。

過了幾天，賈慶國和賈慶家悄悄潛返賈公館，却被化裝埋伏在賈公館的偵緝隊員逮住！

經過省裏派人進行一連串的審問，終於弄清楚眞相。

原來賈大存幹此業巳有十年的時間，他跟魏小四合作，由上海偷運鴉片入境。由於他深謀遠慮，從來不親自沾手，由駐在青島和烟台的心腹經手，而其在外地的生意只是一個聯絡點，和收錢的地方。

賈大存是「進口商」，很多「批發商」「都不知道大老闆就是他，因此多年來無人知道。至於朱眞志是如何探聽到的，則至今仍是一個謎。

魏小四因爲有一次落貨太多，但貨到賈大存手後，却不認賬，而魏小四又在山東找到新的代理人，條件又好，所以便借機除掉這個僞善的大鱷。

齊聲遠當日果然是打電話到溫莎餐廳找賈慶國的，後來王百福打電話給他，約他到跑馬廳外面傾談。

由於賈慶國與王百福認爲齊聲遠跟王森在一起，極不「安全」，所以一早定計殺人滅口，殺人當然不需要他們親自出手，上海有太多待僱的殺手，隨便都可以找得到。

賈慶國由於發現自己受監視，所以急忙趕返青島，通知有關人員「撤退」，以消滅證據，但青島分局一直有人在麵廠外面監視，使他不能動彈，直至賈慶家自烟台趕去，兩人商量過後，冒險化裝工人搬貨出廠，策馬車離開。

由於各處碼頭加派人手嚴密監視，他們便走旱路回家，回家的目的只是要家人將錢設法運到外地去。同時他們也想帶一筆錢離開山東，到江蘇之後，再想辦法溜到別省，重起爐灶。不料一回家便陷於天羅地網之中。

稍後上海方面也有消息來，魏小四巳在法租界裏被捕，準備控以殺人和販賣鴉片之罪。

根據賈家兄弟的提供，全省偵緝隊四處追捕與毒販有關的人，事情傳出後，全省哄動，山東老鄉們都額手稱慶。

×　×　×

公審的時候，衆首翹望，結果賈家四個大子，因爲牽涉其中，被重判入獄，賈氏三個老婆知情不報，判入獄一年，其他子孫受監管兩年，賈家的財產被充公三分之二。

王森以爲破案之後，可以休息一下，不料却忙了幾個月，累得人疲馬乏。直至公審後才可以好好地睡一覺。（全文完）

俠情中篇故事

七星翡翠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段一鵬對鄭知府說：如果朝廷的人來時，由他協助應對這批貪官污吏，叫鄭知府不要怕。自己回到侯府，心裡很悵惘，不是爲了鄭知府的事掛在心，而是想起了談倫仍未去世，突然出現，自己敗在他的手下，拿着銀鮫刀看得發呆，此時進來了玉燕子冷幽蘭，便體會到他的心事，他雖然用詞掩飾，拖着她的素手，看得出神，又被冷幽蘭看出，二人心照不宣，都想起了七星翡翠，更使她想起了談倫，使段一鵬呷醋，二人不歡而散……談倫的確尚在人世，現在他還陪朱蕊公主作冶遊，使公主的病情轉好，因爲接觸到市井中人，雖然談倫十分仔細，但仍被人跟踪……

半途遭伏擊　和尚施援手

黑衣人怒吼聲中，一連施展了三手快攻，一雙五行輪，隨着他展動的身子，呼呼連聲，配合着他巧妙的身法，幻化出一天輪影，看來談倫全身上下，全都在此一天輪影的籠罩之中。

像是閃爍的鬼影，閃、躍、騰、挪，隨着對方的出手，談倫身勢之運轉，稱得上極其詭異，用之閃躲對方的一雙五行輪鋒，確是恰到好處。

黑衣人一連三招快攻，昔日運施，堪稱「無往不利」，想不到今夜用在談倫身上，簡直全然無功。一輪快攻，全數落空。

黑衣人自是心裏有數，情知今夜自已遇見了厲害的對頭，對方身手之高，簡直生平罕見。心裏一寒，戰志全無，乘着最後一式出手的餘勢，猛地擰身作勢——「咻！」掠身騰起。

談倫却偏偏不容他稱心如意。

猛可裏，迎着黑衣人進身之勢，驟雨狂風般逼過來大片凌人的巨大力道。

恍惚裏，猝飛起一天掌影，像是千百隻手掌，一片流雲散花之勢裏，全數向着身形方起的黑衣人全身上下一齊攻到。

强風襲面，百掌齊飛。

透過黑衣人目光所見，除了一天掌影之外，別無所見。心中一驚，料想着必有蹊蹺，祇是眼前之勢，已是不容多想，冷笑了一聲，五行輪向上一提，夋叉出手，使了一招「撥風盤打」，迎着那一天掌影，揮了過去。

這一手，果然有用。

眼看着那一天掌影，迎着黑衣人揮出的雙輪，忽然間全數消逝，其微妙匪夷所思。

黑衣人心中乍驚，這才知那一天手掌敢情全是幻影，其目的顯然是「以虛掩實」，看來必有厲害的殺手，掩飾其後。

一念之興，大吃一驚，慌不迭點足就退，却已是慢了一步。

原來談倫早已看出對方是來自大內的殺手，自是手下不再留情，一經出手，便施展全力，務期力殲對方於雙掌之下。

那一天掌影，乃是極上乘掌功「紅雲散花掌」，用以迷惑敵人雙瞳，對方祇一出手，便算是着了道兒。

黑衣人雖說已看出了蹊蹺，無奈招式已是用老，耳邊上聽見傳自談倫的一聲冷笑，晚風襲面裏，正前方咫尺之間，赫然已現出了談倫身影。

此時此刻，黑衣人就算是脇生雙翅，也難遁開。

隨着談倫略沉的前軀，一隻紅通通的手掌，電光石火般已自遞出，「噗！」一聲，按在了黑衣人小腹之上，後者直像是觸了雷電那般地打了個哆索，通通通！一連後退了幾步，緊接着直挺挺的斜了下來。兩隻五行輪隨着他倒下的身子，足足飛出了兩三丈開外。嗆啷啷墮落地面，火星四濺，聲勢端的驚人。

談倫一掌出手，更不遲移，身形輕掠，翩若飛燕，起落之間，已來到茅亭。

朱蕊雖然目睹着他的出手，其實什麼也沒有看清，祇是驚嚇的睜着一雙大眼睛。

「倫哥哥——你怎麼了?」

「沒有事，我們快走——」

當下不容多說，匆匆拉着朱蕊快點前行。

十幾步之後，他頓住脚，矮下身子道：「來，我揹着妳！」

朱蕊回頭看了一眼，對方那個黑衣人顯然自方才倒下之後，就一直沒有再站起來。

「那個人……他怎麼了?」

談倫「哼」了一聲，取出一根紅絲，把她身子與自己緊緊繫好，這才發足前奔。

朱蕊見他神色愼重，也似有了感染。她雖活潑天眞，不沾世俗，却也覺出今夜不同往昔，似乎有了風險，心裏一怕，祇把一雙玉臂，緊緊攀住了談倫臂頭，不再出聲。

風聲沙沙，竹影婆娑。

談倫一路前馳，身法奇快，忽然定住了脚步，留神傾聽了一下，繼續再行。

朱蕊緊緊抱着他的雙肩，祇覺得對方一雙肩臂，硬健紮實，幾日來她早已習慣了這種揹法，一任談倫輕登巧縱，兔起鶻落，她却不再驚嚇、害怕，緊緊地抱着他，把臉貼在他背上，祇覺得無限慰藉、溫暖，漸漸地，連先前的一些兒餘悸也淡忘了。

「倫哥哥——」她小聲的喚着他：「你眞好，這個天底下你是我最喜歡的人，我要你永遠在我身邊，不要離開我，好不好?」

談倫正自發足快奔，那裏聽得清楚?仍自繼續前馳。

朱蕊見他沒有答聲，賭氣用手在他的額上拍了一下，嗔道：「傻子！人家給你說話呢！」

談倫這才警覺，驀地站住問道：「什麼事？」

他隨即回過頭來，二人四目交投，近到耳厮鬢磨。

「什麼？」談倫是不知的問：「妳在跟我說話？」

驀地，朱蕊緋紅了臉，大大的眼珠子白着他，要想像先前那樣再說一遍，可是怎麼也出不了口……

「算了……算我沒說就是……」

談倫注意的看着她，道：「妳覺得不舒服？」

朱蕊搖搖頭，氣得又白了他一眼。

談倫四顧了一下，說道：「剛才我好像聽見了什麼，這附近四面都是林子，要是有人埋伏在這裏，對我們很不利，祇要出了這片竹林，我們就沒有什麼好顧慮的了。」

朱蕊延出一隻玉腕，輕輕攏着他，微笑了一下：「我看你越來越像他們了，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你的眼睛裏難道祇有敵人，就看不見自己人麼？」

談倫一時沒有逆過意來，目光裏透着不解。

「誰是自己人？」

「是我——」朱蕊笑嗔着：「就在你前面，你都看不見！還說呢！」

說了這句話，再看向對方近在眼前的臉，尤其是談倫那一雙恍有所悟的眼神，她可就又臊又慌了！

「現在看，晚了——」

說了這句話，她輕輕地把他的臉搬到前面，才似安心的枕在他肩上。

這一霎，無限溫馨，心裏祇是充滿了甜蜜。

「唉……」她心在想：「爲什麼我們早不認識呢，但願今夜無限延長，直到永遠……」

談倫正在整理他的衣裳，把身上拾掇得更俐落一些。

伏在他背上的公主，甚至於能清晰的的聽見他的心跳聲，呼息聲。挑動一下細長的眉毛，臉上充滿了笑靨，像蜷伏在巢裏的小鳥一樣，「咭！」的笑了一聲，那心跳聲，像煞村墟夜臼，一聲聲地叩着她的心扉，這一霎固是心心相印，彷彿兩顆心結成了一體！

聽着聽着，她忽然皺起了眉毛。

「咦——」

雖然她壓根兒也不識醫理，可却也感覺出了對方的呼吸有異：「你……你怎麼了……」

談倫已把身上歸置好了，正待前行，忽然皺了一下眉頭，道：「我們還是歇一下吧……」

刹那之間，他的呼息聲變大了，輕輕的咳了一聲，脚下蹣跚着，步向道旁。

朱蕊吃了一驚：「你不舒服？」

「不要緊，一會就好了……」

說話的當兒，却掩不住大聲的咳了起來。

靜夜裏，這咳聲甚是驚人。「劈拍」聲中，驚飛起無數斑鳩，空林遁音，既深且遠。

一串劇咳，簡直像要了他的命，却也嚇壞了背後的朱蕊。

「先把我放下來吧……」她輕輕地在他耳邊說。

「不——！」談倫搖搖手，一面劇烈的咳着，一隻手扶着道邊的竹子，好一陣子，他才回過氣來。

「我忘了吃藥了……」

「藥呢？」

「就在身上……」

一面說，隨即探手囊中，取出了一個小包，正是巴壺公當日轉手至青長老留交給他的靈藥，朱蕊從他手上接過來，小心的打開爲他倒在嘴裏。

「可是沒有水……」

談倫搖搖頭，表示無妨，那陣子要命的咳嗽，像是耗盡了他的全身氣力，連話也不願多說一句。

幾次表示要他把自己放下來，他都不依，伏在他背上，因上下不得，又急又氣，看着他那個樣子，偏偏又帮不上他的忙，心裏一陣子難受，連眼淚也急了出來。

巴壺公的藥還靈，胍下去不大會兒的工夫，咳嗽就完全停了，連呼吸也恢復到原有的正常。

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談倫轉過臉來，向朱蕊微微一笑說：「沒事了，我們可以走了！」

朱蕊不勝驚異望着他，眼淚還在瞳子裏打轉，她簡直不敢相信，不過是霎時之間的事情，前後所顯現的形象，竟然會有如此的大轉變。

「眞……的？謝天謝地，剛才把我給嚇壞了……」

說着，不禁破涕爲笑，彷彿身在夢中，祇是說不出的慶幸安慰，面前的談倫有如失而復得的「活寶貝」，下意識裏直似怕他飛跑了。

「倫哥哥……」

緊緊地抱住了他，一時喜極而泣，竟自在他背上泣了起來。

談倫正待起步，不禁頓住，反過手來輕輕在她肩上拍了幾下，微微含笑道：「不要哭了，等一會妳的病又發了，可不是好玩的！」

朱蕊正自哭泣，聆聽之下，眞個忍住，抬起臉來笑嗔道：「才不會呢，巴老爺子說我的病已快好了，祇是你——」

「我也快好了……」談倫莞爾的笑着：「祇要我按時吃藥！」

他在微笑，祇是朱蕊却無能看出他笑容裏所涵蓄的凄涼。

上天像是有意的在安排他們，給他們的邂逅，同病相憐……孤獨的俠士，落拓的公主，當他們基於一次人性中最光輝的，最眞純的「愛」！有所接觸時，所產生的力量，該是何等强大！

朱蕊祇是覺得無比的滿足，在她生命裏，除了父母雙親以外，她還從來不曾感覺過一個人，能在她心目裏佔有如此重要的份量！

擁着他寬闊的肩臂，貼着他似已爲汗水打濕了的背後衣裳，朱蕊的感覺祇是無比的溫馨。

多麼大的差異呀—在認識他之前，與認識他以後，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給她的感覺，彷彿是一個嶄新生命的誕生和開放，從而讓她感覺出生命的美好與值得珍惜。

談倫的感受却是極其錯綜複雜！

他寧可「更成熟」一些，「更理智」一些，祇有這樣，才能警惕着他，不會走錯了路，更重要的是不去「傷害」別人，畢竟他已失去了他生命裏的春天，未來所見，祇是一片凄涼，「無可奈何」的無限凄涼……

他不願把這番凄涼與殘缺，留贈給任何人，尤其是可愛的公主……

每一次，當他幾乎動情而情不由衷時，前番意念便會油然滋生，像是根尖銳的鋼針，深深地插進到他的心裏，從而潛生起無比凉意。

× × ×

一股尖銳的破空輕嘯聲，由身後長空劃起，略呈弧度的墜落向前道竹林。

儘管是夜月之下，談倫却能清晰的看見一綫銀色的流光自空中劃過，應該說，那是兩條光綫，由於相輔而起，距離過近，所以乍然看上去，像是一道。

隨着這聲細尖的輕嘯同時，傳來一連串的空中互撞「叮叮！」細响，聲音不大，却清晰在耳，不過是匆匆一現，即行隱墜於前側的竹林之內。

伏在談倫背上的朱蕊，根本還無從察覺，但是談倫却瞧得很清楚。

這就證明剛才自己的猜測沒有錯，那就是有人已經綴上了自己二人。那一綫劃空而起的輕嘯所引發的一串「叮叮！」細响之聲，正是用以通風傳訊，互通欵曲的暗號，江湖中稱作「青蚨傳音」，是由兩枚青銅制錢同時捻指發出。

打發這類制錢，手法有一定之巧妙，設非有相當的內功指勁不足爲功，妙在雙錢出手，在空中的那一連串互撞出聲，却更不疾不徐，遵循一定之規，才能當得上「傳音」同伴用場。

試觀眼前這人的出手，出手高，勁道既足且遠，堪稱得上「高明」二字，以此設想，對方當非泛泛之輩。

談倫看了一眼，心中有數。

「姑娘，有人綴上咱們了。」

「誰？」朱蕊四下看了一眼：「在那裏？」

談倫就手由道邊折了一根竹子，去其枝葉，只留其莖。「就快出來了，妳用不着害怕，一切我自能應付！」

朱蕊茫然的點了一下頭，心正狐疑。談倫却已用手裏的竹杖，撥開了竹叢，改向濃密的竹林子裏步進。

林內一片黝黑，比不得先前。

四面參差而出的竹枝，任你如何靈巧都躲不過，朱蕊忍不住正要出聲，却見談倫忽然定下了身子。

「不要出聲——」他小聲的關照着：「有人就要來了！」

話聲方出，果然就聽得林外傳過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那聲音原來甚是輕微，祇是發自如此靜夜，聽來却十分清晰。

透過了面前一層稀疏枝椏，即見一條快速人影，風馳電掣般自眼前閃過。轉瞬間，即行不見。

朱蕊心裏一驚，道：「啊——」

談倫却已負着她自林內步出，重新上道。

對於談倫事先預測的一番機智，朱蕊是打心眼兒裏佩服。

「你怎麼知道後面有人過來？」

「我還知道，他這又要轉回來了。」談倫乾脆定下了脚步：「我們就在這裏等着他！」

說話之間，他閃爍的目光，已把站身附近地勢看了一個清楚，心中越加的有了把握。

長久以來，「冷靜」一直是他用以制勝敵人的要訣。

「如果這個人去而復回！那便證明我所猜測的沒有錯，」談倫說：「他必定是衝着我們來的。」

他又向前走了幾步，借助於一片竹蔭，遮住了自己身子，竹梢不時的左右晃動，他所站立的身子，也就時暗時明。

「那麼，我也就大可毫無顧忌的向他出手了！」

——這句話顯然是接着上一句話說出來的。

話聲方頓，即見前道盡頭陡地現出了一個小小黑點，一經入目，捷如飛猿般已來到了近前，正是方才那人去而復返。

這人當然不會想到，談倫二人就自立在竹蔭之下，一路倏起倏落，飛馳而過。

一領敞開的黑色長披，隨着他起落的身勢，上下飄拂，劈拍作响，這人輕功原本就高，如此一來，看上去，簡直像是御空而行，身勢之快，有如行雲流水。

能够具有這般身手的人，當然不是弱者，是以談倫之立身暗處，仍將難免爲他發現。

呼嘯既去，旋踵間又呼嘯而來。

一去一回，疾如旋風。

像是一隻翦空翻滾的怒鷹，帶着大片的風，呼嘯聲中已現身當前。

而談倫似乎早已算準了他會有此一手的。

他靜立半晌，早已把附近前後左右地勢勘察清楚，憑着他敏銳的判斷，雖不曾與對方說上一句話，可已把對方的身份、來意看了個清楚。

對付非常情況，當以非常身手，以談倫眼前情況，決計是絲毫差錯也出不得的，對方來意毋容多思，自己又何必手下留情？

自挾技行走江湖以來，對任何事物均不能掉以輕心，尤其動手對敵，無論强弱，必全力以赴，即所謂「搏獅當用全力，搏兎亦當全力」。這才在過去年月無數次動手對仗裏，永保全勝，所向披靡。

這人風馳電掣呼嘯來去，身手端是了得，以其傑出身手，特殊職位，一呼百應，何曾把一干江湖人物看在眼裏？

一片衣袂，帶着他自空墜下的身子，彷彿火星天墜，身形甫落，手中長刀連刀帶鞘向着談倫一指道：「呔！」

下面話不容出口，對面的談倫已猝起發難。

他顯然早已審判好了出手之勢，隨着脚下一個挺進之勢，右手竹杖已自當胸刺

出。

　這一伏不緩不疾，不偏不倚，四平八穩，居中而出，看不出一些兒奇處，只是當受者的對方，其感覺可就大爲不同，極不輕鬆。

　來人生就黝黑皮膚，頭戴便帽，身繫長披，月色裏雖以看清他是個什麼長相，祇是兩彎長眉，在月色裏泛着銀白顏色，以此來猜測他的年歲，很可能一大把子，着實不小了。

　這人身材奇高，很可能個子過高，以至於下意識裏背顯得有些兒駝，一雙眸子精光四射，觀其氣勢，也就可以想知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厲害人物。

　談倫這一式出手，顯然極具功力，大大出乎了這個駝背長人的意外。

　嘴裏「啊！」了一聲，掌中長刀不及出鞘，尚還連着刀鞘，即行向外揮出。

　一股猛銳的刀風，即使隔着一層刀鞘，也十足驚人，這一刀直向着談倫所遞出的竹杖上猛削下來。

　原來具有上乘功力的人，並不一定非要借助於鋒利的兵刃本體才能殺人傷物，以眼前形勢而論，駝背長人雖然刀不出鞘，其實和出鞘相差無幾，那股子由刀身上所逼出來的眞力，不要說一根小小竹竿了，即使是一個人的項上人頭，也照樣能當場切落下來，那是毫無問題。

　駝背人也確實有此自信，才會如此施展。

　只是他未免太小瞧了手拿竹竿的這個人。

　不要小瞧了那一根細細竹杖，透過了談倫內力貫注之下，這根竹杖，其實堅逾精鋼。

　駝背人這口連鞘的刀，力道驚人，只是那根細細竹杖所傳出的力道更非尋常，妙在這股尖細的力道，發自竹杖尖端，一經射出，其快如電，此時此刻，駝背人這口刀儘管落勢如風，也似乎慢了一步！

　杖勢一出，駝背人身上立刻有了感應——那是一股極其冰冷；尖銳的氣機，遠在竹杖臨近之前，先已暴伸而出，冰冷一道，直襲前心。

　駝背人祇覺得身上一陣發冷，禁不住打了個寒噤，心知不妙，再想抽招換式，已是慢了一步，急切之間，慌不迭向外擰身縱出，行動上却已是慢了一步。

　躲開了前心要害，却躲不開側脅之間，「噗！」一聲，這一杖滑着他的肋骨，穿及皮肉，扎了一個透明窟窿。

　杖拔、血標、霎時間已染遍了他前胸衣襟。

　「啊……唷！」

　駝背人腳下一連打了兩個踉蹌，猛可裏抽出了長刀。

　談倫一招得勢，更不怠慢，冷冷一笑，第二次進身，掌中竹杖其實不啻是一口鋒利長劍，在對方駝背人刀未出鞘的一霎，已再次襲近。

　竹杖輕抖，分向駝背人正面之處要害上點來，杖身未至，先已有凌厲的三股尖銳杖風，點一掛二，月色裏但只見三點杖影，幾乎在同時之間一齊攻到，駝背人即使有飛天遁地之能，在此刀未出鞘，新創之餘，想要同時躲過對方一式三招，只怕是萬無可能。

　危機一瞬裏，一縷尖銳疾風，由斜刺裏透空而至，月色下清晰的現出了一縷銀光，直循着談倫左面面頰上飛來。

　與此同時，另有兩綫白光，緊循着前行白光之後，左右雙飛，同時向着談倫身側左右打來，出手之快，勁頭之强，在在顯示着發暗器人驚人的指力。

　武林中有個不成明文的規定——暗器出手，必當出聲示警，多年以來，不論正邪兩道，遵行不悖，鮮見有其例外。

　然而睽諸眼前暗中這人的出手，顯然大悖常規，設非窮凶極惡之輩，必屬胸羅萬險，居心叵測小人，即使旨在救人，亦不能掩其卑鄙伎倆。

　話雖如此，如就這「暗器」本身的功能來說，這般出手，可就顯然透着了「高明」。

　暗中人分明是用暗器手法中不常見的「金絲振腕」手法，連續發出，出手雖有先後，臨終却併行一致，這個方向之內，談倫無論前進後退，即或是佇立原位不動，也都難以倖免。

　談倫一招方出，目睹之下，既怒且驚，雖只一瞥之間，却已看出暗器本身，竟是武林中罕見的「蛇頭白羽箭」，出手之人如沒有十足的指上功力，萬難見功。

　他原有十足把握在這一次進身之勢裏，力斃對方駝背人於竹杖之下，只是這麼一來，可就難免爲斜刺裏飛來的暗器所傷，尤其可慮的是，身後的公主朱蕊，更難免有所誤傷。

　兩相權衡之下，祇得暫且饒過了當前敵人，竹杖怒轉，「噹噹噹」一連三聲脆響，三攵暗器，被打得左右紛飛，消逝無影。

　一條人影，緊循着出手的暗器之後，突地凌空而至。

　來人瘦削矮小的軀體，恰與駝背人的高大，形成了强烈的對照。

　是「救命」也是「玩命」！

　隨着來人矮小的身子，在空中將落未下之際，手上的一串「九連鐶」已自嘩楞楞抖開，一招「撥風盤打」，直向着談倫當頭打了下來。

　談倫雖然揹着一人，身手猶自靈活，閃掠之間，已自退開三尺開外。

　這人「九連鐶」一招落空，緊跟着身形後仰，使了一招「倒捲飛虹」，嘩啦啦大片響聲裏，第二次掄動兵刃，直向談倫全身上下捲來。

　於此同時，另一旁的駝背人却也有了緩和之機，雖說是受傷不輕，却非致命之傷，他心裏恨透了談倫，難得來了帮手，自是不肯輕易撤退。

　「老七，別放他走了！給我殺！」

　語聲出口，顧不得身上的傷，腳下一個搶撲，猛然襲向談倫右側方，掌中刀劈頭蓋頂，直砍下來，大片閃光映着當空月色，像是一道閃電，配合着後來「老七」的「九連鐶」，兩相夾迫，的確是厲害之極。

　談倫如果是單身一人，自不把對方二人看在眼裏，祇是眼前多了一個朱蕊在背，却使他不敢掉以輕心，不禁給了他內心一層壓力。

　事關緊迫，却已不容他多思細想。

　隨着他提起的竹枝，取了一個飛挑疾穿之勢，錚然作响聲中，已自插入對方矮個頭手中鋼鐶圈內。

　談倫必然運施了十足的力道，隨着他力挑的手勢，太公釣魚般向上一掄，矮個頭兒在難當巨力的情況之下，活似一條大魚般被掄了起來。

　由於談倫所施展的力道極爲勁猛，矮個頭手上的兵刃又不肯鬆手，才會這般連人飛起，「呼——」一聲直起來兩三丈高下，却是頭下腳上，直向着地面上摔落下來。

　當然，在飛杖摔出矮個頭兒「老七」的同時，却也沒有忽略了另一面的强敵駝背人——

　一片銀光蓋頂，眼看着駝背人手上長刀，這就要招呼到了談倫頭頂。

　爲解此一眼前急難，談倫猝然自丹田提起一股眞力，待得施展極耗精力，生平絕少施展的「紅棉掌」功，將對方駝背人一掌擊斃掌下。

　自然，這麼一來，對方駝背人萬無倖理，可是談倫在大量精力消耗之下，以其眼前全賴藥物維持之重病軀體，是否能够挺受得住，可就不無疑問。

　談倫似乎已別無選擇，就在他功力內聚，眼看着這一掌已將推出的霎時之間，身後竹林內嘩啦一响，一人沉聲叱道：「打！」

　一陣疾嘯之聲，隨着他的出手，已來到了眼前，黑糊糊的像是一天的鐵蓮子，每一顆都夾着尖銳的一縷勁風，直向着駝背人正面全身飛來。

　這麼一來，談倫倒是毋需出掌了，腳下一個倒點，身子已飄出尋丈開外。

　現場出手，間不容髮。

　談倫身形方自縱出，却迎着了由地上方自竄起的那個矮子，方才那一摔，雖然沒有要了他的命，却也免不了頭昏眼花，鼻青眼腫，差一點連骨頭都散了，好不容易欠身坐起，正迎着談倫過來的身子，自是不肯輕易放過他，怒哼了一聲，已自地上躍起！

　身到，手到！

　「九連鐶」再一次飛捲過來，却是由下而上，直向着談倫身上招呼下來。

　談倫却不曾把他這麼一號人物看在眼裏。

　認準了對方那股子來勢，竹杖輕起復落，一揚一落，乍然作响，老戲重演，居然再一次釣起了大魚。

　這一次，可不像先前一次那麼輕鬆，談倫眞力內聚之下，竹杖揚處，矮個頭兒足足飛起了七八丈高下，直向着道邊竹林落下去，「克喳！」聲中，壓折了一排竹子，「嗆啷啷！」九連鐶拋出了老遠，矮個頭連一聲也沒哼，可就閃了過去。

　值此同時，另一面的駝背長人，却已揮動長刀，將對空來襲的一天暗器，悉數揮落！

　——他刀法精純，長刀運施處，銀芒電閃，耳聽得「叭叭！」一陣連串脆响，火星迸射裏，所有暗器，全數爲他斬落在地。

　一輪連環快刀，施展得極見火候。

　無奈暗中擲發暗器之人，雖不急於現身出面，却有他的神招妙法，眼看着一天暗器悉數爲對方長刀剪落，緊接着又自繼續落出。

　「好刀法！再看這個——」

　話聲出口，「嗖嗖！」兩縷尖風，又自飛出兩攵，直取對方雙瞳。

　他似有無數暗器，人在暗中，大可從容發出，一個之後又是一個，哧哧哧！連續發出。

　觀其手法，極可能是以「琵琶指」力彈出，暗器本身，每一粒都約有蓮子大小，却是出自沙門慣用的「菩提子」，勁道既猛且足，只要爲它招呼上一個，可就非死必傷，駝背長人儘管怒火膺胸，却也不得不打起十二萬分的仔細，小心應付。

　這麼一來，談倫反倒空了下來：一時插不上手了，由於對方暗器頻繁，路數怪異，爲恐誤傷了身後的朱蕊，他還得仔細留神。

　却聽得暗中人哈哈笑道：「這個熱鬧不怎麼好看，把這隻老駱駝暫且交了給我，施主你忙你的去罷——」

　話聲出口，一連尖風二縷，兩粒沙門菩提子又自發出，却是一上一下，分向對方駝背長人腦門前心上打來。

　駝背人早已火冒三丈，無如暗中出手的這人，手法極是高明，無論駝背人左右前後，祇有動象，即刻會遭到對方凌厲的暗器封鎖。

　事情甚爲明顯，這是在爲談倫掩護開路。

　談倫爲他一語提醒，忽然警覺，那聲音極爲熟悉，分明日常素有接觸之人，一經入耳，頓時悟出。

　「多謝費心，這厮來意不善，大師父你還是超渡他西天去吧！」

　「錯不了，」暗中人哈哈一笑道：「阿彌陀佛——施主放心去吧！」

　談倫既知來人是誰，也就不再多留，向着暗中發聲處略一抱拳，倏地轉身，一縱數丈，如飛而逝。

× × ×

　眼看着談倫負人而遁，駝背人正是不依。無奈迎面連珠而來的暗器，偏偏就是不讓他得逞，眼看着又是一串菩提子，分向他身側四週暴雨般地襲來。

　駝背人怒吼一聲，掌中刀連續揮出，捲起了漫天刀光，噹噹，聲响中，這一輪來犯暗器，又自爲他全數格落。

　暗中那人一聲朗笑，緊接着竹林裏嘩啦一响，一條人影怪鳥騰空般地掠起當空，一起一落，已自躍向眼前。

　夜月下，這人一身杏黃袈裟，敢情是個和尚。

　觀其身手，端是了得。

　像是飛雲一片，呼嘯聲中，帶着和尚偌大的身影，已自來到了駝背人的頭頂上空。

　隨着他霍然下落之勢，五指箕開，猛鷹搏兔一般，直向着駱背上頂門人拍抓下來。

　這一手力道極强，配合着他落下的勢子，整個丈許方圓在他力道圈內，形成泰山壓頂之勢。

（未完・八）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公孫我劍在一所荒屋裏找到垂死的祁四公子，他因爲中了「長魔」的滅絕九重棱奇毒，絕望等死，公孫我劍帶來了一罈「仙醋五色蝦蟆」爲他解毒，果然採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將這巢湖之箭祁四公子救治，請他協助去找天恨帝的師父西門慕名，他在江湖上並不有名，知道他是恨帝師父的人更少，公孫我劍因爲要對付天恨派，非要請他協助不可，只有祁四公子知道他的下落，因此先將祁四公子救活之後，由他帶路趕到一座叢林裏找到西門慕名，他見過練鶯虹，亦知道公孫我劍的來意，但是否認他是恨帝的師父，公孫我劍只好細心說服……

冒名殺公子　調查一場空

公孫我劍道：「人心隔肚皮，想不到就是想不到，你從前若是想得到，也就不會把一身武功傳授給這個徒兒了。」

西門慕名捧着額頭，苦笑道：「你若在當年收了一個這樣的徒兒，也絕不會想到他會變成這樣的。」

公孫我劍道：「老夫不知道他現在怎樣，只知道他是天恨帝的龍頭老大——恨帝！」

「恨帝！」西門慕名忽然又跳起來，大笑道：「恨帝恨帝，天恨天恨，他到底在痛恨誰？」

公孫我劍道：「他痛恨的也許是他自己，也許是世間上每一個人！」

「痛恨世間上每一個人？」西門慕名驚詫極了，「有這個可能嗎？」

公孫我劍道：「世間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唯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就是太陽永遠不會從西方升起！」

西門慕名搖搖頭，道：「你錯了，太陽是會從西方升起的。」

公孫我劍道：「你見過嗎？」

西門慕名道：「當然見過。」

公孫我劍道：「在甚麼時候？」

西門慕名道：「在晚上。」

「在晚上。」公孫我劍陡地呆住，過了半晌才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說在做夢的時候？」

西門慕名點了點頭，說道：「不錯，老朽經常做夢，而且每一個夢都是很奇怪的。」

公孫我劍道：「夢境裏的事，永遠都是不切實際。」

西門慕名長長嘆了口氣：「我知道，我知道，我甚至知道自己快要瘋了！」

公孫我劍道：「你若眞的瘋了，也一定是恨帝把你逼瘋的！」

西門慕名立刻搖頭，道：「不！他從來沒有壓逼過我。」

公孫我劍說道：「他每做一件壞事，每殺一個好人，對你來說，都是可怕的壓逼！」

西門慕名抱着頭，痛苦地叫道：「够了！够了！不要再在老朽的耳邊上嚕嚕嗦嗦！」

公孫我劍道：「這不是嚕嚕嗦嗦，只是不想看見你死！」

西門慕名說道：「我從來沒有想過死亡！」

公孫我劍道：「但你這樣下去，就算活着也沒有甚麼意思。」

西門慕名道：「老朽的事，老朽自己會去解決。」

公孫我劍道：「怎樣解決？是不是做了和尚，出家之後就一定可以解決了？」

西門慕名呆住，半晌答不上話。

公孫我劍絕不放鬆，繼續說道：「你若眞的想皈依佛門，那並不是壞事，但若想藉着出家來躲避一切，那就是大大的不對！」

西門慕名大聲道：「這樣不對，那樣也不對，要怎樣才算是對？」

公孫我劍道：「認眞反省一下，然後清理門戶！」

西門慕名道：「你要老朽殺了他？」

公孫我劍道：「殺與不殺，那是另一回事，但你最少應該把恨帝抑制下來。」

西門慕名遲疑了片刻，最後還是不斷地搖頭，道：「不行！不行！不行！無論是誰，都休想挑撥離間！」

公孫我劍心中有氣，道：「這不是挑撥離間，只是實話實說，難道連你也贊同恨帝的所作所爲嗎？」

西門慕名怒道：「別再說下去！」

公孫我劍道：「非說不可！」

西門慕名道：「你再不住嘴，休怪老

朽翻臉無情！」

公孫我劍吸了口氣，然後又無可奈何地嘆息了一聲。

西門慕名也嘆息了一聲，忽然道：「我知道，你其實沒有錯，你並不是一個眞正混帳的人。」

公孫我劍却已靜默下來，不再說話。

西門慕名把腰肢伸了一伸，又道：「今天說話太多，很累了，你呢？」

公孫我劍這才盯了他一眼，道：「你的身體不累，只是心已累了。」

西門慕名道：「你想從我這裏知道些甚麼？」

公孫我劍道：「我想知道恨帝在甚麼地方？」

西門慕名道：「你要找他？」

公孫我劍道：「是的。」

西門慕名嘆息了一下，道：「我看你還是不必了。」

公孫我劍道：「爲甚麼不必？」

西門慕名道：「就算你找到了他，也是枉然的。」

公孫我劍道：「你認爲老夫不是他的對手？」

西門慕名道：「這世間上，能够尅制得住他的人，絕不會太多。」

公孫我劍道：「如此正好，老夫最想跟這種人交鋒。」

西門慕名道：「但你是否知道，你可能只有一成機會？」

公孫我劍道：「能有一成機會取勝，就不是必敗之仗，既非必敗，那又何妨放手一搏？」

西門慕名搖搖頭，道：「你錯了，我並不是說你有一成取勝機會，而是只有一成可以不死的機會！」

公孫我劍深深的呼吸了兩次，才道：「這麼說，我若和恨帝交鋒，肯定是必敗無疑了？」

西門慕名點了點頭，道：「是的。」

公孫我劍道：「我不信。」

西門慕名道：「你若連我的說話都不相信，那麼天下間再也沒有任何人的說話是可靠的了。」

公孫我劍道：「我並不是不相信你的說話，只是不信這個邪。」

西門慕名道：「不信邪的人，往往會死得更快。」

公孫我劍却居然在這時候嘻嘻一笑，道：「我雖然沒有八十二歲，但却也不比你年輕得了多少。」

西門慕名道：「但你若不去找恨帝，最少還可以再活五六十年。」

公孫我劍又是哈哈一笑，道：「那豈不是變成一個老妖精了？」

西門慕名道：「你現在已是個老妖精了。」

公孫我劍道：「但江湖上是朋友，都說我是個老俠、老英雄。」

西門慕名道：「所以，你一直都很自鳴得意，覺得自己眞的是個老俠、老英雄了？」

公孫我劍道：「這又有甚麼不好？」

西門慕名道：「你認爲好在哪裏？」

公孫我劍道：「一個人若想活得愉快一些，就該對自己有信心，對一切都有信

心，自大狂雖然不值得恭維，但最少比頹喪得有如半死殭屍的傢伙好上千千萬萬倍。」說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目光忽然轉移到祁四公子的臉上。

祁四公子只是苦笑了一下，並沒有答腔。

西門慕名凝視着公孫我劍，忽然道：「你為甚麼非要找到恨帝不可？」

公孫我劍道：「不是老夫首先要找他，而是他不斷找老夫的麻煩。」

西門慕名不解道：「你和他有甚麼過節？」

公孫我劍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他也沒有直接找過我。」

西門慕名奇道：「連見也沒見過，他又怎樣找你的麻煩？」

公孫我劍道：「他雖然沒有直接找我的麻煩，却不斷找我朋友的麻煩。」

西門慕名道：「所以，找你朋友的麻煩，也就等如找你的麻煩了？」

公孫我劍道：「正是這樣。」

西門慕名嘆了口氣，道：「但照老朽看來，這只不過是你自找麻煩而已。」

公孫我劍冷然道：「若以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去看，老夫的確是自找麻煩的，但你聽過唇亡齒寒這四個字沒有？」

西門慕名道：「當然聽過，但你若不去找恨帝，這些不必要的麻煩也許永遠不會直接降臨到你的身上。」

公孫我劍搖搖頭，道：「但老夫並不是這樣想。」

西門慕名嘆了口氣，道：「你實在是個怪傑。」

公孫我劍道：「就算不是個怪傑，最少也是個怪人。」

祁四公子道：「不但是怪人，而且還是怪人中的怪人！」

公孫我劍道：「這世間上若沒有我們這些怪人，那麼一切都會變得太平凡，太沒有意義了。」

祁四公子道：「想不到你也有自己拍自己馬屁的時候。」

公孫我劍眨着眼，道：「這是讓自己活得更加愉快的一種好方法。」

祁四公子道：「自我陶醉！」

西門慕名嘆了口氣，道：「一個人若能夠自我陶醉，也許真的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痛苦。」

祁四公子却笑了笑，笑得又酸楚又苦澀。

他說：「有時候，我也曾想自我陶醉一番，但總是在最陶醉的時候忽然清醒過來。」

公孫我劍道：「那又怎樣？」

祁四公子道：「痛苦極了，就像是喝了幾杯陳年醇酒的人，忽然再喝兩杯貓尿一樣。」

公孫我劍淡淡一笑，道：「貓尿雖然不好受，但却可以清洗腸胃，把腸胃裏最骯髒的東西都一併嘔吐出來。」

祁四公子道：「狗肉和貓尿，大概也是差不多的東西。」

公孫我劍道：「但你吃了狗肉之後，最少還沒有嘔回出來。」

祁四公子道：「所以，那是奇蹟。」

公孫我劍目光一轉，望着西門慕名，道：「明師出高徒，恨帝現時的武功，是否比你還高？」

西門慕名嘴角露出了苦澀的笑容：「你以為老朽是武林中的絕頂高手嗎？」

公孫我劍道：「應該是的。」

西門慕名道：「錯了，你若放手與老朽一搏，老朽最多只能支持三十招左右而已。」

公孫我劍一怔：「你有病？」

西門慕名搖搖頭，道：「老朽沒有病，也不是因為太老，而是本來就打不過你這位笑公爵。」

公孫我劍道：「但恨帝的武功——」

西門慕名咳嗽了兩聲，才緩緩地道：「比你高，比我這個師父更高得多。」

公孫我劍愕然道：「這又是甚麼道理呢？」

西門慕名道：「那是因為他有兩個師父。」

「兩個師父？」公孫我劍又是一呆，「他另外一個師父是誰？」

西門慕名道：「我不知道。」

公孫我劍皺眉，說道：「連你也不知道？」

西門慕名道：「他的事，不要說是我這個師父，就算是他的父母，他最喜歡的女人，以至他的兒女，也不會知道。」

公孫我劍道：「你只知道他有另外一個師父。」

西門慕名點了點頭，說道：「不錯，他那另外的一個師父，武功一定遠在我之上。」

公孫我劍道：「所以，他才會有那一身驚人的藝業？」

西門慕名又點點頭，道：「環顧當今武林，可以與他分庭抗禮的人，只怕就只有寥寥幾位了。」

公孫我劍道：「若練驚虹出手，雙方勝負之數又將會怎樣？」

西門慕名苦笑了一下，道：「公孫先生，你以為我是個神仙嗎？我只不過是個平凡的老人而已。」

公孫我劍楞住。

西門慕名接着又嘆了口氣，道：「你不要再想着去找恨帝，他只會把你當作是小羊兒般一口吞掉，你甚至會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

公孫我劍沉默了半晌，道：「謝謝你的忠告，但老夫還是不會就此退縮。」

西門慕名怔住。

公孫我劍又道：「恨帝現在在甚麼地方？」

西門慕名搖了搖頭，說道：「我不知道。」

公孫我劍道：「是不知道，還是不肯說？」

西門慕名道：「既不知道，就算知道，也是決計不說。」

公孫我劍說道：「我若要你非說不可呢？」

西門慕名倏地臉色一寒：「你憑甚麼對老朽說這種話？」

公孫我劍把右掌輕輕一揚，道：「不憑甚麼，就只憑這一隻手掌。」

西門慕名不由狂笑：「好啊！想不到

俠名滿天下的笑公爵，也會對老朽耍出這一套手段來了。」

公孫我劍嘿嘿一笑，忽然揮掌。

他一掌揮出，掌心立刻就散發出一股巨力。

祁四公子臉色一變，怒聲叫道：「公孫兄——」

公孫我劍却恍若不聞，出手依然剛勁無比。

西門慕名沒有接招，他提昇了輕功，向屋後急馳而去。

但公孫我劍絕不放鬆，大步搶出，又在他背後一爪抓了過去。

西門慕名的輕功雖然不弱，但公孫我劍這一下急攻更是鋒厲無匹。

西門慕名急閃，但公孫我劍仍然抓住了他的肩膊。

這一抓之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但祁四公子却沒有再憤怒地叫喊，只是驚愕地站立着，眼睛裏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神情來。

因為公孫我劍已輕易地把西門慕名抓住！

公孫我劍在江湖上的綽號是「笑公爵」，但除了這個綽號之外，也有人叫他「神來之手」。

他劍法超羣，那是衆所週知的，但除了劍法之外，他的獨門擒拿手法，也是獨步武林，堪稱一絕的。

所以，無論他抓住任何人，都不該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

但他現在抓住的，却是「血笛叟」西門慕名。

西門慕名是高手，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

即使公孫我劍的武功在他之上，也絕不可能一發招就順利擒住了他。

但如今事實擺在眼前，公孫我劍的確一出手就已把這個老人制服。

這證明了甚麼？

是不是證明了公孫我劍的武功，猶遠在西門慕名之上？

不！這是絕不可能的，因為祁四公子曾經見識過西門慕名的功夫。

公孫我劍絕不可能這樣輕易就把西門慕名制服，所以，現在唯一可以存在的理由只有一個！

——眼前這個西門慕名是假的！

「你不是西門慕名！一定不是西門慕名！」祁四公子忽然大叫！

西門慕名也在大叫：「誰說我不是西門慕名？我若不是西門慕名，為甚麼會歇在這裏？」

公孫我劍緊接着冷笑道：「這句話，正是老夫想向你問個明明白白的！」說着，五指一緊，西門慕名立刻疼得有如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公孫老俠饒命！饒命！」他忽然迸出了眼淚，也同時迸出了這麼一句話來。

× × ×

只聽「饒命」這兩個字，就已證明這個西門慕名是冒牌假貨。

「血笛叟」絕不是個怕死的人，從前不是，現在也不是。

但現在西門慕名在那裏？他是不是仍然活着？

公孫我劍和祁四公子都很想知道真正的答案。

公孫我劍首先逼問那人，問道：「你是誰？」

那人顫聲回答：「鄙人李祿。」

公孫我劍冷冷道：「你的武功雖然不行，但輕功却很卓絕。」

李祿道：「雕蟲小技，毋足掛齒。」

公孫我劍冷冷說道：「無論是誰練成了這一身輕功，都絕不能稱之為雕蟲小技了。」

李祿道：「過獎！過獎！」

公孫我劍道：「你為甚麼要冒充西門慕名？」

李祿苦笑了一下，道：「這是敝上的主意。」

「你的主子是誰？」公孫我劍絲毫不肯放鬆，厲聲追問。

李祿遲疑了半晌，才慢慢的回答說：「敝上是提龍王府主人！」

「是萬層樓？」公孫我劍的臉色立刻變了。

李祿點點頭，道：「正是萬教主。」

「放屁！」公孫我劍冷笑道：「你以為老夫會相信你這種鬼話？」

李祿吃了一驚，忙道：「鄙人已是俎上之肉，網中之魚，又豈敢再瞞騙你老人家？」

公孫我劍冷冷道：「你這一手易容術，真還不錯，連祁老四也看不出甚麼破綻來。」

李祿道：「這不是鄙人的功夫，而是另一位易容高手的精心傑作。」

公孫我劍道：「替你易容的是誰？」

李祿搖搖頭，道：「鄙人不知道。」

祁四公子怒道：「怎會不知道，分明是一派胡言！」

李祿苦着臉，道：「鄙人在易容之前，曾經被麻藥醉倒，等到清醒過來之後，已變成現在這副樣子了。」

祁四公子問道：「那真正的西門前輩呢？」

李祿說道：「鄙人不知道他在甚麼地方。」

祁四公子道：「你見過他沒有？」

李祿搖搖頭，道：「沒見過。」

祁四公子立刻一步標前，一拳重重打在他的鼻子上。

李祿的鼻樑立刻被打碎。

這一拳打得很重，不但他打得滿臉鮮血，甚至還把他顎下的鬍子，也震跌了一撮。

當然，這都是假鬍子。

「你今年幾歲？」祁四公子喝道。

李祿慘聲道：「二十八歲。」

祁四公子面露訝異神情，道：「一個二十八歲的小伙子居然可以冒充八十二歲的老頭兒，這等易容功夫倒不尋常。」

李祿惶聲道：「我句句實話，絕無半句假話！」

祁四公子冷冷道：「但你說從來也沒有見過西門慕名，這句說話也許只有白痴才會相信。」

李祿叫道：「這真是寃枉極了，鄙人的確從來沒有見過血笛叟。」

祁四公子道：「你若沒有見過西門慕

名，又怎可能連他的聲音也模仿得如此相似？」

李祿道：「鄙人的聲音，本來就與西門慕名相似。」

祁四公子冷笑道：「你怎知道？」

李祿道：「是萬教主說的。」

祁四公子道：「縱然如此，也不可能相似到這個地步！」

李祿道：「爲我易容之人，曾經給我服下某種藥物。」

祁四公子眉頭一皺，道：「是甚麼樣的藥物？」

李祿道：「變聲丸。」

祁四公子道：「難道這種丸子，可以隨心所欲，改變某一個人的聲音嗎？」

李祿道：「是的。」

「是否只服下一次，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不，」李祿道：「鄙人前後服用過三次，最後才使他們感到滿意。」

公孫我劍眉頭一皺，道：「旁門左道的功夫雖然邪門，但却也萬萬不可以小覷了。」

祁四公子却還是有點困惑，道：「李祿，你怎知道我姓祁？而且一開口就叫我小祁？」

李祿苦笑了一下，道：「在你們快要來到這裏之前，已有人暗中通知鄙人，說當年的巢湖之箭祁四公子和公孫我劍正衝着這裏來了。」

祁四公子眉頭一皺：「是誰這麼神通廣大？」

公孫我劍冷冷道：「一定是那個老騙子！」

「陸錫公？」祁四公子跳將起來，「是陸錫公幹的好事？」

公孫我劍說道：「不錯，像陸錫公那樣的人，的確是隨時隨地都會給別人所利用。」

祁四公子道：「你認爲他早已經是神通教中人？」

公孫我劍道：「他可能是神通教的一個爪牙，也可能是天恨中人！」

「天恨中人！」祁四公子咬了咬牙，直盯着李祿厲聲問道：「你到底是神通教的狗崽子，還是天恨帮的烏龜王八？」

李祿忙道：「我不是烏龜王八！」這種回答倒也妙絕，他不是烏龜王八，便是神通教的「狗崽子」了。

祁四公子哼一聲，道：「你這樣子冒充西門慕名，對神通教有甚麼好處？」

李祿道：「這大概只有敝上才會明白的。」

公孫我劍搖搖頭，道：「萬層樓是不會明白的。」

祁四公子一愣，道：「何以見得？」

公孫我劍道：「因爲這根本就不是萬層樓的主意。」

祁四公子道：「不是萬層樓的主意，又是誰的主意？」

公孫我劍目露寒芒，冷笑着道：「是恨帝！一定是恨帝！」

「恨帝？」祁四公子神情凝重。

公孫我劍道：「萬層樓雖然神通廣大，但絕對不會瞭解西門慕名這個人。」

祁四公子眼睛裏漸漸發出了光：「不錯，即使萬層樓殺了西門慕名，也絕不會叫人易容，繼續在這裏冒充西門慕名。」

公孫我劍頷首道：「以萬層樓的一向作風，決不會浪費多餘的精神和力量，去幹一些根本毫無意義的事情。」

祁四公子道：「恨帝也不會。」

公孫我劍道：「所以，這個假西門慕名，一定有着某種重大的圖謀。」

祁四公子道：「一個假的西門慕名，對誰會有利？是恨帝？還是神通教主？」

公孫我劍道：「當然是恨帝，因爲他是西門慕名的徒兒，也只有這樣的一個人，才會知道怎樣利用一個假的西門慕名，來使某些人上其大當。」

祁四公子目光閃動，道：「恨帝要誰上當？」

公孫我劍道：「我不知道。」

祁四公子道：「這人極可能跟西門慕名有很密切的關係。」

公孫我劍道：「但這個人還沒出現，咱們却已闖了進來，而且還拆穿了這個假西門慕名的面具。」

祁四公子吸了口氣，道：「除此之外，眞的西門慕名呢？」

公孫我劍道：「可能已經死了。」

祁四公子立刻跳了起來，一伸手就把李祿整個人凌空揪起來，道：「你好大的胆子！居然在這時候還敢在咱們面前胡說八道！」

李祿居然格格一笑，說道：「你死定了！」

祁四公子驟然一震，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個假西門慕名到了這個地步的時候，居然還敢出手暗算自己！

祁四公子想不到，連公孫我劍也想不到。

李祿暗算祁四公子的手法是怎樣的？

× × ×

李祿的腰間有腰帶，腰帶中間有個金光閃閃的扣子。

沒有人能想像得到，這金扣子就是暗器。

李祿發射暗器的方法也很簡單，他只要稍爲用內力鼓起腹肌，觸動腰帶上的細小機關，扣子裏的毒針，立刻就會直射出來。

——公孫我劍抓住李祿之際，他沒有機會可以施放這種暗器。

——但現在，他的機會來了，由於這種暗器只能在出其不意的時候發放，而且必須要在短距離之下才能奏效，所以他只能等待時機。

時機終於來了。

祁四公子武功再高，身手更敏捷，也無法在這種情況之下及時閃避。

「你死定了！」李祿在這句話還沒有出口之前，毒針已射入祁四公子腹中！

× × ×

毒針很毒，而且還是見血封喉，無可救藥的那一種。

祁四公子的臉龐在霎眼間變成蒼白，而且迅速轉變爲淡青之色。

「你死定了！」這四個字不斷在他耳朵邊嗡嗡作响。

公孫我劍又驚又怒，立時一掌劈向李祿。

李祿慘叫一聲，頹然倒下。

公孫我劍這一掌乃是含怒而發，勢子極是沉猛，他本無殺李祿之心，但這一掌在盛怒中擊出，李祿乂如何禁受得住？

李祿當場斃命，但祁四公子的臉色也已變成一片紫藍。

「老四！」公孫我劍驚呼不已。

祁四公子却淡然一笑，揮手道：「別介意，人總是要死的。」

公孫我劍看見祁四公子的臉色，不禁整個人爲之呆住了。

他只好說：「我不介意。」

「眞……眞的不介意？」

「當然是眞的。」

祁四公子乂笑了笑：「很好，不愧是公孫我劍——」說完之後，人已仆倒下去了。

他嚥氣的時候，全身都已變成瘀黑之色。

× × ×

風很冷，公孫我劍終於離開了這爿林子。

他要找的人，已不見了，誰也不知道西門慕名是否尚在人間。

但假的西門慕名却已死了，公孫我劍再也不能在死人的身上找到任何綫索。

他本希望在李祿的背後，還有人在暗中監視着，而只要這些人忍不住出手，他就有機會可以繼續追查下去。

但李祿好像只是一個人，無論他的遭遇怎樣，都沒有人施以援手。

公孫我劍失望極了。

他想找西門慕名，但却只能找到一個冒牌貨，而且還連累祁四公子白白送了性命。

他是笑公爵！

但他現在還能笑得出來嗎？

他忽然想回開封府去。

一想起開封府裏的岳小玉，他終於乂笑了。

他的笑容很奇特，旣充滿了希望，也充滿了溫暖，但却乂似乎有點懷疑。

連他自己那樣的世外高人，也不禁在暗暗猜想：「收取岳小玉爲徒，這個決定是不是完全對的。」

但無論他現在怎樣想，岳小玉已是他的弟子，而且更已成爲了血花宮宮主。

岳小玉不但是公孫我劍的徒兒，也是「茹毛飲血鬼獨夫」練驚虹的義子！

這少年的命運，目前已經大大的不得了，將來呢？將來乂會變成怎樣？

一想到「將來」這兩個字，公孫我劍眼睛裏乂不禁充滿了新的希望。

但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一輛銀色的馬車，正向着自己徐徐地駛了過來。

趕車的是一個黑衫人，這人顴骨高聳，臉孔修長，手裏揮動着的並不是馬鞭，而是一桿銅槍。

一看見這桿銅槍，公孫我劍就已記起了一個人。

這人叫羽希，外號是「銅槍不出」。

「銅槍不出」似乎不像甚麼綽號，只有老江湖才知道，羽希的綽號總共有八個字，「銅槍不出」這四個字只是前半截，而下半截乃是「一出死人」。

羽希這八個字的綽號，已充分顯示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的銅槍，平時總是用一個長長的黑布套子緊緊包套着，一旦脫掉套子，就一定會有人死在銅槍之下。

所以，他的外號就叫「銅槍不出，一出死人」！

現在，銅槍已現，羽希顯然又要殺人了。

這一次，他想殺誰？是不是想殺公孫我劍？

× × ×

黑衫人揮槍而來，臉上一片青白，但雙目却如刀刄般鋒利。

公孫我劍直立不動，冷冷的瞅着這個人。

馬車終於停下，黑衫人瞪着他，道：「你就是公孫我劍？」

「是的。」

「你知道我是誰？」

「羽希？」

「你也說對了。」黑衫人淡淡地說：「在這裏遇上這我個人，你是否感到很奇怪？」

公孫我劍沉默半晌，道：「世事往往都是很奇怪的，我活到這把年紀，許多事情都已見怪不怪。」

羽希說道：「我的外號，你聽過了沒有？」

公孫我劍說道：「銅槍不出，一出死人。」

羽希道：「對了，難道你眞的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嗎？」

公孫我劍說道：「老夫的確有點想不通。」

羽希道：「是那一點？」

公孫我劍道：「老夫雖然不認識尊駕，但從許多江湖朋友口裏，我知道你是個殺手，而且是一個很小心，做事相當謹慎的殺手。」

羽希說道：「這是稱讚我呢？還是揶揄？」

公孫我劍道：「兩者俱可。」

羽希道：「這只是江湖中人對羽希的某種評價，未知公孫先生此刻心中乂如何想法？」

公孫我劍道：「你的確是個謹愼的人，否則平時絕不會用黑套子套着銅槍。」

羽希道：「這乂和我謹愼與否有甚麼關係？」

公孫我劍道：「一個平時不願意鋒芒畢露的人，做事總是特別謹愼，特別小心的。」

羽希說道：「公孫先生果然不同凡响，但未知先生究竟有那一點想不通、猜不透？」

公孫我劍道：「銅槍不出，一出死人這八個字，到底是不是眞的？」

羽希眼睛裏閃爍着冷酷的光芒：「自我出道以來，從沒有一次例外過。」

公孫我劍慢慢地說：「照這樣看，如今顯然有人要遭殃了？」

羽希輕輕撫摸着銅槍，冷然道：「不錯。」

公孫我劍眉毛一挑，道：「這就是老夫百思不得其解之處了。」

（未完・十）

雙鷹神捕 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宮廷風雲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管一見和沈鷹約定，一個人留在信陽、一個人去鄭州，由佟維雄帶去，來到鄭州着手調查沙逸志之死因，召來郭集英捕頭查詢當日沙大人遇害的經過，郭集英說不出所以然，受到管一見斥責，心懷憤恨，而經過着手調查之後，發覺沙逸志之死，可能與擄刼皇上之案有關，因沙逸志未死之前有一個姓楚和姓韓的人找過他，二人在龍門客棧住過，過了幾天他們便一起南下，沙逸志未死之前有一家將黃新泰辭職離去，覺得事有可疑。事實上，暗中有人跟踪管一見，要脅郭集英想將管一見毒死，管一見雖然未發覺，但心內已有準備……

神捕失下落　俠妓救秀才

「管一見沒回來原來今夜是劉守備做東請客！」郭集英邊說邊與灰袍人進廳。

灰袍人冷冷地問道：「你去劉守備家查問過麼？」

「不是，他有一個手下叫皇甫雪的，剛才回客棧說的！」

灰袍人慢慢蔽打刀石，將油燈點亮，他皺眉問道：「只他一個人回客棧？」

「是的……不過他行動有點奇怪，是由屋頂跳下來的，進屋時又急跳窗進去，好像有點神秘！」

灰袍人「哦」了一聲：「是怎樣發現他的？」

郭集英便將剛才的經過略說一下，然後道：「他對龍門客棧很感興趣，查問在下侯掌櫃是不是老闆。」

灰袍人目光一變，但隨即恢復，不過却落在郭集英的眼中。灰袍人道：「你將他查問龍門客棧的話，仔細複述一遍！」

郭集英不敢不依，便將皇甫雪的話複述了一次。「他們調查沙大人的死因，不知爲何又對侯掌櫃感到興趣！」

灰袍人低頭沉思，郭集英又道：「大爺，看來管一見是不會回客棧的！請你高抬貴手，在下一定不提隻字，若有洩漏半句……」

「不用發誓！他今日不來，明天也會來！哼，他如何狡猾，終也得死在鄭州！你在這裏等我，我半夜回來再找你？」灰袍人言畢翻牆而去，快得像一溜灰烟。

郭集英提着油燈走進了寢室，房內冷冷清清的，只有他一個人，剛才他去買酒菜時，灰袍人已着人將他一家人送走，不知去向，他覺得今日好像發了一場噩夢，可怕的是這場噩夢還未了結！

郭集英躺在床上，久久不能成眠，到他剛迷迷糊糊闔上雙眼時，又被灰袍人搖醒。「起來。」

郭集英一骨碌地爬了上來，胆怯地道：「大爺你有何指示？」

「現在我的計劃有變，決定讓他離開鄭州……」

郭集英大喜：「大爺，那小的母親要兒……」

「且慢高興，我還未把話說畢！」灰袍人坐在床緣，道：「不過現在要你做的事，更加輕鬆，而且沒有人會懷疑，所以你一定會做得更好，也應該順順利利完成，當管一等人離開鄭州後，我會立即把你家人送回來！」

郭集英心頭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大爺你請說，俺聽着！」

灰袍人湊在郭集英耳邊說了一番話，郭集英驚喜地道：「這樣就行？」

「不錯！不過管一見的命也活不了多久！」灰袍人的眼露出得意的神色。

郭集英道：「小的一定是照您的意思去辦。不過如果他不相信呢？」

「他不會不相信，就算他有所懷疑，但仍然會去跑一趟，屆時哼哼……」灰袍人忽然一沉聲：「假如他不相信，那麼你只能怪你的運氣實在太差了！我言盡於此，你好自爲之！」

他最後那四個字，充滿殺機，郭集英聽後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待他定下神來，灰袍人已不知所踪，他重新躺下，心頭仍然跳個不停，暗暗禱告蒼天，希望管一見相信他的話離開鄭州，那就大功告成！

桌子的燈巳油盡而枯，郭集英仍然睜着雙眼，望着牆角。

×　　×　　×

管一見離開劉守備家巳是三更過外，他囑端木盛悄悄翻進客棧，詢問皇甫雪及夏雷的情況，得知一切照常，然後一行人昂然進店。

管一見進房，他手下也跟着進去，這是管一見的規矩的，辦案時，沒有他的吩咐，沒人敢貿然休息。

管一見道：「若老夫沒有估計錯誤的話，薛南寶一定在京城將這客棧賣掉，由於招牌不換，所以外人不知道，以此推之，這客棧與擄刦皇上的組織極可能有關連，所以晚上大家都小心一點，你們最好分批輪值，還有，自明早起，不准在店內飲食，即使是洗臉盥口的水也要事先試驗過才可用！」

高天翅等人連聲應是，皇甫雪忽然道：「頭兒，剛才郭捕頭送了一批酒菜來，現在尚寄存在櫃台！」

「他來拍老夫的馬屁？還不夠資格，明天退回給他！你們都回房去吧！」

次日管一見等剛下床，劉守備又派人來請，管一見對龍門客棧不太放心，而時間又緊迫，不想將時間浪費在這方面，所以答應所請，率衆再到劉守備家作客。

劉守備十分好客，連早飯也十分豐盛，還叫了兒子出來陪客，飯畢，下人收起了碗碟，佟維雄問道：「神捕準備如何調查？」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道：「如今老夫跟以前巳大不一樣，起碼沒有一個完善的聯絡網，調查起來十分困難！鄭州方面的綫索不是沒有，而是無從下手，第一條是那位黃新泰，第二個便是韓亭芳和楚雲那一條綫索，第三條是龍門客棧的掌櫃侯掌櫃？老夫會派人繼續監視他，至於第一條，先要沙家僕人將韓亭芳和楚雲的樣貌描述出來，找畫匠繪下，才可以依圖尋人，老高你帶人去沙家辦件事……」

劉守備截口道：「敝妹婿是本城著名畫匠，善畫仕女人物，正好讓他一展所長！熊兒，你帶高龍衞去找你姨丈！」

高天翅跟劉熊去後，管一見又道：「劉兄可有靜室否？」

劉守備忙道：「有有，待劉某帶你進去！」

「不敢麻煩劉兄，請派個丫頭帶路！」管一見道：「小雪，火輪，你們把藥包帶進來！」

過了半個時辰，管一見便帶着兩個陌生的漢子出來，一個是書生，一個是書僮，劉守備十分詫異，喃喃地道：「這兩位是誰？」

佟維雄笑道：「老夫知道了！劉兄，管兄的外號你忘記了麼？他的易容術是天下一絕，這兩位當是皇甫侄子和火輪侄子了！」

劉守備一聲稱妙，管一見道：「雕虫小技耳，不敢當盛讚！劉兄家中可有書本乎，請暫借來一用！」

劉守備笑道：「小弟只粗通文墨，又不喜看書，不過犬子房中可也有一些！」當下吩咐丫頭用方巾包了一包書來，開了後門讓他倆從後門出去。

過了一陣，一個門公走了進來，禀道：「老爺，郭捕頭在外面求見管神捕！」

劉守備看了管一見一眼，管一見道：「此人前倨後恭，老夫不想見！」

門公道：「郭捕快滿頭大汗，說有緊急大事向神捕報告，還說是與沙大人之死有關的！」

「哦？」管一見沉吟着道：「帶他進來！」

俄頃，門公果然帶着郭集英進來，郭集英滿身汗水，神態也頗爲疲乏，他一見管一見，便道：「神……神捕，快追黃新泰……」

管一見目光一亮，急問：「黃新泰在那裏？」

郭集英喘了一口氣，道：「今早在下跟了兩個手下在西城門附近巡視，無意中發現黃新泰在城外，於是不動聲息追下去。追了一程，在下想起神捕來，便吩咐手下繼續跟踪，沿途留下綫索，便跑回來報訊！」

「多久的事？」

「在下剛剛回城，到客棧找不到你，便來這裏了！」

管一見再問：「他是一個人還是有同伴？」

「還有兩個中年漢子跟着他。」郭集英想了一下，說道：「黃新泰是被挾在中間！」

管一見目光微微一變，問道：「他們是否已發現被跟踪？」

「到在下回城前，他們仍不徐不疾地走着，似乎不曾發現。那兩位漢子不時說話，但黃新泰則一言不發！」

夏雷問道：「他們說些什麼？」

「在下等不敢追得太近接，所以聽不到！」

「帶路！」管一見長身道：「都跟着去！」

「劉守備忙問道：「可需劉某派人協助？」

「不必，人多反會打草驚蛇！」

一行人出了劉家，郭集英見少了幾個人，忍不住問道：「神捕，皇甫雪爲何不見？」

「他另有任務！」

「不知皇甫兄有何任務？」

管一見斥道：「你如今的任務是要盡快領咱們追上黃新泰，快跑！」他一手抓住郭集英的胳臂，也不怕驚世駭俗，展開輕功向前急馳，眨眼間便出了西城門。

郭集英心中暗道：「你死到臨頭還端什麼架子！」心念剛落，另一個念頭又升上心房，假如管一見一直拉着自己，拆穿詭計之後，自己如何脫身？

一想至此，他後背又出了一陣冷汗，人也呆了，甚至管一見問他的話，他也聽不到。

管一見語氣頗爲不悅：「你在想些什麼？連老大問你的話也聽不到？」

郭集英大吃一驚，忙道：「在下正在揣測他們三個人的關係，神捕問什麼？」

「你手下的記號是什麼？現在追上了沒有？」

「在下叫他們畫一柄劍，劍尖便是方向！」郭集英向樹林一指，道：「吶，剛才在下便是在那裏跟他們分手的！」

管一見一揮手，帶入到樹林附近，他們沿途而行，不久果然在一塊大石上發現一個用紅磚畫下的劍，劍尖向前指，管一見問道：「你離開這裏有多久？」

「大概一柱香左右！」

「快追！」

郭集英故意放慢脚步，不斷地喘着氣，速度慢了許多，管一見心中冷笑：「此人沒幾分眞實本領，竟敢在老夫面前展威風，哼，若是老夫的手下，一早便被解除了！」

俄頃又在一棵楡樹樹幹上，又發現第二柄「劍」，方向依然不變，管一見忍不住道：「郭捕快，你城內還有公事吧，請回去，老夫自個找尋追踪就是！」

郭集英暗暗高興，却故意道：「在下很想跟神捕學一點本領，不過我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躭誤你們了！今晚務必請神捕跟諸位讓在下做個東，在如意酒樓吃飯……」他話未說畢，管一見等人早已去遠了。

郭集英望着他們的背影，心情十分複雜，既已完成「任務」，家人可獲自由而高興，但良心上也頗覺不安。

他呆了一陣，便在回城路上彳亍而行，忽然石後有個人道：「你回城作甚？」

郭集英認出是灰袍人的聲音，忙道：「小的正想回家等你！」

「飯桶，管一見不回去，你自個回去，難道不怕別人思疑麼？」

「那小的該如何辦？」

「立即去『獅子林』，等下我派人將你家小並一輛馬車送到那裏，你立即駕車外逃，最好到一個沒人認識的地方去！」

「這個小的知道，小的一定到遠方，隱名埋姓，不問世事！」

「車到時，車夫會給你五百兩銀子，也足夠你吃喝半生了！速去勿誤！」

郭集英不敢再問，立即轉向南行，「獅子林」是一座茂密的樹林，由于那裏有一座古墓遺址，墓已被盜墓者掘毁，但仍留下一對玉獅子，因此爲名。

「獅子林」在鄭州南郊三里，因此郭集英走了半個多時辰才到達，他就坐在石獅子後面，剛才良心上的不安，已被那五百兩銀子而冲刷得乾乾淨淨了！

他不斷幻想着，有了那筆錢之後，大可以到村莊裏買幾十畝地，做個小地主，將來不愁吃喝，還可以討個漂亮的小老婆，想到此，他幾乎笑不出聲來，本來這是一場噩夢，但如今噩夢却變成美夢！

忽然他聽到一個輕微的脚步聲，心頭一震，立即跳了上來，四處張望不見有人，不由輕嘆道：「誰？」

樹後露出一張眼下裹着黑布的灰袍人臉龐來，他忙堆下笑容，問道：「大爺，您來啦……要你親自來怎好意思？」

灰袍人冷冷地問道：「他們還在後面！我問你，他們爲何少了三個人，他們去了那裏？」

「你是指皇甫雪？剛才小的已問過管一見了，那老傢伙口風緊得很，只說他另有任務，却不肯說去那裏！」

灰袍人聲音更冷：「你沒問，還是他不答？」

郭集英指天咒誓地道：「小的問了，我若騙你的，教我不得好死！那老傢伙還罵小的多管閑事，說俺的任務是帶路，不是查問他手下的行踪！」

灰袍人凌厲的目光一斂，道：「諒你也不敢騙我！你再等一會兒吧！」

郭集英忙問：「管一見那些人現在如何？」

「你應該關心自己，死人的事何必多管！」灰袍人聲落人渺。

「死人的事？」郭集英喃喃地道：「管一見眞的死了麼？」想起灰袍人冰冷的聲音，他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他爲何叫我關心自己的事？」

心念未落，林外已傳來一陣轔轔的馬車聲，郭集英緊張地站了起來。不久，一輛窄而長的馬車便駛了進來，那馬車車廂頗爲華麗，車夫低着頭問道：「你是郭捕快麼？」

「是的，閣下是……」郭集英心頭有點興奮。

車夫道：「你家人都在車上，因爲怕他們在路上張叫，所以封了他們的暈穴，再過個多時辰便會醒來，你上車吧，五百兩銀子在車廂裏，俺送你一程，然後由你自己來駕車！」

郭集英感恩戴德地道：「要麻煩你，眞不好意思，回去請代向貴上致謝，說在下沒齒難忘！」

車夫不耐煩地道：「快上車，別讓人思疑！」

郭集英應了一聲，爬上去揭開布帘，目光一及，剛一怔，還想問話，那車夫忽然反手一掌拍出，正中郭集英的背心，郭集英「蓬」的一聲，跌進車廂！

車夫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弓腰走進車廂，一忽又走了出來，解韁卸轅，再搬了一隻馬鞍出來，按在馬背上，一飛身上了馬，轉頭看了一下車廂，便拍馬出林而去了！

× × ×

管一見等人一去一個時辰，仍未回來，劉守備有點担憂，佟維雄却笑道：「劉兄你給我放心，若連他也解決不了的事，就算你派人去也沒有用處！」

「這倒也是，希望神捕馬到功成，早日救出皇上，則天下蒼生幸甚！」

過了一陣，高天翅與劉熊回來，劉守備問道：「畫像畫妥了麼？」

劉熊道：「姨丈修改了幾次，沙家的老門公說已有八九分像！」

高天翅見管一見等人不在，便問道：「佟大人，敝上去那裏？」

佟維雄將剛才郭集英來報告的事說了一遍，高天翅也甚爲興奮，三人在廳裏閑談一陣，看看日已近午，仍沒有消息，劉守備忍不住派人到衙門打探消息。

軍士回報郭集英和他兩位手下，至今還未回來，同時也沒有其他消息。

劉守備怕佟維雄肚子餓，便吩咐下人開上飯來，席間他道：「佟大人，卑職今午都到各地巡視一下，今晚再來陪你！」

佟維雄道：「劉兄以公事爲重，實乃應該。」

劉守備離開了半個多時辰，佟維雄正想回房午睡，忽然一個軍士入來禀報：「佟大人，劉將軍派小的來禀報，剛才有人在『獅子林』裏，發現郭捕頭的屍首！」

佟維雄吃了一驚，問：「只他一個人麼？」

「是的，郭捕頭藏屍在車廂內，現場沒有打鬥的跡象，已被咱包圍，請佟大人定奪！」

高天翅急問道：「那『獅子林』在何處？」

「在南郊三里左右！」

佟維雄訝然問道：「他們分明是出西門，爲何反在南郊？」說着轉頭望着高天翅。

高天翅道：「佟大人在此坐鎮，待在下走一趟！」他心急如焚，立即向劉家借了兩匹馬，與那軍士各乘一匹出城。

不久到了「獅子林」，高天翅見到劉守備也在那裏，連忙下馬，問道：「劉兄有何發現？」

「現場沒有打鬥的迹象，正等高兄調查！」劉守備焦慮地道：「奇怪的是管兄跟他在一道，他何以會獨個被害！」

高天翅三步併作兩步入林，只見石獅子附近放着一座馬車廂，附近站着幾個衙差和軍士，高天翅揭開布簾，車廂裏躺着一個人，背向天，面向下，他小心翼翼將那人抱了出來。

高天翅將那人反過來，死者果然是郭集英！郭集英雙眼圓睜，死不瞑目，雙眼仍留着驚悸和難以置信的神色。高天翅看了一陣，道：「此人是被人用內家眞力震動心脈而死的！」

他輕輕將他外衣解開，只見前胸有個掌印，而後背那個掌印却更深，高天翅望着那兩個掌印，心頭駭然，忖道：「這人內力之深，咱們這一干人之中，恐怕只有頭兒才可凌駕其上！」

當下他長身問道：「這屍體是誰發現的？」

一個衙差，將一個布衣青年推了出來：「是這人到衙門報案的！」

高天翅和顏悅色地道：「你不用怕，慢慢說來！」

那青年道：「小的是個菜農，每早挑菜進城販賣，中午才回家，今日不知爲何肚子有點不舒服，所以進林解決，無意中發現這座車廂……這座車廂十分華麗，但又沒有馬匹，小的十分奇怪，便進車廂……結果發現這具屍體，小的不敢怠慢，連忙進城報官！」

「你做得很好！」高天翅問道：「你進林時，有沒有人？」

「沒有，夏天倒有人進來乘凉的，但一到冬天便很少人進來了，除非是爲了解決大小兩便！」

高天翅望一望灰沉沉的天，道：「劉兄請派人找尋一下馬車的轍跡吧！」

劉守備道：「已找過了，馬車車轍到林外半里便不見，而且如今天冷地硬，車轍不顯！」

高天翅心中疑團一個接着一個，又不知管一見的下落，連忙道：「將屍體抬回殮房吧！」他翻身上馬返回劉家。

他一見到佟維雄便問：「佟大人，敝上尚未回來麼？」

佟維雄担憂地道：「是的，老夫也正爲此担心！」

高天翅隱覺不妙，忙問：「敝上等人是出西城門的？」

佟維雄再將郭集英的來報，簡略地復述了一遍，高天翅吸了一口氣，道：「在下去那裏找一找！」

佟維雄急道：「且慢！你帶些軍士同

去吧，探一探有什麼消息，立即派人通知老夫！」

高天翅依言，帶了一隊官兵快步出西城門，天色蒼茫，遠處的樹木和青山都變成了一片灰黯。高天翅不知管一見由那裏去，只好向前直行。

他所走的方向甚至路徑，也正是管一見今早走過的，但他並沒有發現那些畫在樹幹上和石頭上的「劍」，但是這些圖案早已被人抹掉。

高天翅心急如焚，不斷催促軍士急行，北風呼呼，不時將地上的沙塵吹起，令人睜不開眼睛，但這些都改變不了高天翅的決心，他們急行了六七里路，仍然毫無發現，這時候連他自己也沒了主意，不由停下步來。

一個軍士道：「高龍衞，也許神捕他們不是走這條路！」

高天翅想起郭集英伏屍在城南，信心也動搖起來，沒奈何地道：「咱們在附近搜索一下吧！一柱香後，再來此集合！還有，你們三個人一組，不可分散，免得中伏！」

那二十多個軍士每三人一組，剛好多了一個人來，高天翅便帶他向一個方向走去。

前面有座小山包，山包上壘着好些墳堆，看來是座亂葬崗，高天翅心頭一動，忙道：「上山看看！」

那軍士自然不敢反對，跟在他背後走上山包，不久，他們便在一座墳堆後發現一灘鮮血，可是有血却無屍首！

軍士道：「有人在此受傷？」

高天翅看了幾眼，喃喃地道：「流這許多血，假如是人的話，一定活不了！」

軍士說道：「這附近從來沒有野獸出沒！」

高天翅心頭一沉，忙道：「快再找找！」兩人分頭找尋屍首，不久那軍士又在另一座墳包後發現第二灘血跡，那些血早已乾了，呈着暗褐的色彩，山風吹來，空氣還帶着幾絲血腥味兒。

高天翅打了一個冷噤，心中倏地泛上一股不祥的感覺，這是他跟隨管一見查案之後，從來不曾有過的！

難道管一見與端木盛等人已經遇害？不！高天翅心中暗罵自己年紀大了，胆子反而小了，這世上有誰能殺得了管一見？何況他還帶了一大批武功機智都不弱的手下！

他定一定神，又立即帶着那位軍士搜索起來，可惜他倆踏遍山包，不但找不到屍首，而且連綫索也找不到一絲，這時候高天翅心頭之焦慮，實非筆墨能夠形喻。

天上忽然下起雪來，雪越下越大，鵝毛雪落在臉上，溶化之後，雪水沿衣領滴落，冰寒徹骨，但高天翅却毫無感覺！

良久，那軍士才道：「高龍衞，一柱香的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高天翅吸了一口氣，冰冷的空氣，令他精神略振，兩人下山來到集合的地方，那些軍士亦已回到原地，都表示找不到綫索。

天上如壓着一塊巨大無朋的鉛塊，雪越下越大，軍士們衣衫單薄，都瑟縮着，高天翅輕嘆一聲，道：「回城去吧！」

軍士們如逢大赦，快步跑回城，對高天翅來說，如今最大的希望便是，當他到達劉家時，管一見等人已在那裏，可是他又再一次失望了！

佟維雄道：「高老弟，老夫看貴上可能已經出了事了！」

高天翅强作鎭定，道：「也許他回客棧去了！」

佟維雄這才想起一件事來，喜道：「高老弟，老夫急糊塗了，忘記告訴你一件事，今早管兄派皇甫雪跟風火輪去龍門客棧監視那掌櫃！」一頓他又補充：「他們是易了容去的……」

「易成什麼樣貌？」

「皇甫雪扮書生，風火輪扮書童！」

高天翅想了一下，問道：「劉守備回來了沒有？」

「剛回來在後面更衣！」

高天翅道：「在下要他請跟我到客棧走一趟！」

佟維雄長身道：「這個料沒問題，包在老夫身上！」說罷便進內了。

× × ×

劉守備帶着十多個荷槍持戟的軍士，殺氣嚴霜地跟着高天翅到龍門客棧，小二出門哈腰道：「不知將軍到達……」

劉守備喝道：「不必廢話，叫你們掌櫃出來！」

高天翅道：「咱們進去！」劉守備放下一半人守在客棧外面，也走進客棧。

侯掌櫃見狀連忙走出櫃台，陪笑道：「將軍大駕光臨，不知有何貴幹？」

「叫所有房客都出來！」

高天翅說道：「把住客登記簿拿出來看看！」

侯掌櫃忙道：「小店一向規規矩矩，做的也是正常的生意，將軍……」

「別廢話，這是公事，也沒人說你是開黑店！」

侯掌櫃忙道：「石灣、馮根本，你們還不照將軍的吩咐去辦！」

那幾個小子便連忙進內去了，侯掌櫃道：「請坐請坐！」

高天翅見今天進店共有十八個，却不知皇甫雪與風火輪用什麼名進店，便問道：「今天可有一位書生，帶着書童來投店麼？」

侯掌櫃道：「有有，共有幾個！」

「那幾個？」

侯掌櫃在帳簿上指出了幾個名字，高天翅默默記在心裏。

不久，裏面走出好些房客來，咀裏都不斷地嘮叨着，高天翅一數，道：「人數不對，爲何少了十三個？」

侯掌櫃道：「官爺，現在是晚飯時候呀，他們不在本店飯館用膳，咱們可管不着！」

高天翅仔細瞧了一遍，那些房客之中，既沒有書生，也沒人經過易容，當下道：「掌櫃，那幾位書生呢？」

「哦，他們剛才結伴出去吃飯，大概過一陣便會回來！」

高天翅揮手叫那些房客回房，走到櫃前道：「那幾個書生不是全部都在早上來投店的吧？」

「不是，有的上午，有的是下午才來

的。」

「辰時未過來投店的是不是有一位書生帶着一個書童的？」

劉守備在旁揷腔道：「書生是穿藍衫的！」

「有的，便是這個，嗯，他喚方思危！」侯掌櫃道：「住在東字八號房！」

高天翅說道：「拿鑰匙來，在下要進去！」

「但本店的規矩……」

劉守備問道：「是貴店的規矩重要，還是捉拿殺死沙大人的疑兇重要？萬一他們溜掉，你能夠承担責任麼？還有，不准將這消息傳出去！」

侯掌櫃又連聲應是，吩咐一個小二拿鑰匙開門，讓高天翅及劉守備進去。

進房之後，高天翅輕聲道：「劉兄，小弟今日心神一直不定，恐怕對方還有什麼厲害的手段！」

劉守備道：「高兄若不放心的話，劉某多派一隊弓箭手來！」

「不是這個！小弟是怕他們會對佟大人不利，所以請你回去，立即暗中佈置弓箭手及人馬，妥善保護佟大人，設若有何閃失，你我都担當不起！」

劉守備臉色大變，「啊」地叫了一聲：「劉某怎沒想到這點！」

「還有，由現在起，要注意飲食，小心奸細在井裏下毒！記着他們的目的是要謀奪皇位，在此目的之下，殺什麼人他們都不怕，也沒顧慮，只要新君登基，殺幾位忠臣志士，又算得了什麼？」

劉守備冷汗涔涔，道：「高兄自個小心，劉某立即回去佈置！」他忽然記起一件事來：「高兄，你還未曾吃晚飯！」

高天翅沉吟道：「請劉兄派個軍士替小弟到外面拿幾隻肉包子！」

侯掌櫃見劉守備離店，却將帶來的軍士留下來，心中冷笑一聲道：「這樣捉兇手，可不曾見過，眞是膿包！」忽然心頭一動，又忖道：「這姓劉的是膿包，但姓高的跟管一見那老傢伙這許多年，再膿包也有個限度……咦，莫非他們要找的那兩個人是……」

侯掌櫃心頭一動，叫道：「石灣，我有事出去一下，你替我看着！」他衣服也不換便出去了。

× × ×

皇甫雪與風火輪遵令改名換姓到龍門客棧投宿，他倆暗中觀察了一天，都查不到蛛絲馬跡。皇甫雪怕引起客棧有關人等的思疑，剛巧有幾位秀才遊歷鄭州，投宿此店，他便乘機跟他們搭訕，還請他們去如意酒樓吃酒。

秀才們邊吃邊吟詩作對，皇甫雪這兩三年在山上閑着，讀了不少書，勉强還可以應付，衆書呆子樂也融融，不覺經已吃飽。

一個姓溫的秀才提議：「小弟聞說鄭州玉春院的姑娘個個能歌善舞，咱們何不結伴去欣賞一下？」

皇甫雪道：「請恕小弟失陪了！」

「方兄何必認眞，小弟只是建議去欣賞歌舞而已，何況古時文人雅士涉足青樓者，不計其數。」

另一個姓岑的道：「然也，際此大雪飄飛之時，聽弦歌觀妙舞，風流文雅之至，方兄太迂腐也！」

皇甫雪道：「小弟家有賢妻……」

姓溫的截口，說道：「是賢妻不是惡妻，那又何懼之有？不去者乃看不起小弟耳！」

皇甫雪沒奈何，只好帶着風火輪跟他們到玉春院。此刻玉春院的客人還很少，秀才們一口氣叫了幾位能歌善舞的姑娘陪坐。

岑秀才道：「鴇母說你們都善於彈奏，何不奏一曲與咱們欣賞一下？」

一個紅衣姑娘道：「公子有此雅興，妾身們怎敢不獻醜，就由奴來彈琴，請黃鶯妹唱一曲！」

岑秀才立即鼓掌歡呼，又叫龜奴送上清酒和送酒物來。那紅衣姑娘取了一具瑤琴，調撥了一下，先在徵弦上撥了一下，繼按在角弦上，一縷清幽的琴聲，立即響起。

那穿黃衣的姑娘冉冉站起，先向諸客鞠了一躬，然後輕啓朱唇，和琴音唱了起來。

「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會相思。

身似浮雲，心如飛絮，氣若遊絲。

空一縷餘香在此，盼千金遊子何之。

證候來時，正是何時，燈半昏時，月半明時。」

黃鶯歌聲如其名，彷似出谷黃鶯，起初只聞其脆，及後越唱越高，心欲衝上雲霄，直教人替她暗捏了一把汗。不料她竟能履險如夷，且在高處猶能婉轉起伏，連不通音律的皇甫雪也聽痴了！

歌聲與琴聲齊停，衆人仍神遊太虛，良久才大聲叫起好來！

溫秀才道：「好一句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咱們這裏便有一個相思人，黃鶯姑娘請另唱一曲吧！」他斜了皇甫雪一眼。

黃鶯向皇甫雪襝衽一禮，道：「方公子愛聽甚麼曲兒？」

皇甫雪臉上發熱，幸而他臉上塗了易容藥，不虞被人發覺，當下忙道：「隨姑娘喜愛……」

話音未落，旁邊那位姓柳的秀才已「哈哈」笑了起來：「莫非方兄已將一縷相思纏在黃鶯姑娘身上？」

皇甫雪不悅地道：「柳兄是讀書人，豈可開這種玩笑？」

黃鶯却落落大方，當作什麼也未發生過，轉頭向紅衣姑娘點點頭，琴音再起，黃鶯仍和音而唱，這一曲是「水仙子」，乃是前朝徐再思的作品。

「玉纖恨出冰絲，瓠齒和春吐怨辭，秋波巧送傳心事。似隣船初聽時，問江州司馬何之。青衫淚，錦字詩，總是相思！」

歌畢，柳秀才笑道：「又是一句相思，莫非姑娘對方兄也有意思了？」

黃鶯與皇甫雪還未答他，下面却有人叫道：「請問皇甫龍衞何在？」

皇甫雪一怔，向風火輪打了一個眼色，風火輪立即下樓而去，他怕別人生疑忙道：「黃鶯姑娘之歌聲令區區聽出耳油，只怕今後三五天之內，腦內縈縈繞繞的都

是黃鶯姑娘的歌聲，可否再唱一曲？」

溫秀才笑說道：「此所謂繞樑三日是也！」

黃鶯道：「賤妾已唱了兩曲，不如由公子們吟幾首詩讓妾身們欣賞！」

溫秀才道：「有理！方兄大可以用相思作題，回敬黃鶯姑娘！」

皇甫雪道：「小弟那些歪詩怎敢拿出來丟人現眼，還是由溫兄作代表吧！」

岑秀才等人也齊聲同意，溫秀才道：「區區有個怪僻，須聽音律才有詩興！」

黃鶯笑道：「這又有何難，就敎鳳凰姐再奏一曲助溫公子詩興！」

那紅衣姑娘也不推辭，欣然答應，低首撥弦。風火輪再度上樓在皇甫雪耳畔說了幾句話，皇甫雪臉色大變，連忙離座道：「諸位兄長，小弟忽有急事需要去辦理一下，日後有機再來相聚！」

溫秀才那肯放過他？伸手扯住他：「方兄臨陣退縮是何道理？」

皇甫雪忙道：「確實有急事，並非推搪，請兄原諒！」

溫秀才道：「岑兄，你們相信否？」

那些有錢子弟和粉頭都齊聲答稱不相信，皇甫雪十分着急，道：「今夜小弟作東，明夜再來此相陪！」他說着放下兩大錠銀子。

溫秀才道：「今夜小弟是言明作東，方兄不可與小弟相爭，你要離開也行，罰你喝三大盅，如何？公道不公道？」

衆人在旁起哄，皇甫雪說道：「也罷，三盅過後，望諸位放小弟一馬，快拿酒來！」

黃鶯替他斟了一杯酒，皇甫雪一飲而盡，衆皆叫好，黃鶯又斟第二杯，就在此刻，皇甫雪忽然心跳加速，有點心驚肉跳的，那杯酒停在半空，岑秀才叫道：「方兄你欲食言乎？」

話音剛落，帳後飛出一道人影，一柄長劍望皇甫雪飛去。

這一劍無聲無息，又疾又快！

黃鶯在皇甫雪對面，恰好與刺客相對，當下她尖叫一聲：「小心！」

皇甫雪反應亦快，只見他身子一偏，頭也不回便將酒盞向後拋去，同時雙腳一頓，身子斜飛而起！

刺客一襲灰袍，臉上掛着黑布，行動起來，如同一頭怪鳥，他一劍落空，腳尖一點，身子拔空而起，長劍仍向皇甫雪背心刺去！

皇甫雪料不到對方反應這般快，半空無從閃避，而風火輪又被溫秀才等人擋住，眼看就要濺血當場，忽見黃鶯將手上的酒壺拋出，不偏不倚，擊在灰袍人的劍身上，長劍滑開尺餘，再度刺空！

皇甫雪左臂在橫樑上一勾，挺腰一盪，斜飛丈餘，一落地，腰上的長劍巳掣出來！

灰袍人志在殺皇甫雪，不理會黃鶯，挺劍仍向皇甫雪攻去！

皇甫雪喝道：「閣下是誰？」他因受襲，憋了一肚子的氣，此刻全都發作出來，長劍閃處，「刷刷」幾劍全是進手式！

灰袍人悶聲不响，揮劍接招，風火輪自懷中揣出長鞭來，「畢啪」一聲，長鞭像蛇兒一般，在半空「伸腰」望灰袍人肩上抽出！

灰袍人聽聲辨位及時閃開，皇甫雪立即自側攻上一劍！

灰袍人再一退，腳尖一勾，一張几子飛起，向風火輪射去！

風火輪收鞭閃身，第二鞭尚未發出，又一位黑衣人自帳後撲出，手上一柄白骨摺扇，急戮風火輪的「紫府穴」！

風火輪聽得風聲，再度閃開，回身揮鞭，但黑衣幪面人施展貼身搏鬥，風火輪長鞭無從發揮，只得不斷跳躍，欲擺脫黑衣人的糾纏。

霎時間，樓上形勢大亂，嫖客與粉頭鷄飛狗走！只有溫秀才這一邊廂，因爲大門被灰袍人守住跑不得，都擠在牆角，身子抖得像篩米般。

灰袍人越戰越勇，他劍法辛辣，而且內功深厚，差幸皇甫雪這兩年來，武功大爲精進，否則必然敗了，雖如此仍落在下風！

滿堂男女都呆如木鷄，唯獨黃鶯淡定自如，她蓮步姍姍，向瑟縮在一角的紅衣姑娘走過去，忽然拔下金釵，脫手向灰袍人射去！

灰袍人背後沒長眼睛，加上乒乒乓乓的打鬥聲音，影响他的聽覺，金釵「噗」的一聲，射進灰袍人的後肩！

他又急又驚之下，手底稍慢，皇甫雪乘機向他反攻，劍走偏鋒，在其脅下刺了一劍！

鮮血染灰袍，灰袍人驚怒之下，猛叫一聲！只見一道青影自樓下冲起，割斷珠簾，翻過欄杆，跳了進來！假如有人在「獅子林」見過他的話，便認得出他便是殺死郭集英的那位馬車夫！

馬車夫此刻臉上依然沒有幪布，他矯若靈猴，一上來便接下灰袍客，灰袍客以指封住傷口，揮劍向黃鶯殺去。

黃鶯身法靈活如魚，雙腳一躍，巳滑開六尺，左手一招，巳將岑秀才佩在腰上用作辟邪用的鋼劍抽了出來，揮劍接招！

灰袍人見她使了三招，隱隱然有名家風範，顯然不是尋常歌妓，當下喝道：「丫頭，報上名來！」

黃鶯笑嘻嘻地道：「剛才方公子問你姓名，你都不答，還有臉問別人！」

「你既然要自尋死路，某家便成全你吧！」灰袍人劍中挾掌，攻勢更急。

黃鶯臉上笑容不改。「你未受傷時，姑娘還有點怕你，如今姑奶奶又有何懼？」她身法靈活，劍法刁鑽，灰袍人心浮氣躁，不但奈何不了她，反而幾番遇險，幸而他經驗老到，才能逢凶化吉！

黃鶯雖然穩佔上風，但皇甫雪與風火輪便有點不妙了！

風火輪以輕身功夫見稱，還可仗着輕靈的身法，借樓中的柱子桌子閃避，但馬車夫的武功之強，大出皇甫雪意料，他只接了七招，便感壓力奇重，幾番進攻，都衝不破馬車夫雙掌的範圍。

皇甫雪外表雖然瀟洒，但平素並不多言，此刻更不會說些無補於事的話，因此一直悶着氣苦鬥。他劍快，但對方掌力厚渾，快劍的功夫，施展不開，威力大減，幸而皇甫雪在管一見手下，素以機智見稱，才足堪與對手周旋。

黃鶯瞻前顧後，見皇甫雪不敵，芳心大急，她左手劍不時抵擋灰袍人的攻擊，右手伸進懷中，慢慢向馬車夫靠攏。

灰袍人經過激鬥，血流衝破穴道，涔涔滴下，將半邊袍子都染紅了。他吃過一次虧，得了一次乖，雙眼不斷望着黃鶯的右手。

黃鶯忽然對他嫣然一笑，右手探了出來，向他虛揚一下：「看鏢！」

灰袍人反應極快，身子即時向旁閃過！不料這正中黃鶯下懷，只見她食指一彈，兩根綉花針，在灰袍人身旁飛過，射向馬車夫！

馬車夫的確有過人之能，他頭也不回，左手反後一掃，一股掌風過處，登時將綉花針掃開！

也是灰袍人合該倒霉，那兩根綉花針正好向他飛去，由于時機緊迫，他下意識地揮劍一撩！

黃鶯嬌斥一聲，左手劍「刷」的一聲切下，登時將灰袍人的右前臂連劍一齊斬落地下！

這一看，若非灰袍人先已受傷，反應稍慢，加上情急之下，忘記黃鶯使的是左手劍，黃鶯就不能一擊而中！

這些事說來雖慢，但實則疾如白駒過隙，一晃即逝，待得灰袍人的手臂及長劍落地，他才發出一道慘厲的叫聲！

馬車夫大喝一聲，雙掌齊出，兩股凌厲的掌風向皇甫雪迫去！

皇甫雪早巳退無可退，只好轉身而起，像壁虎一般，貼柱爬了上去！

馬車夫悶哼一聲，身子忽然凌空飛起，一腳望皇甫雪心窩踢去。

這是名震西北的「穿心鎖魂腿」！

黃鶯見狀不由「啊」地驚呼起來，她心懸皇甫雪的安危，顧不得刺殺灰袍人！

皇甫雪沒法可避，這刹那他忽然大叫一聲，腳底在柱上一撐，人如萬弦之箭射出，長劍反刺馬車夫的心窩！他臂長加上劍長，比起對方的腿長得多，這一着又化劣勢爲優勢了！

黑衣人在下面目光及之，忍不住叫道：「小心！」因爲皇甫雪人與劍速度之疾無以倫比，馬車夫在空中根本沒法閃避。

他話音未落，馬車夫巳經一沉腰屾身，踢出的腿斜斜向上，履底剛好蹬在劍身上！

刹那間，兩人同時落地，馬車夫反應之快，實在匪夷所思，只見他一俯身，抓起灰袍人，喝道：「快走！」雙腳一蹬，身子倒飛，射出欄杆向大堂落下！

黑衣人見狀也捨下風火輪，飛身向外躍去！風火輪見他離開，長鞭才可發揮威力，露地一鞭捲出，鞭梢繞過他的肩頭，向脖子纏去！

黑衣人及時縮首低頭，鞭梢只能捲下其臉上的黑布，縮在欄杆旁的溫秀才忽然「啊」地叫了一聲！

皇甫雪飛身追前，卻讓黃鶯伸手攔住。「方公子，窮寇莫追！」

皇甫雪這才有機會向她致謝，他握拳道：「剛才若非姑娘相救，在下早巳命喪黃泉；姑娘混跡歡塲，俠情未泯，敎人好生佩服！」

黃鶯「噗嗤」一笑，如鮮花開放。「想不到你文武雙全，剛才賤妾情急之下，班門弄斧，請莫見笑！」

皇甫雪正色說道：「姑娘再這樣說，在下可沒地自容了！嗯，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黃鶯粉臉微微一紅：「你不是早巳知道了？」

「姑娘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巾幗不讓鬚眉，佩服之至！在下乃皇甫雪！」

黃鶯微了一怔，問道：「是江南……那位皇甫龍衛？」

「正是在下，不過龍衛兩字與在下絕緣巳久！」皇甫雪不知爲何對她深具好感，話也多了起來。「敢問姑娘是那位高人門下？」

黃鶯笑而不答，將劍交與溫秀才，溫秀才直至現在一顆心才稍定了下來，喃喃地說道：「方兄，你嚇壞小弟了！」

皇甫雪抱拳道：「對不起在下因要避仇家，所以改名換姓，改變身份，不想仍讓對方找上來，驚動了諸位仁兄，小弟在此陪罪！」他頓了一頓又問：「溫兄可曾受傷？」

溫秀才苦笑道：「託方兄之福，身不受損，早是胆子巳被嚇破了！」

岑秀才等人與他一般，魂魄不附，也沒人笑他，溫秀才忽然咦了一聲：「方兄，你謂你是避仇才改名換姓的？但爲何又住在龍門客棧？」

皇甫雪微微一怔，反問：「溫兄爲何有此一問？」

剛才那個穿黑衣拿摺扇的就是龍門客棧的掌櫃呀！」

皇甫雪目光一變，急問：「溫兄所說可是眞的？」

溫秀才再次苦笑：「此刻小弟尚有心情與方兄相戲乎？適才貴价的鞭子將其蒙面布揭落，小弟在欄邊正好看到他那張臉，絕對錯不了！」

風火輪說道：「難怪你剛才驚叫了一聲！」

「奇怪，他既然知道我的身份，爲何來此下手？」皇甫雪抱拳道：「諸位，請恕小弟失陪！」他向風火輪打了個眼色，兩人尋梯欲下。

黃鶯說道：「皇甫少俠與侯掌櫃有仇乎？」

皇甫雪搖搖頭。黃鶯又道：「兩位可相信得過小妹否？請隨我來如何？」

皇甫雪心頭懷疑，不過對於黃鶯他是完全信任的，當可與風火輪跟着他走去。

鳳凰等粉頭都不知道黃鶯有一身武藝，平日都欺侮她是新來的，此刻見她經過，都嚇得將頭低下，黃鶯竟無找她們的碴子的意思，在迴廊上急行。

皇甫雪忍不住問道：「姑娘欲帶在下去何處？」

黃鶯轉頭嫣然一笑道：「此處是人家的地頭，你以爲由大門出去，人家會放過你麼？」

「多謝姑娘提醒，」皇甫雪走快兩步，問道：「姑娘另有良法？」黃鶯點點頭，說着便下樓去了，只見鴇母走上來殺豬似的叫道：「黃鶯，你這死蹄子，將老娘的東西全打碎，好大胆子呀，竟然敢與情夫遠走高飛！」

（未完・四）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美人計



隣埠渡假

千門奇俠游天虹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收留了一名無父無母的孤兒，這少年人只知道自己叫小牛，連自己姓甚麼也不知道。樣子雖然是怪可憐的，但爲人却十分精靈，身手也相當敏捷。

這天難得游天虹有空又有心情，師徒二人於是乘船到隣埠去渡假。湊巧這艘客輪上面有一場艷舞表演，大概是爲了跟那些較快的水翼船爭生意吧。

艷舞是一種藝術，裸體更加是一種藝術，一具美麗的胴體，加上使人身心暢快的音樂，襯着輕快的舞步，那的確是一種視覺藝術。但是，要是換上了另外一種心情去欣賞，那當然又是另外一回事。

同樣是具備了眼耳口鼻的面孔，但堆砌得好看的就是美麗，同樣是四肢齊全的身體，長短肥瘦恰到好處的，自有其可供人欣賞的地方。因此，裸體不算淫褻，那是極之有理由的。

游天虹聽朋友說過，這是一場值得欣賞的艷舞，所以才會把小牛帶到這裏來。

小牛已經逐漸長大成人了，他已經懂得分辨是非，所以游天虹去得的地方，都讓他去。

游天虹對於這一個「接班人」一直是小心翼翼的，因爲他可以變好，亦可以變壞。當然，好與壞只是一綫之差，但游天虹却希望他繼承自己的志向，申張正義，鋤奸扶弱！

看艷舞在他們師徒二人來說，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只是眼前這一場被人渲染得太過份的艷舞，却絕不精彩，那幾個金髮女郎更不能冠上一個「美」字，至於動作下流，舞姿笨拙，那已經是其次了。

其中有一場是一男一女合演的。男的是個

協助調查

長髮青年，女的是個法國女郎，算是數名表演者中較爲像樣的一個！他們正在扮演一幕荒郊調戲的片斷，一名帶槍的軍人，追逐一名半裸的農家女，衣服被一件一件的扯下來，直至全裸爲止。

這種較有情節的編排，本來是相當聰明的，但是，一宗令人意料不到的命案，竟然就在這一刹那間，變成了假戲眞做！

首先是女郎被軍人一手抓住，掙扎中溫馴下來，然後是一連串的淫褻動作。原來那不過是女郎的詭計，目的是以柔制剛，趁機奪槍。最後槍聲「砰」然一响！軍人竟慘叫一聲，倒地不起！

當時游天虹已經在朦朧的燈光底下，看出軍人的胸前在滲出血來！但是，大多數的觀衆的視綫此時都集中在女郎的身上，因此，當女郎謝幕時，觀衆們在尖聲怪叫，稱好不已！他們都似乎要在這最後一分鐘裏，爭取時間多看女郎一眼。

可是，女郎却感到奇怪起來，因爲往時謝幕，男主角必然與她携手向觀衆鞠躬答禮的，這一次那長髮青年竟然沒有站起來。

女郎還以爲她的拍檔在開玩笑，後來回頭看見他手掩胸部，血不斷由指間滲出，她才尖聲高叫！

這時後台人員已經發覺出了事，連忙跑出來查看。台下觀衆看見這情形，才知道事情不妙，有些女觀衆嚇得直叫起來！

別以爲看艷舞只有男觀衆，殊不女觀衆爲數也不少。在那一幌眼間，游天虹忽然想起了一個女子的印象來，她是坐在他們前面一個位置的，但當槍聲响過了之後，她忽然離座跑了

出去。

當時游天虹還以爲她看得厭倦了，加上游天虹的注意力集中在男主角的中槍部位，沒有分心去理會她。現在想起來不禁有些奇怪！

他立即也離座而起，衝出了劇場外面去。

但是，外面沒有人。

游天虹轉往船舷那邊，發覺一個背影出現在欄杆邊緣，她正是游天虹剛才見過的女子。雖然剛才見過的只是背部的輪廓，從未見過她的面孔，但無論身型衣飾看來都是一樣。

於是他走到她的身邊，那女子正倚着欄干，望着汪洋大海，那神態似乎有無限心事。

游天虹的出現她似乎一無所覺，但游天虹還是向她打招呼道：「小姐，那場艷舞還沒有完呢，怎麼你沒有看下去？」

「你是誰？我並不認識你！」她不屑地瞥了游天虹一眼。

游天虹說道：「你當然不認識我，但我却認得你！」

「你是什麼意思？」

「我想你再次回到艷舞場去。」

「下流！」她老實不客氣地瞪了他一眼，然後頭也不回地走了。

游天虹忽然覺得自己捉錯了用神，一切可能與她無關，中途的離去可能只是一種巧合而已。

回到場內，那表演場的四周都圍得水洩不通。

小牛走到游天虹身旁，說道：「這是一宗別開生面的謀殺案。」

游天虹問道：「他眞的死了？」

「是的。看那中槍部位正是心臟，那有不死之理？」

「醫生到場了沒有？」

「醫生也無用。」

游天虹擠進人叢中去，發覺一名屬於香市警局的警探，正由死者身旁站了起來。游天虹認得他是夏維探長的一名助手黃泰。

黃泰想不到游天虹也在船上，他跑過來苦笑着道：「凡是有重要事情發生的地方，似乎都少不了你。」

游天虹問道：「那法國人怎樣了？」

「你怎麼知道他是法國人？」

「報紙也介紹過，說這個艷舞團全是由法國人組成的。」

「不！他只是替工。」

「替工？」

「是的，那法籍男角病倒了，死者是一名中葡混血兒。」

游天虹道：「那眞是人算不如天算，本來是替工，現在却變成了替死鬼。」

「我懷疑此中另有內幕，有人把一支滅聲手槍帶了入來。」

「滅聲手槍？」游天虹怔了一怔，「他不是給那艷舞女郎當場擊斃的嗎？」

黃泰說道：「那不過是一支假槍，如何可以殺人？」

游天虹一陣迷惑，感到滿腦子糊塗。如此看來，那女子又不是兇手，因爲剛才游天虹坐在她的後面，如果她用上了滅聲手槍，必然會難逃游天虹雙眼。何況，那位置在前列，後台人員與表演者都面對着她，只要她有所動作必然會被人看見。

但是，她爲什麼會急急離去？可能是不想看下去，覺得太過沒有意思。

游天虹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這兒是公海，這件命案可以不必理會吧？」

黃泰苦笑道：「我當然希望不必去理，但問題是：這是一艘在香市註册的客輪，我剛好被派到這兒來。」

「你不是渡假嗎？」

「那有這麼風流快活？」黃泰說：「我被派來看看這裏的艷舞是否超過檢查尺度，想不到這項香艷任務竟然又變了質，眞麻煩！」

「我不懂法律，還以爲這是公海，香市警局無權理會。」

「那不過是一種宣傳，輪船希望多些人來看看他們的艷舞。」

這時候，與黃泰同時被派到船上來的另一名警探，也由外面走了過來。「剛跟總局通過了電話，這艘輪船上立即就要回航。」

「回航？」乘客們立即紛紛哄動起來。

這也難怪，他們之中有不少是趕着到隣埠去辦理正經事的。如果這艘客輪忽然回航，行程勢必受阻！難怪人們都在議論紛紛。

但是，警探是奉命行事的，船長亦早已同意了這項行動。

下一個步驟是由警探們在客輪上展開全面搜索行動，希望可以找出兇槍來。但是，游天虹相信兇槍必已被人拋入大海之中。

黃泰對游天虹師徒二人認識頗深，於是對游天虹道：「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嗎？我立刻就要開始偵查。」

游天虹道：「兇手必在船上，問題是如何把他找出來。照我看，先查一查兩個『表演男郎』的背景，可能對你更有帮助。」

「兩個『表演男郎』？」黃泰不大明白，「你指那兩個？」

「就是原來的男主角——法國人，和這個死者——替工的中葡混血兒。」

「你的意思是，兇手可能殺錯人？」

「是的，可能是殺錯人，也可能是有計劃的安排，故意造成陰差陽錯。」

黃泰和他的同伴們展開一連串的偵查工作，但游天虹在表面上却沒有怎樣去帮他，只是跟小牛到酒吧上去喝點酒水。

游天虹和小牛剛走進來，就看見在船舷上見過的女子。當他們四目交投時，雙方都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

小牛十分機靈，他低聲的問道：「是不是她？」

游天虹若無其事地，走向酒櫃前面，向侍者討了一支啤酒和一支汽水，同時低聲回答小牛道：「是的，就是那女子。」

游天虹已經背對着那些座位，面對酒櫃。小牛却用眼尾注視着那女的動靜。

小牛忽然說道：「她好像要走了。」

那女子剛站起來，看樣子的確想走，但是，有個青年人剛走入來，跟她招呼，於是他們又重新坐了下來。兩個人談了幾句，女的指指游天虹，好像在告訴他一些什麼。男的循勢望過來，也發覺游天虹之所在。但當時游天虹以背部向着他們，可能他們並未看清楚游天虹的樣子。

小牛低聲說道：「他們在談論你。」

「跟誰？」游天虹的意思是，她跟誰在一起談論。

因爲剛才他只見她一個人站着。

這時游天虹剛付酒水的賬。小牛對他說道：「是一個青年男子……」

小牛話未說完，那青年男子，忽然離座走了過來。

小牛担心有什麼事就要發生似的，剛才的說話頓住了，改變了另一種語氣對游天虹說道：「小心！他好像要替那女子出氣！」

游天虹並不因此而立即轉過身來，他是個老江湖，什麼驚險的事也見過，經歷過，何況現在還有小牛在旁監視着，他根本無須急急回轉身去。

青年人走到游天虹背後，他似乎未發覺小

牛在旁虎視眈眈。

他突然伸手拍向游天虹的肩膊，小牛担心這是一種偷襲，立即攔住他，而同一時間，游天虹已經把身體轉動過來。

當他們四目交投時，小牛才知道是一種誤會而已，因爲他們二人之間，並無惡意。

青年人笑道：「游老兄，想不到你也來了，眞巧！」

「原來是你！」游天虹跟他握手，「怎麼？你也到隣埠去玩玩麼？」

「是的。但現在去不成了，船要回航！」

小牛未見過這青年人，難怪他誤會了。

青年人的手臂給小牛那麼一下子擋格，現在還有些隱隱作痛。

游天虹從中替他們介紹，青年人十分大方的跟小牛握手。

小牛不好意思地說道：「對不起，剛才冒犯你了！」

「不要緊，我跟游老兄是許久不見的老朋友，何必客氣！」青年人笑笑說。

那青年人叫費新，說是老朋友實在談不上，只是游天虹記得曾在「飛鏢俱樂部」認識這個人。但最近這些日子以來，費新似乎很少到那兒去。

費新含笑地把游天虹拉到那女子身旁，爲他介紹道：「這位是蒙麗莎小姐，這位是大名鼎鼎的『千門奇俠』游天虹先生。」

蒙麗莎嫣然一笑，伸出玉手來，跟游天虹握了一下，笑着道：「對不起，我有眼不識泰山。」

游天虹也笑道：「愛管閒事的人，難免會令人討厭，甚至被人罵作下流。」

蒙麗莎當然記得自己在船舷如何罵過他，抱歉地說道：「不打不相識，希望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見怪！」

小牛冷眼旁觀，坐在一旁啜着汽水，覺得這女子美得動人，他私心底下眞的有些替游天虹担心。

游天虹解釋他懷疑蒙麗莎的原因。

蒙麗莎說道：「我只是看得納悶，所以跑出劇場，吸一口新鮮空氣，想不到，却因此而惹起了一場誤會，坦白說，剛才我根本不知道出了命案，只道那是演戲，你也知道外國人許多時都喜歡故作緊張的。」

費新說道：「事情說明白了，總好過留在心裏瞎猜比較好的。來吧，這頓酒，由我做東道。」

游天虹笑笑道：「不！下次吧，我剛付了賬。」

費新道：「那麼，讓我們回到香市之後，由我請客好嗎？」

蒙麗莎笑道：「別太輕鬆，警方的查詢，恐怕會延費我們不少時間，尤其是我們都曾在艷舞場中出現過，嫌疑更大了。」

費新說道：「當然，要不是這樣，游老兄也不會懷疑到你身上去。不過，什麼事都講究事實，相信警探們一定會查出眞兇的。」

游天虹並沒有表示他的意見，他在喝着杯中的啤酒，他在欣賞蒙麗莎那一份美麗，以及回憶着當時在艷舞演出時的情景……

客輪回航時，中途已遇上了香市派出的水上巡邏隊，大批保安人員加入偵查工作，然而，一些收穫也沒有。乘客分別接受調查，但直至客輪駛入港口，警局高級偵探人員到達現場爲止，還是毫無結果。

大部份的乘客再改乘另一艘船隻往隣埠，游天虹和小牛則於當晚乘搭水翼船往隣埠，他們的渡假計劃沒有改變，因爲游天虹早已在賭城酒店訂了兩個房，師徒二人要好好的享受一個歡樂的假期。

賭城大酒店建成之後，他們未到過隣埠，聽說那家酒店建築得金碧輝煌，單是那盞大吊燈，已是世界罕見的珍品，價值數十萬，雖然不是獨一無二，但在世界上却找不到第三盞。

傳說中的豪華美觀，可能是隣埠賭商的宣傳技倆，但是，游天虹却絕對相信賭商肯花大本錢去吸引各地的賭徒到那兒去。

隣埠絕對不是風光幽雅的地區，到那兒去的人十九是爲了賭博，但十個之中總有九個以上是輪乾輸淨才離開的。

游天虹也賭，但只抱着娛樂的心情去賭，因此那晚抵埗後，師徒二人到二樓餐廳晚餐，再轉到樓下去賭個痛快！

游天虹每一次到這兒來，總是忙得團團轉的，這一次他決心什麼事也不加理會，要好好的玩它一個痛快淋漓。因此，在賭城大酒店樓下的賭場逗留了約莫一小時之後，便跑到一家浴室裏去。

在香市的時候，師徒二人也經常去光顧全男性的浴室，尤其是天氣寒冷的時候，他們更是常客。撇開享受不談，正當的全男性浴室是十分有益身心的，浸熱水、擦背、按摩等等，每一個步驟對身體的血液循環都有好處。

但是，眼下隣埠那一間浴室却令他們大感意外，因爲裏面的侍浴按摩師竟是女性，他們不難想起香市一些色情架步來。

師徒二人欲待退出，已來不及，接待員的熱誠招待，中葡混血女郎的親切呼叫，令到他們不好意思硬着頭皮撤走，只好抱住「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留下來。

還好，這裏並不是他們想像中的色情場所，而是設備頗佳的高水準浴室，師徒二人分別進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土耳其浴。

在水蒸氣瀰漫的浴室裏面，視綫極其模糊不清。置身其間，但覺人影幢幢。有時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正是如在五里霧中。

游天虹忽然聽到有兩個人，在他身旁竊竊私議着。

其中一人說道：「帶來了沒有？」

「沒有。」另一人答道。

「爲什麼？」

「大哥說你弄錯了。」

「什麼？弄錯了？怎麼會呢？」

「我們要你幹掉的並不是他，其實你早該明白了。」

「你們這算甚麼？賴賬！」

「你說小心點！誰賴賬？你把事情完全弄壞了，我們還沒有怪你呢！」

「我自問已經交了差，你們這班人完全不講道義！你得小心我報警！」

「你敢！」

「你等着瞧好了！」

「喂！你別走！」

「哎喲！」最先說話的人，突然倒了下來。雖然他們見不到，却可以清楚聽到他的慘叫聲及倒地聲。

游天虹很快就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立即竄過去。因爲走得太快，差一點兒他就絆倒地上，地上那男子背上揷了一把刀，在痛苦呻吟，游天虹險些踏在他的身體上。

地上很滑，四周圍的環境佈滿了水蒸氣，游天虹想到自己只圍上了一塊毛巾，沒有穿衣服，怎麼可以就此追到浴室外面去。

他回頭觀察一下倒在地上的男子，只見鮮血不斷由刀鋒邊緣滲出來。

游天虹蹲下去問道：「你怎麼樣了？」

那男子面部貼地，側過頭來，張開嘴巴，睜大了雙眼，却說不出半句話來。

他，死了！

小牛從後面趕到，也彎下腰問道：「他怎

麼樣了？」

游天虹站直了身子，答道：「他死了。」

「是的，我們快走，別又惹上麻煩。」

師徒二人剛跑上了幾步就被人叫住：「喂！兩位請到這邊來！」

把他們叫住的，是一個混血女郎，她在招呼這二人到那邊去接受按摩。

游天虹本來想帶住小牛急急的離去，以免被捲進了是非圈內。但同心一想，那樣豈不是反而更加引起別人的注意，只好硬住頭皮留下來。

師徒二人分別接受按摩手術，本來這是一種最佳享受，難得的是這裏的按摩女郎竟也懂得舒筋活絡的要訣，令到躺在那裏的人酣然欲睡，而無半點邪念，但是，游天虹却在傾耳細聽，腦海裏只想着那個死者。

那死者是誰？何故被殺？

游天虹躺在那裏回憶着剛才的情形，細嚼命案未發生前那二名男子的談話，難免會想起輪船上艷舞中的命案。

是的，二案極有可能有關連，否則，游天虹也不會那麼留意，那二名男子的對話中，顯然隱藏着一項陰謀，可惜浴室之內，水蒸氣把視綫弄得模糊，看不清在逃者的面目。

躺在地上的死者年紀在三十歲左右。不久之後，他就被人發現倒斃地上。於是浴室之內立即引起一陣騷動，有人嚷着報警，有人在討論着死者的身世。

游天虹担心捲進漩渦，想走，但那混血女郎說道：「你害怕什麼？再躺一會兒吧！」

游天虹苦笑道：「有什麼值得我害怕，我只是想去吃點東西。」

混血女郎神秘地一笑道：「你放心吧，我不是愛說話的女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剛才你匆匆忙忙想走，我已經想到事情有點兒不對勁。」

「怎麼？原來你以爲我是……」

「別吵得那麼大聲，我不說出去，誰也不會懷疑到你身上去的。」

「你完全誤會了，我對這件事情，一無所知。」

「那你何必急急要走？」

「……」游天虹果然給她問得啞口無言。

混血女郎又說道：「算了吧，我看，那傢伙也不像是個正派的人。」

這時候，大隊警方人員已經聞訊趕到現場來。

經過了一番擾攘之後，一名警探問道：「有沒有人會目擊他被殺？」

浴室裏一名職員答道：「沒有，我們發覺他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有人認得死者是誰嗎？」另一名警方的偵探人員在問。

「他叫黑鬼森。」有人答道：「他時常到這兒來洗澡的。」

「可以把蒸氣關掉嗎？」警探說道：「這樣子我們將無法展開工作。」

「請你們遷就一下吧，方便了你們，我們的生意會受到影响，你們也知道，這裏全是遊客，嚇怕了他們，對大家都沒好處。」

「他媽的，什麼生意不生意？這裏現在是發生了命案啊！」

浴室中的主管人員終於無可奈何地，將總掣關閉，各處喉管於是停止噴發蒸氣。

偵探人員又來了一批，其中一人說：「這傢伙黑鬼森是個無業流氓，我認得他！」

「會不會是黑社會幹掉了他？」另一名警探問道。

「誰曉得？」那警探又問浴室裏的人道：「他跟誰在一起？」

「他獨個兒來的。」

一名警探要去移動屍體，却給另一名喝住道：「七九四號，不要動他，讓指紋組設法找出一點綫索來。」

游天虹聽到這裏，眞担心剛才他已把指紋留下來，雖然他的身份是遊客，但是，難保等會兒不進行全盤檢查和詢問，到那時候，如果有指紋遺下的話，立即就可以查出。

游天虹正在想得呆呆之際，却又發覺替他按摩的混血女郎，忽然停下手來。

游天虹趁機爬起來穿回衣服，女郎這才如夢初覺地說道：「先生，走啦？」

「是的，其實，我早就想走。」游天虹又故意問：「你是不是認識那死者？」

「你說誰？」

「就是現在躺在外面的黑鬼森。」

「不，爲什麼你會這樣問？」

游天虹道：「我看見你心不在焉的，好像在想一些什麼。」

混血女郎苦笑一下，道：「對不起，每一個人難免都有些心事的。」

結了賬，游天虹正要跟小牛一齊離去，忽然給警探截住問話。

游天虹順手把隨身携帶的證件拿了出來：「我們是來渡假的。」

「住在那裏？」一名警探問道。

「賭城大酒店。」

「剛才有聽到什麼，或者見到什麼？」

「沒有，什麼都沒有。四周圍都矇查查，請問還可以見到什麼呢？」

「請將居住的酒店房間號碼寫下，我們隨時要找閣下帮忙查案的。」

「好的。」游天虹於是在警探的記事册上寫下他的姓名和房號。

他明知道這樣會留下指紋在記事册上，而他剛才在匆忙間不知道有沒有伸手摸觸過那柄揷在死者背上的兇刀。要是無意中留下了指紋的話，將來一經核對，他就會含寃莫白。

想到這裏，游天虹極感不安，但是這種却是無可避免的事。離開浴室，師徒二人跑到二樓餐廳去。

小牛邊走邊說：「聽黑鬼森與兇手的談話，這件事極有可能與艷舞場的命案有關。」

「是的，我也這樣想。」游天虹說。

「黑鬼森本身可能是一名職業兇手。」

「何以見得？」

「從他們的對答中可以猜到，黑鬼森替人做了一件見不得光的事，對方指他弄錯了，不肯給錢，雙方因此而反臉無情。」

游天虹也覺得這種推測很合理，說道：「然則，黑鬼森是咎由自取！」

師徒二人在二樓餐廳一個卡座裏坐了下來。打開餐牌，發覺這裏的食品不算貴，地方是第一流水準的，價錢却相等於香市的二三流餐廳而已。說到招呼，那些女侍的和藹態度更是令人難忘。

游天虹心裏佩服賭場當局想得周到，這裏除了各式各樣的賭博之外，還附設了浴室，保齡球場以及兒童遊樂場等等。至於餐廳酒吧則不只一間，既是方便賭徒們休憩的場所，侍者的態度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爲到這裏來的人十居其九是賭輸了，找個地方呻呻滿肚子悶氣，要是還要這班賭徒看侍者的冷面孔，相信吵架的事每天必有發生。

游天虹與小牛剛坐下不久，就發覺一張熟悉的面孔出現在那邊，那是香市的私家偵探湯比德。

在隣埠遇上了香市的熟朋友絕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因爲到那邊去賭博的人，十居其九是

香市的市民。至於隣埠的本地人，是甚少入賭場的。

湯比德也發現了游天虹師徒二人，於是走過來招呼：「眞巧，你們什麼時候來的？」

游天虹讓過一旁，叫他坐下來。

湯比德又說道：「難得你們師徒會有這種閒心。」

游天虹苦笑道：「香市的生活太緊張了，相信你也是過來鬆弛一下神經吧？」

「不！我不是來此消遣的。」

「難道是爲了公事？」

「是的，正是公事。」湯比德煞有介事地說，「我代人找一個女人的下落。」

「失踪少女麼？」

在香市，每天都有不少十多歲的少女失踪，有錢有面的人，往往爲了面子關係，不想張揚出去，故此不肯報警，便只有請私家偵探。因此游天虹在直覺上正是見怪不怪！

豈料湯比德的回答却並不是那一回事。他說道：「不是失踪少女，是失踪的太太。」

游天虹一怔道：「什麼失踪的太太？」

「有個富家太太失踪了，她丈夫懷疑她跑到這邊賭城來。」

本來這也不是一件什麼值得驚奇的事，賭博是最容易令人沉淪的一種嗜好，因爲人類普遍有着一種好勝心理，越不服輸便越輸，終於弄到泥足深陷，身敗名裂爲止。

香市的有錢人多，有錢人家的太太們終日無所是事，便沉迷賭博，而賭城與香市只是一水之隔，要賭得刺激當然是跑到隣埠去。每年都有不少做丈夫的，派人帶錢到隣埠去贖回妻子。因此請私家偵探尋回太太也就不算得是什麼新聞。

游天虹笑道：「你的生意滔滔，應該感謝她們才對。」

「不！這件事很頭痛。」湯比德說，「幾間賭場找過了，一些下落也沒有。」

「也許她根本沒有到這邊來呢。」

「我也這樣想。但是，事主既然指出了她最有可能到這邊來，我也只好多走一遍。」

小牛挿嘴道：「有她的照片麼？讓我們看看，說不定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湯比德自口袋中摸出一張甫士咭照片來，遞到師徒二人面前。說道：「就是這位太太，你瞧！她比許多女明星更上鏡頭，如果單看這幀照片，也眞是美得叫人心動呢！」

師徒二人的視綫不約而同的集中照片上去，豈料不看猶可，一看之下，登時呆了一陣！

原來照片中正是他們見過的蒙麗莎。

湯比德畢竟是個私家偵探，他很快就看出了師徒二人的神色。問道：「你兩位可見過她麼？」

游天虹道：「是的，我們眞的見過她。」

湯比德大爲興奮，急忙問道：「在什麼地方？」

「在輪船上。後來那艘客輪發生了命案，一名表演艷舞的男子被人殺死，客輪折返香市，我們改乘水翼船來此，至於這位太太是否與我們一樣改乘別的船隻，我們就不知道了。」

「她跟誰在一起？」

「請你先告訴我，她的丈夫是誰？」

「曾仁富先生。」湯比德又壓低聲音道：「千萬別傳了出來，曾仁富先生不想外人知道這件事，但我知道二位是可以帮助我的，所以我才這麼坦白的。」

游天虹喃喃自語道：「曾仁富這名字，似乎在報紙上見過了，但決計不是什麼大富大貴的紳士名流。」

「對你才敢說，他只是個新發財的，正因爲這樣，曾仁富先生担心這件事會影响他的聲譽。希望二位切勿對人提及此事。」湯比德說着，又問道：「她獨個兒，還是跟別人在一起呢？」

「千門奇俠」游天虹道：「她當時與一名青年人在一起的。」

「青年人？唉！那更糟了！」

「爲什麼？」

「我對這位新富翁印象模糊。」

「他已經差不多六十歲。」

游天虹回憶一下，蒙麗莎頂多不過三十歲左右而已。他忍不住苦笑道：「如果沒有特別原因，我以爲你不該把一隻金絲雀捉回籠中去。何不讓她自由自在地空中飛翔？」

湯比德笑道：「你似乎在教人犯罪。」

「不！我只是怕看到老夫少妻發生的悲劇而已。」

「我與你的立場不同。我要爲事主盡力而爲，起碼有個交代。」

「那我也希望你能够找到她。」

兩個人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小牛本來想問游天虹何故不說出蒙麗莎那位男友的名字，因爲游天虹早已曉得那青年人叫費新。但回心一想，游天虹不把詳情說出，相信必有道理，也許是游天虹根本不希望湯比德把蒙麗莎找到。

一杯咖啡差不多喝完了，湯比德才說道：「蒙麗莎既然不是沉迷於賭博，那分明是給人家欺騙了愛情。說不定那愛情騙人企圖財色兼收。」

游天虹沒有答他。

湯比德又說道：「游老兄，我知道你向來極富正義感，難道你目睹一個正當商人在精神和金錢方面都損失，而你仍想袖手旁觀嗎？」

游天虹苦笑搖頭，道：「難得我下定决心不再理閒事，更難得有機會讓我好好的來這裏玩幾天，我們還是別提那件事了。」

小牛看見湯比德苦纏不休，忍不住挿嘴道：「要是我們立心要理，相信這時候還留在香市。起碼那件事比你所講的有趣。」

「什麼事？」湯比德問。

「就是一位表演中的男人給人槍殺。」小牛說：「那傢伙本來是做替工的，結果，却做了替死鬼。」

「聽說那是一名葡籍男人，他代替了原來的法國男子上演艷舞。」湯比德說：「但是那外國人的事，你們不加理會是情有可原的。」

小牛笑道：「那你是說我們罪無可恕，情不可原了？是不？」

「那又不敢，不過……」

「好了，別浪費你的時間，我看，你還是去找你要找的人吧！」

湯比德無可奈何，把最後一口咖啡喝光，然後召侍者結賬。

游天虹說：「我還要吃東西，你要走就走吧，賬由我來結。」

湯比德道：「我就住在這裏上面七十二號房，大概還要逗留一兩天，有什麼發現的話，請你通知一聲。」

游天虹點點頭。湯比德這才走了，他是走進賭場那邊去的。

小牛說道：「這傢伙眞嚕囌。」

游天虹道：「那很難說的，他是受人所託，當然要盡其所能。可惜他運氣不佳，碰巧我們正在渡假，什麼事也不想理。」

師徒二人再坐一會兒，便結賬離去。

他們沒有返回賭場去，而是跑到了大街上去。

街上很靜，雖然門前不斷有街車把賭客一批又一批的載來，但是這個小市鎭好像除了賭場之外，很難再找到一處較爲繁榮的地方。

游天虹和小牛沿住馬路旁邊走，他們反而覺得處身在這寧靜的環境中是一種享受。

就在他們走不上數十碼遠的地方，游天虹眼睛銳利，發覺黑暗處有人埋伏，那是一棵大樹的後面，小牛也隱約看見人影幢幢。

小牛低聲說：「希望在這裏我們沒有仇家就好了。」

游天虹道：「他們未必是爲了對付我們的，那就當作沒有看見他們好了。」

小牛知道游天虹的確不想節外生枝，他們要好好地享受一個愉快的假期。

不要以爲游天虹是個無業遊民，問題却是他向來不慕虛名，所以從來喜歡自由自在的，不求名，不求利，也不上班辦公。一直以來就老是喜歡對付那些出老千的人。

他手上有不少股票，每年的股息收入是十分可觀的，他近年來已經不在一些有錢人的身上打主意，但是，假如讓他知道何處有不義之財，他還是會重施故技的。

轉眼間，師徒二人已經掠過了那棵大樹，他們明知那兒有人埋伏，却是佯作不知。及至過後，他們發覺那班可疑人物按步不動，這才暗自鬆了一口氣。

師徒二人正要繼續往前走，忽然聽到黑暗中有人說道：「大家小心！她來了！」

師徒二人心裏一凛，不由自主地回轉身來，只見一條人影由賭城大酒店裏面走出來，令他們感到意外的，就是那是一個女子。

她正沿住行人道走過來，看來埋伏在那裏的人，早已料到她路經此地似的。

游天虹和小牛忍不住站住脚，靜觀其變。

游天虹目光銳利，離遠就認出了那女子的輪廓。他對小牛說道：「她好像是浴室中的那個按摩女郎。」

小牛心中不禁問道：「他們爲什麼要對付她呢？」

「站過來吧！」游天虹順手扯了他一把，小牛於是站到一棵大樹的樹影底下去。

不久，那女郎走近了，數名大漢自黑暗處一湧而出！女郎欲待走避，已來不及，被人連拖帶擁的推入路旁一輛汽車之內，絕塵而去。

「糟糕！他們到底要怎麼樣對付她？」小牛頓足叫了起來。

游天虹習慣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目睹這種情形，實在按捺不住就要理，可惜隣埠不似香市，再也找不到另一輛車。

因此，他們只有眼巴巴的，看着那女郎被數名大漢擄走！

游天虹想報警，但後來回心一想，這種情形恐怕連警方也無法追查。到頭來只有給他自己帶來一連串的麻煩。

游天虹這一回倒想去理，偏偏又不到他去理。最後師徒二人只好回到賭場裏去。

賭場裏面是不夜天的，置身其間的人，似乎都忘記了時間的存在。要不是看見一些沙發椅上有人呼呼睡去，游天虹也幾乎忘記了這已經是子夜過後了。

游天虹以爲湯比德會在這裏，但找遍地下和二樓也見不到他，大概登樓返回酒店的房間睡覺去。

游天虹與小牛分別返回睡房中去。師徒二人是分別住在相連的兩間房的。游天虹剛踏入房門，就發覺地上有一封信。

他俯首彎腰拾起，那是賭城大酒店的專用信封，拆開細看內容，信箋也是這裏酒店住客專用的。游天虹心裏已明白泰半。

信是湯比德寫給他的，內容約略是說他有了新綫索，蒙麗莎在一間私家俱樂部內，他本想約同游天虹師徒二人同往，無奈回到餐廳時他們已經走了，現在他只好獨自前往。

湯比德要求游天虹師徒二人能按扯找到那間私家俱樂部去。所以在信中留下了一個地址。但是，游天虹把信扔在一旁，洗澡去了。

每次上完公衆浴室，返家後他必再洗一次澡，這是他的習慣。

就在他浸在浴缸裏的時候，電話在外面响了起來。

游天虹以爲是小牛搭過來的，圍着毛巾便出去接聽，那聲音竟是湯比德的。

「你回來了眞好，看到了那封信沒有？」湯比德在電話的另一端說。

「收到了。」游天虹說：「你完成任務了吧？」

「不！我無法進入那個私家架步去，只有等你回來。游老兄，這次你無論如何一定要帮帮我。」

「我早說過不想理閒事的。」

「別這樣好嗎？在這裏我人地生疏，希望你帮忙我這一次。」

游天虹本來已經立下了決心，不再惹這種麻煩，一切待渡完了假再說。可是，他的弱點就是心腸太軟。尤其是聽到湯比德在電話中說得聲淚俱下似的，他終於忍不住問道：「你在那裏？」

「我在一間夜店打電話給你。」湯比德說：「那間私家俱樂部就在這兒附近。」

「你肯定蒙麗莎就在那兒麼？」

「是的，有人告訴我這地址，說這家俱樂部是豪賭的場所，注碼比賭場所限的限額大得多。」

游天虹又問道：「單憑這點，又怎麼可以證明她在俱樂部內？」

「但是，如果不進去看看，又怎麼知道她不在裏面呢？」

游天虹眞的有些啼笑皆非。他說道：「爲什麼你不可以進去？」

「那是私家地方，他們說我不是會員，恕不招待。」湯比德說。

游天虹苦笑道：「我也不是會員啊！」

「但我知道你有的是辦法，這裏許多三教九流的人你都認識。希望你設法帮我。」

湯比德可沒有說錯，游天虹在這裏的確認識不少三教九流中人。但是，這次到隣埠來却是沒有去拜訪過他們。

游天虹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我在就來會你。你在什麼地方等我？」

「銅馬餐室，這是一間通宵營業的夜店，我在這裏等你。」

電話掛了綫。

游天虹穿好了衣服，却沒有去驚動小牛，獨自離開了酒店的房間。

他依址坐街車去到銅馬餐室，裏面仍有不少夜遊人在喝酒。

游天虹坐下之後就問道：「你賺到的服務費是不是跟我平分的？」

湯比德知道游天虹跟他開玩笑，苦笑道：「如果你替我找到蒙麗莎，你要全部服務費也可以。」

「俱樂部是什麼性質的？」

「一處豪華的私家架步，豪賭的場所。」湯比德說：「她最有可能在那種場合。因爲本埠數間賭場我都找遍了。」

「那麼，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你不飲點東西麼？」

「不！但我想先打個電話。」游天虹起來，走進了電話間去。游天虹打了一個電話給麻子老三。對方是本地一位老江湖，向來對游天虹非常敬重。

游天虹問候幾句之後，便問老三道：「接近銅馬餐室是不是有一家豪華的私家架步？」

廐子老三在電話中說道：「你想去那兒賭博麼？我勸你如果志在消遣，還是到賊船或者賭城大酒店地下去好了。」

「爲什麼？」游天虹故意問道。

「因爲那裏最多老千，不少富有的人在那兒傾家蕩產。」

「我不是富有的人，所以我不必害怕。」

「你眞想進去？」

「是的，可惜不懂門徑。」

「也沒有什麼門徑，你如果被人攔駕，首先就用最流行的通行證——鈔票。」

「如果還是不通呢？」

「那就拿出我老三的名字吧，也許還有人賞回幾分薄面的。」

「謝謝你。」

「游老弟，你不是另有目的吧？」

「不！只是觀光一下。」

「別說我老三長氣，不要豪賭，你不可能在那兒贏錢的。」

「不！我的目的是只輸一點兒，那你滿意了吧？」游天虹在電話中笑了笑，「明天，我希望有時間來探望你老前輩。」

「歡迎之至。」

掛綫之後，游天虹回到湯比德的身邊。湯比德已經結了賬，於是，二人併肩走到附近一幢樓宇內去。

他們走到梯間已經有人截住他們問道：「找誰？兄弟。」

游天虹早已有了準備，一張五十元面額的鈔票，往那大漢的手心一塞，道：「兄弟，喝茶的。廐子老三介紹小弟來玩玩的。沒有問題吧？」

果然是直行直過，沒有半點阻碍。湯比德心裏想，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游天虹與湯比德入到內部，差一點兒以爲這裏就是賭城大酒店樓下的賭場。要不是地方小一點，簡直看不出有什麼分別。

游天虹與湯比德早已有了默契，二人分別在各賭桌找尋蒙麗莎的下落。

但是，找了好一會，仍然一無所獲。

二人在來回巡視之間，發覺這裏的注碼很大，而且有人在虎視眈眈。

游天虹看見這情形，沒有下注就想走，但是，剛走到一個出口處，立即給人截住去路。

「閣下是到這兒來幹什麼？」

「觀光一下罷了。」游天虹似乎早就已經料到了會有此一着。

「外面可供觀光的地方可多着，何必找到這兒來？」

「如果我告訴你注碼太細，你不會怪小弟開罪了你老闆吧？」

「什麼？注碼太細？」

「是的，我聽廐子老三說，這兒有人下大注碼，我才摸進來，想不到所謂大，亦不過是一萬幾千而已。」

大漢打量了游天虹一遍，然後疑惑地問道：「閣下是三哥的什麼貴親？」

「好朋友。」

「既是三哥介紹來的，我們豈可讓你失望回去？請跟我來！」

湯比德這才明白游天虹果然是個老江湖，三言兩語，略施小計便獲得進入更秘密的賭窟裏去。

裏面果然是另有洞天，賭桌雖然只是三數張，但全是現鈔交易，最小的注碼也是五百元，連百元面額的鈔票也很少露面。

湯比德忐忑不安地靠近游天虹，低聲說道：「我們那有這麼大的注碼？」

「別那麼小氣，跟着我走好了。」游天虹用手輕輕碰了他一下。

一名身裁健美，穿着露胸服裝的女侍應生，笑臉迎人地走過來，湯比德看得目不轉睛，在香市，他到過無上裝酒吧，但說到年輕貌美、身裁標準的，都難以跟眼前這些侍應女郎比擬。

游天虹與湯比德被招呼到一張賭桌旁邊坐下來，女侍者奉過烟酒，然後俯首彎腰說：「這兒的貴賓，大多數都是玩沙蟹的，二位先生，你們如果不喜歡賭樸克牌，還可以選擇別的，我們這裏什麼都有。」

「謝謝你。」游天虹原本不喜歡吸雪茄的，這時候也不能不充內行，噴了一口烟，然後往口袋裏一摸，摸出了一疊大鈔，揀了一張百元面額的，往女侍應生手中一塞：「你的！」

女侍應生媚眼一拋，說：「謝謝你！如果有什麼需要，請隨時開聲！」

湯比德要不是親眼看見了，也不敢相信游天虹會有這麼多鈔票帶在身上。

由於注碼那麼大，湯比德反而後悔自己怎麼會自動坐了下來。

後來他回心一想：何不作是游天虹的秘書或跟班之類的小人物？對了，反正是進來找人的，游天虹大概敷衍一下就要走。

於是他說道：「波士，要不要我給你拿支票簿來？」

游天虹是何等樣人？他早已聽出了湯比德的心聲，笑道：「不！何必多此一舉？我今晚來，是爲了贏錢而來的！」

這是一個沙蟹局，局中已經有五個人，游天虹加了入來，便是六個。

游天虹所以選擇這一張賭桌，是因爲四處都見不到蒙麗莎的影子，他可不能就此離去。既是要賭，他寧願賭得刺激一些。

派牌的首先把一些簡單的普通規矩說了一遍，然後把一副新牌攤在絨絨的桌面上；那一下子攤牌的手法極之熟練，使到游天虹不禁想起那些玩魔術的江湖客。

每一隻樸克牌的距離是相等的，僅僅露出本身的數目與花式；五十二隻紙牌就那麼齊齊整整，一絲不亂的，攤在桌面之上，有如扇形般。

派牌女郎這樣做法，目的是表示這副新的樸克牌是十分標準的，其中並無加多或減少等等弊端。賭場內那些「二十一點女郎」，每在啓用新牌的時候，也是這樣讓人客先窺全豹。然後才把那副紙牌加以混亂一番，那就是粵語所說的「洗牌」了。

游天虹在香市許多地下賭場內賭過沙蟹，勝多敗少。這一次，他卻有了戒心。因爲他看得出入局的人眉來眼去，甚至派牌的妙齡女郎，也可能是他們的人。然而他們的手法並不算得老練和純熟。

游天虹是個老江湖，他見過各式各樣的老千，也收服過不少這一類邪門人物。但是，他卻知道這兒不是香市，他必須小心從事。

一手牌，他只輸了三千元，但只派了三隻他便棄牌。那是由於他看出了形勢對他極之不利。

他面前那疊鈔票全是五百元面額的，約莫是萬多元左右。

看看其他各人面前的，他就發覺有點小巫見大巫了。於是他提議加注，在座的人沒有反對。

湯比德正奇怪他怎麼會帶這許多錢，游天虹已經對他說：「湯秘書，把鈔票拿來！」

湯比德怔了一怔：糟糕！我那裏有錢？即使有，三二千又算得什麼？

但是，他聽到游天虹既然出口叫他「湯秘書」，顯然是有意要充闊，他只好硬住頭皮，伸手摸進口袋裏去。最多是傾其所有，卻不能令游天虹失威。

豈料就在他伸手往口袋裏一摸之際，差一點兒他就叫了出來。

湯比德眞不敢相信，口袋裏怎麼會有那麼一大叠鈔票。後來回心一想：大概又是游天虹做了手脚，否則他怎會叫自己把鈔票拿來？

那一大叠鈔票竟然全是一千元面額的大鈔，眞是令人難以置信，他是那裏弄來的？又怎樣將鈔票放進自己的口袋裏？

湯比德在痴痴呆呆中想，也在糊糊塗塗的把鈔票遞給游天虹。

游天虹把那一大束大鈔往桌面一抛，毫不在乎的說：「這裏只是五萬，總數是六萬多，少不少一些？」

一名賭客說：「你可以叫你的秘書去帶錢來，這裏可不用支票的。」

游天虹笑道：「其實我是多此一問，說不定這一手就獲全勝！」

其他數名賭客也笑了，說不定是他們的會心微笑——游天虹這麼想。

派牌女郎又開始派出了一手牌，游天虹陽牌是「A」，底牌是「K」，這應該是最理想的大牌；除了陰陽一對之外，這是最大的一種了。因爲，下一張牌不論是「A」，或者是「K」，都可以湊成一對。

游天虹主動出錢，一出手是一千元。二家跟進，三家棄牌。

下張牌果眞是「K」，換句話說：游天虹是「隔紗K」，但是，下一家比這張「K」更好，那是一張「A」；結果這張「A」落入下家手中，却不知道下家的底牌是什麼。如果是「A」，那就構成了「A」一對，游天虹便輸了九成。

另一家是無關重要的，下家把十張五百元大鈔一推，他已經收牌。但游天虹却毫不考慮地跟進了五千元。

第四隻牌派出，游天虹的是一隻葵扇「K」，表面是「K」一對和「A」一隻，連底牌在內便是三條「K」和一張「A」。

對手是「A、十」之外再來了一張「A」，表面是「A」一對加一隻「十」。底牌如果是「A」，游天虹便輸定了。但也可能是「A、十」各一對，游天虹三隻「K」便贏定了。

但是，游天虹却不可能知道對方的底牌究竟是什麼。

賭博的趣味性就在這裏，除了好奇心和好勝心之外，最難克服的，就是那一股貪婪的心理，故此有不少人在賭場裏面贏上了一萬數千還不願意離去，結果離去時還要向賭場當局領一張船票才可以返回香市去。

游天虹心裏有數，看派牌女郎的手法，他便覺得自己輸的機會多過贏。加上剛才初入局時那班人眉來眼去，這分明是個老千局。

游天虹裝作緊張狀，其實，他的內心，却是絲毫也不緊張，因爲鈔票並不是他自己的；是他剛才進入這秘密賭場時，施展了空空妙手，由別的賭徒身上取得的。那又何必太過緊張呢？

他的對手乾咳了一聲，也在量度着游天虹手上的牌路。

那是一個中年男子，樣貌十分老實；如果說他是老千，那眞的是人不可以貌相。

他猛力抽了一口香烟，略一思索，便出價二萬元。

游天虹苦笑道：「別說二萬，二千元我也不會跟進。你這手牌分明是三條A。」

他這樣說，自然是棄牌了。

湯比德在旁看不見游天虹的底牌是什麼，只是從表面上看，他「K」一對自然輸給對方「A」一對，這是十分合理的事。

但是，誰曉得他們雙方的底牌又是什麼？底牌才是最重要的。

游天虹賭沙蟹的經驗老到，他懂得容忍是十分重要的事。因此，即使是三隻「K」，他還是棄牌，對方似乎後悔出手太高。

另一名賭客在作賽後評述：「如果這位先生是三條K，那才可惜！」

游天虹故意笑道：「三條K又怎麼樣？人家是三條A。」

游天虹這麼說，顯然是希望對方將底牌翻出。

但對方只是說：「不！我只A10二對，並不是三條A。」

游天虹明知道傢伙說謊，如果只是「A、10」每樣一對的話，必然把底牌翻出。

游天虹笑道：「單是A一對已經贏定了，因爲我只有表面的K一對。」

游天虹當然也在說謊；但他這種說謊却是另有作用的。

他表面上是十分不在乎，但事實上却在留心着各人的表情和眼神。他覺得在場的人都似乎心裏明白，甚至有人已經曉得了他的底牌是「K」。

「眞倒霉！」游天虹忽然又喃喃自語地說：「在賭城大酒店輸了，在外面又輸，想不到進來這裏也不見得吉利。」

湯比德很有默契，聽到游天虹這麼一說，乘機也說道：「波士，算了，今晚的手氣欠佳，明晚再來玩過好不好？」

游天虹一邊收拾鈔票，一邊就想起來離座而去。

但是，旁邊有人在說道：「老兄，三手不離枱啊！」

游天虹一怔：「什麼三手不離枱？」

有人解釋道：「那就是坐下來未玩夠三手牌，不准離枱而去的意思。」

游天虹乾笑兩聲，說道：「我玩了那麼久的沙蟹局，却從來未聽過這規矩！」

派牌女郎道：「各處村鄉各處例，剛才我就是忘記聲明這一點。眞對不起！」

游天虹問道：「比如萬一我只賭一手便輸個清光，那又怎辦？」

那人說道：「輸光了當然可以不賭。」

游天虹心裏憎恨這班老千擺明來搶，正待發作之際，一個女子的嚦嚦鶯聲突然自背後傳來：「各位，既然這位先生不想再賭下去，又何必迫他？讓我來補這個缺吧！」

衆人的視綫集中在游天虹的背後，一個金髮女子神采飛揚地站在那兒，游天虹和湯比德一直竟然沒有注意到，背後幾時來了一個美人兒。

經過了片刻的沉靜之後，游天虹還未開腔答話，就有人提出了反對：「小姐，如果你要賭，我可以讓位給你，這位先生無論如何不能中途退出，那會破壞了我們的規矩啊！」

游天虹心裏生氣，對方分明把他作爲傻瓜。若在平時，他這一場架是打定了。但回心一想，湯比德還沒有完成任務，算了吧！於是那一口烏氣也吞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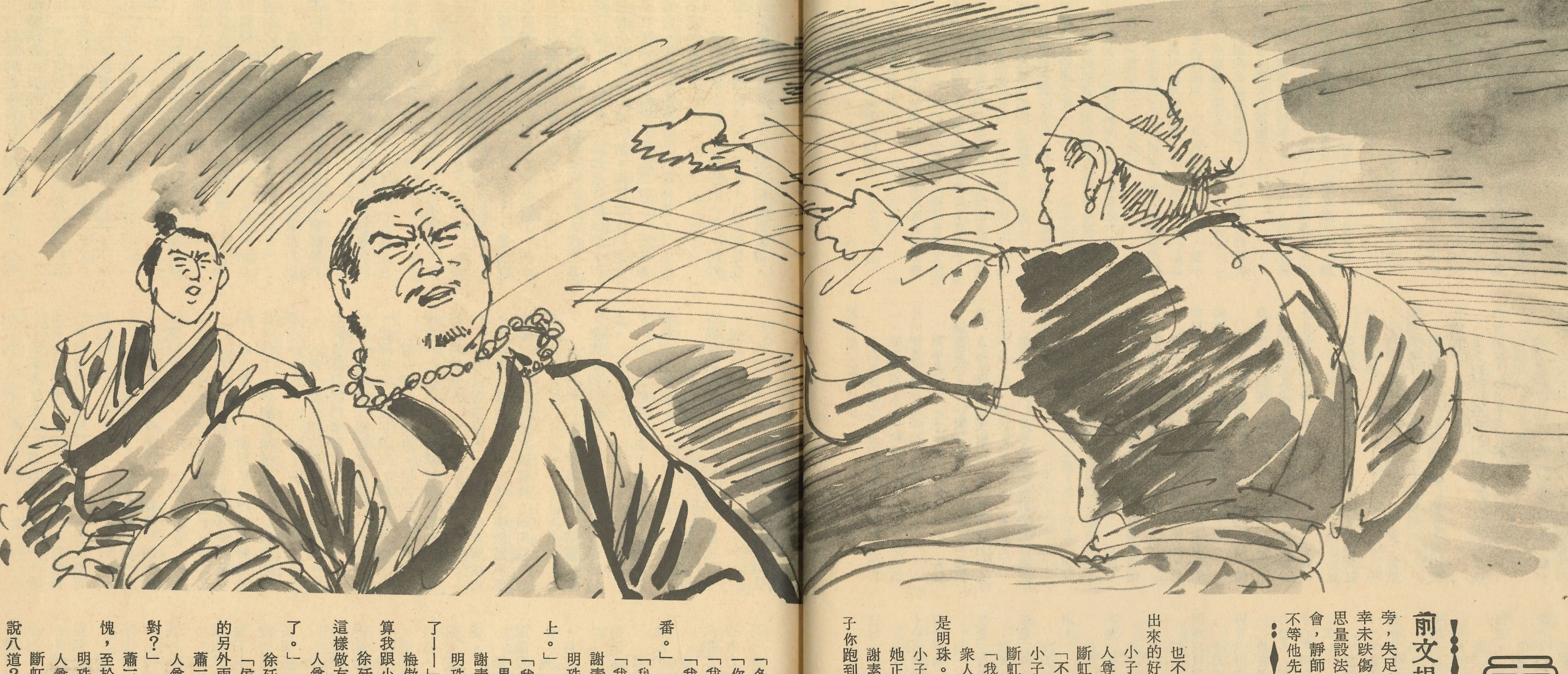
「好吧！」游天虹笑笑說：「有小姐陪我們賭，我也捨不得離去。」

那個男子果然推位讓座！

就當那女子坐了下來的一刹那間，游天虹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金色的頭髮，但絕對不是碧眼，她顯然是個地道的中國人。頭髮是可以染色的，甚至可以戴上一個假髮！

她的身裁健美，服裝也入時，一個掛肩的長帶手袋，打開了之後取出一大叠花花綠綠的鈔票，毫不在乎地往桌面一拋。（未完・一）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老太君——人尊又派出粉羅刹對付雲飛揚，他雖然知道粉羅刹就是自己的妹妹，但不敢上前相認，被粉羅刹迫至天塹之旁，失足跌落去，利用自己的天蠶神功，控制自己身形的下墜，安然落在嶙峋怪石上，幸未跌傷，怪石上有一人，原來此人就是南宮鶴，說出被人尊所害，跌斷雙脚，雲飛揚思量設法脫險，共赴百花洲之會……這邊蕭三公子、鍾木蘭、朱靑照幪面參加百花洲大會，靜師太、斷虹子、玉石等人已早到，跟着徐廷封、無爲大師趕至，只欠雲飛揚，便不等他先開會，徐廷封指誣南宮世家與寧王勾結派粉羅刹刺殺王守仁的事……

會塲成戰塲　羣俠大損傷

也不管猿長老有什麼反應，人尊接對小子道：「口說無憑，你還是拿一些眞憑實據出來的好。」

小子着惱道：「當日只是我與明珠看見他，明珠不在，還有誰能够證明？」

人尊淡然道：「那難道我們在這裏等明珠出現？」

斷虹子立即道：「誰有這個空，這件事無論如何今天總應該有一個解決。」

「不錯——」人尊笑笑。

小子恨恨的道：「你們不相信我的話，一定會後悔。」

斷虹子只是問：「有誰能够證實你的話是眞的？」

「我——」一個聲音突然傳來。

衆人循聲望去，只見四個幪面人之一站起了身子，緩緩將幪面的黑布揭開，赫然就是明珠。

小子大喜，謝素秋脫口亦自一聲：「明珠——」

她正要迎上前去，已被人尊喝住：「回去——」

謝素秋積威之下，不敢說什麼，怯生生的倒退回來，人尊隨即笑顧明珠。「這些日子你跑到那兒去了，什麼消息也沒有，也不怕我担心。」

「多謝關心，孫女兒有幸，總算還保得住性命。」

「你應該明白我的苦心的。」

「我却是不明白怎麼你會變成這樣子。」明珠激動的看着人尊。

「我看你是太疲倦了，胡亂說話。」人尊搖着頭，說道：「你還是回去好好休息一番。」

「我沒有胡亂說話，你那樣做到底有什麼目的。」明珠的眼淚流下來。

「我怎樣做了？」人尊還是若無其事的。

謝素秋接喚道：「明珠，你過來——」

明珠搖頭，道：「請恕女兒不孝，事情我怎也要說清楚，以免更多的人死在她的手上。」

「我們到底是一家人。」謝素秋長歎了一口氣。

「果眞是這樣，她怎會着人殺我。」明珠越來越激動。

謝素秋怔住，梅傲霜脫口道：「怎會有這種事的。」

明珠大嚷道：「事實是這樣，南偸是她殺的，四叔告訴我這件事，跟着便不知所踪了——」

梅傲霜看着人尊，心頭一陣疑惑，明珠接又嚷道：「陸丹分明一直他藏着，那天暗算我跟小子，是求知老人暗中以哨聲指使。」

徐廷封目光轉落在人尊面上。「明珠我看是不會說謊的，陸丹既然是你藏起來，你這樣做有什麼目的，是不是要我們自傷殘殺，坐收漁人之利。」

人尊竟然還笑得出來。「明珠年紀輕不懂事，受人唆擺說出這種話，大家却都相信了。」

徐廷封冷笑。「那有這種事。」

「侯爺光明磊落，當然不會做出這種事，但是這兩位可就難說了。」人尊戟指幪面的另外兩個人，「蕭三公子別來無恙？」

蕭三公子鍾木蘭知道躲不過去，索性一齊將幪面的黑布拿下。

人尊目注他們，搖頭歎息。「你們雙宿雙棲也就罷了，何必慫恿明珠與南宮世家作對？」

蕭三公子淡然道：「我們不錯一齊住在華山，但彼此以禮相待，兄妹相稱，於心無愧，至於別人怎樣說，可是計較不了那許多。」

明珠接道：「我方才所說都是事實，並未受任何人唆擺。」

人尊道：「他們若是光明磊落，又何須幪面到來？」

斷虹子靜師太似乎又有些動搖，一個聲音也就在這時候傳來。「老妖怪，你還在胡說八道？」

說話的是南宮鶴，坐在輪椅上，由雲飛揚推着如飛奔來。

看見這個人，人尊知道利用南宮世家到此爲止，不能够再利用下去的了。

謝素秋看見，更就是驚喜交雜，不由自主迎上前去，明珠亦脫口叫出來道：「爹——」

其他的人目光亦集中在雲飛揚南宮鶴面上，雲飛揚環顧一眼，高聲道：「在下爲找火陽果，追尋到寒潭的源頭，被粉羅刹襲擊，打下萬丈深淵，僥倖未死，而且遇上之前被打下那裏的南宮鶴前輩。」

南宮鶴接說道：「什麼人大家都可以不相信，我南宮鶴說的大家總不會懷疑的了。」

謝素秋追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南宮鶴戟指人尊。「這個人其實是白蓮教天地人三尊中的人尊！」

這句話入耳，在場的人無不震驚，目光全都集中在人尊面上。

「天下間本來就沒有永久的秘密。」人尊若無其事的。「百花洲事了，我原就準備還我眞面目，現在無疑是早了一些，但事既至此，亦無可奈何。」

語聲一落，她緩緩將面上的人皮面具剝下來，衆人雖然已經知道什麼回事，但看着仍然不免心驚肉跳，南宮世家的老太君在江湖上到底有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影響力，竟然是白蓮教的人尊易容，又怎能不爲之震驚。

雲飛揚可以說是最冷靜的一個，隨即問：「你這樣混進南宮世家，目的就是在挑撥離間，好教各大門派互相仇視敵對，坐收漁人之利？」

人尊笑了笑。「這只是其中之一，最主要是沒有南宮世家的財力物力，我要製造梅蘭菊竹粉羅刹那樣的殺手，是沒有可能的事。」

「你到底承認了。」雲飛揚長歎一聲。「那麼多死在你手下的人竟然一個也沒有懷疑？」

「只有一個南宮博。」

人尊這句話出口，梅傲霜不由咬牙切齒，她正要撲上，謝素秋已經伸手將她按住，道：「你別這樣激動，小心肚裏的小孩子。」

人尊一怔，南宮鶴即時放聲大笑。「上天總算對我們南宮世家不太薄。」

「薄不薄未免言之過早。」人尊一笑，龍頭杖突然脫手飛出，擲向南宮鶴。

這一擲全力而爲，出其不意，雲飛揚探身一掌截不住，龍頭杖便穿胸而過，將南宮鶴擊殺。

謝素秋看在眼內，悲呼聲中身形拔起，凌空向人尊雙掌擊下，她叫梅傲霜不要激動，可是目睹南宮鶴被殺，如何還按耐得住。

人尊若無其事，雙掌迎去，霹靂一聲，謝素秋倒飛出三丈，口吐鮮血，滾倒地上。

明珠驚呼撲前去，小子身形亦動，雙雙扶起謝素秋。

「娘親做錯了很多事……」謝素秋也有很多話要說，只是一句出口，鮮血狂吐，氣絕身亡。

明珠悲呼，回頭一看人尊，正要撲上，雲飛揚斷虹子靜師太徐廷封無爲大師已搶出。

哨子聲同時响起來，陸丹哨子聲中凌空飛掠而至，迎頭向衆人襲下。

靜師太接一掌，竟然被震退一步，玉石目光及處，脫口一聲：「陸丹——」

陸丹毫無反應，眼中兇光殺氣畢露，反手拔劍，疾向斷虹子刺去。

斷虹子連接十三劍，倒退三步，旁邊兩個武當派弟子急上，原是要將陸丹的劍截下來，那知道一截不住，反而被震開，陸丹再一劍，右邊的一個閃避不及，立時被攔腰斬爲兩截！

陸丹正要追殺其他一個，雲飛揚已然凌空撲至，天蠶神功運起來，一掌將陸丹的劍抄着，另一掌迎住了陸丹的左掌。

陸丹抽劍不開，抽掌也抄不開，無爲大師乘機撲上，探手連點了陸丹後背七處穴道，雲飛揚也不慢，反手亦封了陸丹胸前七處的穴道，與無爲大師配合得恰到好處。

斷虹子劍一轉，立即喝一聲：「殺了這個殺人兇手！」

無爲伸手截住。「他被人以藥物迷惑，自己根本不知道在做什麼，殺不得。」

小子接嚷道：「要殺該殺這個該死的白蓮教人尊！」

語聲未落，那邊又是一聲哨聲傳來，衆人回頭望去，只見粉羅刹如飛掠至！

靜師太首當其衝，並沒有退縮，一劍疾削了過去，粉羅刹雙掌一推，一股強勁的內力迫出，竟然將靜師太的劍勢迫開，再一掌搶入空門。

雲飛揚無爲大師左右齊上，已經來不及，靜師太左掌一截不及，胸膛中一掌，慘叫聲中，一個身子倒飛出丈外，口吐鮮血，當場命喪。

靜師太到底也是一個內家高手，竟然連粉羅刹一掌也挨不住，就是雲飛揚無爲大師也爲之動容。

雲飛揚一聲「大家小心」出口，粉羅刹已撲來，雙掌連忙擊出，無爲大師雙掌亦同時擊出。

以他們兩人的內功造詣，聯手這一擊，能够接得下的可以說絕無僅有，粉羅刹却顯然是僅有的一個，非獨接下來，而且硬硬將兩人震退半步。

無爲大師終於變了面色，雲飛揚雖然在寒潭的源頭已領教過粉羅刹的厲害，但現在一掌接下來，赫然又厲害了很多，亦不由面色大變。

粉羅刹緊接衝前，雲飛揚無爲大師再接一掌，又被震開一步，粉羅刹身形竟然沒有因此而停頓，當中穿過，一支箭也似射入人叢中，雙掌亂擊狂劈。

崑崙恒山派的弟子迎個正着，當者披靡，一個接一個，倒斃在粉羅刹掌下。

徐廷封猿長老忙上前搶救，雲飛揚無爲長老也不慢，粉羅刹雙刀即時出鞘，一團亮光閃電般震向各人。

徐廷封龍吟劍勉強擋了三招，那邊雲飛揚已抄起了地上的一柄長劍迎上來，無爲大師佛號當中禪杖亦出手了，猿長老也不吃虧，亦抄起了地上的一柄長劍，揮舞着殺奔粉羅刹！

這四個都可以說是一等一的高手，可

是圍攻一個粉羅刹，仍然被粉羅刹震的東倒西側。

人尊看着冷笑，手揮處，天地雙尊與白蓮教的五燈使者，還有一衆白蓮教徒一齊湧現，殺奔過來。

雲飛揚一見這個情形，知道人尊早有準備，有意在百花洲將五派的高手一網打盡，當機立斷，大喝：「大家快離開這裏，侯爺小子與蕭前輩斷虹子前輩掩護，我與猿長老無爲大師斷後——」

「難得有機會打得這樣興高采烈，你們即管退，我可是怎也不退的了。」這番話却是猿長老說的，他本來就拚勁十足，現在簡直就在拚命，施展平生所學，糾纏着粉羅刹。

雲飛揚就是這樣才有空說話，一面抽身擋住了衝殺過來的天地雙尊。

徐廷封眼看對方有準備，類似粉羅刹那樣的殺手也不知還有多少個，再留在百花洲，只有增加死傷，而且影响雲飛揚等人，所以與蕭三公子打了一個招呼，立即喝令各人退開。

那些來看熱鬧的江湖人也死傷了幾個，看見這種情形，也很自然的聯合起來，且戰且退。

小子朱菁照雙雙抓着梅傲霜明珠退下，明珠目睹父母雙亡，悲憤交雜，但在梅傲霜小子朱菁照勸說下，亦以大局爲重，收拾心情。

追隨無爲大師到來的十八個少林僧人也不敢怠慢，十八羅漢陣展開，擋住了衝殺前來的白蓮教徒。

少林十八羅漢陣名聞天下，威力的確也不少，只可惜白蓮教徒爲數衆多，裏外夾擊，再加上人尊突然偷襲，才成陣便被擊散，一個個仍然奮勇死戰。

蕭三公子徐廷封斷虹子要應付五燈使者當然綽有餘裕，玉石亦不甘後人，與斷虹子並肩作戰。

有他們掩護，小子等人總算退出來，然後到徐廷封蕭三公子一批。

他們退得並不順利，人尊突然偷襲，玉石冷不提防，便被她一掌擊殺地上，斷虹子本來已經震怒，看見玉石倒下，更加激動，揮劍瘋狂的砍向人尊，將人尊迫得步步後退。

徐廷封蕭三公子阻止不住，五燈使者又已衝殺過來，那邊雲飛揚一再大喝急退，不敢怠慢，一面斷後，一面退出，他們知道，只有這樣才能够保留元氣，敵衆我寡，實力顯然又有距離，留下來只有增加無謂犧牲。

他們才退到安全的地方，斷虹子已然被人尊擊傷，但仍然死戰，而且將五燈使者也擋下來，却只是擋了幾招，便被擊殺了。

猿長老這時候亦倒下，他左跳右躍，糾纏着粉羅刹，無爲大師要參手帮忙也不能，雲飛揚一旁又被天地雙尊擋着，雖然天蠶神功施展開來，天地雙尊白骨魔功根本不是敵手，但合二人之力避重就輕，加上雲飛揚無意戀戰，一時間二人亦支持得來。

猿長老狂打硬接，連接粉羅刹百擊，筋脈盡斷，終於被粉羅刹擊倒在地上，七竅冒血，但仍然再擋三招，一面大呼「痛快——」

一連三呼，他已被擊成爛泥一樣，無爲大師禪杖立即展開，擋住粉羅刹，一面大喝：「雲飛揚快走——」

雲飛揚一下退到無爲大師身旁，道：「大師先走——」

無爲搖頭道：「你若是不走，死在這裏，又有什麼作用，什麼好處？」

「都走不了——」人尊應聲掠至，還有天地雙尊，五燈使者。

十八個少林僧人已無一倖免，五燈使者原要追下去，但都被人尊喝回。

只要將雲飛揚殺掉，其他的人暫時走脫又有何要緊？求知老人姜紅杏也上前來了。

人尊揮手示意吹哨子暫時令粉羅刹停止攻擊，然後笑顧雲飛揚：「你的運氣一向不錯，却相信亦是到此爲止，這兒即使有百丈斷崖，我也不會將你再打下去，不看着你倒斃面前，是絕不會罷休的了。」

雲飛揚冷冷道：「我就是倒下，也不會一個人倒下。」

人尊笑笑。「拚掉一個粉羅刹，我可以再製造一個，新的練成天蠶神功的武當弟子，除了你又還有什麼人？」

雲飛揚不由得心頭一寒，好像他這樣機緣巧合，無須苦練天蠶神功也能够無意練成天蠶神功的人的確是有武當以來絕無僅有。

若是循第二條途徑去苦練，武當派一時間還沒有這樣的內家高手。

人尊彷彿看透雲飛揚的心意，「將你除掉，就是沒有粉羅刹，三尊合一，又還有什麼人是對手？」

雲飛揚方待說什麼，無爲大師已附耳道：「把握機會，快走——」

人尊目光及處，心念一動，揮手，求知老人姜紅杏雙雙吹响玉哨子。

無爲大師即時一聲「獅子吼」。

這一吼，當眞是驚天動地，粉羅刹身形欲動，刹那亦不由得一呆。

天地人三尊亦一樣，五燈使者姜紅杏、求知老人更就不用說，連雲飛揚也不例外，却總算把握機會，身形立即疾射了出去。

三尊首先有反應，要追，無爲大師又作獅子吼狀，三人連忙收攝心神，只恐雲飛揚乘他們一呆，從後襲擊，那知道無爲大師這一次竟然一點聲响也吼不出來。

那一吼經已將他的內力完全吼盡，連咽喉也吼破了，鮮血這時候才從他的嘴角淌下。

人尊這時候亦省起無爲大師三吼才能够將梅蘭菊竹震斃，以粉羅刹及他們三尊的功力，若是也爲所動，無爲大師必然已拚盡全力。

也不用她吩咐，粉羅刹經已撲上，一連三掌，將無爲大師擊倒在地上。

再看那邊，雲飛揚經已不知所踪。

天地雙尊要追，人尊却阻止。窮寇勿追，以他的身手，你們就是追上去，若是照應不及，並無好處。

天尊立即道：「那叫粉羅刹追去。」

人尊搖頭道：「粉羅刹雖然厲害，却是不能够離開哨子聲控制的範圍，否則失去控制，闖禍胡亂殺人不要緊，只怕就此

一去不返。

地尊點頭道：「這可就不要冒險了，這個粉羅刹若是失掉，再要訓練一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人尊苦笑了一下。「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情，寧王留下來的藥到底並不多。」

天尊道：「那我們非要加以好好利用不可。」

人尊四顧一眼，道：「今日雖然走脫了好些人，也總算大有收穫，經此一戰，江湖上如何還有人敢看輕白蓮敎，崑崙、恆山兩派元氣大傷，華山武當不足爲慮，少林派少了一個無爲，亦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了。」

天尊大笑道：「那麼我們稱霸江湖豈不是指日可待？」

人尊看看天尊，轉向地尊。「以你看，我們是否立即那樣做？」

地尊很興奮。「能够立即去，當然是最好不過，也正所謂打鐵趁熱——」

人尊搖搖頭一聲長歎，天地雙尊相顧一眼，天尊立即問道：「莫非還有什麼不妥？」

地尊接亦問：「難道憑我們現在的實力，還不足以解決那個難題？」

人尊搖頭。「我是歎息你們胸無大志，稱霸江湖有什麼大不了？」

「這不是白蓮敎一向的目標？」天地雙尊奇怪的望着人尊。

「是白蓮敎的，可不是我的。」人尊反問，道：「你們眞的完全看不透我的心意？」

「江湖以外——」天尊突然一聲狂叫。「你莫非要稱霸天下才肯罷休？」

人尊只是笑，地尊看在眼內，沉吟道：「難怪你依附寧王，可惜寧王這一次造反並不成功。」

「這雖然並非意料中事，也未令我太失望，若非他帮忙，粉羅刹不會成功。」人尊搖搖頭。「但他也其實不太合作，否則，梅蘭菊竹以外應該還可以增添許多殺手，今日百花洲便應該一網打盡。」

「你既然目的不在江湖——」

「這些江湖人不除，始終是心腹大患。」人尊冷笑。「尤其是徐廷封這種江湖人。」

天尊點着頭，忍不住又問：「寧王已經伏誅，你準備帶我們投靠那一個？」

人尊只是問：「除了寧王，天下間還能够與皇帝一較高下的還有什麼人？」

天尊沉吟着。「以前勉强有一個劉瑾，現在應該不會再有的了。」

地尊隨即自以爲聰明的接上口：「我們兄弟對這方面知道不多，以你看——」

「也看不出還有那一個。」

「那我們可就不明白了。」天地雙尊這也是由衷的老實話。

人尊又問：「你們眞的不明白啊？」

天地雙尊給她這一問就好像開了竅的突然省悟過來，天尊脫口一聲：「莫非是當今天子？」

人尊仰天大笑，地尊等她笑罷才懷疑地問：「這可是不容易。」

「我早已部署好一切，百花洲事了，立即便帶着朱君照趕赴京師。」

「朱君照？」

「這個人到底是王侯之後，也甘於做我們的傀儡，但求日子過得快活。」人尊又笑了。「難得他送上門來，啓發了我的靈機。」

「就是有這個人，一時間只怕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加上另一個人就差不多的了。」

「那一個？」天地雙尊不由得一齊追問，只恐那個人會影响到他們在人尊心目中的地位。

「天河上人——」人尊一字一頓。

「那個密宗老怪物？」天地雙尊一齊嚷出來，對天河上人顯然並不陌生。

人尊微笑點頭。「現在他已深得皇帝寵信，拜爲國師，由他做橋樑，與皇帝接觸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天地不能雙尊不同意，人尊接道：「只要能够與皇帝接觸，其他的事情便非常簡單。」

「什麼時候動身？」

「當然是現在，你們以爲南宮世家對我們還有什麼作用？」人尊仰天大笑。

天地雙尊不由一齊點頭，到這個地步他們對這個人尊總算口服，莫說深謀遠慮，各方面都顯然在他們之上，他們絕不懷疑皇帝落在她手上是否會由得她支配。

若是天下在他們手中，又是何等光采的一回事？天地雙尊想得快活處，亦一齊放聲大笑起來。

紅杏當然陪着笑，事實她才是白蓮敎眞正的紅燈使者，她當然已不太在乎做這個使者，侍候了人尊這麼多年，她的野心也大了很多。

朱君照在人尊的安排下，絕不難取代皇帝的地位，雖然是傀儡，但能够貴爲這個傀儡的皇后，到底是一件很值得驕傲的事情。

人尊好像已看在眼內，目光一轉，忽然問：「你還有興趣再做紅燈使者啊？」

姜紅杏一怔失笑。「這麼多年了，紅燈使者既然已另選他人，又何必令這個人失意？」

「你終於懂得替他人設想了。」人尊又一笑。「放心，我是不會跟你爭奪朱君照的。」

姜紅杏只有陪着笑，人尊的目光銳利準確，見微知著，她早已很清楚的了，也所以她一直都沒有多大的野心。

人尊却絕無疑問野心勃勃，有天河上人做內應，要進行她的計劃，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又何況徐廷封現在仍然一些消息也沒有。

到現在爲止，徐廷封也仍然以爲這只是一場江湖浩刼。

× × ×

離開百花洲，再退出數里，徐廷封等人才停下來，守在一座荒廢的古廟內。

沿途他們都留有記認，可是等了好一會，還是不見雲飛揚等到來，難免憂心，小子到底按耐不住，要回去一看究竟，徐廷封也沒有阻止他。

小子却才準備動身，雲飛揚便到來了，看見只是雲飛揚一個人出現，神態哀傷，衆人亦知道無爲大師猿長老他們凶多吉少。

（未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地雙煞

馮嘉·文 可飛·圖

盜取玉蓮

要把這朶玉蓮花偷出來是一個大難題，他相信對於張萍也會是一個大難題的，但分別是張萍要的話可以把擋路的人和獸全殺掉，這裏是歐洲，不是蝎黨的地盤，他們偷東西就不必如在亞洲時那麼顧忌了。在亞洲殺人太多會引起輿論指責，而使當局加緊對付他們，所以偷賈富仁那塊玉時也要勞動到天字煞星在施展美人計，但在這裏，張萍却可以一直殺到他要殺的地方。

司馬洛再看了一回，對於這座屋子的形勢簡直已經瞭如指掌了，但他仍然未能想出什麼辦法潛入屋中。

終於，他嘆了一口氣，便開動車子，

匪徒陷害

離開那裏，也許他去找張萍會比較偷到這玉蓮花容易的，其餘兩塊玉的所在地離此很遠，在夜間這個時候不大適宜去看了，他決定先去赴公爵的約會，也許公爵會供給一點有用的情報的。

當他的車子到達公爵那座斜坡時，從上望下去可以看到屋中正亮着燈光，透出歌聲和歡笑聲，顯得很是熱鬧，和外面的陰冷凄清成爲很强烈的對比。

司馬洛下車步行，踏進了闖着的門口，那座健身房的中央現在已經放了一張長長的木板桌子，桌上擺滿了酒和食物，有二三十個青年男女正在拍掌歡呼，鼓勵着地板中央正在表演遊戲的人。

表演者之中的主角就是山圖，現在他正舉着一隻很重的槓鈴，而槓鈴之上還站了六個青年人，山圖是擧得很吃力了，臂上的肌肉漲得就要爆開似的，但是他支持着，並沒有給那六個人重量把槓鈴壓低一分，蒙妮妲正光榮地挨在他的背上，不斷地吻他的面頰。

公爵不知什麼時候出現在司馬洛身邊，而低聲說：「歡迎，司馬洛，我還以爲你不來了。」

司馬洛轉頭對他微笑，公爵又說：「我們這邊來談談吧。」他領着司馬洛走入一條走廊，到了一座很大的書房，那裏的桌上放着吃了一半的食物和一本開着的書，顯然公爵剛才是正在這裏面進食的。司馬洛奇怪地問道：「你不知他們在一起玩嗎？」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得到公爵的協助，將三星會的人捉了一個，叫布洛的人，經過審問，查不出三星會的底細，先將布洛放回去，由公爵暗中派人跟踪，然後回到酒店裏，等候哥頓派來的杜明妮小姐協助，而來的杜明妮早已被地煞張萍捉住殺害，由天煞紫蘭假扮杜明妮用電話約會司馬洛到酒店的五一二號房叙會，由她說明哥頓不幸遭殺害，她是代行哥頓的職權，司馬洛未見過杜明妮，見她說得頭頭是道，不由不信，便帶她到遇害的毛理七家裏勘探，再去時發現現場尚未有警方到過，屋中又被人搜查來過，證明對方尚未找到那塊玉……

「年輕人的過剩精力，要用派對去發散。」公爵說：「我們雖然不老，但已經不是年輕的人了。」

公爵斟了一杯酒推到司馬洛面前，又說：「我有一個壞消息——布洛已經死了，而我們不知道是誰殺他的。」他把布洛死亡的情形說了出來。

司馬洛微笑：「這並不是一個壞消息，這證明了我那位朋友的確是和三星會有關的，不然，他就不會那麼麻煩要去滅口了。」

「這並不表示你就能找到這位朋友，」公爵說：「因爲你如不是有地位的職業兇手，你就不能和三星會的要員聯絡，而那些低級人員，像布洛之類，則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這是一個問題。」司馬洛說：「而

且是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的。」

「這一方面我也幫不了你什麼忙，」公爵說：「因爲我不是職業殺手，但有什麼別的事情需要我的幫忙嗎？」

「我剛才去看過一座屋子。」司馬洛說着，形容了剛才所見到的那間屋子的所在。

「我知道那屋子。」公爵說：「我也知道裏面所住的是什麼人。但——你在打什麼主意？」

「假如屋裏有一件東西是我想偷到手的。」司馬洛說：「那麼我需要知道些什麼呢？」

「你老了還是怎樣了，公爵？」司馬洛問：「如果我們是那麼相信『不可能』這三個字，那我們也不會幹這一行，是不是？」

「我知道，我知道，世上無難事，人心自不堅那一套我是知道的。」公爵說：「但凡事都有一個特例，而這就是一個特例。別以爲我沒有在這朵玉蓮花上打過主意，我有的，祇是想來想去，我總覺得犯不着冒這個險。」

「爲什麼犯不着冒這個險。」司馬洛問。

「第一，我們進不去。」公爵說：「屋子的正門是通了電而且有哨崗在看守着的。第二點，屋子的周圍有十五隻狗在日夜巡邏着。而且那不是普通的狼犬，而是阿富汗種的獵犬。傳說牠們會把捉到的人生吞，我不知道是不是眞的，但是我也沒有興趣去試試。第三，屋子的主人是葛提斯，一個比他所養的狗更可怕的人。他以前是法國海外兵團的僱傭兵，在阿爾及利亞發了達回來的。他自誇曾親手殺過五百人以上，而且最喜歡的遊戲就是殺人。傳說（祇是傳說而已）有兩個人在他的宴會上的賭局中出老千術行騙，被他揭發了，兩個人便給他撕成兩段，丟給他的狗吃掉了，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如果給他捉住了的話會遭遇什麼命運。世界上貴重東西多的是，爲什麼我們一定要到這樣危險的一個地方去拿呢？」

司馬洛微笑：「愈聽愈有趣味了，還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嗎？」

「這還不夠嗎？」公爵說。

「我還是要拿到這朵玉蓮花。」司馬洛說。

「爲什麼？」公爵問。

「爲了私人的理由。」

司馬洛說：「你能幫助我嗎？」

「我看不出我怎能幫助你。」公爵說道。

「你以爲有哪一個方法比較容易進入屋內呢？」司馬洛問。

「我沒有說過有方法進入屋內。」公爵說：「除非你是葛提斯的客人。但葛提斯的家祇招待他在中東時結識的朋友，而且還要是家財起碼和他相當的那些。所以除非你會飛，否則你就很難潛進去。」

「說下去。」司馬洛說：「假如我會飛的話，我又怎樣能潛入去呢？我很感興趣！」

公爵嘆了一口氣，說道：「你一定是瘋了。」

「就當我是瘋的好了。」司馬洛說：「但你說吧。」

公爵聳聳肩：「我也曾想過，唯一他們沒有防備的是空中的路。如果屋中的人是全都聾了，而完全聽不到聲音的話，我就可以乘一部直升機，從屋頂降下去，慢慢地潛入屋內，把玉蓮花偷了再出來。」

「但他們不是聾的。」司馬洛說。

「所以我又想。」公爵假設的說：「也許我可以乘一架飛機飛在聽不到機聲的高空，而跳傘降落屋頂。但不幸我並沒有能力找一架這樣的飛機，而且我也未學過跳傘。」

「有經驗的機師是可以使跳傘人準確地降落在一個指定地點的。」司馬洛說。

「我知道。」公爵說：「但我並不認識這樣的機師。而且，祇有軍用飛機可以辦到這件事，但軍用飛機是決不會幫這個忙的。」

「飛進去。」司馬洛呷着酒，點着頭：「飛進去是一個好主意。」

「如果你是喝醉了。」公爵說：「可別賴是我的酒。」

司馬洛微笑：「你聽我說吧，我有個更好的計劃。」

於是他對公爵說出他的計劃。公爵一直沉默地聽着，最後嘆了一口氣，說：「我承認你是天才，但即使你能進屋，那又如何呢？你還是不能保證不會給他們捉住的！」

「我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有聯合國情報部替我撐腰。」司馬洛說：「也許葛提斯捉到了我也不敢對我怎樣。」

「他的狗是不認識什麼情報部的。」公爵說。

「樂觀一點。」司馬洛說：「我不是一個殘廢的人，我有兩隻手兩隻脚，而且頗有一些特別的本事，我是不容易捉住的。來，我們馬上就去動手！」

「明天一早再動手也不遲。」公爵說道。

「我要在今晚進去。」司馬洛說。

「今晚？你又開玩笑了！」公爵說。

「我不是開玩笑。」司馬洛說：「這是一個又寒又冷又黑暗又下雨的晚上，可以保證不會有人在屋頂或者有人望天空。明晚，也許天晴有月亮了。我們不能錯過這樣一個良宵。」

公爵氣結地聳聳肩：「你眞性急！」

「我非性急不可的。」司馬洛說：「如果我不動手，那位朋友也許就會捷足先登了。來，快點！」

「好吧！好吧！」公爵說。

× × ×

三小時之後，已經是凌晨四時，冒牌杜明妮仍然躺在床上等着，奇怪爲什麼還沒有司馬洛的消息。電話忽然響了，她馬上接聽，接綫生說：「杜明妮小姐，一位司馬洛先生找你！」

「接上他，接上他！」杜明妮情急地催促道。

於是司馬洛的聲音來了，他說：「還沒有睡嗎，上級？」

「你到哪裏去了？」杜明妮裝出關心的語氣：「我還以爲你又遭到了埋伏。」

「不是的。」司馬洛說：「我祇是在做着準備工作。大約十五分鐘之後，我就會進入葛提斯的屋子拿到那朵玉蓮花。」

「你怎樣進去呢？」杜明妮問。

「我要飛進去。」司馬洛說。

「你要什麼？」杜明妮懷疑自己聽錯了。

「我要飛進去。」司馬洛說：「詳細情形我回來時再向你解釋吧。但到了天亮時我還沒有消息，你就得聯絡法國情報部進屋把我弄出來！」

「用什麼藉口呢？」杜明妮問。

「說有個傘兵演習時誤跌在他的屋裏之類，什麼都好。」司馬洛說：「總之不要遲來，因爲照我所聽到的傳說，如果給他捉住了，我很快就會沒命的！」

「你要跳傘進去？」杜明妮詫異地問道。

「不。」司馬洛說：「我是要飛進去。但總之你要準備救我，不然我就不敢進去了！」

「好吧！」杜明妮說。

「這樣我放心得多了。」司馬洛說。他當然不知道杜明妮是並不能聯絡什麼情報部的，而假如他被捉住的話，他就祇好靠自己的力量去逃脫了。

「如果你認爲有把握，你就去吧。」杜明妮說：「如果你能把那朵玉蓮花帶回來，我會給你一個吻！」她第一次對他說輕鬆的話。

「祇是一個吻？」司馬洛說。

「其他的到時再商量吧。」杜明妮說：「你還有什麼需要嗎？」

「暫時沒有了。」司馬洛說：「再見，我相信在天亮之前我就能回來領取你這個吻的。」

司馬洛收了綫，杜明妮也慢慢地放回聽筒，有點佩服地想着，司馬洛果然是一個相當神通廣大的人。她長大成人以來也結交過不少男人，但特別突出的並沒有過多少個。過了一會，她又拿起電話，對接綫生說了張萍那座住宅的號碼，接綫生搭了綫，張萍本人接聽。

「她醒了沒有？」杜明妮問。她是指那個眞的杜明妮。

「醒了。」張萍說，沉默了一下：「又睡着，而這一次也許永遠不會醒了。」

「她招供了嗎？」杜明妮問。

「沒有。」張萍有點內疚地囁嚅着說：「沒有完全招供，但她說玉是在什麼後面的。」

「什麼後面？」杜明妮問。

「我不知道。」張萍說：「她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在後面！」

「你不該這樣早殺死她的。」杜明妮說：「你退步了，你眞的退步了！」

「你知道我是怎樣的。」張萍說：「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而且，一切都是意外……」

「你的手段我知道了。」杜明妮不耐煩地說：「我希望你不要再犯這種錯誤。你雖然是我們黨裏行政級的人，我不能像處決那些犯了錯誤的小卒般處決你，但是，你也不該胡亂來的！」

「我知道，我以後會小心。」張萍馴如羔羊地說。在蝎黨裏，上級就是上級，心裏服不服是一件事，總之你是不能和上級爭辯的。

「你的次一步計劃是什麼？」杜明妮問。

「去拿葛提斯那朵玉蓮花。」張萍說：「我的計劃是明天一早就動手。」

「明天一早？」杜明妮奇怪地問：「在白天裏？」

「早上潮退。」張萍說：「我已拿到了屋子的藍圖。我相信我可以在潮退時從通出海底的排水管潛入屋子的地下室，躲在煤房裏，等機會動手。屋子的形勢我已調查得很清楚。」

「這也是一個好辦法。」杜明妮說：「但在動手之前先給我一個電話，免得你白費一番功夫！」

「什麼意思？」張萍吃驚地問。

「大約在十五分鐘之後，司馬洛就會進去的了。」杜明妮說：「他答應天亮之前把玉蓮花拿出來的。如果他成功，你就沒有必要再去了。」

張萍憤恨地深吸了一口氣，問道：「他打算怎樣進去？」

「我不知道。」杜明妮說：「但他說他要飛進去。」

「飛進去？」張萍也大感詫異地問：「他的意思是坐飛機？直升機？」

「我不相信他是這個意思。」杜明妮說：「飛機的聲音會太大的。」

「那我倒想看看他是怎樣飛進去了。」張萍說。

「是的，你不妨去看看。」杜明妮諷刺地說：「這是你一個學習的機會！」

「我並不需要向司馬洛學習什麼的！」張萍憤怒地說。

「但我認爲你需要。」杜明妮說：「司馬洛是個一等的竊賊，而你的專長却是殺人。殺人的本領，司馬洛也許要向你學習，但偷東西的本領却是值得你向他學習的！」

「好吧。」張萍咬着牙說道：「我會去上這一課的。要不要我繳交一篇心得報告？」

「你把事情說成像是和你有私怨了。」杜明妮說：「但我是沒有私人成見的，我祇是想把事情做好。」

「我也不是有偏見。」張萍說：「但我總覺得你看不起我！」

「如果你做事不犯錯誤，就沒有人會看不起你了！」杜明妮斥白道。張萍沒有回答，她又說：「你去看着吧，我要你去。如果司馬洛逃出來時有困難，我要你給他一點幫助！」

「好的。」張萍說：「我會看着。」

「還有。」杜明妮說：「別殺他，因爲他是正在替我們工作。我們也許以後還用得着他的。別殺他，這是一個命令！」

「遵命！」張萍說。杜明妮說這是一個命令，意思就是絕對不能違背，否則她就會依照蝎黨的規條而懲治了。懲治的規條有一條，就是：死亡。

杜明妮掛斷了電話，張萍也慢慢地放下了聽筒，他憤怒地咬着牙。杜明妮完全不顧他的自尊心。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杜明妮是的確有資格如此驕傲的，他張萍會做的事她都會做，而且能做得更好。此外，她還料事如神，做事從來不出錯。也許，自己如果能避免錯誤，有一天是可以爬

到她的同等地位的。但目前，他却非要聽命於她不可。

張萍嘆了一口氣，便向房間走去。這是一個寒冷的日子，夜間的這個時候是最冷的時候，他是應該擁着一個美麗的女人，用她的胸腹墊他的脚的，但是他却得出去，在細雨和寒冷中去「上課」，幇助一個自己最不喜歡的人。

他打開衣櫃，拿出衣服來換上了，披上了圍巾手套和厚厚的大衣，再拿了一隻長型的箱子，便離開屋子，到後面的車房去，上了他的車子。而一出屋外，那冷氣更是使人難耐。他想，也許下雪還會好一點，祇是這細雨飄飄的寒冷是最難抵的。

十分鐘後，他的車子已在司馬洛早些時停過的地方停下來了，而他拿出望遠鏡，望向葛提斯那座堡壘般的屋子。在黑夜中，那屋子顯得相當寧靜，似乎並沒有發生什麼不尋常的事情。司馬洛已經進去了嗎？他是怎樣進去的？

他用望遠鏡掃視着屋子的每一部份，看見哨崗的守衞在打着呵欠，看見那些可怕的警犬正在屋子周圍的空地上逡巡。他看不見司馬洛的影子，也不見任何異象。司馬洛大概未來。

忽然，一團黑色的東西在眼角一動，他忙把望遠鏡移擺一下而望過去。

呀，司馬洛眞的是飛來了，好傢伙，他眞是飛來了，眞妙的辦法，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眞妙的辦法！

他看到的是一隻巨大而頎長的黑影。正在天上無聲地移動着。天雖然黑，但到底還是地面亮一點的，所以他能看到那黑影。他驚愕地連忙用望遠鏡跟隨着那黑影，奇怪着：那是一隻大鳥嗎？他從未見過這麼大的鳥的。是飛機嗎？爲什麼一點聲音也沒有的？

接着那黑影已經掠過了屋頂，轉了一個彎，而向頭頂飛來，於是張萍看到了，那果然是一架飛機，是一架又薄又輕又長的飛機，它之所以沒有發出一點聲音是因爲它是一架滑翔機，是完全靠風力來飛行的，祇要稍爲有一點風，它就可以飛得動了。

很快，滑翔機就經過了張萍的頭上，再作另一個盤旋而逼近了屋子。滑翔機上坐着的果然就是司馬洛和公爵。這滑翔機在歐美是一種相當普及的玩意，很多人都會玩，司馬洛也會，而公爵則更是個中好手了。當然，在夜間飛行，而且是在風力很微的細雨中飛行，那是比較困難一點的，但配合着公爵的高超駕駛術，困難便不成爲困難了。而且此時他們每人都戴着一副紅外綫眼罩，可以相當清楚地看見下邊各物。

這架滑翔機也是最新的欵式，在機位的後面是還架着一架簡陋的螺旋推進器的，以便在風力實在太弱的時候發動，推進一下。在滑翔高手，這推進器是極少用到的，但有它在着，總使人安心得多。

司馬洛再向地面視察了一遍，低聲說：「行了，那些狗沒有注意天空，哨崗的人也似乎正在打瞌睡。我們先把包裹放下去吧。」

公爵點點頭，而滑翔機便輕盈地到達了屋子的上空大約二十呎。司馬洛很快地拿起身邊一隻帆布的背囊丟出去，背囊上面隨即彈出一隻大氣球，由相連的一隻壓縮氣筒裏噴出氣來，迅速漲滿了，於是使背囊像吊在降傘上一般，慢慢地落向天台，着地時幾乎是沒有聲音的。

張萍在林中看得呆了。也許天字煞星是說得不錯的。司馬洛的確是有值得他學習的地方，司馬洛在倉卒之間又是從那裏弄到這許多設備的呢？無疑是那個公爵供給的啦。據說這公爵和司馬洛也是同行，他們這種科學化的竊賊，這種古怪的東西當然是特別多的。當背囊落到了天台的地上時，滑翔機已經再度掠過張萍的頭上，再開始一次盤旋，而向屋頂飛去。

公爵問道：「你準備好了沒有？」

「好了。」司馬洛說：「但最好低一點？」

「行的，大約十呎高吧！」公爵回問說：「你眞的不用一隻氣球嗎？」

「別把我看得那麼沒中用。」司馬洛說：「難道十呎高我也跳不來嗎？」

公爵沒有再做聲，滑翔機又向屋頂逼近了，這次飛得更低。在眼底下，那寬大得像一座足球場的屋頂向他們迎過來。

接着飛機到達屋頂上空，開始在離天台地面大約十呎的高度掠過，而司馬洛忽然從機位上爬起身，跳了下去。

他也在那個帆布背囊旁邊着地，也幾乎是沒有聲音的，因爲他的雙脚鞋底現在都套着一隻膠袋，就像是雨天所用的膠鞋套一樣，不過他這雙鞋的底下却還有着近一吋厚的乳膠，不但使他走路無聲，而且脚步特別穩。

司馬洛站定身子，滑翔機便已遠遠地去了，這一次不再回頭。但當司馬洛要離開的時候，它還是會回來接他的。所以他放心地走到天台的邊緣，向下面的空地望去。

哨崗裏的人，仍在打瞌睡，那些惡犬，仍在逡巡。

人和狗都沒有發現頭上有什麼異狀，於是司馬洛便滿意地回身走到那隻背囊的旁邊，而動手把它解開。他首先從裏面取了一把手槍，在槍咀上旋上了滅音器，以便防身，然後便從囊內取出好些其他認爲用得着的用品，放進袋裏，便動手找尋進入屋子的路。

這座天台的面積是十分寬大的，有些地方是平頂，有些地方則是尖頂而成爲塔形，單是入口已有七處以上，都是嚴扃着的。

司馬洛走到其中一座似乎是最大的天台門前面，把它推一推。那門是鎖着的。於是他從衣袋裏掏出一隻膠囊，從囊內傾出一顆魚油丸一般樣子的藥丸，塞進了匙孔內，再用一根細細的鐵絲向裏面一戮。那顆藥丸給戮破了，丸內的强烈酸液外溢，腐蝕着鎖內的金屬，發出一陣一陣嘶嘶的聲音，而且透出一陣一陣觸鼻的酸氣。

等到那嘶嘶的聲音停止了時，司馬洛輕輕一推，便把門推開了。他閃身入內，再關上了門。裏面是一個黑暗的樓梯間，他可以看見有一度螺旋形的鐵梯轉着通到下面一所大廳。屋子是有四層高的，而這度梯子佔了兩層高，所以即是說那廳子是在三樓了。

廳中沒有人，司馬洛便急步沿着樓梯跑下去。跑完了梯子，他便發覺自己是處身於一座很寬大的健身房裏，裏面佈置齊全，練力的，練健身的各種儀器都應有盡有，甚至連弓箭和箭靶也有的。

忽然，那度打開着的門外傳來脚步聲和男女嬉笑的聲音，司馬洛便迅速地閃身在一座練健身操用的木馬後面蹲下來。

一雙男女從那門內進來了，女的正在吃吃笑，笑的是因爲男的手已鑽進了她的衣服下面放在她的胸前，就這樣抱着她而行。他們在很接近司馬洛的地方經過，散發着一陣濃烈的酒氣，而進入了另一度門裏面。

看來，這屋裏的人，並不是完全睡着的。

司馬洛再等了大約一分鐘，再沒有什麼動靜，他便悄悄地跟到他們進入的那度門裏，推開門一看。裏面原來是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兩邊有七八個房間的門口，而其中一個門口正透出燈光，因爲門並沒有完全關牢。他閃到門口前面窺進去。裏面是一所睡房，剛才的那雙男女正在房裏，已經一絲不掛，正在做着人類最古老的遊戲，但不是在床上而是在地毡上，而且是採用着一種匪夷所思的姿勢。

司馬洛再從匙孔向其他的房間裏窺看，看見裏面的情形也是大同小異的。沒有一對男女的種族是相同的。看來這屋裏的人不但並未睡覺，而且還是正在舉行着一個放蕩的派對。

司馬洛覺得他應該去看看這個派對。因爲那裏可以找到主人，而大概祇有主人才能知道那朵玉蓮花是放在什麼地方的。

於是他走出了那雙男女來時的那度門，下了兩層鋪地毡的樓梯，而到了屋子的樓下。

樓下也是烏燈黑火，毫無動靜的，似乎並沒有派對正在舉行的跡象。

他便走向其中一座似乎是隱隱透着燈光的門前面，而把門拉開。

裏面果然是正在熱鬧。那原來是屋子的地下室了，所以燈光並沒有外露。屋外是冷而悽清的，但這裏面的人却熱鬧得正在出汗。他可以看到地下室的中央擺着一張放滿了酒食的長桌，有十幾個男女正在繞桌追逐，而且有幾對則已公然在地上的軟枕上欲仙欲死了。

身後忽然有脚步聲。

司馬洛慌忙轉身，看見是一個穿着盛裝，而厚塗脂粉的女人，她是一個很美麗的法國女人，不過已經不再年青，眼角已起了一兩條皺紋，即使脂粉也掩不過了。司馬洛一時呆住，不知道該怎樣應付，因爲那女人正在對他微笑，而並不是準備叫喊。

「你是誰？」那女人用法語問着，一陣觸鼻的酒氣撲面而來：「我在派對裏好像沒見過你！」

「你又是誰呢？」司馬洛也用法語應道。

「你在開玩笑！」那女人吃吃笑起來：「你會不知道我是誰嗎？」她走前兩步，用兩手捧着他的臉：「你眞是個有趣的人。來，我們下去跳舞！」

「不！不！」司馬洛連忙推却：「我……寧可找一個清靜的地方談談。你——知道，我實在不能再喝酒了！」

「好吧。」那女人說：「這屋子裏空房間多的是呢！」於是她便攬着司馬洛的頸子，醉態可掬地把他拖向樓梯。途中並沒有碰見人。

司馬洛問：「你有名字的嗎？」

「有。」那女人說：「但在這裏，人人都叫我夫人。」

「夫人？」

「是的。」她說：「葛提斯夫人！」

司馬洛的身子一冷，幾乎就地暈了過去。原來抱着他的就是屋主葛提斯的太太，那如果碰見葛提斯本人時那豈非糟上加糟？

夫人吃吃笑：「你急什麼呢？這銜頭，祇表示我是一個不會有機會跟葛提斯上床的女人——他喜歡新鮮的。這是一個換妻派對的。」她凄酸地冷笑：「可是却沒有人要把我換去！」

司馬洛的腦筋飛快地轉動，開始明白這位葛提斯夫人會是一個對他有利的人了。他也親熱地擁抱着她：「你其實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爲什麼他們這樣有眼無珠呢？可惜我早沒見你！」

「他們要的不是美麗。」葛提斯夫人說：「祇是要新奇。新奇的打扮，新奇的姿勢，新奇的人。但我不肯做這些新奇的事。」

「葛提斯呢？」司馬洛問。夫人用手指向地下室的方向一戮，說：「還在那下面，追着一個偏不肯讓他到手的別人的妻子。」

「他眞豈有此理！」司馬洛說：「我們向他報復吧。」

「殺掉他？」夫人問。

「不，不。」司馬洛說：「讓我們到他的房裏去做愛。那一間房是他認爲最重要的？」

「好主意。」夫人吃吃笑說：「讓我們到他的古玩房裏去，在那張駱駝毛地毡上——」

「古玩房？」司馬洛心裏一樂。

「就是他放寶貝的地方。」夫人說。

「例如那朵出名的玉蓮花？」司馬洛冒險再刺探一句。

「嗯。」夫人說道：「和別的寶貝東西！」

「他眞豈有此理。」司馬洛說：「他應該把你也收藏在那裏面才對的！」

古玩房是在另條走廊的一個房間裏，那地下果然鋪着一張名貴的駱駝毛地毡。但司馬洛所注意的是那裏擺設着的玻璃櫃子和架子等等。他看見玉蓮花就放在房間靠牆的一隻玻璃箱裏面。

「你不是祇爲了欣賞這些東西而來的吧？」夫人在後面問。

司馬洛回頭，看見她的衣服已全部委棄在地，而她的身體倒不如他想像中的那麼衰老，而且簡直還可與年輕的世代爭一日之長短。司馬洛此時最不想的就是女人，但他還是詐作衝動地深吸一口氣：「他實在該把你放在那玻璃箱裏的！」

「那我不願意了！」夫人說：「因爲那玻璃罩子是通着電流的。」她在地毡上跪倒，然後以美妙的姿勢躺下了，又拍着

司馬洛的頸子，把司馬洛拍低：「我們來吧！」

司馬洛不得不和她一吻，發覺她的咀唇和身體都已熱得像火爐了。她的兩臂，好像鱆魚般緊纏着他，喘着氣說：「你的衣服，你的衣服！」

「好吧。」司馬洛起身，而慢條斯理地伸手去解衣鈕，一面又游目四顧：「奇怪，葛提斯的寶貝放得這麼隨便，不怕有人偷嗎？」

「小偷怎能進來呢？」夫人攤成大字形仰躺在地上，吃吃地笑起來道：「我還記得有兩次捉到了小偷，你知他怎樣處置嗎？」

「當然是送上警局了！」司馬洛說。

「不！」夫人說：「他祇是把他關進了地下室去，放進去六隻狗！」

司馬洛深吸一口氣，咳嗽起來，眞想馬上回身就走。但夫人是一定會拉着他的，他再咳嗽一聲，探手進袋裏取出一筒咳糖，遞向夫人：「要一顆嗎？」

葛提斯夫人搖搖頭道：「不了，謝謝你！」

司馬洛的姆指把筒蓋推開，裏面的痲醉氣體「嗤」一聲射中夫人的面門。夫人兩眼一翻，便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覺。

司馬洛迅速地跳起身，走到那朵玉蓮花的玻璃櫃前，細細察看。夫人說箱上是通着電流的，那麼，很可能上面還通連着警鐘，他應該想辦法先行把電流截斷。

此時在屋外林中的張萍正取出了一把裝有紅外綫望遠鏡瞄準器的長槍。他是不常用槍的，但這並不表示他不合用，他祇不過覺得用刀子方便得多吧了。他把瞄準器湊到眼前，首先瞄向屋外的空地，找到了隻狗，手指輕輕扳動槍機。那隻狗忽然拔起在空中，打了一個轉而滾到在地上，其餘的狗立刻像被搗毀了巢的螞蟻般亂跑起來。距離太遠聽不到聲音，但張萍相信牠們是正在狂吠，而哨崗那守衛立即持槍走過來。

張萍把槍提高，瞄準三樓的兩隻窗子放了兩槍。玻璃碎了。張萍滿意地放下槍。現在屋中人不論是正在睡覺或者是正在做着別的事情，都會給驚動了。天字煞星杜明妮叫他不要殺死司馬洛，他並沒有殺死司馬洛。殺人有時是不一定需要親自動手的。

張萍微笑着，開車走了。

而在那古玩房中，司馬洛還未有機會動手把電流截斷，就聽到了全屋起了騷動的聲音。他看了地上的夫人一眼，連忙過去拉開門跑出房門口。剛剛跑完了走廊，就碰到了一個持着槍的僕役模樣的人。在那人未有機會放槍之前，司馬洛已一掌擊開他的槍，同時一拳擊中他的下頷，而把他擊暈了。

司馬洛再跑，忽然兩邊的四度門都打開了，出現了拿着槍的人，叫道：「不要動，一動就開槍！」

司馬洛祇好不動了。四個拿着槍的人走出來，用槍緊抵着他。司馬洛奇怪地觸動了什麼機關而致驚動了全屋的人。但現在來猜，似乎是已經太遲一點了。

「好了。」爲首的一人槍咀在他的腰上一戳：「我們下去見老板！」

司馬洛聳聳肩，於是他們把他押着，走下樓下，而進入了那麼一個地下室。屋中情形依舊，不過那些男女已經停止了追逐，而在呆呆地看着。司馬洛這時才第一次看清楚，原來四壁滿繪壁畫，而所繪的乃是精工的春意圖，姿勢的奇詭，表情的逼眞，使人看得怦然心動。

司馬洛被推到一個長着長鬍子的大漢面前。這大漢的樣子有點像聖經片裏的長老，祇是眼睛兇惡得多了。這人顯然就是葛提斯。

「老板，我們發現從古玩房裏出來！」其中一個僕人報道。

「失了什麼？」葛提斯問。

「沒有。」僕人說：「他好像還未有機會動手，不過夫人暈在房裏。」

「他殺了一隻狗。」另一個僕人報告道：「打破兩扇窗子！」

葛提斯以不屑的眼光看了司馬洛一回。司馬洛也打量了他一遍。葛提斯現在穿着一套黑色的名貴晚禮服，祇是禮服穿在他身上却一點不顯得名貴，主要因爲他並不是那種貴格的人。雖然他現在已經是個富翁，但他的樣子還是像個强盜。看着那雙眼睛，司馬洛就知道關於他的一切可怕傳說大概都不會是假的。

葛提斯終於柔聲地說：「把他帶到後園去槍殺，讓狗羣吃他的肉吧。他殺了牠們一位同伴呢！」

司馬洛一震。他的鞋頭是還有兩顆子彈可以射出的，大概可以擊倒負責槍斃他的人的，但他不是在必要時不希望殺無辜的人，因爲這在將來會很難向情報部交代。他也奇怪，是誰殺了一隻狗？

接着一個女的身體移到葛提斯的身邊，一把悅耳而熟悉的聲音撒嬌地說：「葛提斯，你剛才不是告訴我沒有小偷能進這裏的嗎？難道你不想知道這人是怎樣進來的？」

司馬洛抬頭望向她，差點叫出聲來。但他當然不會眞的叫出聲來的，因爲他不是一個那麼笨的人。但他還是大大感到意外了。

這個女人穿着一襲胸開得很低的晚服，上身幾乎是完全暴露無遺的，而她的頭髮相當亂，大概是因爲剛才繞桌追逐的那一番瘋狂運動的緣故。已經不見好久了，但她在司馬洛的記憶中是印象最深刻的人之一，所以司馬洛看一眼就認得她。她就是皇后美莉，也就是公爵的妹妹。公爵說她已嫁了一位中東王子，大概她今晚是和丈夫來作葛提斯的客人的。

美莉顯然也是認得司馬洛的，不然她不會上前來了。但她大概也是有所顧忌，所以她並沒有表示認得。

「嗯。」葛提斯順勢向她的腰一攬：「你倒也有點見地！好的，把他先鎖在狗房裏！」

僕人從後緊執司馬洛的手臂，其中一人到前面來動手搜司馬洛的身，繳出了一把手槍。

司馬洛用中國話大聲叫起來：「這裏有人懂得中國話嗎？」

葛提斯皺眉看着美莉：「他說的是似乎是中國話，他在說什麼？」

「他在問這裏有沒有人懂中國話！」

美莉用法語解釋道。

「看來祇有你一個人懂的了。」葛提斯說：「問他有什麼話要說吧！」

美莉轉向司馬洛問道：「你想說什麼呢？」

「聽着，皇后。」司馬洛說：「你必須救我！我在天台上還放着一隻背囊，背囊裏有一小瓶酒，那是有迷藥的，很濃，一滴就可以暈一個人！盡你的能力找機會拿到它，傾在酒桶裏，等他們都睡倒了，你就有機會放我了！」

「好的。」美莉微笑着用中文回答。

「他說什麼？」葛提斯問。

「他說他已知錯。」美莉用法語說謊：「他希望你原諒他一次，因爲家裏有位八十歲的老母親靠他一個供養。」

「他這樣說嗎？」葛提斯忽然哈哈大笑起來，說：「他是這樣說？」

「是的，他是這樣說。」美莉道。

葛提斯又哈哈大笑起來，笑得腰也彎下了，最後說：「那麼叫他不必担心，因爲他去了之後，他的老母親自然也會跟他去的——如果他眞有這樣一位母親的話！」他說着又揮揮手：「好了，先把他放在狗房，我慢慢會來問他是怎樣進來的，但目前，讓我先做好我正在做的事！」

司馬洛給押出去時，看見葛提斯正哈哈笑着又開始繞桌追逐皇后美莉，於是他知道夫人所指他未追到手的一個別人的妻子大概就是指美莉了。

司馬洛給押回了上面，轉到屋後，再進入了一座漆黑的地下屋。一進門，就有一陣使人毛豎的犬吠聲傳來，押他的二個人亮了燈，於是司馬洛便看到了籠中那兩頭巨犬。這地下室和古羅馬鬥士與獅子肉搏的競技場差不多，中間是陷入地下十多呎的一個正方形的凹處，大約二十呎丁方，那籠子則是深入「競技場」的一壁，籠口有鐵柵攔着，而兩頭巨犬正在籠中張牙舞爪，極力想撲出來。

司馬洛全身的血液都冷凝了？這是狗嗎？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巨大而又這麼兇相的狗。牠們的頭部有點像海狗，尖而細，但眼睛却和海狗的良善完全相反，而且咀裏的牙齒就像鯊魚的一般。司馬洛毫不懷疑牠們是食人的動物。

通下這「競技場」的唯一通路就是一張臨時架設的木排，成爲一度斜坡，可以容人走下去。二個僕人就押了司馬洛從木排走下去，然後他們就沿木排走回上去，而用繩把木排抽起了。於是司馬洛就被困在這凹入地下十五呎的小天地裏，對着那兩隻瘋狂地吠着的怪犬。

那兩個人從來時的門走出去，轟然一聲，一度大鐵門關上了，而且在外面下了門。這樣，即使司馬洛能爬上牆頂而離開這凹處，還是很難有希望撬門而出的，因爲聽聲音而辨別，那鐵門至少有半呎厚。司馬洛硬着頭皮，不去管那兩頭巨犬，而在那凹處巡視了一遍。他發覺四壁是光滑的，別無踏脚之物，他實在無法扳登，更談不到去撬那鐵門了。

他嘆一口氣，到一角落裏坐下來等着，希望美莉不負他之所託。

那兩隻怪犬吠了一陣，沒有什麼結果，但仍然在發出敵意的胡胡之聲。司馬洛慶幸他們並沒有把燈熄掉，如此萬一牠們衝出了籠外，他也能看到而知所提防。

當犬吠停了，司馬洛便扭了一下他腕上那隻厚厚的手錶，低聲說：「公爵，公爵，聽得見嗎？」

那隻錶型無綫電對講機馬上傳來公爵微弱的應聲：「我聽得見，還順利嗎？」

「並不順利。」司馬洛說：「我給捉住了，現在和兩頭吃人巨犬關在一起！」

「你需要援兵嗎？」公爵關心地問。

「不用了。」司馬洛說：「你也沒法攻進這裏來的，而且我相信我有辦法逃出，我祇是通知你，要遲一點才來接我。」

「好的。」公爵說：「我得節省乾電。」說完他便把掣關了。

不知過了多久，司馬洛在那裏坐到已感睡意不斷向他侵襲時，那度大鐵門便啞然而啓，美莉閃身而入。

司馬洛馬上跳起身，低聲說：「先把木排放下來吧！」

於是美莉去找到吊着木排的繩子，解開了，把木排放下。司馬洛一面問：「他們都睡倒了。」

「是的。」美莉說：「我託辭去洗手間，便到天台去拿了藥放在酒桶裏。喝的人都睡着了。但葛提斯却沒有。他喝了幾大杯，可是仍然沒有一點要倒下的象徵，如果不是你的藥有問題就是他的身體太强壯了。我差點給他捉住，結果還是用一隻燭台把他敲暈了！我們得快點了，他不會暈得很久的！」

木排已經放下了，司馬洛便沿着木排跑上去，美莉張開手臂迎他，二人緊緊相擁。美莉忽然哭起來。

「你怎會給拖進這樣一個派對裏的？」司馬洛問。

「我也想知道你怎會在這裏。」美莉飲泣着說：「但目前我們已經沒有時間說話，我們得走了！你得帶我離開這裏！」她毅然推開司馬洛，便拉着他的手走向門口。

她先出去，但隨即又退回進來了，是一把手槍抵着她的肚皮而把她推進來的。拿槍的人就是葛提斯。他額」被擊破的一塊還滲着血絲，臉上的表情，猙獰可怖。

因爲他的槍是抵着美莉的肚皮，司馬洛也不敢妄動了。但他貼着美莉的背，低聲用中國話說：「我的右袋，有一筒咳糖，你也許有機會用它！」

美莉十分機警地悄悄探手進他袋裏拿了那筒咳糖。

葛提斯一手執住美莉的手臂，把她扯到一邊，槍咀改爲對着司馬洛。他沉聲說：「現在轉過身來，走下去！」

司馬洛還未有機會正對着他，鞋底的子彈無從發揮威力，祇好服從地沿木排走下去。

葛提斯得意地吃吃笑：「現在我要把狗放出來了，朋友，如果你能打敗牠們。但在未打敗牠們之前不要從木排逃上來，不然會開槍的！」

司馬洛已經沿木排走到了下面。葛提斯忽然伸手一按牆上一個電掣，籠子的鐵柵鏗鏘一聲縮上去了，兩隻怪犬好像兩支箭般射出，向司馬洛直撲。司馬洛忙向地上一滾避過了第一隻。（未完・六）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賽洞賓呂純陰被卓少華的金笛七絕打得陰氣全消，魔火自焚，功力全失，不能再戰，九盤婆婆接上，用的是九子母火、歡喜法王用金色小飛刀助陣，芙蓉城主和紫雲道長協助卓少華，雙方大打出手，金色小飛刀全被卓少華擊落，解去困境。三個法王雖然擊敗一個，其中九盤婆婆、歡喜法王却傷了紫雲道長和殺了賈嬤嬤。顧總管被古瑤仙截殺，正在危殆之際，幸曾子玫趕到，救回一命，此時第四、第五撥人馬陸續趕來，加入戰團，重新對壘，衆人用血手印、翻天印、鷹爪功、龍爪手對付歡喜法王的金剛大手印，雙方展開混戰……

魔敎已消解　群豪喜開顏

古瑤仙右腕一轉，又是九支劍影，密集刺出。

這回出手當然比方才第一劍更爲凌厲，九劍甫發，手腕再轉，又是九支劍影，飛射而至，根本使人無法接應得下來，因爲任何人都沒有這麼快速的封解之方。

曾子玫喝道：「姑娘小小年紀，有此造詣，已是難得，但也不可過份逞强！」

口中說着，又隨手揮出一劍。

這一劍劍勢更見古拙，看去幾乎連她一劍都封不住！

只聽「噹」的一聲金鐵大震，他果然只擋住了一劍，但擋住一劍就夠了，先後兩排劍影同時消散，古瑤仙一個人被震得往後連退了三四步。

曾子玫緩緩地說道：「姑娘現在總該知道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不可徒逞意氣，魔敎爲惡武林，覆敗在即，姑娘有此身手，必然系出名門，千萬不可助紂爲虐……」

「好個老賊！」古瑤仙從未受過挫折，不禁柳眉倒豎，叱道：「我今天非殺了你不可！」

雙足一點，身形急撲而起，手腕一振，又閃出九道劍光，連人帶劍一起撞了過來。

曾子玫喝道：「姑娘，老夫一再手下留情，妳莫要不知進退。」

長劍輕輕往上揮起，又是「噹」的一聲，把古瑤仙一個人震得在空中連翻了幾個觔斗，摔出一丈以外。

古瑤仙站定下來胸口起伏，長髮披散，一張臉更氣得通紅，大聲道：「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和你拚了。」

一面回頭道：「姐姐，妳看我被老賊欺負，還不來帮我，把他殺了？」

古瓊仙一把把她拉住，低聲說道：「這位老丈人劍術勝過我們甚多，他幾次出手，都是留了分寸，我們和婆婆（九盤婆婆）雖是素識，但對他們雙方都不詳細，不過據我看，雙方人中，還是他們這一方的人較爲正派，我們不該聽信婆婆一面之

詞，瞞着爹娘跟她來的，我們還是回去的好。」

古瑤仙道：「旁的我不管，我今天非殺了這老頭不可，他欺負我，妳一定要帮我把他除去。」

古瓊仙道：「妹子，妳不可任性。」

古瑤仙道：「妳不帮我，我一個人也要和他拚，我不回去了。」

「好妹子。」古瓊仙道：「我就是帮妳，也不是人家對手呀！」

古瑤仙道：「爹不是傳了妳『落英指』麼，我們可以雜在劍陣中使呀！」

「啊！」古瓊仙說道：「那不成，爹說……」

「我不管！」古瑤仙道：「我們就使劍陣。」

古瓊仙道：「這樣好不？我們先使劍陣，因爲人家沒有傷到妳，我們也不能傷了他，我只帮妳發指把他長劍震斷，就適可而止，妳看如何？」

「好！」古瑤仙道：「就這樣。」

曾子玫眼看兩人附耳細語，不知商量什麼？心中暗道：「這兩個姑娘，英華內歛，身上不帶絲毫邪氣，不知究竟是何來歷？」

古瑤仙忽然轉身道：「喂，老頭，我們姐妹聯手，你敢不敢和我們打？」

曾子玫看她臉上猶有稚氣，不覺正容道：「二位姑娘有如明珠玉露，絕非沒有來歷之人，依老朽相勸，不宜淌這場渾水，但二位姑娘既然有意賜教，老朽倒有一個主意，不知二位同不同意？」

古瑤仙道：「你有什麼主意？」

曾子玫道：「咱們不妨賭上一賭，二位姑娘若是依然勝不了老朽，就聽老朽相勸，退出這場是非如何？」

古瑤仙道：「我們若是勝了呢？」

曾子玫一呆道：「老朽爲武林除害而來，自然不能退出了。」

古瑤仙道：「你輸了，我要你自斷一條右臂，你可敢答應？」

曾子玫嘿了一聲道：「好吧，老朽答應。」

曾玉蘭道：「爹，還是由女兒來和她們分個高低。」

「不！」曾子玫道：「爲父已經答應她們，一言已出，豈可反悔？」

九盤婆婆白髮飛揚，她施展的竟是魔敎「潛形挪移大法」，白髮晃動，可以化作一片輕雲，一個人影也隨着時隱時現，正因她身形飄忽不定，一柄彎刀也隨着變幻無常。

芙蓉城主和她打過數十招以後，已經漸漸明白魔敎使的只是藉着白髮作晃子的幻術而已，其實對方身形雖然飄忽，但並不是隱身法，依然有迹可尋，一個人不是朝左閃，便是朝右閃，自己只要以不變，可以應萬變，因此她不論九盤婆婆身形忽隱忽現，只是澄心淨慮，耳目並用，一意運劍。

這一來，果然生效，要知九盤婆婆縱然施展「潛形挪移大法」，但一個人在移動時，總不會像封神榜上一樣，化作一道清風，就算眞的是化作一道清風，也還是有風，只要有風，就瞞不過芙蓉城主的耳朶。

因爲聽風辨位，仍可察知你人在那裏？往往九盤婆婆堪堪欺近，芙蓉城主的凌厲攻勢已經收到，每使得九盤婆婆有措手不及，迫得旋身遊走，封閉不迭。

這一陣工夫，芙蓉城主顯然佔了上風，只聽九盤婆婆厲喝一聲，刀勢倏轉，乘隙而入，一鈎銀光，朝芙蓉城主肩頭直劈過去。

芙蓉城主眼看這一記刀勢，來得古怪，一時回劍封擋不及，足尖一點，斜退了數尺。

九盤婆婆得理不饒人，如影隨形，直欺而上，芙蓉城主一着失機，頓時攻守易勢，九盤婆婆彎刀電閃，一連劈出七劍，把芙蓉城主逼得連連閃避。

芙蓉城主一連退出了五步之多，也是一聲猛喝，長劍忽展絕學，隨着喝聲，劍光左右連閃，身形離地飛起，宛如青鳳展翅，朝九盤婆婆撲來！

這一招非但拆解了九盤婆婆的刀勢，而且劍光籠罩了九盤婆婆全身，劍風嘶然，銳不可擋！

九盤婆婆驚怒交迸，急起彎刀護身，飄身往後疾退，左手悄然拍出一掌。

她雖然退得極快，但聽一陣「嗤」然輕響，數尺長的白髮，劍光閃過，幾乎全被截斷！

芙蓉城主早已動了殺機，身形飛起之時，左手蓄勢，掌心暗藏天山三十六飛刺，在劍光截斷她白髮之際，悄悄打出。

這回雙方都暗存機心，芙蓉城主堪堪飛刺出手，突覺一團陰寒之氣撞上了胸口，她身子離地數寸，不是實地，一時避無可避，口中悶哼一聲，不覺跌墮下來，雙脚移動，搖搖欲倒！

九盤婆婆厲笑一聲，正待欺上，同時發出一聲驚「啊」，身上三十六處大穴，全被飛刺刺入！

這天山三十六飛刺，如針中空，專破氣功，九盤婆婆「啊」聲出口，除了雙目閃動，一個人就像洩了氣的皮球，雙脚一軟，「砰」然一聲，萎頓在地。

雙方的人，急忙湧出，把兩人救護退下。

嚴文蘭心頭大吃一驚，急忙和曾玉蘭二人攙扶着芙蓉城主在大廳角落坐下，一面着急地問道：「娘，妳傷在那裏，怎麼了呢？」

芙蓉城主但覺全身陰冷，嘴唇發黑，打着冷噤，說道：「娘中了老妖婆一掌，她使的好像是『玄冰掌』一類陰功。」

顧總管道：「這個該死老妖婆，屬下去殺了她！」

話聲一落，轉身欲走！

芙蓉城主笑了笑道：「顧總管別忙，她已中了老身三十六支天山飛刺，破去一身武功，最多也挨不過十二個時辰……」

嚴文蘭道：「娘，快別說話了，先運功要緊！」

芙蓉城主果然沒再說話，盤膝坐好，徐徐納氣。

嚴文蘭、曾玉蘭、顧總管、賈嬤嬤、秋月、釧兒、杜鵑、畫眉等人全部長劍出鞘，緊護在她身邊，防人襲擊。

但芙蓉城主練的也是旁門「玄陰眞氣」，比起九盤婆婆的「玄冰掌」來，自然

還遜上一籌，何況九盤婆婆在內功修爲上，也比她深厚得多，以旁門陰功，治療旁門陰功，以不如對方功力的人，想運功療治比她功力高的人的掌傷，自然不可能有結果。

芙蓉城主越運功，越覺得全身發冷，身軀不由自主的起了一陣又一陣的冷顫，只是她乃心高氣傲之人，縱然自知運功無濟於事，依然緊咬着牙關，沒有作聲。

她縱然不說，嚴文蘭也自看得出來，轉身朝卓少華悄聲道：「華弟，我看娘傷勢不輕，只怕憑娘自己運功療傷，一時不易奏效呢！」

卓少華道：「伯母是被老妖婆『玄冰掌』所傷，小弟練的『九陽神功』正是這類旁門陰功的尅星，待小弟給伯母運氣試試。」

曾玉蘭道：「你怎不早說，那就快去給娘運氣呀！」

嚴文蘭道：「只怕不成呢！」

卓少華道：「爲什麼？」

嚴文蘭道：「娘練的是玄陰門功夫，也是屬於陰功，你『九陽眞氣』可以尅制『玄冰掌』，不是連娘的眞氣都被尅制了麼？」

卓少華一呆道：「那怎麼辦？」

嚴文蘭道：「娘內腑負傷，功力大減，依我看確需有人相助，才能把『玄冰掌』寒氣練化，大概除了你，只要修爲深厚的人都可以，你出去找找，像獨行叟、和石開天二位老前輩，有一位就夠了。」

卓少華點頭道：「我立時就去。」立即轉身舉步朝外行去。

大殿上雖然雙方旗鼓相當，已經打得十分激烈，廊下守着芙蓉城二十四名紅衣少女，和二十名黑衣劍士，還有武當派二十五名藍袍弟子，因爲沒有得到命令，依然各自抱劍肅立，沒看到一個魔教弟子和茅山門人。

除了殿上傳出來的激戰拚搏之聲，殿外居然一片靜寂。

卓少華心中暗暗感到奇怪，照說，曾子玖、孟老大（孟居禮）、陸鴻藻、雷東平，已經來了，獨行叟老前輩率領的第四撥人，和石開天老前輩率領的第五撥人，都該到了，怎會一個也不見的呢？莫非他們都隱藏在觀外不成？

心念這一動，不覺迅快掠出觀門，凝目四顧，還是一個人也不見，正在趦趄之際！

突聽有人低喝了聲：「快隨我來！」

卓少華方自一怔，不知這說話的是誰？曾見十餘丈外，飛起一道灰影，快得如同浮矢掠空，往北激射而去！

卓少華有此發現，豈肯錯過，急忙雙足一點，長身掠起，劃空追了下去。

他在百丈岩跟老哥哥練功之時，就要學老哥哥會飛的本領，老哥哥號稱飛天神魔，就是以輕功冠絕武林，也就是「天龍馭風身法」。

卓少華這一展開身法，雖然沒有老哥哥的功力；但身形之快，並不在前面那條灰影之下，只是前面那人比他起步得早，因此縱然你快得如同流星追月，也只能保持不被前面灰影逃出視綫，却永遠有十數丈距離，無法拉近。

不過一陣工夫，已經從通天觀前面，繞過通天觀左側，追上一條曲折山徑，轉過山腰。

卓少華突然心中一動，暗道：「此人敵友未分，莫要是誘敵之計？」

腳下方自一停，前面灰影也忽然住足，轉過身來，伸手朝山坳間指了指，又朝前奔去。

他這舉動甚是奇特，卓少華心頭泛疑，忍不住又縱身追踪下去。

這回只追了一箭來遠，前面灰影忽然不見，卓少華不覺又停下步來，就在此時，他突聽頭頂響起一陣風聲，似有飛鳥掠過，舉頭望去，只見一道灰影，疾若流星，朝自己來路方向投去，身法之快，眨眼之間，就已飛出老遠。

這道灰影，不就是方才一路把自己引來的那人麼？一時不禁呆得一呆，心想：「除了老哥哥，還有什麼人有這高的身手？啊，莫非會是醉道長不成？他把自己引到這裏來，究竟有什麼用意呢？」

心念還未轉完，耳中忽然聽到一聲嘹亮的長笑，傳了過來！

這聲長笑，聲音蒼勁有如老龍吟聲！卓少華心頭猛然一緊，暗道：「這是獨行叟老前輩的聲音！」

細辨笑聲來處，正在山坳之間，這回那還猶豫，雙足一點地，身形隨即騰空而起，朝山坳間飛掠過去。

山坳四周，都是從山上延伸下來的密林，但山坳中間，却是一片青草的盆地。這片草地上，此時正有許多人嚴陣以待！

不，有許多人圍成了一圈，中間只有幾個人似已被對方的一種陣勢困住了。

卓少華掠近山坳，一閃身到了林邊，藉着樹木，隱住身子，他必須先瞭解情況，才能現身出去。

目光一注，發現被陣勢困住的，正是獨行叟、勝鎮山、掌門人（高天祥）、師父（九眺先生）、四師叔（董仲萱）、五師叔（許瑞仙）、和高美雲等人。

對方人數較多，爲首一人，是髮綰白玉簪，身穿白葛道袍的老道人，只見他手持白鵝毛扇，生得臉色紅潤，又白又嫩，滿頭白髮如銀，頦下三尺拂胸銀髯，當眞童顏鶴髮，仙風道骨，望去像圖畫中人，有誰知道他就是在江湖上作惡多端的魔教教主一元子。

四周，按五行方位，各有一隊人，一字排開，每隊十人，站在前面的一人，則是一元子的五個紅衣弟子，計爲大弟子天殺星羅錫九、二弟子地殺星簡世昌、三弟子惡狗星尙澤甫、四弟子喪門星盛子瑞、五弟子天袍星花信風。

獨行叟對面是一元子，其餘五人，也各自面對一個紅衣弟子，（勝鎮山面對羅錫九、高天祥面對簡世昌、九眺先生面對尙澤甫、董仲萱面對盛子瑞、許瑞仙面對花信風）雙方劍拔弩張，已有一觸即發之勢。

但這形勢，顯然是魔教方面佔了極大優勢，被困的一方，終究人單勢孤，戰事雖未爆發，就已屈居下風。

只見一元子手搖鵝毛扇，一臉笑容，緩緩說道：「獨行叟，你統率過義軍，名

揚天下，在武林中，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怎可相信芙蓉城主一個女流之輩的話？魔教，就是明教，供奉的太陽道君和太陰星君，雙懸日月照乾坤，教中門徒，咸以恢復社稷、驅逐異族爲職志，這和你老兄當年……」

「住口！」獨行叟雙目之中，精光暴射，斷喝一聲道：「神扇子，老夫不許你用反清復明這四個字欺騙天下英雄，和無知愚民……」他話還沒說完，一元子搖着羽扇，打斷了他的話頭，含笑道：「你莫忘了，反清復明，是天下人共有的職志，並不是少數人專有的，難道你昔年領導的就是義師，魔教做了，就是欺騙天下英雄和無知愚民了？」

獨行叟瞋目道：「魔教作惡多端，人所共棄，你們不配。」

「你配麼？」一元子冷冷的說道：「你早已失敗了，敗軍之將不言勇，你自己沒有成功，所以要阻撓別人揭竿起義，要率人來和魔教作對，要剷除這一點點正義的幼苗，但自問你辦得到麼？」

他口氣微微一頓，接着道：「老夫尊敬你，才要他們把你引來，希望你深明大義，共同爲正義而合作……」

「哈哈！」獨行叟仰首大笑：「正義？魔教荼毒武林，魚肉人民，你說還有正義？」

一元子臉上微有不悅之色，怫然道：「獨行叟，看來你是執迷不悟了。」

回頭朝高天祥道：「高掌門人，你是六合門一門之長，總該明辨是非，只要高掌門人答應和敝教合作，事成之後，六合門不但名揚天下，還可列士封茅，名垂青史……」

高天祥冷喝道：「原來你在武林之中到處作亂還不夠，還想倡亂天下，荼毒老百姓？」

一元子依然含笑道：「高掌門人，今日之局，已只有兩條路容你們選擇了，一是和本教携手合作，一是你們六合門全數被消滅於此。」

高天祥大笑道：「哈！就憑你這點陣仗？」

他對面的地殺星簡世昌陰沉一笑道：「對付你們幾個，還不夠麼？」

卓少華一聽他的口音，正是假冒父親的那個惡賊，不覺心頭大怒，雙足一點，身形凌空飛起，施展「天龍馭風身法」，相距還有十餘丈距離，矯若神龍，劃空飛撲出去，瀉落到簡世昌的身前。

地殺星簡世昌驟覩一道人影，飛撲而來，身手奇高，一時不知來了何方高人，連人影還沒看錯，急急後退了一步。

卓少華瀉落地上，立即朝高天祥躬身行了一禮，說道：「掌門人，這姓簡的就是假冒先父，率領第一路人馬的惡賊，也就是殺害先父的兇手，弟子要手刃此賊，爲先父報仇，請掌門人恩准，由弟子和他一決勝負。」

高天祥自然聽出來了，再說自己雖然是六合門的掌門人；若論武功，卓少華已得他老哥哥的傳授，功力還勝過他甚多，對付地殺星簡世昌，自無問題，於是就頷首道：「父仇不共戴天，自該向他索還血債。」

一面又以「傳音入密」說道：「不過此人武功甚是了得，你可要小心。」

卓少華躬身道：「弟子省得。」直起身，目中精芒暴射，直注簡世昌，右手金笛一指，喝道：「姓簡的惡賊，你過來納命。」

「且慢。」一元子羽扇一搖，看着卓少華，臉含微笑，回首問道：「此人就是卓清華的兒子？」

簡世昌躬身道：「是的。」

一元子又問道：「他是謝長風的小兄弟麼？」

簡世昌又躬身應了聲「是」。

一元子目光閃動，打量着卓少華，頷首笑嘻嘻的道：「謝長風把他仗以成名的七煞金笛都傳給了你，小兄弟果然不凡，老夫昔年和謝長風也算是老朋友了……」

卓少華凜然道：「我老哥哥沒有你這種江湖敗類的朋友。」

一元子怫然道：「小兄弟怎可對老夫如此說話？」

簡世昌道：「師父，這小子狂妄已極，弟子先把他廢了。」

一元子手搖白鵝毛扇，徐徐說道：「看在謝長風的面上，把他拿下就好，不可傷了他性命。」

這話，就是說他不願得罪了謝長風。

地殺星簡世昌應的一聲，掣出了長劍，深沉的道：「小子，你發招。」

卓少華冷冷的道：「卓某爲父報仇，非手刃你這惡賊不可，你有多少本領，只管使出來，不用講什麼江湖過塲了，接招！」右手一抬，金笛「嘶」的一聲，挾着一縷勁風，直送出去。

簡世昌長劍一豎，向右封出！

卓少華點出的金笛，忽然一動，竟而一下就把他劍尖壓住，金笛隨勢滑進，點向他右肩。

簡世昌沒想他變招會有如此神速，急忙撤劍後退半步，他武功精純，尤其在劍法上，造詣極深，雖然出手半招，就被卓少華逼得後退了半步，但他在一退之際，劍尖推動，勢如浪湧，人也隨着又逼上了半步，一刹那間，連用黏、絞、擊、刺幾種手法，着着進逼，但見他劍尖所指，到處都是錯落劍花，亂洒如雨。

卓少華一開始就不想用「金笛七絕」，使的只是「長風子十三破」中的「破劍七式」，見招拆招，把簡世昌一陣疾風暴雨的劍法，每一式都破解了。

兩人這一場決鬥，一個劍光飛閃，連綿不絕，一個金笛東指西點，不時的封拆對方劍招。

雙方觀戰的人，看起來，還是簡世昌的劍勢快捷凌厲，卓少華好像攻少守多。

這是因爲他劍招甫出，就受到卓少華的破解，不得不迅速變招，但變招後的劍招，依然受制，只得再換，故而乍看起來，變化繁多，劍勢快捷。

卓少華使的「破劍七式」，專破劍招，變化是隱藏在金笛轉動之間，外人不明就裏，自然不如簡世昌的凌厲了。

這一點只有簡世昌心裏清楚，他一口氣連發了二三十劍，幾乎全在人家算中，心頭不禁勃然大怒，口中厲喝一聲，劍法突變，只見他運劍如風，光華連閃，一柄

劍就似化成了十幾柄一樣，十幾道劍光，展開了盤空匝地的攻擊。

卓少華暗道：「是時候了！」

心念一轉，立即功運全身，右臂向空連揮，使出了「金笛七絕」。

但聽一陣笛音嘯聲起處，從他身邊飛起七道金光，夭矯如龍，迎着十幾道劍光截去。

高天祥、九眺先生、董仲萱、許瑞仙等人，都沒見過卓少華施展過「金笛七絕」，心中還暗自替他担心！

各人心中都在想着：「這孩子也太以逞强了，對方既已發出十幾道劍光，你就應該避實就虛，怎好使出七道笛影，去和人家硬接？」

因爲你笛影只有七道，對方劍光有十數道之多，縱然讓你接住了七劍，豈非還有七八道劍光，沒有接住？這一來，你身上豈非就得被刺上七八劍了？

但是，此時雙方招式已發，再待攔阻已是不及，董仲萱、許瑞仙不自覺的一緊手中長劍，正待縱身而上！

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際，只聽一陣急驟如雨的「噹」「噹」劍鳴，劍光如火星四濺，倏歸消滅！

簡世昌長劍脫手，脚下連退了七步，一個人就好像大病虛脫，一下往後跌坐下去！

卓少華人影一閃，劍光乍亮，一柄青光耀目的長劍脫手飛出，插入了簡世昌的胸口，把他釘死在地上。

原來卓少華在磕飛他長劍之時，金笛已連點了他七處大穴，才左手拔劍，抖手朝他擲了過去。

這一下幾乎連一元子也驟不及防，待要援手，都已不及，何况他對面站着一個獨行叟，雙掌當胸，凝聚了全身功力，蓄勢以待，只要他稍有異動，獨行叟就會乘機出手。

卓少華長劍出手（他這柄劍是芙蓉城主所賜，一直懸在腰間的），人也跟着欺近，左手拔出長劍，順勢一揮，把地殺星簡世昌一顆人頭，砍離頭頸，骨碌碌滾出老遠，目光一注，沉聲道：「姓簡的，你終於惡貫滿盈了吧！」

接着仰首向天，喃喃的道：「爹，孩兒替你老人家報了仇了。」

一元子眼看門下二弟子慘遭殺戮，心頭不禁大怒，沉笑道：「好哇，你年紀輕輕，手段倒是毒辣得很！」

右手白鵝毛扇，忽然朝卓少華搧了一扇。

獨行叟大喝一聲，右手一記「劈空掌」從橫裏截去，一道掌風嘯聲如濤，硬把一元子搧出的一陣陰風擋個正着。

一元子大笑道：「獨行叟，你想和老夫較量了？」

獨行叟雙目如電，冷哼道：「好個妖道，卓小兄弟爲父報仇，各憑武功取勝，你身爲一教之主，怎可出手偷襲？」

一元子道：「這是你先出手的，老夫那就算不得偷襲了。」

話聲未落，居然說動手就動手，白鵝毛扇一揮，朝獨行叟當胸揮來。

「哈哈！」獨行叟大笑一聲道：「魔教果然毫無信義，連你身爲教主，還是欺詐取巧的小人！」

猛然雙掌一翻，朝前推出。

本來魔教教主一元子看住的是獨行叟，魔教門下紅衣五星，看住了六合門高天祥等五人，不僅是一對一，而且還有列下陣勢的魔教門徒五十個人，圍堵在外，原是佔了絕對優勢。

但卓少華的出現，和地殺星的伏誅，只剩下了紅衣四星，形勢立刻就起了極大變化。

此時紅衣四星一看師父已經出手，那還怠慢，各人口中暴喝一聲，長劍揮動，各自出手朝對面的敵人發動搶攻。

五十名魔教門徒也在他們師父長劍一揮之際，發出驚天動地的一聲吶喊，在外圍揮劍遊走，把六合門的人圍得像鐵桶一般！

高天祥因地殺星簡世昌已死，沒了對手，就悄悄對卓少見叮囑道：「少華，一元子身爲魔教教主，爲人陰險，獨行叟前輩武功修爲，雖然已臻上乘，但魔教武功，又有許多怪異之處，今日一戰，絕不能再讓他有逃走的機會，你練的是謝前輩『九陽神功』，對魔教武功有尅制之功，你就看住他，別讓他跑了，必要時只管出手，不用再和他講什麼江湖規矩了。」

卓少華躬身道：「弟子遵命。」

高天祥然後又一把拉過女兒，囑咐道：「妳師父正在和妖女（天魔星花信風）動手，妳到爲父身邊來，跟隨爲父，暫時且莫出手，俾可機動接應所有的人。」

高美雲道：「那些魔教爪牙呢？」

高天祥笑道：「只要把幾個惡首除去，這些小人不足爲惡了。」

那知他話聲甫落，五十名魔教門徒，突然間從團團圍住的鐵桶陣勢，變成了一條穿花長龍，在動手的人羣中，穿插遊走起來。

這一遊走，也影響了正在動手的人。

因爲他們共有五十個人之多，第一對勝鎮山本來只和天殺星羅錫九獨鬥，但五十個人一經遊走，從第一個人閃過之時，攻出第一劍開始，第二、第三，直到第五十個，每人依次而上，朝他攻出了一劍，這就等於連綿不斷的攻了他五十劍之多。

這時第一個人早已轉到了第二對九眺先生和惡狗星尙澤甫那裏，於是九眺先生也遭到連綿不斷五十劍的攻擊。

那第一個人，又繞到了第三對董仲萱和喪門星盛子瑞那裏，董仲萱同樣受到接連不斷的五十劍的攻擊。

第一個人他又繞到了第四對許瑞仙和天魔星花信風那裏，許瑞仙也同樣受到接連不斷的五十劍的攻擊。

這不過是他們繞塲的第一轉而已，勝鎮山剛挨到第五十劍的攻擊之後，魔教五十名門徒領頭的第一個人，正好又穿行回來，於是第五十一劍的攻擊又接連而上。

總之，他們一經遊走，就川流不息的源源攻上，在他們陣中的敵人，同時都會遭到一個接一個，永無休止的攻擊。

不僅此也，連高天祥、卓少華、高美雲三人也在內，因爲三人也是站在他們的陣中間，人影一個個的從你身邊閃過，雪亮的長劍也就一支支的朝你刺到，永無休止！

不用說，勝鎮山等人，每人都有一個功力悉敵的對手，就算沒有對手，這五十個人輪流發劍攻來，也會使你接應不暇！

高天祥看出形勢不對，立即掣劍在手，大喝一聲：「少華、美雲，快些動手，先制住他們。」

長劍一揮，一道銀虹，當先急速飛劃而出。

卓少華更不怠慢，右手金笛連揮，身形閃動，像一陣風般朝人叢劍影中衝去，金笛指處，接連不斷的響起一片「噹」「噹」金鐵撞擊之聲，魔教門徒如何是他對手，一柄柄長劍，被震得滿天飛舞，他左手同時使出「穿雲箭」指功，頃刻之間，就被他點倒了十幾個人。

高美雲早就看得手癢，她爹喝聲甫出，她也使出了醉道人的「迷仙步」，左轉右轉，劍光打閃，左手打出師父的「六合針」，一下就傷了七八人。

高天祥「六合劍」出手，人隨劍走，劍勢有如行雲流水，劍光綿密，阻住了穿行遊走的人潮，他身爲一派掌門，宅心仁厚，不願傷人，但左手施展「三指功」，凡是衝到他身邊的人，都被他用擒拿手法拿住了關節，奪下了長劍。

是以不過轉眼工夫，五十名魔教門徒，就被制住了一半。

穿行遊走的陣勢，頓告癱瘓，剩下二十來人，駭然後撤！

卓少華豈肯容他們後退，口中大喝一聲，笛指同施，又點倒了五六個人。

餘下已不到二十個人，自然驚惶失措，倉惶後退出去一二丈外。

卓少華口中又是一聲大喝，神威凜凜，左臂一振，凌空點出三指，但聽「嗤」「嗤」連響，又有三個人應指倒下。

剩下的人幾乎心胆俱碎，分頭逃竄，奔出去十丈開外，才稍敢喘息。

這時獨行叟也顯出了他深厚無比的功力，雙掌掄飛，有如開山巨斧，記記都含蘊千鈞眞力，掌風呼嘯，如潮似濤，好不威猛？

一元子又號神扇子，他一柄白鵝毛扇上，揮洒生風，雖然沒有獨行叟的雄猛氣勢，但他練的原是旁門陰功，以陰柔爲主，搧出一記又一記陰寒扇風，柔中有剛，一丈方圓，森寒凜烈。

若非獨行叟功力精湛，武功稍差的人，就受不了這種刺骨的陰寒之氣！

這兩人此刻各以本身內力相拚，全憑各人數十年修爲，優勝劣敗，絲毫沒有半點可以取巧，但經過這一陣拚搏，還看不出誰能佔到絕對的優勢。

勝鎮山的對手是魔教教主門下的大弟子天殺星羅錫九。

勝鎮山是武當俗家名宿，武當派號稱內家，太極拳、劍，都走的以靜制動，以柔尅剛的路子；但他這對日月雙環，重逾四十斤，却走純剛猛路數。

太極動而生兩儀，日月雙環，也叫做太極圈，太極要動，才能生兩儀，他練的就是一個「動」字，敵未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這是他雙環尅敵的要訣。

天殺星羅錫九，使的是一對判官筆，凡是使判官筆的人，一定精於打穴，精於打穴的人，多半總是以小巧功夫擅長，而拙於力氣。

但天殺星是一元子門下的大弟子，在魔教中，可說是除了教主，他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不但在一對筆上功力精湛，而且還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兩人這一動上手，當眞功力悉敵，雙環、雙筆，各擅勝塲，一個是雙環貫風，强攻猛撲，一個是筆若寒星，打穴神奇，輾轉惡鬥，各不相讓。

方才魔教門徒發動陣勢之時，確實把勝鎮山忙得應接不暇，雙環廻轉盤舞，僅足保身，被對方逼落了下風，但魔教門徒的遊走陣勢，只如曇花一現，瞬即消滅！

勝鎮山雙環左右一分，口中突然大喝一聲，分擊羅錫九的雙臂肘彎。

羅錫九一轉身形，左筆橫打，「噹」的一聲，搭住了勝鎮山的右環，跟着一個盤龍繞步，右筆從下翻上，點向勝鎮山的左肋。

勝鎮山勃然大怒，身形疾快一個急旋，右環反手一記「鐵鎖橫舟」，猛向敵人右肩砸落，左環一沉掃向對方雙膝。

羅錫九口中狂笑一聲，身子忽然凌空飛起，雙筆使了一招「雙龍搶珠」，兩點寒光，急如閃電，朝勝鎮山左右「太陽穴」攻來。

但他怎知卓少華連發三指，點倒三個魔教門徒之後，正好轉過身來，瞥見天殺星身子凌空，雙臂一環，朝勝鎮山撲攻而下，毫不思索的振腕一指，凌空點去。

他練的「穿雲箭」是以「九陽神功」爲基礎，正是魔教中人的尅星，天殺星做夢也想不到身子堪堪撲起，究覺「氣海」穴上，如中雷火，全身眞氣驟洩，一個人從空中直墮下來。

勝鎮山還不知道他已經中了一指，眼看機不可失，右手鋼環閃電擊落，羅錫九口中大叫一聲，登時腦漿迸出，半個頭顱，被砸得粉碎。

九眺先生的對手是惡狗星尙澤甫。

九眺先生六合名家，使的是一支六合劍，尙澤甫是魔教教主三弟子，手中使的是一條九節鞭，這兩人也是棋逢敵手，劍、鞭交鋒，各有精到之處。

九眺先生不但精於劍術，更以六合門的「三指功擒拿手」馳譽武林，劍勢迴旋，橫瀰六合，而且在劍光飛舞之中，左手大、食、中三指，如啄如撮，如抓如箝，尋暇抵隙，專向尙澤甫要穴關節下手，劍既凌厲，指更難防。

惡狗星尙澤甫一支九節鞭也使得有似靈蛇一般，上下閃動，攻勢不定，左右上下，攻守兼備，但如論功力，他就比九眺先生稍遜一籌。

因此在九眺先生的劍、指交擊之下，既要擋架劍勢，又要防他擒拿，額頭已見汗水，只是把長鞭舞個風雨不透，勉强還可支持而已！

高天祥縱觀全局，暗以「傳音入密」朝卓少華道：「對付魔教除惡務盡，你不用再顧慮江湖過節，只管出手，先把一元子幾個弟子除去，然後要注意一元子，絕不能讓他逃走。」

卓少華躬身應「是」，他奉了掌門人的令諭，那還客氣，眼看惡狗星尙澤甫已被師父長劍逼得招架不迭，一聲不响，左

腕振處，又是一記「穿雲箭」，朝他後心「靈台穴」點出。

尙澤甫口中悶哼一聲，身子往前撲倒下去。

九眺先生手起劍落，劍尖在他後腦「腦戶穴」上點落，結果了性命。

董仲萱的對手是一元子四弟子喪門星盛子瑞。

兩人使的同樣是劍，但董仲萱的劍上造詣，可勝過喪門星盛子瑞甚多，因此兩人一動上手，盛子瑞就落了下風。

許瑞仙的對手是天魔星花信風。

這魔女除了會使一些魔教中的幻術、媚功一類功夫，武功劍術只是平平，她使的一柄綉鸞刀，自然比許瑞仙一支長劍差得多了。

此時被許瑞仙展開「六合劍法」，劍光在她身外交織如網，困在裏面，她身上縱然有些魔教的小玩意，但連招架都來不及，也沒有時間讓她騰得出手來。

卓少華點倒惡狗星尙澤甫之後，就轉過身去，連發了兩指，喪門星盛子瑞、天魔星花信風如何躲閃得開？

不，他們根本一無防範，就已應指而倒。

董仲萱、許瑞仙順勢一劍，結果了兩人性命。

魔教教主五大門徒，一齊授首，高天祥早已分別以「傳音入密」知會了九眺先生和董仲萱、許瑞仙三人，要他們除去魔敎五大弟子之後，迅速朝中間圍住，不可讓一元子走脫。

這誅殺魔教五大弟子，除了地殺星簡世昌死在卓少華劍下，時間較早，其餘四人，差不多就在魔敎五十門徒陣勢被破之後，不到盞茶光景，高天祥、勝鎭山、九眺先生、董仲萱、許瑞仙、卓少華、高美雲等人，一齊向中間圍了上來。

這一瞬工夫，那十幾個魔教門徒，眼看大勢已去，早已脚底抹油，走得一個不剩。

獨行叟看得精神陡振，洪笑一聲道：「好哇，你們竟然這麼快就把一些魔子魔孫全解決了，這麼看來，老夫當眞老了，連一個老魔崽子都還沒擺平呢！」

說到這裏，突然大喝一聲：「咱們也該分個高下了！」

喝聲中，雙掌貫注全力，呼呼劈出兩掌，掌風如怒海翻瀾，波瀾壯闊，勢道奇猛絕倫！

一元子不敢硬攖其鋒，身形輕飄飄的避開了正面，側身發扇，白鵝毛扇斜斜搧出，發出一股陰柔勁風，從中間把獨行叟的兩記掌風，順勢推開，口中喝道：「住手。」

獨行叟鬚髮如戟，雙掌作勢，停在胸前，瞋目喝道：「老魔崽子，今日是你惡貫滿盈之期，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一元子門下五個弟子全數受戮，五十個門徒，全數盡墨，他居然毫不動心，依然滿臉春風，笑嘻嘻的搖着白鵝毛扇，目光一掄，說道：「老夫眞想不到這個觔斗，會栽在區區一個六合門的手裏，看來你們圍住老夫，是想羣毆了？」

高天祥大喝一聲道：「一元子，你可是瞧不起六合門麼？」

一元子大笑道：「六合門如若不出一個卓少華，沒跟謝長風練『九陽神功』，六合門早已在我二弟子的手下，還有出頭之日麼？老夫這一敗塗地，應該說是敗在謝長風手下的了。」

說到這裏，忽然長歎一聲道：「六十年前，先師兵解之日，曾說過四句偈語，『花甲一周，以魔制魔，一魔飛天，一魔乘火』，如今看來，先師以魔得道，早知有今日一刦，現在果然應驗了！」

獨行叟道：「應驗了又是如何？」

一元子搖着白鵝毛扇，微微一笑道：「獨行叟，憑諸位的武功，還無法制得住我一元子，這點諸位心裏應該明白。」

獨行叟洪笑道：「你還想突圍麼？」

「突圍易如反掌！」一元子白鵝毛扇向大家指了指，又道：「數十年來老夫一心希望光大魔教，這也算是逆天行事，但魔敎絕不會被消滅的，五百年後，仍有魔敎再興之時，今日老夫已不想突圍了。」

獨行叟說道：「那你是準備束手成擒了？」

「那也不然。」一元子道：「老夫拜師之日，先師已經算定老夫不該兵解，老夫之事，不用諸位操心。」

說完，舉扇朝地上劃了一個圓圈。

他舉動怪異，獨行叟、卓少華、勝鎭山，以及九眺先生等不覺兵刃一緊，嚴密戒備。

只見一元子大笑一聲，朝大家拱拱手道：「有勞諸位相送。」

白鵝毛扇忽然朝地上連搧三扇。只聽「烘」的一聲，一丈方圓，他方才白鵝毛扇劃過的一圈之內，忽然冒起一片熊熊烈火，火勢之中，一元子笑容可掬，羽扇輕搖，神色自若！

獨行叟大聲道：「大家注意，別讓老魔崽子玩什麼魔術！」

但火勢之中，一元子的一襲白色道袍，已經燃燒起來，大家不知他究竟在使什麼手法，和有什麼企圖？

只聽一元子朗聲道：「老夫這是火解，歷此一刦，也許可得正果，也許永不超生，老夫去了！」

話聲中，他整個人已經化作一團烈火，熊熊燃燒。

大家因魔教有許多怪異的障眼術，可以借物遁形，依然全神戒備，目不稍睫，圍在火圈之外。

這一團火足足燃燒了一頓飯的工夫，火勢才漸漸小了下來，大家清楚的可以看到一元子一個人雖已燒成了焦炭，却依然直立在火堆之中。

又過了一刻工夫，火勢才行熄滅，一元子骸骨已成了焦炭，猶直立不倒！

獨行叟心中猶未全信，從地上拾起一支長劍，朝一元子身上點去，這一點，那段焦炭應手而倒，果然變成了灰燼，不覺側臉說道：「火解，這老魔頭果然有些魔道！」

高天祥點頭道：「魔教一向流傳着許多怪異傳說，看來確實邪門得很！」

獨行叟道：「不論他成道成魔，這老魔頭一死，魔教總算無形消滅了。」

高天祥道：「這些被制的魔教門徒，前輩該如何發落呢？」

獨行叟道：「他們只是盲從之人，蛇無頭不行，諒他們再也不敢興風作浪了，各人廢去武功，放他們回去，就讓他們重新做人，改惡爲善，也就是了。」

當下各人一齊動手，把三十幾個魔教門徒，一一廢去武功，告誡了一番，要他們立下誓言，改過向善，重新做人，便讓他們下山而去。

獨行叟朝卓少華問道：「卓老弟，你怎麼會一個人跑到後山來的？哈哈，今日之事，如果沒有你老弟趕來，此刻形勢，只怕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呢！」

卓少華道：「晚輩是因城主負了傷，出觀來找前輩的……」

他把自己追來後山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獨行叟大笑道：「原來是醉道長把老弟引來的，城主既然傷勢不輕，那就快些走吧！」

話聲一落，立即當先朝外行去。

一行人加快脚步出了山坳，剛到通天觀門前，只見石開天率同孟居義、孟居廉、劉寄生、邵竹君、馮子材等人，也剛行到觀前。

獨行叟含笑道：「石老哥，你們怎麼剛來？」

石開天搖搖頭道：「不用提了，兄弟一行，其實早就到了，孟老大不是也進去了麼？兄弟等人，是奉你老哥將令，繞到後山去佈防的，那知竟落在他們預先佈置的『分光劍陣』之中，五十名茅山道士把咱們這幾個人困得像鐵桶一般，嗨，陣勢這勢什子也不知道誰創出來的，兄弟只聽說過少林羅漢陣，武當派五行劍陣，却沒想到茅山的『分光劍陣』也厲害得緊，憑咱們這幾個人的一身修爲，居然只能自保而已……」

獨行叟聽得微微一笑，問道：「後來呢？」

石開天道：「衝了半天，直到後來，才知道活靈官清玄站在高處，用一面三角杏黃旗在指揮着，咱們衝到西，他旗指向西，咱們衝到南，他旗指向南，這就無怪衝來衝去，也休想衝得出重圍。」

獨行叟道：「你們不是出來了麼？」

石開天道：「那是醉道長突然出現，逼着清玄收陣的。」

「走！」獨行叟道：「一元子已死，魔教已滅，咱們進去再說。」

石開天驚喜的道：「你老哥說什麼？一元子已經死了？」

獨行叟道：「現在只剩下一個魔教大法王了。」

魔教大法王就是歡喜法王色空禪師。

他以一隻鐵板般的手掌，獨鬥六大高手、五大神功（田無忌的「血手印」、陸浩、吉鴻飛的「翻天印」、雷東平的「大力鷹爪功」、孟居禮的「龍爪手」、陸鴻藻的「百步神拳」），居然還縱橫捭闔，不時的把五人逼得走馬燈一般（陸鴻藻並未加入戰圈，只是站在數丈之外，乘隙出手，或是發拳支援某一個人，因此場中還是只有以五對一）。

歡喜法王雖是略佔上風，但也只是仗着修爲功深，他的「金剛大手印」，無人敢和他硬接而已，這六個對手，五種神功，也各有專精，每一種都具有無與倫比的威力，被擊中了，他也一樣受不了。

因此這一戰，差不多已打了三五百個回合，兀自難分勝負。

尤其田無忌等人，本來各使各的，名雖聯手，實則無手可聯（各人的武功路數不同），但經過這三數百招下來，這五人都是成名數十年的高手，對敵經驗，何等豐富，時間一長，對其他四人的武功也漸漸摸熟了。

這一來，五人在進退攻守之間，就漸漸有了默契，時而兩攻三守，時而三攻兩守，大家已可互相配合，相輔相成，前面二三百招，還有被歡喜法王逐個擊破的危險，到了後面的一百招，六人（連陸鴻藻在內），已經能眞正的聯手攻敵和聯手拒敵。

歡喜法王先前的優勢，已經逐漸消失，和他們打成了平手。

另外一邊，是曾子玖和落花雙仙古瓊仙、古瑤仙，也已動上了手。

落花雙仙使的是兩柄細長長劍，她們雖然只有十八九歲，但劍上造詣，可着實超過她們的年齡，就是練劍數十年的劍術名家，也沒有她們的火候。

方才古瑤仙獨鬥曾子玖，已大爲可觀，現在加上了一個古瓊仙，兩支劍的威勢，就不可同日而語！

現在她們使的是落花島的絕藝「落花劍法」，劍勢展開，點點劍芒，漫天飄飛，就像片片落花，繽紛如雨，把曾子玖一個人淹沒在落花之中。

姐妹兩人影迷離，花影迷離，只有曾子玖一道青虹，依然在中間徐徐的劃來劃去。

每當青虹劃過，片片飛花，就立時幻滅，但等你劍光劃過之後，這空隙又隨即被生生不息的繽紛花雨補滿了！

曾子玖就站在一片迷離飛花之間，依然氣定神閑，緩緩說道：「兩位姑娘已經連使了一十九劍，應該知道妳們劍法雖然巧妙，但自古以來，巧不勝拙，二位可以罷手了吧？」

罷手，就是要她們知難而退！

看來，落花島的「落花劍陣」，依然傷不了他，也困不住他了！

古瑤仙一張晶瑩如玉的臉上，已經氣得通紅，大聲道：「姐姐，妳此時還不肯使出指法來麼？」

「落英指」專破眞氣，一指可以洞穿金石，但「落英指」一出手就有三十六指，無人能躲閃得開，是落花島主獨門武功中威力最强的功夫，也只有大女兒古瓊仙會使。

練習指法之初，落花島主曾經一再告誡，非到危急之時，不准輕易施展，他之不傳二女兒，就是因爲古瑤仙逞强好勝，不宜練習。

古瓊仙聽到妹妹催她儘快施展指法，不覺爲難的說道：「妹子，我們和他打成平手就算了，這指法爹……」

古瑤仙大聲道：「我不管，我這口氣嚥不下，妳再不使出來，我就橫劍自絕於此！」

「唉，妹子……」古瓊仙拗不過她，口中輕輕歎了口氣：「好吧！」

話聲出口，左手徐徐揚起，只見她玉筍似的纖秀五指凌空連振，這一刹那，但聽一聲「嗤」「嗤」輕響，三十六縷指風，勁急如矢，向曾子玖身前激射過去！

曾子玖耳中聽到指風有異，不覺神色一正，冷然道：「這是二位姑娘逼老朽的了，老朽劍光發出，一個收勢不住，就會傷人，二位姑娘小心了！」

話聲未落，長劍已經凌空橫推而出！

這一推之勢，依然十分緩慢，但劍勢才一推動，青虹立時暴漲，光芒四射，奇亮耀目，奇寒澈骨，勁急指風給劍光一逼，就銷聲匿迹，踪影全無！

就在此時，只聽觀外傳來一個清朗的聲音喝道：「道兄劍下留情！」

一道凜然風聲，從斜刺裏捲到，把古瓊仙姐妹兩人，推出兩丈有奇！

曾子玖聞聲急忙收劍，但青虹掃過之處，兩丈來遠地上舖着的青石板，業已變成了石粉！

青虹倏歛，古瓊仙姐妹雖被一陣風推出去兩丈來遠，却依然原式不動站在那裏，看去只是被移開了兩丈而已！

在曾子玖面前不遠處，却多了一個青衫飄忽，丰神俊朗的中年文士，這人生得臉色白嫩晶瑩，修眉朗目，有如圖畫中人，他朝曾子玖拱拱手道：「多謝道兄劍下留情，小女冒犯之處，兄弟深感抱歉，務望道兄海涵。」

曾子玖連忙還禮道：「兄弟只有這一劍才能破解令媛指功，出於自衞，但這一記劍勢一發難收，兄弟也無法駕馭，若非道兄及時趕到，兄弟眞要愧對道兄了。」

古瑤仙嘬着小嘴，叫道：「爹，難道你老人家來了，還破不了他的劍勢麼？」

中年文士臉色一沉，叱喝道：「無知丫頭，這位道兄方才使的乃是『天地一劍』，係廣成子遺傳下來的一招劍法，普天之下，無人能解，妳們可眞不知道天高地厚！」

古瑤仙漲紅着粉臉，盈盈欲涕，說道：「爹……」

「不用說了。」中年文士道：「方才爲父遇到松雲道友，他都已告訴爲父了，妳們隨我走吧！」

大袖一拂，人已走得無影無踪，二女不敢再違拗，只得雙雙縱身掠起，跟了出去。

曾子玖心中暗道：「此人大概就是落花島主了，看他一身所學，中原武林中，只怕沒有一個人能和他相併了！」

就在此時，獨行叟、石開天、卓少華等人也正好一齊走了進來。

獨行叟目光一注，朝卓少華道：「卓老，你和曾老弟兩人，過去看住那老魔頭，別讓他逃跑了。」

石開天道：「老哥哥且慢發號使令，也讓兄弟去活動活動筋骨吧！」

他不待獨行叟再說，雙手一擄大袖，舉步朝塲中走去，大笑道：「魔敎大法王身法不錯，錯過今天就找不到這樣邪魔外道的高手了，來，來，兄弟也湊一脚！」

說話聲中，雙手揚處，呼呼兩掌，直劈過去。

要知他乃是形意門的名宿，輩份極尊，修爲功深，這兩掌出手，眞有開天闢地之力，兩道掌風，勢如席捲，聲若奔雷，勢道奇猛無匹！

田無忌等人眼看石開天加入陣來，不由得精神大振，六個人同聲大喝一齊出手，六道掌風、拳風，像潮水般滙合，一齊攻到。

歡喜法王眼看石開天掌勢奇猛，一時不由得激發了他的雄心，洪笑一聲：「來得好！」

兩隻蒲扇般手掌，突然朝前直豎，迎着推出。

雙方掌勢乍接，發出蓬然一聲巨響，石開天但覺自己掌力有如撞在鐵板上一般，震力奇強，直把他震得雙脚浮動，身不由己後退出三步。

歡喜法王同樣上身晃了兩晃，也後退了一步，雙目一瞪，洪笑道：「老小子，眞有你的……」

喝聲未落，田無忌等六人，六股拳掌爪印勁風，像江水滙流，一齊朝中間撞了上去。

歡喜法王不覺勃然大怒，洪喝一聲：「好！」

雙掌一分，橫掃而出！

這一下，雙方掌風交擊，接連響起六聲蓬然大震！

大家拚鬥了數百回合，唯有這一下，才眞正和他硬碰上了。

這一記也眞正顯出歡喜法王「金剛大手印」的威力來！

一招交接，血手印、翻天印、大力鷹爪功、龍爪手、百步神拳，不是威力不足，而是這六人本身功力，不如他的深厚，六個人全被震得立足不住，同時往後連退出去。

歡喜法王雙目金芒連閃，仰首洪笑道：「你們人數雖多，又能把佛爺如何？」

石開天心中暗暗震驚，忖道：「這老魔頭果然了得！」

一面也大笑一聲道：「你還誇什麼口？一元子擧火自焚，魔敎業已烟消雲散，餘下的就是你一個人了，你還能逃得出去麼？」

歡喜法王道：「你說什麼？」

石開天道：「老夫說什麼，你沒聽清楚嗎？魔敎倡亂，在江湖上已有百餘年之久，如今剩下的已只有你一個了，你還想逃上天去？」

「哈哈！」歡喜法王太笑一聲道：「佛爺那就先劈了你！」

雙手開闔，朝石開天直撲過來。

這一記他含怒出手，志在一擧克敵，威勢可强，雙掌有如泰山壓頂般劈落，可說使出了全力。

石開天豈肯示弱，同時斷喝一聲，雙手排山運掌，當胸推出。

他名爲石開天，雙掌確有開天之力，但聽蓬然一聲，雙方內力相較，聲震屋宇，這是以中原內家練氣功夫的掌力（形意門）和西域佛門魔道的「金剛大手印」掌力作全力之搏！

但到底歡喜法王在修爲上勝過石開天，雙方掌力接實，歡喜法王上身晃動，只後退了一步。石開天但覺雙肩欲裂，胸頭一窒，口中發出一聲悶哼，脚下再也站不住樁，登登的連退了三步之多，一個人鬢

髮戟張，老臉白得沒有一絲血色，瞪着一雙通紅的眼珠，胸頭只是不住的起伏！

田無忌等人看他和石開天全力拚搏，也同聲斷喝，六個人同時掌、拳、爪齊發，朝他撲攻而上。

歡喜法王洪喝一聲：「佛爺今天要你們識得厲害。」

全身骨骼一陣格格作響，身子驀地向右扭轉，右手揮掌硬接田無忌一記「血手印」，再横掃過去，接住了陸浩的一記「翻天印」，左手揚掌後撥，也接住了吉鴻飛的一記「翻天印」。

這三個人在江湖上固然算得是一流高手，但和歡喜法王相比，功力自然差得多了，田無忌、吉鴻飛登時被震得連退了七八步，陸浩是因歡喜法王接了田無忌一掌，再接他的掌，是以佔了便宜，只被震退了兩步。

在這同時，歡喜法王的左肩也被雷東平「大力鷹爪功」擊上，右背被孟居禮「龍爪手」狠狠抓落，左胸也被陸鴻藻「百步神拳」擊中。

這是他運全身，存心硬挨一記的，這三個人一擊中的，但都被護身「金剛罩氣功」反彈，逼得後退了一步。

這不過是眨眼工夫之事，歡喜法王洪笑一聲，擧步朝石開天逼去，喝道：「姓石的，你還敢再接佛爺兩掌麼？」

石開天怒聲道：「石某有何不敢？」

曾子玖手仗長劍，一閃而出，欠身說道：「石前輩，今日機會難得，可否讓在下也和這位昔年魔敎大法王，過上一招，庶幾不虛此生了。」

口中說着，人已朝前迎了上去。

卓少華担心他不是歡喜法王的對手，手持金笛，隨着他身後走上。

歡喜法王那會把曾子玖放在眼裏，目光一溜，問道：「你們兩個聯手上麼？」

曾子玖道：「卓老弟是替在下掠陣的，在下向大和尙討敎，自然只有在下一人出手了。」

「哈哈！」歡喜法王洪笑一聲，說道：「好，好，你且使來，佛爺就接你幾劍好了。」

曾子玖道：「在下能和魔敎大法王動上手，深感榮幸，只要試上一劍，於願已足！」

歡喜法王是個喜歡奉承的人，看他說話對自己頗爲推崇，不覺洪笑道：「好，一劍就一劍，你發到吧，佛爺不傷你就是了。」

曾子玖道：「在下就有僭了，大和尙看劍了！」

手中長劍向天直豎，緩緩朝前推出。

他這一劍，推出之時，看去平淡無奇，不但沒有招式可言，劍勢也十分緩慢，只要是練劍的人，都會訕笑他這種劍招，豈能傷人？

但這一劍，正是方才落花島主說的是廣成子遺傳下來的一招曠世無匹的古劍——「天地一劍」！

劍招甫出，歡喜法王便已感到不對！這一瞬間，誰都看得出來，因爲劍勢才一推出，就青虹暴漲，光芒四射，劍氣瀰漫，發出嘶然輕嘯！

歡喜法王眞沒想到對方古拙的一劍，竟有這般聲勢，沒待劍光捲到，口中發出悶雷般一聲洪喝，兩隻鐵板似的手掌，貫注「金剛大手印」，全力迎擊而出。

落花島主說過：「天地一劍，普天之下，無人能解」，又豈是「金剛大手印」能夠擋得住的？

奇亮的劍光，像天空閃電般劃過，萬物歸於靜寂！

曾子玖依然手抱長劍，淵然卓立！

他對面的歡喜法王却臉孔扭曲，兩眼睜得像銅鈴一般，一雙蒲扇似的手掌，已經齊肘削落，但不見一點血跡，張口結舌，望着曾子玖，駭異的道：「好厲害的一劍……」

話聲甫出，上身一晃，一個人就往後倒下，原來他已被劍光攔腰截成了兩段。

「哈哈！」石開天大笑一聲道：「曾老弟，老朽活了偌大一把年紀，今天總算開了眼界了！」

這時獨行叟也以本身功力，助芙蓉城主把「玄冰掌」寒氣逼出體外。

紫雲道長被歡喜法王「金剛大手印」震傷內腑，但差幸他本身修爲功深，經過一陣運氣調息，傷勢也逐漸恢復，此時緩緩睜開眼來，起身稽首道：「善哉善哉，咱們此行，總算大功告成了。」

只有通天觀主清虛道人眼看魔敎全盤覆滅，他木立在大殿上，茫然不知所措。

就在此時，只見從門外走進一個脚步踉蹌，一手提着一個大紅酒葫蘆的白髮老道人來，他身後隨着身材高大的連鬢鬍道人，就是活靈官清玄道人。

獨行叟、石開天一眼看到白髮白鬚老道，不覺喜道：「醉道長來了。」

醉道人嘻嘻一笑道：「貧道比你們還早來了半天呢！」

說到這裏，朝清虛道人瞪了一眼，喝道：「兀那小道士，你連我老道都不認識了麼？」

清虛道人一怔，急忙趨前一步，拜了下去道：「弟子叩請師叔金安。」

「哼！我當你魔迷心竅，不認識我這酒糊塗師叔了呢！」

醉道人將卓少華招招手道：「小兄弟，你身邊不是還有『無憂散』解藥麼？快拿兩顆來，這種解藥善解天下迷藥，對魔敎使的迷藥，也一樣有效，讓他們師兄弟服了，可以恢復清明。」

卓少華應了聲「是」，要秋月取出解藥，雙手送到醉道人跟前。

醉道人把兩顆解藥交給清虛、清玄二人，說道：「快服下了。」

兩人躬身接過，各自吞了下來。

醉道長笑嘻嘻朝高天祥招招手道：「高掌門人，你過來。」

高天祥急忙垂手應是，走了過去。

醉道人道：「貧道和令師也算得是方外至交了，貴門的事，貧道可不可以作個一半主張？」

高天祥躬身道：「道長言重，敝門之事，悉憑吩咐。」

「好，好！哈哈！」醉道人笑道：「有一件事，你身爲掌門人，却遲遲不替他們作主，躭誤了一二十年啦，如今只好由貧道出面了！」

（以下轉入第一式九頁）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中齊用忍術變給李金貴看，李金貴因找不到丁中齊而大聲叫嚷，驚動了修羅門的耿武揚，見李金貴只有一人，正想上前去捉，突然出現丁中齊攔住，耿武揚不知厲害，揮動銀霜劍截殺，被丁中齊拋出二丈倒地重傷，才知道是六丁神斧巨人，連忙下令撤退，宋吟秋不肯撤走，向丁中齊襲擊，想乘機搶走李金貴，又被丁中齊如捉小鷄一樣抓在手中，正想置諸死地，幸好鄭君武及時趕至，看見是丁中齊，不敢大意，連忙說情，丁中齊放了宋吟秋，還要求將秦炎釋放，這次修羅門偷襲玄妙觀，據說他們及時走避，沒有道士傷亡……

相見亦是緣　佛法點金貴

鄭君武的臉上泛過一絲極其複雜的表情，苦笑了一下，道：「有勞丁大俠關注，老朽不勝感激。不過本門與白家之仇恨太深，只怕天下再也無人能夠解開，無論後果如何，我們都要……」

他頓了頓，抱拳道：「丁大俠，後會有期，就此別了。」說着轉過身去，作了個手勢，道：「撤退回府！」

剎時之間，那些黑衣大漢，有如潮水一般，撤了下去，連那些已受傷的，也都被架着而去，很快便已完全離開。

× × ×

丁中齊望着那些行動快速，秩序不紊的黑衣大漢撤去，不由忖道：「這些人訓練有素，嚴守紀律，他日修羅門復出，只怕會在江湖上造成極大的震撼！」

一念未了，他只聽秦炎「哇哇」怪叫道：「啊呀！洒家忘了跟那老頭要回我的法寶了！」

李金貴問道：「什麼法寶？」

秦炎道：「洒家身上的那些火藥暗器呀！剛才洒家一時不愼，栽了個觔斗，被他們把身上的法寶都搜走了，這下却忘了向他們要回來……」

丁中齊道：「算了吧！小頭陀！」

秦炎說道：「大個子，這怎麼能算了？那些火藥暗器，製作起來極爲麻煩，恐怕……」

丁中齊冷冷地說道：「那你自己去找他們要吧！老夫可沒功夫跟你在此窮磨菇了！」

他扛着李金貴，洒開大步往前行去。

秦炎揚聲叫道：「喂！大個子！丁大俠……」

丁中齊脚下一頓，回頭問道：「小頭陀，你還有什麼事？」

秦炎再是個渾人，他也曉得絕不能請丁中齊跟他一起去找鄭君武要回自己失去的火藥暗器。

他摸了摸頭，尷尬地一笑道：「丁大俠！謝謝你救了洒家，改天你到祁連來，洒家一定好好的請你吃喝一頓！」

丁中齊撇了一下嘴沒有理會他，繼續往前行去。

他的步履既大且快，沒一會工夫，便已走到玄妙觀的後牆。

李金貴坐在丁中齊的肩上，回頭望去，只見那太白雙妖已經跟秦炎會合一起，迅快地往相反的方向逃去。

顯然他們仍舊害怕修羅門的人會不放過他們，唯恐丁中齊走了，修羅門的人又重新返來……

李金貴心中眞是深深的佩服丁中齊的神勇，羨慕地摸摸他那厚巨堅硬、有如鐵鑄的肩臂，道：「丁師兄，如果我以後能夠練成像你一樣的功夫，我就滿足了！」

丁中齊哈哈一笑，道：「阿貴，你眞是個孩子！我不是跟你說過嗎？我這點功夫，如果在江湖中，還可算是個高手，若在無名谷裏，只是個最低的低手！」

李金貴道：「當然囉！你要跟師父師叔他們比，當然是要差一點，可是在江湖上來說，大概沒有什麼對手了……」

丁中齊搖搖頭，道：「我知道我自己有多少份量，絕不敢小視天下士……」他頓了頓，道：「其實武林之中極多武功超絕的高手，只是有些不願出名，有些已經隱居。」

他走到觀後，那堵園牆只到他的眉端，李金貴也沒見他如何作勢，整堵牆「嘩啦」的倒下了一大片，飛灰碎磚四下散濺開去。

丁中齊就那樣跨開大步自斷壁缺口處走了進去，彷彿那堵牆一定會倒樣……

李金貴眞爲之目瞪口呆，好一會都說不出話來。

玄妙觀佔地極大，丁中齊進入之處乃是觀後，他走過一大塊草坪，從竹林旁行過，便見到展現在眼前的是一大片花園。

那座花園中平時花卉開放得極爲絢爛，此時却被人踐踏摧殘得一塌糊塗，四處都是斷枝殘葉，片片碎花洒落遍地。

就在那些斷枝殘花之中，有十幾具道士的屍體躺臥在那兒。

不遠處，玄妙觀那幢巍峨的建築，仍然在燃燒中，不過火勢並不大。

丁中齊一看那些火，知道這可能便是秦炎爲了逃避修羅門的人追殺，所施放火藥暗器而引起的。

他低聲的罵道：「這個混帳頭陀，帶着一身火器，隨隨便便的便亂放，眞是該死！」

李金貴一見那滿園躺着的道士屍骸，連忙叫道：「大師兄，快讓我下來，我要去看看。」

丁中齊道：「阿貴，你看什麼？那些都是死人……」

李金貴說道：「我要找找看那個小道士！」

丁中齊說道：「這裏死的，都是小道士！」

李金貴說道：「所以我才要找一找看嘛！」

丁中齊聽不懂他的話，詫異地道：「小師弟，你是什麼意思？」

李金貴道：「玄妙觀裏有一個小道士叫清海，他跟我一直很好，若不是他救我，我恐怕也逃不出去，所以我要……」

丁中齊哦了一聲，便將李金貴放了下來。

李金貴走過去仔細的查看了一下，雖然見到一兩個面孔有些熟的，却沒有清海小道士在內。

丁中齊問道：「阿貴，有沒有看到你要找的那個小道士？」

李金貴搖了搖頭，道：「沒有。」

丁中齊目光掃過那些死者，濃眉微皺，道：「這些道士都是一刀斃命，竟然連反抗的機會都沒有，可見修羅門的那些魔崽子侵襲入觀之際，眞個有如迅雷不及掩耳……」

李金貴咬了咬下唇，道：「大師兄，整座玄妙觀，就只有清海小道士跟我最好了，我得去找找他……」

丁中齊道：「小師弟，你不必替那小道士難過，說不定他在救你逃走的時候，自己也逃出了玄妙觀，那麼他就不會遇害了。」

李金貴略一沉吟，說道：「不，我還是要去找找看，或許他又被抓回來也不一定……」

丁中齊見他的臉上一片懇求之色，攤了一下手，道：「好吧！我就陪你去找一找。」

李金貴道：「謝謝你，大師兄。」

丁中齊道：「不過，你得快一點才行，不然趕不回去。」

李金貴點了點頭，向前行去。

× × ×

他雖然在玄妙觀裏待了快一個月之久，却一直都是留在厨房裏帮忙，根本沒有機會參觀整座觀院。

兩天前他被送進秘室，接受審訊，然後又被鄭君武救出，當時他是慌不擇路的逃出秘室，直到跌落陷阱爲止，他根本連玄妙觀一半的路都沒走過。

是以此刻循路往前行走，穿過二重月亮洞門，他便迷失在重重的廊院間。

這座玄妙觀佔地極廣，屋宇連綿有十數重之多，每一座建築之間，都有廻廊庭院，是以後面的房宇燃燒起來，不致波及前面的主要大殿。

此刻火勢既小，更不虞將整座觀院燒去，倒是濃烟隨風而飄，頗爲嗆人。

李金貴站在一個月亮洞門之前，望着舖着一塊塊巨大青石的庭院，不知要從何處着手，才能找到清海小道士。

他回過頭去，只見丁中齊就站在自己的身後不遠，忍不住求援地叫道：「大師兄……」

丁中齊應了聲道：「什麼事？」

李金貴說道：「這裏太大了，眞不好找。」

丁中齊道：「其實你就算要找也找不到。」

李金貴問道：「爲什麼？」

丁中齊道：「這很簡單，如果那小道士在救你逃走時，也同時趁機走了，就不會留在這兒挨刀子。同樣的，如果他已被捉回來，必然是關在地牢之中……」

李金貴一拍大腿，道：「對，一定是這樣……」

他抬起頭來，仰望着丁中齊那拙樸黝黑的面孔，欽佩地道：「大師兄，你分析

事情，眞是有條有理，毫不紊亂，看不出來……」

丁中齊哈哈一笑，道：「看不出來我這大個子也能用腦筋對不對？」

李金貴尷尬地笑了一笑，道：「大師兄……」

丁中齊道：「孔老夫子曾經說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阿貴，你今後若是仍舊犯這種錯，只怕會吃虧上當！」

李金貴頷首道：「是的，大師兄，我以後一定會改掉這個毛病。」

他頓了頓，道：「大師兄，我們到地牢裏去找找看好不好？」

丁中齊道：「你知道地牢在那裏？」

李金貴一楞，搖頭道：「不知道。」

丁中齊道：「方才巧手神魔鄭君武曾經說過，他們侵入玄妙觀時，三位觀主和什麼太虛老道已經不在了，可能他們是得到天昊老道的警告，連夜逃走的，那麼此刻……」

他話未說完，突然一頓，凝神望左側望去，似乎發現了什麼。

李金貴循着他的視綫望去，只見到那座高大的屋宇上，有一塊巨大的匾額，上面用朱筆寫着三個擘巢大字「龍門院」。

他哦了一聲，道：「原來這兒就是龍門院，我記起來了。」

丁中齊問道：「阿貴，什麼事？」

李金貴道：「這兒我來過，前些日子我爹帶我來治病，到過這裏……這裏的院主是三觀主玄月……」

丁中齊道：「阿貴，現在已經沒有時間讓你搜索了，此刻正有許多人進入觀裏，大概是救火的鄉民……。」

李金貴道：「這有什麼關係……。」

他霍然想到自己跟丁中齊留在玄妙觀裏，若被那救火的鄉民發現，只怕會誤會爲是縱火之人，尤其丁中齊體形特殊，更全被人誤爲殺人放火的强盜。

雖然他們可以慢慢的解釋，但是弄不好被帶進衙門，更得要大費周折了。

這當然是因爲丁中齊絕不可能跟那些無拳無勇的鄉民百姓動手所致，否則，天下又有幾個人能逼他們到衙門去？

李金貴一想到這裏，立刻轉口道：「大師兄，我們快走！」

丁中齊猿臂一伸，挾起李金貴，轉身往來路奔行而去，轉眼之間便已出了玄妙觀。

丁中齊將李金貴放了下來，道：「阿貴，那個小道士的事，只有等以後再來查探了。」

李金貴默默點了點頭。

丁中齊曉得他心裏仍在惦記着清海小道士的生死，暗嘆了口氣，道：「阿貴，這樣吧，等我們辦事完畢回山時，我們再折回這兒找一找好吧？」

李金貴道：「謝謝你，大師兄。」

丁中齊輕輕的拍拍他的肩膀，道：「去吧！」

他們倆人沿着圍牆繞行而去，不一會便已走到玄妙觀之前。

老遠，他們便已聽到一片嘈雜的聲音，這一走近，便見到觀前人頭鑽動，圍繞了許多看熱鬧的人，不但將觀前的那塊廣場擠滿，甚至連半條街都堵住了。

因爲在這南陽府，玄妙觀算得上是香火鼎盛的大觀院，觀裏的道士經常被附近鄉鎭請去做法事，並且極受當地民衆的敬畏。

這回觀中失火，自然引起附近所有的民衆趕來圍觀，年青的拿起工具帮忙救火，婦人則牽着孩子站在旁邊看熱鬧。

他們議論紛紛，所談的話題都是有關玄妙觀失火之事，有些人還故意編造一些謠言，引人注意。

到最後這些謠言又經過了渲染，變得更加荒誕不堪，怪異絕倫……。

李金貴首先便聽到一個像痞棍樣的中年漢子說道：「昨晚三更劉老三跟我打這兒經過時，便聽到觀裏面有人在大聲喝叫，我們抬頭一看，乖乖，屋頂站着一個手拄拐杖的白鬍子老頭，正跟大觀主在鬥法呢！」

那個中年漢子捲起衣袖，說得口沫四濺：「你們猜是怎麼回事？原來是前些日子後村何老爹的媳婦被狐仙迷住了，何老爹請到了觀裏的道爺去捉妖，結果那位道爺施出五雷正法，把狐仙打死了。」

四周傳來一陣驚訝的叫聲，那中年漢子繼續地道：「那個狐仙一縷冤魂就這麼悠悠盪盪的飄回了家，向他的祖父老狐仙哭訴，嗨，你們可曉得，那老狐仙已經修成了道法，成了地仙，原本可以脫離六道輪迴，再修個五百年，便成天仙，豈知他因一念之怒，便動身來玄妙觀爲他孫子報仇，你們想想，玄妙觀裏的道爺都是江西龍虎山天師爺的傳人，還會怕得了老狐仙嗎？於是雙方就鬥起來了……」

四周又是一片哄然，有人問道：「顧老四，結果怎麼啦？爲什麼玄妙觀又燒起來呢？莫非正不勝邪，觀裏的老道爺鬥法被打敗了？」

那叫顧老四的中年漢子得意洋洋地道：「怎麼會呢！老道爺是張天師的嫡傳弟子，捉妖拿鬼是跟我顧老四賭錢喝酒同樣的熟練，豈會敗在那老狐仙的手裏？」

他頓了頓，道：「當時，我跟劉老三就藏在這個大石墩後抬頭看去，只見兩道劍光飛來飛去，那老狐仙雖然修成了地仙，可是到底是異類修行，並且所煉的劍也不行，只聽「喀喇」一聲，他的飛劍便被斬斷了……」

那些擠在他身邊聽他鬼扯的人，齊都「啊」地一聲，興奮地七嘴八舌的追問結果。

李金貴雖然知道玄妙觀的失火，乃是由於修羅門侵襲，烈火尊者秦炎施放火器反擊所致，却仍然禁不住爲那顧老四活靈活現的述說，而聽得津津有味。

那顧老四臉上的表情極爲豐富，指手劃脚的述說着，彷彿他便是施放飛劍的玄眞道人一般。

只見他抹了把臉上的汗，道：「那個老狐仙見到飛劍被斬斷，連忙喝叱一聲，將手中的拐杖往空中一扔，刹時之間，只見那條拐杖已化爲一條青龍，乖乖我的媽，那條龍好長好長，頭在這邊，尾巴一直拖到街那頭，少說也有百來丈……」

顧老四喘了口氣道：「那老道爺沒防到老狐仙這一着，正要將老狐仙的腦袋砍下來，却見到青龍出現，張牙舞爪，他還沒來得及收回飛劍，只見那青龍右爪一抓，便將老道爺的飛劍抓住，老道爺大叱一聲，掐了個訣印，只聽天鼓隆隆，一個金甲天靈巨神，霍然出現在雲端……」

他在比手劃脚的說到那裏，頭一抬，突然見到丁中齊就站在面前不遠處，不由一楞。

丁中齊身高二丈開外，虎背熊腰，站在那兒就跟半截寶塔似的，普通的人站在他的身邊，還沒到他的胸口，像這樣的人，走到外面，任何時候都令行人側目的。

只不過此刻由於大家都關心着玄妙觀的失火，又有一些像顧老四的痞棍在造謠吹牛，所以，全將注意力，集中在聽他吹牛。

所以丁中齊隨在李金貴身後走近來，竟然沒有一個注意到他。

顧老四正說到那尊天靈巨神出現雲端，猛一見到丁中齊，全身如遇電殛，當場楞在那兒。

站在他旁邊的一個瘦削年青人，似乎聽得正在過癮，見到顧老四住口，忙嚷道：「顧大哥，後來怎麼啦，你倒是快點說下去呀！」

顧老四嚥了口口水，伸手指着丁中齊，結結巴巴地道：「天……神……」

那些圍繞在顧老四身邊聽故事的老百姓，一齊往丁中齊這邊望來。

這時，陽光自雲端洒下，斜斜的照在丁中齊黝黑的臉上，泛起一層油光，使得他那烱烱的眼神，更加的爍亮，更加的懾人。

那些老百姓自幼及長，都一直留在南陽，有的人足跡都沒踏出方圓百里，何時曾見過這樣的巨人？

頓時一陣騷動，以爲天靈巨神白日顯靈，有那虔誠的老太婆，頓時口誦佛號，跪了下來。

×　　×　　×

羣衆是盲目的，這時大家的情緒幾乎都受到了顧老四的催眠，一見有人跪下，頓時全都跪了下來。

丁中齊一楞之下，馬上便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他的心中沒有一絲喜悅，反而極爲難過。

因爲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却被人視之爲神。

而這些將他當作天神的人，則是在中國的大地上，到處可以見到的善良的老百姓。

近二十年來，他一直待在山上，難得下山一次，便是因爲他每一次來到人羣之中，便會使人側目。

那些人不是將他視爲異物，便是將他當作山魈怪魅，全都以奇異而畏懼的目光望着他，離着他遠遠的，不敢靠近他。

如今可好了，在這個時候，他竟然昇格成爲「天神」，而且還使得這些鄉民都向他下跪。

他的心底湧起一股悲哀的情緒，一方面爲自己而難過，另一方面則是爲那些善良而無知的鄉民而難過。

反而站在他身前的李金貴，倒是楞住了。

李金貴活到這麼大，一直是朝別人下跪，從沒見到有人向他下跪，這一下，面前那一大片黑壓壓的人，全都跪了下來，使他如遭雷殛，整個人都震呆了。

他還沒會過意來，丁中齊知道面對這些無知而又善良的老百姓，是絕對無法解釋清楚的，是以一把挾住李金貴，便放足飛奔而去。

就在他放足飛奔之際，李金貴只聽得在那一片寂靜，伏於地的人羣中，突然響起了一聲驚呼：「阿貴，是阿貴！」

李金貴側首望去，只見一個穿着一襲灰布衣裳的少年人，自黑壓壓跪倒一片的人羣中站了起來。

那個少年人雖然換了衣服，雖然距離不近，可是李金貴在一眼之下，仍舊將他認了出來。

他驚喜交集，脫口道：「是清海小道士。」

丁中齊的脚步一跨便是七尺以上，奔行的速度又很快，李金貴才剛認出清海小道士，便已被挾着走出了數丈開外。

他連忙嚷道：「大師兄，快放我下來，那是清海小道士。」

丁中齊脚下一頓，立刻便應聲停了下來。

他凝目望去，見到那一片黑色的後腦勺，濃眉立刻便爲之一皺。

如果眼前這些人，全都是爲非作歹的惡徒，丁中齊毫不考慮的迎上前去，但，那些人都是善良的百姓，叫他如何進入人羣中？

他低聲道：「阿貴，你也看到了，這種情形下，我們怎麼能進去，讓你跟清海敍舊？」

李金貴聽他這麼說，只見清海似乎想要過來，却被一片跪倒於地的人擋住了，無法挪動脚步。

他也知道此刻再繼續停留下去，實在會惹來更多的麻煩，可是一想到這些日子來，跟清海小道士相聚的那些情形，使得他不忍就此隨丁中齊而去。

他用力一掙，道：「大師哥，你讓我下來嘛！」

丁中齊濃眉一皺，道：「阿貴，你要怎麼樣，現在怎能胡鬧……。」

李金貴道：「大師哥，清海救過我，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能讓他留在這裏，等他被玄妙觀的道士害了！」

丁中齊沉吟着，道：「那你準備要怎樣？」

李金貴道：「我帶他上山去。」

丁中齊道：「不行。」

李金貴道：「山裏面師伯師叔那麼多，隨便那一個都可以收他爲徒……。」

丁中齊朗笑道：「哈！你以爲那些師叔們閒得沒事做？他們都已經歸隱武林，這次是應師父之請，來此有重大之事要做，豈是來找徒弟的？」

李金貴朝人羣中走去，只見清海小道士揮動着手，朝這邊挪行過來。

只不過他在一片跪倒的人羣裏行走，幾乎沒有空隙可以讓他落脚，行走之際，極爲困難。

李金貴拉着丁中齊的衣衫，道：「大師兄，我求你好吧！你快想個辦法。」

丁中齊只見那些跪倒的人羣，有些大

胆的，已經抬起頭來觀看，如果他再逗留下來，那麼便只有兩個結果：一是被人羣困住，向他膜拜祈求賜予。

另外一個結果則是羣衆發現他不是神，認爲受到了欺騙，轉而攻擊他。

當然，這些無勇的羣衆，就是再多一倍來，丁中齊也不畏懼。

可是他能夠出來嗎？面對這些善良的鄉民，他連動一根手指的勇氣都沒有。

心中的意念有如電光閃過，丁中齊的目光一動，只見路邊有一捆蔴繩。

他將李金貴放了下來，跺脚道：「唉！都是你給我找麻煩！」

李金貴涎着臉，道：「大師兄，就此一次嘛，請你帮帮忙，清海是我的朋友，我總不能置朋友於不顧吧！」

丁中齊也不答話，一把抓起那捆蔴繩，手持繩尾，振臂一揮。

那捆蔴繩有如一條黃色飛蛇，急速地飛了前去，一直伸展到四丈多長，然後搭在清海的腰際，圈捲了幾箍。

清海啊的一聲，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一個身子已被蔴繩帶得騰空飛起。

× × ×

丁中齊把全身的力道都貫注在那根蔴繩之上，等到繩頭一捲上清海的腰際，用力一帶，便將清海整個身子捲起。

清海在空中怪叫連連，手舞足蹈，唯恐會跌落地上，摔破了頭，可是他才一閉上眼睛，耳邊風聲一歛，便已落入丁中齊的懷裏。

他的眼睛才一睜開，便看到丁中齊那寬大的臉孔和烱若朗星的雙眼，被那神光一逼，連忙又趕緊閉上了眼睛。

丁中齊輕聲道：「清海不要害怕！」

他的右掌輕輕一拂，有如利刃般，將那捲在清海小道士身上的幾捆蔴繩割斷。

他這飛繩帶人的動作，便已夠嚇人的了，但是那些抬頭觀看的老百姓倒還沒看出其中的奧妙，却被他這順手一拂，便已割斷數道蔴繩的舉動給嚇呆了。

因爲這捆蔴繩粗逾姆指，是鄉下人用來捆豬用的，平常就算是用利刃，也得費上很大的勁，才能將之割斷。

但是丁中齊僅僅一拂，便將數股蔴繩割斷，豈不是他的手掌要比快刀還要來得鋒利？

由於清海小道士被蔴繩帶回時，人在空中發出怪叫，引得許多人抬頭觀看，這下他們全都看到了丁中齊那駭人的舉動。

頓時，全都重又伏首磕頭，這些人還有的大聲唸佛，有的默默祈禱，祈求天神賜福……

有人滿心喜悅，認爲自己親眼看到神仙顯靈，有人則是愁苦至極，認爲快要死了……

總之，在那一片跪倒的人羣中，各種各樣不同的意念，不同的想法都有。

這時，玄妙觀的失火，對於他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就算此刻地層裂開，將他們吞噬進去，他們也無所畏懼。

因爲，在他們的意念裏，他們看到了天神顯靈，他們的歸宿，必然是天上……

也不知有多少人在羨慕清海小道士，認爲他得到的天神的眷顧，以致能夠白日飛昇。

丁中齊不是神，豈能知道在眼前那片跪倒的人羣裏，會有如此複雜的想法？

他只是知道，繼續逗留下去，會惹來更多的麻煩。

是以他一拂斷捲在清海身上的蔴繩，立刻便挾起李金貴，飛身疾奔而去。

他這一放勢急奔，眞個快逾奔馬，一口氣便奔出了二里之外，才緩了下來。

李金貴是有過經驗，倒不害怕，清海小道士可從沒這種被人挾着飛奔的經驗。

他只覺耳邊風聲呼呼，眼前的地面急速地後退，嚇得趕緊閉上了眼睛，不敢睜開眼來。

李金貴反倒覺得這種經驗極爲寶貴，頗有欣賞的意味。

他一面看着清海那緊閉雙眼，皺起眉毛的害怕表情，一面享受涼風掠過身上的愉快感覺。

只是不能往地下看，那急速後退的地面，使得他的眼睛都看花了，隨之而來的暈眩感，會使他想要嘔吐出來。

所以他在不看清海之際，轉過頭去看着後面。

就在他第二次回頭的時候，他突然見到一個身穿灰色緇衣的老尼姑出現在丁中齊的身後。

那個老尼姑就在丁中齊身後大約六尺多遠，可是無論丁中齊奔行得多快，她仍然保持一段距離，既不超前，也不落後。

李金貴起先是一怔，還以爲自己看花了眼，後來閉了下眼，再度看去，仍然看到那個灰衣老尼姑不即不離的跟在後面。

可是意念一轉，忖道：「糟了，莫非這老尼姑是甚麼鬼魂不成，否則怎會動也不動，仍能跑得這麼快。」

一念掠過腦際，他忙又凝神望去，首先，他便見到那尼姑胸前掛着的一串黑色的唸珠，其次他便看到那瘦癯的臉上，兩道長長的白眉。

那個老尼姑戴着一頂灰黑色的帽子，臉孔瘦癯却又紅潤，若非是她臉上兩道白眉，單從相貌看去，只不過四十多歲的樣子。

最奇怪的還是她的右臂微曲，手掌中托着一個高達尺許的白色瓷瓶。

那隻瓷瓶瑩潔如玉，映着陽光反射出淡淡的瑩光，而她的手指也瑩潔如玉，襯着瓷瓶，幾乎使人分不清何者爲手，何者爲瓶。

× × ×

李金貴的目光從那個瓷瓶上移過，挪到那老尼姑的脚下。

立刻，他全身一震，似乎被雷電所擊中一般。

敢情那尼姑的雙足都是懸空的，根本沒有沾上泥土。

她脚下只是穿的一雙普通出家人的麻布鞋，白色的襪套上沾了一些灰塵，有些泛黃，沒甚麼特殊之處，然而這一騰空虛懸數尺，便能緊隨丁中齊之後，急速地移動，不由使人爲之震驚不已。

丁中齊似乎能感覺到李金貴的異動，垂首問道：「阿貴，你怎麼啦？」

李金貴轉過頭去想要答話，却被迎面一陣風迫住，無法說出話來。

他勉強開口，只吸得滿口的風，於是只好閉上了嘴巴。

他在這時，還以爲自己見到的只是一種形象而已，略一凝神，又再度轉身向後望。

一點都沒錯，那個瘦小的老尼姑，仍然是雙脚懸空的，緊跟在丁中齊的身後。

她全身上下仍然維持剛才的姿式，一點都沒有改變，沒有一點表情。

但是，在李金貴的眼裏，她的整個臉龐，似乎發射出聖潔的光芒，使人不能逼視。

一個意念有如電光似的閃進了他的腦海：「她是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是中國人最熟悉的一個神，傳說中她能聞聲救難，只要呼叫她的名號，便能獲得救援。

觀世音菩薩能化身千萬，以各種不同的面貌出現人間，但最常見的一幅相貌，則是身穿白衣，佩戴瓔珞，手捧淨瓶，赤足立於蓮花之上。

傳說她手中所捧之淨瓶，內盛淨水，中插三根楊柳樹枝，只要她用楊柳樹枝沾上淨水洒下，任何的病痛災害，都可痊癒祛除……

李金貴趕緊閉上了眼睛，恭敬地默禱，口中頻唸：「喃嘸觀世音菩薩，喃嘸觀世音菩薩。」

他大約在心裏默禱了十多遍，突覺耳邊風聲一歛，丁中齊已經停了下來。

丁中齊將李金貴放下地，道：「阿貴，我不認得到白家的路，你……」

他一面說着，一面將挾在右臂的清海小道士也放了下來。

就在這時，他突然見到李金貴像呆了樣的望着他的身後，不由得話聲一頓，問道：「阿貴，你怎麼啦？」

李金貴雙足一落地，立刻便睜開眼往丁中齊身後望去，他只見那個老尼姑也停了下來，整個小的身軀緩緩的着地，站在約莫七尺開外。

他根本就沒有聽到丁中齊在說些什麼，他只是楞楞地望着那個老尼姑。

在他的感覺中，觀音菩薩是不應該停留如此久的，也沒有理由要他停留如此之久。

他不知道這到底是好的現象，抑或是壞的現象，忖道：「莫非菩薩想要告訴我什麼不成？」

丁中齊見到李金貴目光直直的望着自己的身後，竟像呆了似的，不禁爲之一怔，隨即他一個旋身，轉了過去。

那個白眉紅顏的老尼姑此刻仍然微闔着雙眼，默然的站在那兒。

丁中齊的目光一觸及她，忍不住意外地啊了一聲，隨即雙膝一屈，跪倒於地，拜了下去。

李金貴沒料到丁中齊也認出那個老尼姑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馬上跪拜下去，毫不考慮地也跪了下去，喃喃唸道：「喃嘸觀世音菩薩！」

這時候，只有清海小道士像個傻瓜一樣，楞立地站在那兒，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若非站在面前的是一個老尼姑，只怕他也會跟着李金貴一起，跪倒於地，膜拜如儀。

那老尼姑開口道：「中齊，你們起來吧！」

丁中齊恭聲道：「弟子丁中齊，謝過無相師太！」緩緩站了起來。

李金貴還沒弄清楚丁中齊說些什麼，只覺全身似被一股無形的氣勁拉動，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

那個老尼姑此時已張開了眼睛，李金貴但見她的眼中的光芒滿含慈祥，就像他的母親一般。

他的心情一陣波動，頓時想起了那一向疼愛他的母親。

他的母親只是一個平凡的農家婦人，對於身邊這麼個獨生子的管敎，可說是近乎溺愛的程度了，對於阿貴的任何要求，都儘量的滿足他。

李金貴以往還經常鬧鬧小性子，常常惹得母親生氣，而暗暗掉淚。

自從他離開家到了玄妙觀之後，他經歷了從所未有的一段驚奇怪異的事情，這使得他的心智漸漸地成熟了。

也因爲如此，這段經歷更使得他珍惜以前在家中的那一段溫馨自在的日子，由此，而懷念起母親的偉大……

他的面上露現孺慕的神色，只聽那老尼姑問道：「中齊，這孩子是誰？」

丁中齊恭聲道：「稟報師太，他叫李金貴，是我師叔新收的弟子。」

那老尼姑哦了一聲，道：「極樂眞人已經避塵半甲子，爲何又突然興起收徒之念？」

丁中齊道：「這個……據家師說，是師祖仙去時，留下的錦囊及柬中，提到阿貴乃是振興本門的人選，所以……。」

那老尼姑似是頗爲動容，眼中突然射出爍亮的光芒，凝注在李金貴的身上。

李金貴沒料到一個人的眼神，會有如此大的轉變，他一被老尼姑的烱烱目光所罩住，只覺全身一片冰凉，動也不敢動一下。

丁中齊道：「小師弟，這位便是南海無相神尼，你再過去磕個頭吧！對你將來必有所助。」

李金貴早就聽到凌三提起過無相神尼之名，後來他也以無相神尼來嚇唬玄妙觀裏的太虛老道。

他沒料到這個原先被他認爲是觀世音菩薩化身的老尼姑，便是南海無相神尼。

他一方面爲自己原先那荒謬的意念感到好笑，一方面又爲自己能親眼看到這位受世人所尊崇的神尼而高興。

他恭敬地跨前一步，道：「弟子李金貴，叩見神尼老前輩……」雙膝一彎，便待跪了下來。

無相神尼左袖微拂，也沒見她如何作勢，李金貴已無法跪下去。

李金貴愕然地望着無相神尼，只聽她緩聲說道：「貧尼不慣見到後學行此大禮，阿貴……」

李金貴應了一聲，道：「神尼老前輩請問有何吩咐？弟子……。」

無相神尼道：「貧尼法號無相，乃是取的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之意。僅是個普普通通的比丘尼，沒什麼神奇之處，只是世人謬讚而已，你是極樂眞人的弟子，稱呼貧尼一聲無相師太就可以了。」

李金貴恭敬地道：「是，弟子敬聆師太教誨。」

他沒讀過佛經，也弄不清楚什麼是：「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只當無相神尼在訓誨他而已。

無相神尼微微一笑，道：「中齊，你不在山上隨侍抱玉道友，帶着小師弟下山做什麼？」

丁中齊簡要地將此行目的說了一遍。

他苦笑道：「若非是阿貴鬧着要在玄妙觀裏找他的好友，弟子也不會鬧出這麼大的一個笑話。」

無相神尼頷首道：「世人無知，不離貪嗔、痴，是以永落六道輪廻，無由覺悟，難怪他們會被一時的異相所驚，這也無足奇怪……。」

她的話聲一頓，道：「八十年前，貧尼曾與白劍青施主有過一面之緣，後來聽說他中年慕道，已獲少陽眞解，修煉成道，可惜……。」

她輕嘆口氣，沒有繼續說下去。

李金貴也不明白她在可惜什麼，楞楞地望着她。

無相神尼頓了頓，又道：「中齊，貧尼遠從南海而來，專程爲令師送上靈水，以完成他這半甲子來的宏願，不知他是否已經出關？」

丁中齊恭敬地道：「禀告老師太，家師要待明日方才出關，不過此刻衆位師叔們都已經集聚在谷裏面了。」

無相神尼微笑道：「哦！衆位道友都已經來齊了嗎？」

丁中齊道：「只有陸師叔還沒到，其他的各位都已經到齊了。」

無相神尼道：「無塵道友有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平時便難以去找他，此刻便無從尋覓，不過他既已接受抱玉道友之邀，共襄此盛舉，一定會按時趕到。」

她的話聲稍頓，道：「你們既是要去白家探友，貧尼也就此逕上山了。」

丁中齊躬身道：「師太請慢走，弟子恭送……」

李金貴突然打斷了丁中齊的話，說道：「老師太，弟子尚有一件事要請敎老師太……。」

丁中齊沒料到李金貴會如此無禮，逕自打斷自己的話，側目瞪了他一眼，叱道：「阿貴，你……。」

無相神尼微微一笑，道：「中齊，沒有關係，阿貴心中如有疑惑，儘可詢問，貧尼只要知道，一定回答。」

李金貴只見無相神尼和靄得像他母親一樣，不由胆子一壯，大胆地說道：「多謝老師太，弟子有三個問題，想要請敎老師太……。」

無相神尼哦了一聲，似乎是沒料到李金貴竟然有三個問題之多。

丁中齊一楞，叱道：「阿貴，你不要太過份，老師太她尚要……。」

李金貴理直氣壯地道：「我這怎麼算過份？韓夫子說過：『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老師太雖然不是我們師父，也算是師門長輩，自當爲下一代弟子們解惑……。」

丁中齊一輩子也沒唸過什麼書，除了知道儒家有個孔夫子之外，連孟夫子都不曉得，但是關於道家的一些神話，以及典籍上記載的人物，倒是平時耳染目濡，熟悉異常。

是以他一聽李金貴謅起文來，不由得很快地想了一遍，却發現自己的確沒聽過有什麼韓夫子，忍不住皺眉道：「阿貴，你在鬼扯什麼韓夫子？能被稱爲夫子的，只有一個孔夫子……。」

李金貴的嘴角浮起笑意，道：「大師兄，若是論起武功來，小弟是連開口的資格都沒有，可是談起文學來，不怕您見怪，小弟可是要比你稍勝一籌了。」

丁中齊這一生中可恨的便是自幼貧苦，從小失學靠着一身的蠻力打柴爲生，此刻被李金貴這麼一說，不由得漲紅了臉。

若非是無相神尼就在旁邊，只怕他會當場發作，狠狠的罵李金貴一頓。

饒是如此，他也氣得罵道：「阿貴，你這小……傢伙在胡扯什麼？」

李金貴那裏曉得自己無心之中，已經傷害到了丁中齊的內心深處，猶自理直氣壯地說道：「本來就是嘛，韓愈韓夫子乃唐宋八大家之一，乃是文起八家之首的名家，在文學上之地位極高，當得起夫子之名……。」

丁中齊覺得他這幾句話，就跟唐僧三藏法師所唸的緊箍咒一樣，使得自己頭痛不已。

因爲什麼唐宋八大家，什麼文起八家之首，他是一概不知，只有傻楞楞的瞪着眼睛，連反駁的餘地都沒有……

他此刻眞恨不得一把抓起李金貴來，在那小屁股上狠狠的打上兩巴掌，才能消除心中的不快。

可是他側目看看無相神尼，只見她仍自笑瞇瞇的望着李金貴，面上沒有一絲惱意，不由洩了氣。

無相神尼微笑道：「阿貴，你蠻不錯嘛，好像唸了不少的書……」

李金貴訕訕地說道：「弟子六歲啓蒙，七歲入塾，至今已經唸了十年的書，只是資質愚鈍，不堪造就，是故仍是一襲白衣。」

無相神尼頷首道：「你的骨格清奇，决非愚笨之人，你之未應試，想必乃是個性所致，蓋你並非富貴中人，正應歸於道家……。」

她話聲一頓，道：「你有什麼問題，說出來吧，只要貧尼知道，一定詳告。」

李金貴恭敬地道：「多謝老師太。」

他略爲整理了一下思緒道：「請問老師太，方才弟子被丁師兄挾持而行之際，曾見您足不沾塵的飛行於後，請問這是否佛家六大神通中之神足通？」

無相神尼微微一笑道：「不，那是本門輕功中之『柳絮隨風』身法，方才貧尼是藉着你大師兄奔行時，身後所帶起之一股風勁而行，本身並未施出一分勁道，是故能騰空而行……」

李金貴哦了一聲，道：「請問老師太，所謂佛家的六大神通，是否確有？」

無相神尼肅容道：「六大神通自然是有的，但是本門重的乃是修行、悟道，將此神通視之爲末流支節，絕不許炫耀。」

李金貴想了一下，面上浮起欽敬之色，正要說話，無相神尼已開口道：「你那第三個問題，貧尼就此回答你。」

李金貴訝異地望着無相神尼，只聽她道：「你那愛侶與貧尼無緣，她將來與你乃是清虛門中的神仙眷侶，故此貧尼無法將他收入門下……。」

李金貴聽她這麼一說幾乎跳了起來。

因爲，他心中所想的乃是：「玉鳳如能蒙無相神尼收爲弟子，將來豈不是成就非凡？」

他正想要設個法子讓無相神尼收白玉鳳爲徒，携往南海授藝，却不料無相神尼已經察知他的心意，而回答了出來。

像這種能洞悉他人心念的神通，怎不使得李金貴爲之駭然驚詫？

× × ×

李金貴滿臉驚訝之色，還未來得及說話，已聽得無相神尼繼續道：「不過你我相見亦是有緣，等一會兒見到令尊令堂之際，貧尼自會贈以兩顆『凝碧丸』，使他們自此袪病延年……。」

李金貴大喜過望，連忙跪倒地上，道：「多謝老師太成全……。」

無相神尼大袖微拂，已將李金貴身軀帶得站了起來。

她那垂掛到眼角的雪白長眉，似乎在微微飄動，道：「貧尼生平最不喜人做磕頭蟲，俗禮太過，則是虛僞，反不若存心端敬，不拘形式要來得强。」

李金貴唯唯喏喏，沒有吭聲。

丁中齊訝異地問道：「老師太，您要隨我們到阿貴家裏去？」

無相神尼微微頷首，道：「萬事一切隨緣，不必强求，貧尼與金貴有緣，自當隨緣而行……。」

丁中齊有些不解地望着無相神尼。

無相神尼說道：「貧尼尚要從阿貴身上引出一段俗緣，若是不隨他去，如何能行？」

丁中齊詫異地道：「老師太，您的意思是……」

無相神尼道：「貧道此次自南海渡海而來中土，一方面是應令師之邀，另一方面則是接引我的徒兒回去！」

丁中齊哦了聲，還想開口詢問，無相神尼已道：「中齊，不必多問了，我們走吧！那位小道友可等得不耐煩了。」

丁中齊望了站立一旁的清海小道士一眼，這才想起自從將清海帶來之後，連一句話也都沒有跟他說，也一直沒讓他有機會說話，難怪清海會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他拍了拍李金貴的背，道：「阿貴，咱們這就去吧！一路上你得跟你朋友多敍敍，想個法子安頓他，免得他以後遭到玄妙觀的道士……」

李金貴應了一聲道：「老師太，弟子在前帶路，請您在後慢行。」

無相神尼微微一笑，說道：「你們去吧！」

李金貴拉着清海小道一起，舉步向前行去。

清海回頭偷偷望了望那高達丈二的丁中齊和矮瘦僅五尺多高的無相神尼，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感受。

若是在平時，他見到這種極端不相襯的兩個人同時出現，只怕會笑出聲來。

因爲這兩個體型完全不同的怪人，在平常便已引人注目，此刻一並排走在一起，更是構成一種極其滑稽的形象。

可是此刻清海小道已經明白這兩個人，都是武林中的奇人異士。

尤其是那個又瘦又小，長着一雙白眉毛的老尼姑，更是輩份極高，本事極大的異人。

不看別的，單看連那有如巨神的丁中齊對她都如此恭敬便可明白她的身份了。

是以清海在敬畏之中，對李金貴更是羨慕起來。

他拉着李金貴急行數步，低聲道：「阿貴，那個巨人是您的大師兄啊？怎麼以前沒聽你說過？」

李金貴道：「我是昨天才拜的師！」

他頓了頓，笑說道：「說起來也好笑，我雖然拜了師，可是連我師父的面都沒有見過。」

清海小道士道：「哦，有這種事？」

李金貴頷首道：「嗯，我師父正在坐關，還沒有出來，是我師叔替他老人家先收徒的……。」

清海小道士道：「阿貴，說了半天，你還沒告訴我，你的師父是誰？」

李金貴道：「我師父也是道士，叫抱玉眞人。」

清海小道士想了一下，搖頭道：「我沒聽過。」

李金貴道：「我師叔叫極樂眞人，你聽過沒有？」

「極樂眞人，極樂眞人？」清海小道士喃喃唸了兩聲，道：「這個名字我好像聽人說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李金貴道：「我師父他們在武林中的名望很大，輩份很高，據說比玄妙觀裏的太虛老道長的輩份還要高！」

清海滿臉驚訝之色，道：「哦！這麼說，你師父不是最少也有七八十歲了？」

李金貴道：「師父我沒見過，不曉得年紀有多大，可是我師叔看起來只有四十歲上下，好像跟玄眞道長差不多……」

清海點了點頭，道：「以前我聽三觀主說過，只要功夫練得深了，自然能夠駐顏，往往七八十歲的人，看起來跟三四十歲一樣，據說當年茅山眞君活了二百歲，看起來只不過六十歲一樣……」

他拉住李金貴的手，道：「阿貴，你我跟兄弟一樣，你何不想個法子，把我也引到你師叔那兒，就算是做個小道士，我也願意……」

李金貴沉吟道：「這個……」

他還沒答覆，只聽得丁中齊道：「阿貴，你不可以隨意的承諾下來，不然到時無法做到，就永遠都會內疚於心！」

李金貴苦笑了一下，對清海道：「清海師兄，你聽到了我大師兄的話沒有？」

清海小道士咬了咬一下唇，默然點了點頭，顯然心中極爲難過。

李金貴也不知要說些什麼才好，抓住他的手，道：「清海，你是怎麼逃出玄妙觀的？」

清海道：「我救了你之後，便躲到厨房裏去，本來想要回房去把我這兩年存下來的三兩多銀子取出，後來聽見觀裏面好多人要抓我，所以我沒有法子，只有從厨房邊的臭水溝裏爬出來。」(未完・廿二)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百毒宮主將前後十九年的事經過道出，衆俠都爲之婉惜不已，至於銀杏保護少主逃出，被人救起少主——凌雲天，銀杏則殉難無疑，至於凌雲天的爹和義母虞慧文可能仍在人世，凌雲天心情憤極，知道殺父仇人是佟景賢、丁南紹、設計想將丁南紹搏殺，去貴陽花溪擄走丁南紹獨子，誘他的如夫人劉金花去婁山關截回被骷髏幫擄去的兒子，然後才對丁南紹謊說他如夫人和獨子被骷髏幫擄去，再趕去婁山關處置劉金花，將發生的事情諉過於骷髏幫……距端午節已近，借骷髏幫主之名義和佟景賢在華山決鬥，再佈置計劃對付佟景賢……

佈下火併計　唆羣邪上山

中年化子略無懼意，道：「弟子狄藩，並非葉壇主手下，新近才投在鄧香主手下效力。鄧香主恐幫主不信弟子身份，交與弟子一項信物，請劍主驗明。」說着取出一方書有字跡素帕。

骷髏幫主接過反覆一瞧，果是鄧素雲信物，道：「鄧香主現在何處，爲何不來見我。」

中年化子躬身稟道：「鄧香主、葉壇主等人現追踪軒轅手無暇分身……」

「軒轅手現在何處？」

「就在華山周近，形踪飄忽，鄧香主命小的稟明幫主，軒轅手就是本門叛徒淳于亮！」

「這個我已知情。」

「但淳于亮欲陷幫主於死，散佈謠諑，云幫主將少林大悲禪師、點蒼葛四先生、青城銀河真人擄囚在希夷峽，並將花溪漁父丁南紹愛妾幼子刧來，現宮廷皇子及各大門派端午日決定大舉侵襲。」

骷髏幫主面色大變，鬚髮怒張。

中年化子道：「鄧香主言非釜抽薪，幫主難以抗拒。」

「釜底抽薪係何所指？」

中年化子肅然稟道：「鄧香主請幫主立即率衆出山，故作疑兵之計，散佈謠諑趕往燕京刺王殺駕，由千面神儒石誠扮作十三皇子繼位，幫主稍顯行踪即返，宮廷皇子必人心浮動，紛紛遄返燕京，至不濟亦可收各個擊破之效。」

骷髏幫主不禁一怔，暗道：「怎麼我想不及此。」一面現喜容，哈哈大笑道：「老夫邀約助拳能手已相繼趕來，惟忌宮廷皇子作梗，致牽一髮而動全身。」說時徐徐擊掌三聲。

只見三方石壁忽如珠蚌般紛紛翕張，疾閃出十數黑衣蒙面織有骷髏標記大漢。

中年化子心中暗驚，忖道：「看來西嶽華山佈置得如鐵桶般，步步均有死亡危機。」

骷髏幫主望了化子一眼道：「你隨老夫等同往一行麼？」

中年化子忙抱拳施禮道：「鄧香主有令，此計倘蒙幫主採納，弟子尚需去華陰散佈謠諑，並須預知幫主去踪。」

骷髏幫主略一沉吟道：「老朽渡河，循北岸去京。」

中年化子躬身道：「那麼弟子拜別了！」轉身向洞府外走去。

華陰縣外三座接待武林羣雄大棚內依然人嘲繁喧，豪笑盈耳，雖然羣雄各有隱藏不同身份，但表面上仍佯裝在瞻仰百年難逢盛會而來。

驀地。

東棚外走進三個化子，二少一老，鶉衣鳩面，蓬髮赤足，目中精芒逼射。

忽傳出宏亮語聲道：「陶老英雄，咱們長遠不見啦。」一個面如硃砂老叟趨向一蓄山羊鬍鬚老丐之前行禮。

老丐兩目一瞪，面現笑容，道：「化子吃十方，風聞郭老英雄接待往來黑白兩道人物，免費吃喝，老化子嘴饞，是以趕

來了。」

羣雄目睹老化子形像，均知是丐幫名宿混元手陶景，面如硃砂老者乃泰山扇子崖東嶽高手赤面靈官藺文庸。

混元手陶景等三人坐下後，向藺文庸道：「骷髏幫主究竟是何許人物？」

藺文庸聞言不禁一呆，不知是何所指，一時之間竟茫然無法作答。

老化子雙目本瞇成一綫，驀然睜開，烱烱懾人，冷笑道：「這本不關老化子之事，但沉思之下，只覺事關武林安危，不能不說……。」

聲如洪鐘，立時三座棚內鴉雀無聲，凝神傾聽。

只聽混元手陶景說下去：

「方才老化子取道黃河北岸而來，北岸蘆荻一望無際，長可及人，老化子三人因飢腸如雷疲累不堪，就着身旁携有現成酒菜，塞飽五臟後，便藏身蘆荻叢中小睡，忽聞不遠瑟瑟聲傳來，似有江湖人物行走，老化子發現十五骷髏幫中高手距身四丈開外坐下彼此談論，聽出他們守候骷髏幫主來到，即動身趕往燕京，暗算當今皇帝，由千面神儒石誠扮作十三皇子竊佔大位……」

武林羣雄聞言相顧大驚失色。

陶景道：「但石誠竊佔皇位後對於武林是否有益，諸位中定有人知骷髏幫主心性爲人及眞正來歷，因茲事體大，老化子不能擅作主張。」

羣雄中有人朗聲道：「骷髏幫主已動身前往燕京麼？」

混元手陶景目光望了棚外天色一眼，道：「老化子離開時，骷髏幫主尚未至，他們預定黃昏日落時起程，據聞骷髏幫主已將冰山二怪制住，刻正說服二怪與他共事，希夷峽中凶險萬分，屆期太極慧劍佟景賢應約，恐凶多吉少。」

羣雄中不少宮廷耳目潛隱，自有人急報各皇子，只聽一人高聲道：「老前輩是否故作危言？」

陶景怒容滿面，沉聲道：「諸位若不信，不妨趕往黃河北岸察視眞假，但不可太過逼近，免受池魚之殃。」

赤面靈官藺文庸詫道：「陶老英雄弦外之音有人攔阻骷髏幫主麼！」

陶景微笑道：「宮廷耳目無孔不入，焉有不知之理。」說着望了藺文庸一眼，又道：「藺老師似亟亟欲去北岸一探老化子之言眞假，待老化子酒醉飯飽偕同前往，但不能伸手多管閒事。」

藺文庸道：「這是當然！」

三棚內羣雄已走去小半，月色斜西，陶景猛的放下酒杯，道：「藺老師，咱們走。」

率着一雙少年竄出棚外，與赤面靈官藺文庸如飛奔去。

黃河北岸，蘆葦蔽天，當年黃河洪水泛濫，連年改道，那一望無際的蘆葦原是黃河故道，金黃色陽光映照下，滴翠碧綠，微風過境，嘯韻如吟。

混元手陶景領着藺文庸朝南岸下游疾奔而去，上溯五六里彎道處綠揚下泊着一艘小舟。

四人躍下舟中，解開繫繩橫駛北岸而去、

半個時辰後，小舟已靠近北岸一片筆立如仞削崖下，陶景以手示意不可發出絲毫聲息，倏地四肢反貼在石壁上，施展壁虎功，悄無聲息緣上。

一雙少年化子身手絕倫，與藺文庸亦施展壁虎功攀登削壁。

崖上十數株巨幹古樟，繁柯虬枝，連亘互結，籠蔭蔽日。

陶景目中神光四巡了一瞥，道：「我等居高臨下，可一覽無遺，骷髏幫主一行必由崖下沙灘取徑。」

藺文庸一望崖下，遠處蘆葦翳密，闃無一人，恬靜異常，暗道：「怎麼如此平靜？」

只見陶景率着二丐冲霄拔起，穿入濃枝密叢中，藺文庸亦感疑惑，雙臂微振穿空倏隱。

金烏西墜，蟾魄高懸，宛如冰輪，散出夢樣的光輝，晚風狂勁，遠處蘆葦吹得瑟瑟如潮。

驀見蘆葦葉中分，魚貫疾掠出一行骷髏幫裝束黑衣人，却分辨不出誰是骷髏幫主。

突聞一聲哈哈大笑，道：「骷髏幫主，在下等恭候已久了。」葦叢中撲出數十人。

骷髏幫中一人忽振吭發出一聲刺耳尖銳長嘯，身形潛龍升天拔起六七丈高下，半空中出劍青虹逼射。

劍勢疾化爲「天河倒瀉」，一道驚天長虹幻起漫空飛星夾着嘯聲人影望撲出大內高手襲下，但聞慘嗥騰起，五人已身首分離倒臥血泊中。

赤面靈藺官文庸幾曾見過如此淩厲劍勢，暗道：「此人必是骷髏幫主！」

只見那骷髏高手一劍誅戮五人後，立即閃身回隊，繼續前行。

大內高手不禁胆寒，泰半畏縮不前。

陶景低聲道：「宮廷皇子無一人敢現身搏擊，只知驅鷹犬送死。」

藺文庸凝神一望，果然不見宮廷皇子現身，問道：「誰是骷髏幫主？」

陶景搖首微笑道：「不知！」

只見一雙大內高手攔道阻住骷髏幫去路，厲聲喝道：「站住！」掌中兵刃幻出一片寒飆。

骷髏幫爲首一人陰惻惻冷笑道：「閃開！」

右腕一振，青霞暴吐，「呼」的斜劈出手。

叮叮兩聲，一雙大內高手張嘴發出慘嗥，兵刃脫手飛出，胸前血光迸射。傷及臟腑倒地不起。

骷髏高手依然前奔如風，只聽遠處一聲朗喝，說道：「還不速速攔截，全力出手！」

數十名大內高手由四方八面圍撲，暗器如雨，寒光電奔，狠毒異常，欲將骷髏幫一行一網打盡，杜絕後患。

骷髏幫一行共是十七人，仍是啞口無語，待大內高手撲至臨近，身形倏動，變成一圓形，撤劍振腕出手，虹光暴射，寒飆漫空，帶出悸耳破風銳嘯。

片刻時分過去，大內高手紛紛受創倒下十數人，其餘均皆胆寒疾飄開去。

骷髏匪徒也不追擊，收劍後又前奔。

突聞一聲：「阿彌陀佛！」四朵紅雲疾如鷹隼電瀉落在骷髏匪徒之前，現出四個身披赤紅袈裟面目獰惡的番僧，手持鋼柄月牙毒鏟，泛出藍汪汪光華。

骷髏帮高手似知番僧異常辣手，不待番僧立定，倏地全力出手，十七柄長劍電奔虹射。

陶景、藺文庸相顧駭然變色，兩人見多識廣，均感骷髏高手劍招極爲辣毒。瞬眼，十七骷髏高手相繼穿空斜飛而去，去勢如電，隱入月色蒼茫中。

只見四個紅衣番僧跪坐在沙中，頭頂百匯及印堂、七坎三處穴上各刺穿一豆大圓孔，殷紅鮮血汩汩溢出，月牙毒鏟仍緊握右掌內，已自涅槃西歸。

天際遙遠忽冲起三道旗花，爆放流霞異彩，眩目耀眼。

蘆葦叢中閃出數人大喝道：「追！」

人影疾逾流星電奔而去，沙灘上留下數十具屍體，血腥刺鼻，死狀猙獰恐怖。

混元手陶景赤面靈官藺文庸雙雙躍下樹來，陶景長嘆一聲道：「無怪骷髏帮主名震天下，不論他誰是帮主，其劍招之詭異辣毒，老化子畢生罕睹。」

藺文庸欲躍下崖去，察視詳情，被陶景一把抓住，冷笑道：「藺老師，你欲淌此渾水麼？倘或宮廷高手誤認你與骷髏帮是同路人物，藺老師將待何如，恕老化子無法援手。」

赤面靈官藺文庸不禁毛骨悚然。

陶景用手一招，兩少年化子躍下樹來，垂手肅立。

藺文庸道：「這十七骷髏高手是否眞有骷髏帮主在內麼？」

陶景冷笑道：「風聞骷髏帮主智計絕倫，未必不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他與千面神儒石誠已另取徑撲向燕京而去，但宮廷皇子均是一般工於心計，預料骷髏帮主出此一着……」說着微微嘆息一聲，又道：「旁觀者清，關心則亂，你我回轉華陰去吧？」

藺文庸詫道：「回華陰何用，骷髏帮主已去燕京，端午之約乃骷髏帮主一着疑棋妙着而已。」

陶景搖首，說道：「無論骷髏帮主去京事成與否，端午之約決然不虛，以全昭信天下武勇，何况清廷亦無法直指叛逆之罪。」

不道四人遄返華陰，却說希夷峽中一條人影疾閃，月色迷茫下，現出一個蒙面黑衣人，飄然向洞府走去。

峽內石後突躍出一雙老叟，橫劍疾晃，大喝道：「站住！」

黑衣蒙面人緩緩揭下面具，顯露出面目，正是那骷髏帮主去而復轉。

一雙老者驀然色變，垂手道：「帮主獨自回來了！」

骷髏帮主鼻中冷哼一聲道：「那鄧香主壇下弟子狄藩稍時來見老夫，命他逕自進入就是。」

一雙老者躬身領命。

骷髏帮主飄然入得洞府而去，向一間寬敞明亮石室進入，坐在石墩上，面色沉肅，兩掌徐徐交擊三下。

只見一扇石壁疾開，閃出一個髮鬢銀白，枯瘦赭衣老者，抱拳施禮道：「帮主有何吩咐？」

洞府外突走入葉勝及中年化子狄藩，向骷髏帮主行禮。

骷髏帮主沉聲道：「葉壇主，老朽方才發現本門弟子中竟有叛逆潛伏在內，實令老朽痛心疾首。」

葉勝不禁一怔，道：「何人居心不軌，處以極刑，殺一儆百。」

骷髏帮主搖首道：「心腹之疾，不立即清除何以拒外，端午之約匪遙，葉壇主立即着手查明何人是宮廷爪牙或淳于亮死黨。」

枯瘦赭衣老者面色微變道：「竟然有如此之事。」

骷髏帮主沉聲道：「此事不准洩漏出去！」

枯瘦赭衣老者垂手低應了一聲道：「是。」

骷髏帮主道：「老朽尚須料理一件重大之事，片刻即回，葉壇主你全權處置。」說着一晃而出疾杳。

葉勝向枯瘦赭衣老者道：「毛護法，葉某離開總壇日久，現由何人掌管海底名册及密札。」

老者答道：「現由毛某掌管。」

葉勝抱拳微笑道：「帮主之命，不敢有違，煩毛護法領葉某，詳查本門弟子來歷其中有無疑竇。」

老者詫道：「此能查出麼？」

葉勝笑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找出其中疑竇，再剝繭抽絲，不難水落石出，我輩行事只問心之所安，寧可錯殺，不可走失。」

老者不禁毛骨悚然，領着葉勝望後洞走去。

後洞禁制凶險，稍一不愼，立即陷入萬刦不復之地，葉勝留神默記老者動作於胸，偶爾詢問一句兩句，決不令人起疑。

走入一間密室，四壁架上卷幅浩繁，葉勝立即逐壇索閱海底，命狄藩執筆記述，又道：「毛護法愼勿走口洩漏，免罹殺身之禍！」

老者神色一變，沉聲道：「這個老朽知道，用不着葉壇主狐假虎威。」他自投身骷髏帮下只服膺帮主之命，平時傲氣凌人，狂妄自大。

葉勝冷笑道：「本門危如纍卵，毛護法居然胆敢抗命，可見本門之危由來甚久，如毛護法自恃藝高輩尊，倚老賣老者比比皆是……」

老者目中怒火猛熾，右手疾拂而出，絲絲勁風，罩襲葉勝胸腹間，諸大要害重穴。

葉勝左掌一式「岫雲屛谷」疾封，右手五指穿脅飛出，手法精奧奇詭。

老者大吃一驚，暗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葉勝武功怎麼如此精進，難怪帮主器重……」心念之間手法立變，兩指如剪，戳向葉勝「將台」要穴。

猛感身後一麻，脊椎肋骨脹痛欲裂，不禁張口悶嗥了一聲。

只聽葉勝冷笑道：「狄藩，暫封住毛護法一身武功，待本座查出他有無叛逆跡象，侯帮主轉返後發落。」

老者面上冷汗冒出，只覺後胸五處穴道一冷，立時不省人事昏倒在地。

葉勝舉動迅速，逐一展閱海底名册及密札記事，頓飯光景過去，只聽葉勝道：「在這裏了，咱們快走！」

中年化子狄藩抓起毛護法與葉勝疾掠而出，將洞內禁制逐一還原之後，如飛而去。

× × ×

終南太白，凝碧翠巒間一處畝許大小松坪上，鄧素雲諸女在悄聲談笑，霧鬟雲鬢，冰肌玉骨，蒼翠欲滴中衣裙飄飄，如在畫境，令人神往。

九霄雲中傳來一聲鷩鳴，鄧素雲嫣然笑道：「天弟回來了！」

鷩影如豆，飄旋迴翔在松坪，葉勝與中年化子一躍而下。

化子正是凌雲天所扮，皇甫嫻秀眉微聚，含笑薄嗔道：「難看死了，不快去換着衣履。」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小弟遵命，娘現在何處？」

皇甫嫻手指在坪右巒谷間，隱約可見一幢木屋，道：「她老人家正在調息行功，由侯大姑陪着，也不知是什麼緣份，居然情誼甚篤。」

凌雲天笑了一笑道：「有侯大姑在，我娘可不會寂寥孤獨了。」

這時，葉勝取出在希夷峽內帶出之海底密札，道：「屬下已找到，請香主過目，內面有香主來歷。」

鄧素雲接過詳閱，密札中有一段與其父母身死情節極相脗合，惜內有隱句，不明其意，亦未指出係何人殺害，但骷髏帮主記載得如此詳盡，可見骷髏帮主必然在場，不禁星眸一紅，道：「事實極相脗合，時地人均無訛，但如何能使老賊自吐眞言。」

凌雲天道：「雲姐不必哀傷，侯老賊日暮途窮，走投無路之際，自不難套出眞言，現在尙無法查出他眞正來歷。密札不可遺失，或可從隱句中找出眞象。」語聲畧畧一頓，又道：「小弟先去見過母親再說。」快步向木屋中奔去。

板門虛掩着，凌雲天低低聲喚道：「娘！」

只聽百毒宮主問道：「是天兒麼？進來！」

凌雲天推門進入，只見百毒宮主盤坐在草榻上，似行功周天已完，笑道：「娘不嫌寂寞麼？」

百毒宮主微微一笑，說道：「娘有侯大姑作陪，怎會寂寞。」繼詢問華山的動靜。

凌雲天詳敍道出，一面說話，一面換易爲文士形貌。

百毒宮主道：「在未查明骷髏帮主來歷之前，切不可陷之于絕境，倘係力圖先明志士，你將何顏面對你父。」繼又道：「你遣往燕京之人尙未回來麼？」

凌雲天答道：「計算日期，也該轉回了，此事無關宏旨，但太極慧劍佟景賢必無法不應端午之約。」

百毒宮主聞知佟景賢之名，眼中不由吐出一抹殺機，沉聲道：「爲娘料定骷髏帮主必與紅沙谷大有淵源，與你父亦必是舊識，不然何故隱蔽本來面目。」

凌雲天詫道：「娘是說孩兒在希夷峽中所見骷髏帮主亦非本來面目是麼？」

百毒宮主微頷螓首，笑道：「與天兒你一般！」

凌雲天忽泛出一絲憂慮之色道：「據丐帮前輩陶景老英雄之言，目睹骷髏帮主劍招辣毒怪奧，功力委實莫測高深，孩兒與他一拚，似未能穩操勝算。」

百毒宮主微微一笑道：「天生萬物，相生相尅，決無無敵天下之人，骷髏帮主亦是心有畏忌，這多年來骷髏帮不敢明目張胆，公然露面江湖，可想而知。」

忽聞天外送來一聲長嘯，凌雲天神色一變，疾掠出室，只見松坪諸女聞得嘯聲相顧愕然。

凌雲天道：「待小弟去瞧瞧是何人到來。」身形穿空飛起，朝嘯聲傳來方向掠去。

他身法極快，立刻已奔出五六里，只見山谷遠處奔來七八條人影，似帶有重傷，不禁一怔，急迎了過去。

但見來人正是皇甫天彪及落魂谷高手，二十餘丈外却是乾坤居士武顯揚率衆趕來，不禁大喝道：「谷主休慌，有在下拒敵。」

落魂谷主皇甫天彪，知是凌雲天，頓知生機有望，飛奔而至道：「小女在這裏麼？」

凌雲天取出一道旗花，道：「谷主朝前奔去，放出旗花，令嬡自來接應。」說時，武顯揚等人已如飛趕至，忙向前右掌一揮，逼出一股無形罡勁，大喝道：「站住！」

乾坤居士武顯揚等人頓感罡勁如山，綿軟阻滯，不禁心神微微一駭，身形疾飄開去。

落魂谷主皇甫天彪率衆趁機向前飛奔而去。

凌雲天冷冷一笑道：「武顯揚，你爲何追殺落魂谷主！」

乾坤居士武顯揚怒道：「皇甫天彪江湖巨邪，惡跡昭彰，尤其殺戮鐵面崑崙范澄平滿門大小，鷄犬不留，更是令人髮指，老朽志在除惡，尊駕攔阻老朽，無疑是皇甫天彪一丘之貉。」

凌雲天哈哈大笑道：「武老英雄說得是極，在下焉能助紂爲虐，但我輩武林人物，行事出手必須毋枉毋縱，如皇甫天彪罪證確鑿，在下决置身事外。」

武顯揚怒道：「倘無確證，老朽怎能追殺不捨。」

凌雲天點點頭道：「好，在下領武老師前往。」騰身一躍，遠落在五六丈外。

一個匪徒突低聲道：「老爺子，此人有詐，須愼防使詭。」

武顯揚道：「老夫知道，走！」率衆趕向凌雲天身後。

凌雲天身法極快，武顯揚等無法追近，相距永遠保持六七丈外。

一侯乾坤居士武顯揚陷入禁制，突失去凌雲天踪影，武顯揚神色微變，目中神光暴射，烱烱如電四巡了一瞥，只覺並無絲毫異樣。

忽聞隨風傳來凌雲天語聲道：「武老師請稍留步，容在下將皇甫谷主帶來。」

一個手持鬼頭刀漢子突身形一矮，踹步竄出，勢如離弦之弩般，刀光電奔，循

聲砍去。

只聽一聲悶嗥，那漢子身形突望回彈出，叭噠一聲墜地，張嘴噴出一股血雨，右臂連刀已被震折，昏死過去。

武顯揚臉色不禁駭然變色，怒道：「尊駕……」

只聽凌雲天調笑道：「武老師別來無恙。」說時凌雲天身形再度現出。

乾坤居士武顯揚大感惘惑，道：「尊駕此是何意？」

凌雲天面色一寒，冷笑道：「閣下並非武顯揚，殺害鐵面崑崙范澄平全家老幼乃閣下所爲，追殺皇甫谷主之意無非藉增俠譽，使范澄平寃沉海底。」

武顯揚宏聲大笑道：「尊駕之言逼眞，連老朽也深信不疑，老朽既非武顯揚究竟是何人？」

凌雲天道：「稍時閣下被擒時，自然水落石出！」

武顯揚大喝一聲，右掌疾劈出一股淡紅罡炁，熾熱如焚。

凌雲天冷笑道：「你那血炁掌只練成七成火候，焉能傷得在下。」右手疾拂而出。

轟然無響，熱流逆溢反震了回去。

武顯揚駭得面色大變，疾躍出兩步，厲喝道：「尊駕何來歷？因何識得老朽血炁掌。」

凌雲天雙眉猛剔，雙目逼吐懾人神光，道：「你這是不打自招，爲了血影魔經不惜扮作皇甫天彪模樣，辣手刦取，焚莊毀屍，更將同黨殺之滅口，正自志得意滿之際，不料落魂谷主率衆趕至，你懼奸謀敗露，狡計頓生，揹起范澄平幼子逃出山外……」

武顯揚愈聽愈驚駭，目光示意手下猝襲。

身後匪徒猛地撲出，聯臂出手，凌厲辛辣，刀光掌力攻向凌雲天要害重穴。

驀地兩股青虹如潮飛湧，慘嗥聲中，紛紛倒地不起，身首異處。

乾坤居士武顯揚心神大駭，他不震驚于他手下被殺，却懼於凌雲天之言宛如目睹。

只見兩股劍虹倏斂，却未見用劍之人，凌雲天仍是負手巍立，心中更驚，目光森厲，沉聲道：「血債血還，稍時老朽自會向尊駕清結，方才尊駕指稱老朽殺戮范澄平滿門老幼，情節逼眞，歷歷如繪，莫非尊駕親眼目睹麼？哼！似尊駕如此巧言令色，與皇甫天彪狼狽爲奸，必成武林大患。」

凌雲天微微一笑，瞧出武顯揚已色厲內荏，所以不逃者，竟欲將自己一擊而斃，殺之滅口，不然江湖之內將無他立足之地，遂冷冷答道：「在下雖未目擊，却知閣下眞正來歷！」

武顯揚更是一驚，雙手凝蓄血炁眞力，面上漸泛起一層淡淡紅氣。

凌雲天右掌一搖，道：「閣下且慢動手，遲早你我終須一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何況在下也不能容閣下生離此處，但在下須令你死得心服口服。」

武顯揚亦知處境之危，但自恃血炁魔功已習成七成火候，雖不勝亦不致身敗人亡，大笑道：「尊駕且說說看，老朽不妨洗耳恭聽尊駕如何編造這麼一套美妙的謊言。」

凌雲天冷笑道：「閣下既事與願違，逼不得已揹負范澄平幼子逃出，只有將計就計揚言自己去遲一步，僅救出范澄平幼子，託孤與好友，閣下又匆匆趕向范澄平居處取出埋藏之血影魔經……」

武顯揚目中泛出一抹驚悸的神光。

只聽凌雲天說下去：「閣下因不料落魂谷主趕至，才慌亂將奪自范澄平秘藏之血影魔經埋藏土內，如在下推測不差，你返回范澄平居處僅取出十卷血影魔經，下卷則不翼而飛……」

武顯揚冷笑道：「下卷如何能不翼而飛呢？」

「閣下慌亂之際，上下卷並非埋在一處，那人雖得下卷，無異到手廢物，算計閣下必會重來，果然不出所料……」

「那人是何等人物？」

「骷髏幇主！」凌雲天冷笑道：「是以在下確斷閣下只習成血影魔經七成火候，以後的話在下也無庸贅述了。」

武顯揚不禁神色大變，厲喝道：「滿嘴胡言。」

凌雲天哈哈大笑道：「鄺老師，你還不現出本來面目麼？」

武顯揚雙掌已蓄滿血炁眞力，大喝一聲，雙掌推出一片血紅罡炁。

只見凌雲天面色冷肅，呈現一片紫氣，目射威光。

他自研習軒轅神功，也是最近才得融滙貫通，先天純陽眞氣可意隨念動，收發由心，惟其如此，凌雲天仍心情異常緊張，雙掌徐徐推出。

乾坤居士武顯揚心靈上有了異樣感覺，如受重擊，目光慘變，血紅罡炁遇上先天純陽眞氣，如雪向陽，只聞聲響，由濃轉稀。

驀地，武顯揚大叫一聲，身形踉蹌欲倒。只聽傳來一聲大喝道：「老弟快收住神功，不可傷他性命！」

林蔭深處疾閃出神行無影竺九明，目注武顯揚長嘆一聲道：「鄺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你如何晚節不保，因一念之貪，鑄此大錯。」

乾坤居士兩足一軟，癱坐於地，緩緩拍掌抹臉露出本來面目，赫然正是獨行靈官鄺宗祺。

鄺宗祺黯然怪笑一聲，望了凌雲天一眼，道：「這位是……」

「在下凌雲天，閣下竟果然眞是鄺老師！」

鄺宗祺嘆息一聲道：「少俠吳門相救老朽一命，如今竟又喪生在少俠手下，可是冥冥中自有天理在，果報不爽，少俠方才推測絲毫不錯，却漏了一點，老朽也是身不由主，不然老朽也是武林中卓著盛名人物，怎會如此喪心病狂……」嘆息聲中含蘊無限凄涼，大有悔不當初之感。

竺九明詫道：「鄺兄受何人挾持？」

鄺宗祺黯然答道：「二阿哥！非但以小弟妻孥子女作爲人質，而且在小弟身上下了禁制，即就是小弟不爲身家着想，鐵面崑崙范澄平也難免一死……。之後又落在骷髏幇主手內，在小弟體內易換禁制，小弟更是身不由主了。」

凌雲天聞言不禁暗暗嘆息。

竺九明道：「血影魔經下卷仍在骷髏幇主手中麼？」

「上下卷俱爲骷髏幇主取去，小弟僅獲研習上卷，故而未能參悟神髓。」

「鄺兄既習成血影魔經七成火候，宮廷人質自然救出的了。」

鄺宗祺聞言不由泛出凄涼笑容道：「談何容易，小弟在去明帝十三陵前，始獲聞大內尚隱藏有三位武林奇人，專司暗護皇上之責，武學曠絕，小弟才恍然大悟骷髏幇主爲何亟亟於求得血影魔經及軒轅秘笈……」語聲略略一頓，望了凌雲天一眼，又道：「邇來骷髏幇主風聞武林崛起軒轅手，大感震驚，及知軒轅手乃叛幇高手淳于亮，如芒刺附骨，寢食難安，那知軒轅秘笈得主竟是凌少俠，日後少俠倘與骷髏幇主相遇，須謹防他已將血魔影經全部參悟。」說着面色慘變，吐出一口黑血，身形望後倒去。

凌雲天疾掠上前，兩指迅如電光石火朝鄺宗祺「精促」穴點下。

鄺宗祺原來慘白的臉色上升起一層潮紅，搖首慘笑道：「內臟盡糜，老朽作法自斃，怨不得少俠，惟望少俠他日能將老朽妻孥救出，死在九泉也當感恩，骷髏幇主來歷迄今仍是一個不解之謎，但以少俠睿智，不難查出。」說着又吐出一口黑血氣絕斃命。

竺九明發出一聲惻惻長嘆道：「鄺宗祺雖死不足蔽其辜，但人之將死其言也哀，我等當設法救出鄺宗祺妻孥。」

凌雲天搖首嘆息道：「在下實不願制他於死，但軒轅神功威力太強，不然在下能在鄺老師口內得知更多蘊秘。」

竺九明道：「看來骷髏幇主眞正來歷，必有重大隱情，何況他已習成血炁魔功，深藏不露，並非秘術自珍，他端午之約，恐非志在佟景賢及宮廷侍衞，意欲誘出那三位武林奇人。」

凌雲天面色嚴肅點點頭道：「竺大俠料得不錯，在下尚得去希夷峽內勘探骷髏幇主返回來未。」

忽聞鄧素雲嬌聲喚道：「天弟，皇甫谷主等傷勢亟須你施治，嫺妹子催促你速回去呢！」

凌雲天應了一聲與竺九明一躍而去。

×　　×　　×

三更時分，皓月當空，華山如披着一襲霧縠，若隱若無，凄迷似夢。

骷髏幇主如一頭夜鷹般飛落在一參天危壁上，突暗中竄出一條黑影，躬身施禮道：「幇主回來了。」

只見骷髏幇主森厲目光四巡了一瞥，鼻中冷哼一聲道：「山外武林羣雄動靜如何？」

那人答道：「青松道長已再度下山勘察，最遲明午可返回，幇主下山不久，所邀請武林前輩已有三撥趕至，現下榻於落雁峯顯靈宮。」

骷髏幇主道：「好，稍時老夫就去。」說着，身形一躍飛下峽谷，半空中連換數種巧妙身法，宛若飛禽，返回秘府。

這希夷峽四周密佈伏樁，方才凌雲天、葉勝潛入雖藉神鷲之助，却仗虛空點穴手法將暗樁點上睡穴，手法曠絕，罹者恍若無覺，漸感軀體昏昏欲睡，神智恍惚，過了一定時刻才感精神回振。

骷髏幇主返回洞府後，重重地擊掌一聲。

半晌並無動靜，骷髏幇主神色一變，厲喝道：「毛奎！」

洞內回聲裊裊，却不見毛奎現身，猛感事有蹊蹺，迅速搜覓察視，只覺並無異樣，僅毛奎不知何往，暗道：「莫非毛奎亦爲叛徒淳于亮網羅，潛逃離去！」不禁面現森森殺機，但又覺非是，若毛奎潛逃，峽外暗樁密佈，怎麼未見，思念至此，身形一晃又突出洞外，迅如猿猱，掠上千仞削壁，詢問各處暗樁，均衆口一詞未見護法，不禁呆住。

忽見青松子飛掠而來，躬身稽首道：「稟幇主，花溪漁父丁南紹及麗山六老前來拜山，聲稱欲與西岳掌門人晤面。」

骷髏幇主道：「任他們拜山，不可拒絕使其生疑，請貴掌門人虛與委蛇，老朽自有道理。」

青松子道：「貧道領命，幇主現意欲何往？」

骷髏幇主道：「顯靈宮。」說着人已穿空掠去。

青松子轉身一躍，疾如流星頓杳。

玉女峯腰凌虛宮外肅立着西岳掌門天龍眞人，身後隨立着五俗裝老者，迎候嘉賓。

天梯石階中隱隱可見十數條人影如飛，躍登階石，只見青松子領着花溪漁父丁南紹麗山六老及四個江湖豪雄奔至西岳掌門身前。

天龍眞人打一稽首，含笑道：「敝派爲人中傷，已成是非之地，諸位施主光降，不知有何指敎。如不嫌貧道怠慢，請至雲房一敍。」

丁南紹抱拳施禮，說道：「夜靜更深，在下冒昧登山趨謁，事非得已，望請見諒。」

天龍眞人含笑道：「不敢，請！」轉身前導，領至宮內一間寬敞靜室內分賓主落坐。

道僮送上香茗，茶色澄清碧綠，花溪漁父丁南紹等人只是略略一沾唇，不敢啜飲。

天龍眞人見狀微微一笑，道：「丁施主請說出來意？」

花溪漁父丁南紹道出妻兒被擄，爲骷髏幇主擒囚在希夷峽內，自己則爲救出妻兒而來。

天龍眞人神色一怔，請問丁施主，你與骷髏幇主結有前仇否？」

丁南紹搖首，道：「在下隱居花溪，久未涉足江湖，極少與武林中人結怨，實難想出與骷髏幇主在何時何地結有前怨，何況骷髏幇主隱秘本來，尙屬一個難解之謎。」

天龍眞人面色沉肅，道：「貧道雖無能忝爲一派宗師，但臥榻之旁豈容人酣睡，丁施主境遇殊堪同情，貧道却愛莫能助。」

丁南紹道：「在下只求掌門人准予前往希夷峽一探。」

天龍眞人淡淡一笑道：「貧道若不允，更難獲丁施主見諒，倘貧道應允丁施主

所求，武林羣雄將接踵而來則貧道不堪其擾，更重要的是，此例一開，不啻自墮骷髏帮主借刀殺人之毒計，貧道何能洗脫罪嫌。」

麗山六老等人聞言只覺天龍眞人之言委實合情合理，丁南紹緩緩立起，抱拳道：「那麼我等私自去希夷峽一探，決不與貴派相涉。」

凌虛宮外傳來兩聲尖銳長嘯，嘯聲悸耳懾人，天龍眞人神色一變道：「冰山兩怪乂捲土重來，無事生非，殺害本門弟子多人，貧道無法容忍。」身形一晃，疾掠出雲房外。

丁南紹及麗山六老等人接踵而出。

宮外土坪上分植着兩株參天古柏，古幹凌霄，徑大合抱，蒼翠欲滴。

只見天龍眞人右臂挽向肩頭，錚的一聲輕吟，一道秋水青霞離鞘。

麗山六老望了丁南紹一眼，丁南紹立即會意，道：「在下不辭冒昧，意欲相助一臂之力。」

無疑丁南紹是志在避嫌，以免西岳指他與冰山兩怪表裏爲奸。

嘯聲仍自裊裊飄迴天際，冰山雙怪巳自飛掠而至。

不待天龍眞人出言，大怪冷澀語音巳出道：「掌門人想清楚了麼？找兄弟只求與骷髏帮主相見，印證武功，不論勝負立即就走，決不損華山一草一木。」

天龍眞人沉聲道：「骷髏帮主實不在西岳，似兩位如此捕風捉影，無理取鬧，上門傷人，這筆血債應如何清償。」

大怪陰惻惻笑道：「不是找兄弟狂妄謬悖，除了骷髏帮主、軒轅手兩人之外，中原武林實無人能與找兄弟匹敵。」

此言一出，激起丁南紹與麗山六老大怒。

一條黃影疾邁掠出，嘿嘿獰笑道：「賢昆仲不嫌太狂妄了麼？」

大怪兩道冷峻目光望了黃衣老人一眼，道：「閣下是誰？」

黃衣老人鼻中冷哼一聲道：「老朽麗山郝榮。」說着一掌飛吐而出，掌帶柔勁，幻出漫空指影，夾着嘶嘶罡力罩向大怪周天重穴。

出手如電，辣毒玄詭絕倫。

大怪雙掌猛揚，發出一片寒罡，十丈方圓之內如罩玄冰地獄，寒冽砭骨。

郝榮發出掌勁立時被逼回，寒氣罩襲，不禁機伶伶連打三個寒顫，只覺血凝髓凍，眞氣滯結，面色慘變。

瞬眼之間，郝榮巳爲一團冰雪凍束住，宛若一具冰人。

麗山六老及花溪漁父丁南紹見狀不禁駭然變色。

冰山大怪張嘴發出長聲狂笑。

丁南紹面色一變，袖底暗藏兩筒紅雲散花針，竟悶聲不響，拇指一挑，機括引發，兩筒紅雲散花針迸射分向冰山兩怪暗襲飛出。

紅雲散花針陰毒霸道異常，細如牛毛，目力難辨，何況乂在暮夜，更是無法察覺。

大怪正得意自滿之際，二怪亦自不防，殊不知紅雲散花針耑破護身罡炁，待雙怪驚覺有異時，巳自不及，只覺體上多處飛痳，雙雙厲嘯一聲，向花溪漁父丁南紹及麗山五老撲去，並打出兩蓬寒冰雷珠。

丁南紹等做夢也未曾料到冰山兩怪猶逞困獸之鬥，但他們究竟是武林高手，雷珠爆發之際身形紛紛拔空騰起。

冰山兩怪疾如流星望崖下瀉落。

那漫空寒冰雷珠飛爆，數十丈方圓之內爲一片寒冰冷霧罩住，寒氣澈骨，宛如置身冰窖。

華山掌門天龍眞人等早自飛身飄了開去，片刻時分，那冰霧如狂烈山風吹散。

花溪漁父丁南紹等紛紛現身，一個藍衣老人面色淒厲，道：「老朽不殺冰山兩怪誓不爲人。」

丁南紹冷笑道：「他們決然難活，崖下必可見冰山雙怪屍體。」

此刻，華山掌門天龍眞人飛身掠返，道：「丁施主施展的是何暗器，未必能制冰山雙怪死命。」

花溪漁父丁南紹冷笑道：「我這紅雲散花針中人必死，百藥罔效，愈是功力深厚，其臨死痛苦亦愈更甚。」

天龍眞人微微一笑道：「蒙丁施主解厄，銘感五衷，但百物相尅，貧道決難信世上有此百藥罔效霸道暗器。」

顯然花溪漁父丁南紹自負巳極，冷笑道：「在下是指事後，並非指無可預爲防患而言，掌門人如不見信，何妨即去崖下察視。」

天龍眞人正色道：「貧道決無輕視之意，如貧道臆測不錯，此紅雲散花針無疑係丁施主用來對付骷髏帮主致勝之物，但我輩武林中人不可自恃太甚，須防倘有謬失，易鑄大錯。」說着目注青松子沉聲道：「你去崖下察視冰山兩怪生死下落！」

青松子躬身稽首道：「弟子遵命！」

尚未轉身，忽由崖腰上迅疾掠登三條人影，趨向天龍眞人前躬身道：「禀掌門人，冰山兩怪逃抵崖下，弟子等人羣起聯臂合襲，被傷五人後終被遁出山外，弟子追趕不及，請掌門人治罪。」

天龍眞人略一沉吟道：「此非汝等之過，你們回去吧！」

三人轉身躍下崖去。

只見包束在麗山郝榮身上冰雪逐漸消融，衣履盡皆水濕淋淋，郝榮耳眼口鼻內忽滲滲流出紫黑腥臭血絲，天龍眞人嘆息一聲道：「將郝施主屍體速速掩埋成葬，貧道待平靜後決作水路道場超度亡魂。」

突聞山下傳來數聲尖銳哨音，天龍眞人面色微變道：「乂有武林人物恃強登山了，青松！你去接引上山，本座須問明來人。」

青松子應了一聲，身形騰空，宛似一頭飛鳥瀉下崖去。

天龍眞人徐徐嘆息一聲道：「看來本門刦數巳臨，貧道只竭盡所能維護本門於不墜，望祖師在天之靈庇佑。」

花溪漁父丁南紹因冰山兩怪逃逸，只感面上無光，乂目睹華山事故頻仍，無法啓齒去希夷峽之意圖。

須臾，只見青松子領着三個大內侍衞服飾老者奔上。

天龍眞人雙眉微蹙，稽首道：「請問三位大人來意？」

一個貌像雄偉老者烱烱目光電射四巡

了一瞥，冷笑道：「老朽身奉皇命而來，貴派似有包庇骷髏帮主之嫌，倘貴派堅謂爲人嫁禍中傷，請率衆暫撤出西岳，端午決大舉攻山，以免玉石皆焚。」

天龍眞人聞言色變，沉聲道：「山野之人，不受朝廷約束，三位請示王命待貧道一瞧辨明眞僞。」

三大內侍衞不由面色大變，同聲高喝道：「道長竟敢違忤王命麼？叛逆之罪，滅門不赦。」

天龍眞人怒道：「貧道無法容忍狐假虎威之徒。」倏地抬腕撤劍出鞘，大聲喝道：「三位還不束手就縛，眞要貧道出手麼？」

那老者厲聲道：「西岳掌門，你將後悔莫及。」

丁南紹道：「三位何不請出王命，免生事端，徒貽上門欺人之譏。」

「王命現在欽差大人手中！」

「欽差大人現在何處？」

「現在華陰館驛。」

天龍眞人冷笑一聲，劍光一閃，刺向一人「期門」大穴，快速無倫。

那人身形一躍，疾避開去，那知劍勢猶若附骨之蛆般跟踪而至，寒光疾閃中身形倒地騰起一聲悶嗥。

丁南紹暗驚道：「江湖盛傳九大門派中武功日漸衰微，尤其華山一脈徒擁虛名而巳，但天龍眞人劍法卓絕精奧，可見謠諑誤人。」

其他兩大內護衞不禁大驚，厲喝道：「雜毛老道，你將後悔莫及。」

天龍眞人冷笑一聲道：「貧道向來行事從不後悔。」

兩人兵刄猛揮出手，刀光電奔。

天龍眞人右腕一振，寒芒飛閃，只聽叮叮噹噹起了一片金鐵交擊之聲。

突然，只聽兩人悶哼出聲，手中兵刄啷嗆墜地，只見兩人右臂脛胳巳斷，血湧如泉，面色慘變蒼白如紙。

丁南紹瞧出天龍眞人劍招委實精奇玄詭，不禁心神大震，只聽天龍眞人喝道：「青松！你去館驛探聽京中是否有欽差大臣到來。」

青松子一躍而去。

忽聞隨風送來陰冷笑聲道：「天龍道長，做作得如此逼眞，實令人欽佩，一派掌門，居然認賊作父，覆亡慘禍當不在遠矣。」

天龍眞人目中怒光暴射，潛龍升天揮劍猛出，只見長虹夭矯，柏葉簌簌落下如雨。

只聞一聲長笑曳空遠逝，聲雖不大，却刺人耳鼓。

天龍眞人身形飛翔飄落沾地，面色鐵青。

花溪漁父丁南紹腦中思念電轉，疾向天龍眞人抱拳，說道：「在下等巳知貴派係代人受過，請恕冒昧之罪，在下要告辭了！」

天龍眞人面轉笑容道：「貧道怠慢失禮，恕不恭送了。」隨命門下代爲送客。

華山四周，密佈宮廷好手及眼目，花溪漁父丁南紹等一奔下西岩，即探詢四外伏樁，均稱未曾見到冰山雙怪逃下山來。

麗山五老及丁南紹不禁面面相覷，只覺內中必大有蹊蹺，尤其郝榮喪生在華山，麗山五老心更不甘了，丁南紹面色冰冷道：「看來，天龍眞人必有隱衷，莫非認賊作父之說即是指投在骷髏帮門下麼？哼！丁某決要查明不可。」

說時，忽耳聞風送過來一個蟻語傳聲道：「尊駕倘欲救出妻兒，請獨自望南走出，溪中一艘小舟上可找着老朽，老朽可爲你指點一條明路。」

丁南紹忙道：「丁某去去就來！」竟望北奔去。

此時，月落西沉，大地籠罩着漆也似地黑暗，丁南紹奔出數十丈後乂轉道往南撲去。

約莫六七里許，一曲清溪傍山而流，垂楊之下果繫着一艘小舟。

艙中燈光外映，丁南紹低聲道：「請問有人在麼？」

艙中傳出蒼邁笑聲道：「丁老師若不嫌舟中逼窄，請登舟一敍。」

丁南紹也是江湖卓著盛名高手，無奈事急救人，竟飢不擇食，登舟推開艙門，只見一白髮蒼蒼，銀髯老叟坐在一小桌前拈杯微笑。

桌上放着一盤下酒小菜，山鷄片，糖醋焗螺、紅燒蚌、酒香四溢。

老叟瞇着小眼笑道：「請坐！夜深愁煩不能成眠，將酒澆愁以釋胸中塊磊。」

桌上另放着一副杯筷，他手一指接道：「丁老師請稍飲一杯如何？」

丁南紹黯然一笑，搖首道：「妻兒被擄，吞吃不下，兄台如能指點一條明路，在下當感恩圖報。」

老叟哈哈大笑道：「妻兒是身外之物，丁老師爲何不想開一點。」

丁南紹面色一變。

只聽老叟接道：「老朽是一番好意，丁老師不可誤會，你可知骷髏帮主擄囚之意麼？」

丁南紹搖首苦笑道：「在下迄今茫然不解。」

老叟正色道：「骷髏帮主有圖霸武林之念，意欲將丁老師網羅門下，但丁老師錯在不該率着麗山六老公然登山，天龍眞人乃一派掌門，豈能自承骷髏帮主實在希夷峽，冰山雙怪亦是同黨。」

丁南紹不禁面色大變。

老叟嘆息一聲，說道：「老朽可指點丁老師一條登山的路徑，但險阻重重，能否憑藉紅雲散花針救出令郎，老朽不敢斷言。」

丁南紹聞言，不禁大喜過望，連聲稱謝。

老叟鯨飲了一杯酒後，望了丁南紹一眼道：「丁老師可有耳聞骷髏帮主巳去京有所圖謀麼？」

丁南紹微微頷首，說道：「在下就是如此，趁着骷髏帮主不在，逕往希夷峽中救人。」

老叟道：「老朽迄今尚無法查出骷髏帮主眞正來歷，但知骷髏帮主才華智慧無一不高，行事莫測，離山去京，老朽獨疑其故弄玄虛……」說着望了丁南紹一眼，以筷醮酒在桌上繪畫圖形。

一面畫一面說明，道：「老朽三十年前曾暢遊華山全境，希夷峽形勢巳就老朽



所知無不詳述。」

丁南紹心急如焚，立起稱謝告辭離舟而去。

天色微現曙光，晨露沾衣，朝霧鬱升，丁南紹忽見霧中人影紛紛，現出太極慧劍佟景賢麗山五老等人。

丁南紹道：「端午之約，你爲此行之首，如何遲遲直至如今才趕來。」

佟景賢目中泛出一抹怨恨神光，冷笑道：「爲等候百毒宮主故逗留在京，怎料百毒宮主竟告不治……」

丁南紹沉聲道：「這賤婢早就該死，無奈紅雲散花針尚未練成，致使重振百毒門蹉跎至今，若非賤婢挾技自重，遇事忤格，今日武林情勢已然改觀。」

佟景賢道：「如今諸位殿下調回大半宮廷高手兼程返京，那骷髏幫主狡猾無比，倘千面神儒石誠爲他網羅，宮廷易主毒計未必是捕風捉影。」

丁南紹冷笑道：「江山易主，與我何干，老朽只要救回妻兒，於願已足，立即抽身。」

佟景賢道：「恐由不得你！」

丁南紹鼻中冷哼一聲，目注麗山五老一眼，道：「丁某意欲前往希夷峽一探，五位是否與丁某同行？」

藍衫老叟答道：「我等與丁老師共進共退，當然同行，但冰山雙怪……」

丁南紹沉聲道：「冰山雙怪亦是骷髏老賊天龍賊道同黨，雖未知雙怪生死，却定落在希夷峽內，救人如救火，丁某趁骷髏幫主離山之際，決定犯險相救。」

佟景賢嘆息一聲道：「小不忍則亂大謀，何不待黠蒼少林青城三派高手來此向華山索人之際，再行登山施救。」

花溪漁父丁南紹不答，縱身一躍而起，麗山五老接踵隨去，瞬息消失霧影茫茫之中。

佟景賢目露怨毒之色，微一頓足，轉身率衆離去。

鬱勃濃霧突人影一閃，現出一條身形，正是那凌雲天。

凌雲天身披雙劍，扮作淳于亮模樣，目送佟景賢去遠之後，立卽疾向丁南紹身後躡去。

顯靈宮大殿內黑壓壓坐滿了凶邪，均是江湖上罕見少睹的隱名人物，骷髏幫主頭戴骷髏烏巾罩首，身着一襲織有森森骨架長衫，乍睹之下，幾疑上坐是一具骷髏，令人毛骨聳然。

大殿中盤膝而坐冰山兩怪，面現極爲痛苦之色，額上汗出如瀋，他的身軀微微顫震。

骷髏幫主發出森冷語聲道：「這紅雲散花針竟有如此厲害，無法解救麼？」

左側坐着一個身着藍色大褂，禿額蟹臉老者，手握一桿竹節旱烟，呼嚕嚕吸噴出一團團烟霧，聞言瞇着小眼，沉聲道：「老朽已封住他們十三處要穴，暫可不死，除非有磁鐵吸出毒針。」

「倘紅雲散花針顧倘金鐵所鑄，雖有磁鐵，亦是無用。」那禿額蟹臉老者道：「幫主，邀約我等遠道趕來相助，不可坐以待斃，武林羣雄其中雖不乏高手，但比起你我不啻霄壤之隔，你畏懼則甚？」

（未完·卅五）

金笛劍客

·本文承自第一壹二頁·

他忽然低聲道：「你四師弟、五師妹的事兒，貧道討杯喜酒，你不反對吧？」

高天祥聽得恍然大悟，自己身爲掌門師兄，不替他們作主，四師弟與五師妹自然不好開口，果然就誤了佳期！

這就朝董仲萱，許瑞仙二人招手道：「四師弟，五師妹，醉道長替你們二人作伐，愚兄以掌門人的身份，替你們作主，你們還不趕快向醉道長致謝？」

董仲萱，許瑞仙自小同門學藝，早巳心心相印，只是同門師兄妹，沒人提起，自己兩人羞於啓齒，以致蹉跎迄今，此時給掌門人當衆宣佈，兩人心頭夙願得償，自然暗暗高興，但兩人臉上却飛起一片紅暈，朝醉道長躬身道：「謝謝道長。」

醉道人呵呵一笑，又道：「還有呢，嚴夫人（芙蓉城主），曾老弟，貧道受長風子之託，要替他小兄弟作個大媒，姐妹二個同效娥皇，將來也可兼祧嚴、曾二家香火，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芙蓉城主、曾子玖聽得大喜，忙道：「但憑道長吩咐。」

「哈哈！」醉道人大笑道：「這樣就好，就一言爲定，俟卓老弟父喪期滿，再行嘉禮。」

嚴文蘭，嚴玉蘭二位姑娘聽得芳心暗喜，却嬌羞滿臉，急忙躲了出去。

許瑞仙目光一動，只見徒兒高美雲站在一旁，神色木然，目中似有淚光，一副受了委屈模樣，不禁想到徒兒本來和卓少華是天生一對，却不料給外人憑空把卓師侄搶走了，這就接着道：「掌門人，二師兄，小妹也有一個小小意見，小徒高美雲，是掌門人的掌上明珠，從小和卓賢侄在一起，也算是青梅竹馬的小伴侶，掌門人膝下無兒，何不也效嚴、曾二家一樣，讓她同歸卓賢侄，將來有了孩子，不是也可以繼承高家的香火嗎？不知掌門人和二師兄是不是同意？」

高天祥早有此意，只是醉道人提出了嚴、曾兩家姻事，自己也不好說了，此時經五師妹一說，只好望望九眺先生說道：「二師兄的意見呢？」

九眺先生道：「這樣未免太委屈美雲了，這件事，還得問問美雲自己才好。」

高天祥道：「美雲，妳自己說吧！」

高美雲心裏自然十分願意，她雙頰紅得像大紅緞子一般，一頭鑽進師父懷裏，口中說道：「女兒不知道，女兒聽爹，聽師父作主。」聽師父作主，自然同意了。

九眺先生含笑點頭。

高天祥笑道：「那就這樣決定了。」

獨行叟、石開天，紫雲道長等人，紛紛向芙蓉城主、高天祥、九眺先生、曾子玖等道賀。

清虛、清玄服下解藥，此時巳經完全清醒過來，自從神志受迷，直到此刻，恍如一夢，趕緊向醉道人和紫雲道長、芙蓉城主等人謝罪。

一行人眼看此間事了，就離開通天觀。秋月自然還是追隨卓少華和大家一同下山而去。

——全文完——